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林肯传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林肯传

王心裁

一在肯塔基和印第安纳的岁月

肯塔基拓荒者的儿子

1809年2月12日，天刚破晓之际，在肯塔基州哈丁县诺林溪畔一处农场的一个小木屋内，一个小生命诞生了。按照事先的约定，这个小男孩与他的祖父同名，被叫做亚伯拉罕·林肯。这天是星期天，在美国这个自由与进取的土地上无疑是个极平凡的日子，这一天的份量是在半个多世纪后才在一场血与火的战争中显现的。

孩子的父亲托马斯·林肯极为高兴，早在1806年他与南希·汉克斯结婚的时候，就极希望有个儿子，为此他老早就把他父亲的名字留给了他的儿子，以纪念他的被印第安人杀害的父亲。他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出生于1807年2月，取名萨拉。两年之后，亚伯出生的时候汤姆已经三十一岁，而南希也有二十五了。

汤姆在肯塔基很多地方呆过。当1782年他的父亲老亚伯卖掉在弗吉尼亚的农场，穿过坎伯兰山口迁至肯塔基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年约四岁的幼童。他在这片土地上长大，并干过很多活：修路、打猎、耕地、播种，他还会木工手艺，尽管他有些懒散，甚或动作迟缓，但仍经常受到雇用。他长得强壮结实，甚至曾被雇用带枪看守囚犯，也曾被召至伊丽莎白顿做陪审工作。

汤姆与南希婚后不久即迁入伊丽莎白顿，在那里，他们住在一间极为简陋的小木屋里，木屋长18英尺，宽16英尺，屋内只有一床、一桌和几个凳子，床是那种四只脚撑起两根木棒的棒棒床，凳子也是那种三只脚的。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即出生在这个小木屋里，而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的地方也不比这好多少，一座小山上一间僻静的小屋，周围长满酸苹果树，屋内一张棒棒床，床上铺着玉米秆子和玉米包壳。在春天酸苹果树开花的时候，深深浅浅的红色和透过木屋板缝而入的花香有些令人陶醉，而当冬天到来之际，就不再是享受了，那些无孔不入的冷风呼啸而来已是让人难堪，如果天公不作美，纷纷扬扬下起雪来就更让人难耐。亚伯拉罕·林肯正是出生在这样一间屋子里，其时是冬春之交，寒气料峭。

南希和她的刚出生的儿子躺在床上，她是一个私生女，多年来一直为她的不合法的出生忍受着苦恼。她的母亲叫露茜·汉克斯，是弗吉尼亚一个农夫的女儿，因长得极为美丽而受到当地一个富有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富家子弟的喜爱，当露茜在这个富家子弟家帮佣的时候而成就了这段孽缘。小家碧玉和名门子弟的恋情在弗吉尼亚这个讲究门第的地方注定不会结下善果，只是露茜有了南希，而她的父母忍气迁至肯塔基的罗林河。命运就是这样开着玩笑，然而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显示着其威严，在短时间内人们总是难以理解命运，而在某个时候蓦然回首就会发现一切都被安排得挺好。通过南希，这个牛津大学毕业的默默无闻的公子哥儿的血就流到了亚伯的身上。多年以后，林肯也偶尔谈起这事，认为他的分析能力、他的理性、他的意志等如此之类不同于汉克斯家族的品质以及他所具有的精明等特征都源自此人。

而当南希抱着她的幼婴躺在那张简陋的床上的时候，她是绝没有想到这

亚伯为亚伯拉罕的爱称。

汤姆为托马斯的爱称。

个孩子会在日后声震寰宇的，也想不到即便是她正住着的小木屋也会在以后成为供万众瞻仰的景观，或者她想到了，但也难以等到那一天。

搬到印第安纳

他们很快就搬了家，从离霍詹维尔不远的农场搬到了离此东北方向约十英里的诺布溪畔，汤姆所买的二百多英亩地就在诺布溪一条支流两边的平地上。相比之下，来这里安家的人多，在邻居的帮助下，汤姆修建了一所带阁楼的房子，这时亚伯快三岁了，还有两年，在南希的坚持下，两个孩子就要入学了，当然汤姆是不太情愿的，他觉得像他那样的拓荒者家庭读书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他们只要勤快会做事就行，事实上两个逐渐长大的孩子也确实成了他们父母的好帮手，举凡提水、劈柴乃至下地锄草都逐渐驾轻就熟，带个口信跑跑腿什么的就都更不在话下了。

学校有两英里远，孩子们在那里高声读书并练习写字。当时的课本是韦伯斯特编写的缀字课本，而做练习则通常是用木炭东涂西抹。当亚伯拿起一根木炭写出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汤姆是相当满意的，因为甚至连当地的传教士也有不会签名的。

事实上汤姆对诺布溪的农场也是相当满意的，因为这里不仅清流潺潺，土地肥沃，而且高树成林，颇多飞禽走兽，而打猎正是他所喜爱的活动。另外，1814年初，他被哈丁县议院任命为乔纳森·约瑟夫的财产估价人，因而他已逐渐成为这一带受人尊敬的人。然而好景不长，他的满意状态并没能维持多久，1816年冬天来到的时候，一份收回土地的公文引发了他的迁徙欲望，因为他付了钱的土地没有地契，最后被当作擅自占地者。当他所种的玉米被原告扣留一半之后，他去了趟印第安纳，回来之后借了一挂车，一家四口便北上了。

对于快八岁的亚伯来说，这次搬家旅行是新奇而艰辛的，毕竟从他三岁起，他的足迹便从来没有踏出诺布溪畔，他在狭小的农场长大，尽管沿途丘陵起伏，巨木参天，与他生活了五年的地方约略相似，而他却还不到八岁呀，还是一个天真未凿的孩子呀。当他们一行渡过俄亥俄河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肯塔基而踏上了印第安纳的土地，它很快就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第十九个州，一个不蓄奴的自由的州。1811年，“新奥尔良”号在匹兹堡下水，这艘尼古拉斯·罗斯福的蒸汽动力船开始了俄亥俄河与密西西比河的轮船时代，尽管平底船仍大量地在河上来往穿梭。大量的移民向西涌来，1817年一个英国来访者甚至感到“旧美国似乎正在解体并且开始向西迁移”。一些印第安人部落的土地大量地割让给政府，那种每一棵树后随时可能冒出一个印第安人来杀害开拓者的情况没有了。土地也只要每英亩两美元，而且可以赊帐购买。一些人甚至不等庄稼成熟就把他们的家当撘上马背，雄心勃勃地向西而去，而将他们耕种的成果留给别人收获。在汤姆逊渡口，轮船上突然冒出的白色蒸汽使亚伯和萨拉欢呼雀跃，这个拓荒者的集居地人来人往，船去船来，是他们所见过的最热闹的地方。他们是该高兴一下的，因为很快他们将要面对的是一段令人倍感艰难和恐怖的路程。

即便是多年以后林肯仍感到那条路难走，那是从汤姆逊渡口到佩里县（现在叫斯潘塞县）的一段路，实际上往往是没有路，荆棘和野葡萄藤将一条约略可辨的小径封得严严实实，路的上方是自由自在舒展的树枝。他们不得不

披荆斩棘，清除岩石，甚至还要砍倒那些高大的橡树、榆树之类，因为必须将路弄宽点以便车行，好在这时丹尼斯·汉克斯来了，他是亚伯的表叔，南希的姑妈（实际上应是姨妈）的儿子，比亚伯大十岁左右，因而成为开路的主力。然而他们毕竟是行走在寒冷的冬天，行走在满目荒凉、藤蔓阻塞的小道上，糟糕的是还有辆挂车。

而如果与晚上的恐怖相比，白天的艰辛就算不上什么了。白天他们还可以说说笑笑、齐心协力开路前进，而当夜幕笼罩，他们不得不停下来的时候，那树林内的神秘莫测就开始刺激人的神经。风在林子里呜咽着，偶尔吹折枯枝，引起一声怪响，紧接着成群的鸟儿惊起掠过寒冷的夜空。更可怖的是在亚伯的记忆中“还有熊群和别的野兽出没”，即使他们燃起了篝火，而当美洲豹或者狼在不远处嚎叫的时候，那也足以使得头皮发麻，令人不寒而栗，何况这里是个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叫人无声的荒无人烟的地方呢！

在鸽子溪

更严厉的日子还在后头。当他们到达鸽子溪的时候，他们紧张的神经松弛了下来，现在他们面临的困难名叫生活。12月初，冬雪开始纷纷扬扬，汤姆选择了一个开阔地带搭起了一个半敞帐篷，也叫做三面营帐，四周只有一面敞开，燃起篝火，御寒并御兽。然而风刀霜剑，雨冷雪寒，日夜围攻着这个拓荒者简陋的新居。他们的居住地离水源较远，这更容易使人感到艰辛。食物很少，没有水果、没有蔬菜、没有……，没有的东西太多了。开路的时候那辆巨大的挂车现在是太小了，它实在没能装下多少东西。幸好汤姆颇有些狩猎的本领，而林子里的野兽显然是比他们的粮食多得多了，它们几乎成了主要食物。鸽子溪野鸽众多，野鸡、野鸭成群，还有鹿，甚至可以打到熊，熊皮剥下后挂在帐篷口拦寒。

亚伯总是兴奋地看着父亲和丹尼满载归来，在一个小孩子的眼中，肩上扛着一支枪，枪上吊着一些野味无疑是令人羡慕的，他盼望着有那么一天能够亲自动手，以便显示他的力量与胆量。这一天终于来了，那是开春他生日过后不久，一群色彩斑斓的野鸡飞到了他的家门口，他对着它们开了一生中的第一枪也是最后一枪，当他看见那只血淋淋的野鸡，他感到自己难以回答它圆睁着的眼睛的提问，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对那些猎物扣过扳机。这是对他一生发生了重大影响的一件小事，他的慈悲之心在这里初露头角，日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怎样地影响了美国乃至全世界。

春天来临了，他们的木屋盖好了，忙碌的日子也来到了。汤姆在这里购买的是160英亩土地，而要种上玉米就必须砍除树木、清除杂草，这是极为枯燥乏味的工作，远不如打猎来得有趣，好在孩子们大了，已经能帮上忙了。

一年过去了，他们的辛勤劳动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只一年，他们就为所购土地付了一部分帐，而且有申请购地证明书，再不会像在肯塔基那样为土地打莫名其妙的官司了，这使他们感到快慰，而尤其令南希觉得快乐的是这年秋天，她的贝特西姑妈（姨妈）一家也来到了这里，这是对她最为关心而她感到最亲的亲人。生活在逐渐增加其亮色，他们满怀信心。汤姆甚至可以感到那老躲着他的好运气在向他招手，他决定扩种，多烧些荒种上玉米，甚至插上栅栏，这样可以避免野兽的损害。多么快乐呀，五颜六色的春天多么

美丽，金黄色的收获多么美丽，即使是冬天那昏暗而散发着臭味的熊油灯，那照着一家人说着笑话、拉着家常、讲着故事、做着琐事的夜晚，也是多么温馨而美丽呀。

快乐和美丽降下了帷幕

这般快乐的时光对亚伯来说不多了。生活是个多变的精灵，它在不同的时候带着不同的面具，那短暂的亮色更增加了无边无际日子的苦恼。九岁的亚伯已长得长手长脚，高挑细瘦，秋天到来的时候这个还没有完全长大的孩子，就开始不得不面对生活的捉弄了。

首先是他们的牲口死掉了。那牲口得了一种怪病，莫名其妙地倒地不起。在鸽子溪的牲口死得差不多的时候，同样的情况开始出现在人身上。在那个时候这种怪病无药可医，只要头晕恶心、腹痛口渴，那就死神缠身、在劫难逃了。有时甚至全家乃至整个村子的生命一并消逝。这种神秘的病因到本世纪初才为人们所找到，有一种植物名叫白蛇根草，它含有佩兰毒素，牛马等动物吃后即罹此患，而通过牛奶，这种毒素就暗暗地传到人的身上，然后只要一周的时间就叫人与世长辞。

这种病被通俗地称作乳毒病，它在鸽子溪一带肆虐，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9月贝特西病死，她的丈夫随后也离开了人间。南希悲痛欲绝，尽管如此，她仍耐心地照顾着那些身遭此疾的人们。她的善良让死去的人们感到平静，而她最终没能幸免。在送走了布伦那太太（一个猎人的妻子）之后，她也被乳毒病袭击了。一周之后她停止了呼吸，那一天是1818年10月5日，亚伯·林肯终身难忘的日子，快乐和美丽降下了帷幕。

生活的五颜六色

生活开始把重担压在了两个孩子身上。好在不到十二岁的萨拉非常能干，做饭、洗衣、纺纱、织布都能做得井井有条，亚伯则负责饮水，那要从一英里以外打来。然而肥皂用完了，他们又不懂得制造，这样自从南希去世后，冬天他们就很少洗澡了，这个越来越肮脏而凌乱的家庭显然需要主妇。

1819年11月，汤姆想起了萨拉·布什，13年前他曾经向她求过婚而遭到拒绝，现在她的丈夫已辞世三年，留给她的是三个孩子和一笔债。汤姆平静地告诉孩子们他将去一趟伊丽莎白顿，然后一个人悄悄地走了。使亚伯、萨拉和丹尼感到惊奇的却是他回来的时候不是一个人，他给两个孩子带回来的是一个新妈、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还有一些家俱，特别是锅壶刀叉之类，这是他们一直缺少的。家庭又重新完整并且越来越热闹了。

南希去世后，亚伯又断断续续上过一阵子学，还是那种老师一来就开学、老师一走就关门的学校。在那个时候，对老师的要求相当低，只要会读、会写、会算就行，当然，能够挥舞胡桃木教鞭更好。教法也仍然是那种“开口式”的，孩子们被要求大声朗读。

新妈来后，家务事亚伯就不用操心了。当十一岁生日过后不久，他去邻居詹姆斯·金特里家劈了一天木柴，挣了25美分工钱交给了汤姆，汤姆高兴地数着钱，在他的要求不高的心里，又开始漾起满足的涟漪，他没有注意到的是亚伯就这样被推向了社会。随后亚伯受雇于过各种各样的活儿。在那个拓荒时代，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生活的五颜六色就这样过早地涂到了一个孩

子身上。

勤勉好学

如果说未来的总统是一枝花草，那么在还没有开花的时候，是极易混杂在草中并与草再难相分别的，然而他作为花的特质拯救了他。即使在那种时候，他也没有放纵自己，他的断断续续的教育使他对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刚好他的继母带来了几本书，有《鲁滨逊漂流记》、《伊索寓言》、《圣经》、《辛巴特水手》，还有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似乎是一套五卷册文库，这些让他着了迷，他随时将书带在身上，一有空闲时间就津津有味地沉醉其中，尤其是《圣经》，他看过多遍，他对《圣经》内容极为熟悉，尽管他从来不是教徒，却能熟练地引述其中的句子或者故事。

他很少有无所事事的时候，每当那样他就会向别人问一些问题，这是他获取知识的又一方法，这种方法与读书同样受用。关于奴隶制、关于联邦政府、关于宗教等等，凡是他所不理解的就是他需要知道的。当大人们谈话的时候他就一旁听着，并为他所不懂的概念动脑筋，这常常使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他实在不愿放弃那种获得知识的机会，因而总是用心揣测、向人询问，然后“直到我会用自己认为对任何人都是通俗易懂的话来解释它为止”。

老汤姆需要钱，现在已是一家七口，养家糊口不是轻松的事情，好在他家的男子汉正在发育，正在长大。而这个逐渐长大的孩子却使他越来越难以理解。亚伯不像邻人的孩子，他总是带着本书，甚至会在刚干完活的时候仰躺在地读起来，因而，雇主们常常认为亚伯很懒，这使汤姆颇为恼火，为此他甚至有一次怒火中烧，一掌将亚伯和他的书打得老远。他不知道他的儿子是颗参天大树，现在正是需要在其干涸的脑袋普施知识雨水的时候。亚伯自己知道这一点，因此，1824年秋天当阿泽尔·多西来这一带办学的时候，他就按捺不住自己了，他非常珍惜这一次机会，他的继母也很热心，他的父亲勉强同意了。

亚伯又一次入了学，学校很远，每天早晚，不管是彩霞满天，还是风雨交加，都可以看到亚伯在鸽子溪一带行走的

身影，那是他上学而去或是放学归来。

那个拓荒时代的僻远农村，纸张极为稀少而且奇贵无

比，亚伯不得不用木炭在木板子上做练习，写满了的木板可

以刮后再用。贫穷的人们受教育充满艰辛，不过亚伯并不在意这一点，他甚至不在意他的熊皮裤子紧贴在瘦长的腿上，

因为长高了，在他的裤管和脚之间露出大段胫骨。贫穷和不在意导致他不修边幅，这种习惯伴随了他一生。

亚伯甚至没有课本。语文方面的课文取自《圣经》，这

不成问题，算术课本却买不起，他没去挣钱已使汤姆满腹牢骚，再要掏腰包汤姆就会心痛了。亚伯不说什么，他借了一本

课本，然后抄写在他省下来的纸上。

他活泼的心灵不肯安宁，他常常有一些灵感袭来，因而

到处涂抹。他只有十四、五岁，然而却常常想着，不，思考

着他的未来。他的一生会是什么样子呢？那个时候他只是沉思默想着，并在一张纸上这样写道：

亚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
手笔兼备 his hand and pen
他想成为好样的 he will be good ht

天知道何时会 god knows when) 他感觉到了他与周围人们不一样的地方，是的，他有手有笔，不是那种仅仅四肢发达的众生。

离开多西的学校后，他就再没有长时间地进过学校，事实上如他后来所说他在学校受教育的时间全部加起来不到一年，他的知识归功于他长期勤勉不倦地好学，另外贝利所编的一本字典《辞源》(Bailey's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也起了重大作用，它是通过他的伯父即老亚伯拉罕·林肯的大儿子莫迪凯得来的，在赫恩登关于林肯的传记中，亚伯被描写为对了解字词的确切含义至为贪婪，这本字典也就对他早年的知识构架起了相当大的影响。

汤姆对孩子们能不能挣点钱贴补家用是关心的，然而他常常在钱的问题上犯糊涂，莫名其妙地陷入经济危机。1825年，一个邻人借了别人的钱到期不还，而这笔数目不小的帐却成为汤姆的负担，谁叫他好心肠地替别人立下借据呢？亚伯不得不去新来的乔赛亚·克劳福德家帮工，克劳福德和他的妻子很快成为这一带小有名气的医生，亚伯倒是没怎么注意这一点，他早就被那医生家的藏书吸引住了。正是在这里他靠自己的劳动得到了真正属于他的第一本书。

那是帕逊·威姆斯写的《华盛顿的生平》，亚伯读来爱不释手，以至带了回家过夜，他读至深夜到眼睛再也睁不开来的时候就将书塞在圆木缝隙里，不幸的是后半夜下了一场雨，书被雨浸得皱巴巴的，为此他多干了三天活，而书和书中的故事就是他的了，他不免暗地庆幸自己因祸得福。

这段时间他读到的书还有威姆斯的《富兰克林的生平》、《哈姆雷特》、《裘里斯·凯撒》等，同时，他还设法读到了杰斐逊总统的首次就职演说、莫里斯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葬礼上的发言，长达近500页的印第安纳州修正法典也使他读来津津有味，对他起了重大影响的还有司各脱所编《演说法教程》，这使他用心揣摩起语言表达的精微。他对演说和法律的兴趣改变了他的生活，命运也安排着他走近了法律。

与法律结缘

亚伯十七岁的时候就长到了6英尺4英寸，这时他有160磅重，大手大脚，长胳膊长腿。营养不良使他显得细瘦，劳动则使他变得结实，他膂力过人，已是一把干活的好手。在金特里维尔逐渐因金特里的原因而成为一个以他命名的城镇的时候，亚伯在那里的商店干过活，在那里他讲的故事和笑话使他声名大噪，奎因的笑话集给了他素材和灵感。在安德逊河口，他曾为经营渡船的詹姆斯·泰勒帮过工，因而一直计划着造一艘平底船，满载货物顺流而至新奥尔良。到1827年夏天，船造好了，却太小了，难以抵敌密西西比河激流的冲击，只能在俄亥俄河的水流平稳地带作短途漂流，正是这条小船差点让他吃了官司。

一天，一艘轮船停泊在俄亥俄河的中央，两个旅客要求亚伯将他们和他们的箱子用他的平底船送上轮船，亚伯做了，为此他得到了一美元的报酬。这是相当可观的一个数目，而且只用了一会儿功夫，要知道他刚帮工的那会

辛苦一天才 25 美分呢。

而这里是印第安纳与肯塔基分界的地方，在俄亥俄河的肯塔基一侧，迪尔一家领有执照经营渡船，而且只有他们领有执照。这样一个美元导致了一场拳脚，迪尔兄弟在随后不久意图揍亚伯一顿，因为他抢了他们的生意。看起来瘦弱而害羞的亚伯却是人不可貌相，他很快就摆脱纠缠，尽管对方有两人，他还是三拳两脚，打得对方全无还手之力。

再后他们一起到了法院，听候治安推事塞缪尔·佩特的判解。约翰·迪尔兄弟申诉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侵犯，因为他们有独家经营此地渡船的执照。亚伯则认为他是从印第安纳州一边送两个旅客至停在河心的轮船上，那两个客人急于上船，而迪尔兄弟的渡船却不在那里，轮船不能久等，即使他们拥有执照，亚伯问道，在这紧急情况下是否他就不得帮忙呢？

亚伯很高兴他没有被判罚，佩特最后驳回了该案，由此亚伯感到了法律的严肃和重要，他开始向法院开庭的时候旁听律师的辩论和法官的审理，这使他常常要跑很远的路，而且要过河到肯塔基州，当然，治安推事的漂亮侄女卡罗琳也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他也常常跑十多英里路到洛克波特和布恩维尔去旁听法庭的长时间的争辩，正是在洛克波特他认识了一位杰出的开业律师约翰·皮彻，皮彻律师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读了这位羞羞答答的小伙子大胆递给他的一篇文章，立即大受感动，这篇文章是关于美国政府的，基本上在大约十七岁时亚伯对很多问题都思考过，并写下自己的看法，在这些文章里可以看出他的文风富于雄辩而且简明有力。他还写有一些韵文，也令他的一名叫伍德的邻居过

浮生苦短，究竟有什么值得骄傲？灰暗的色调笼罩着他，直到 4 月詹姆斯·金特里找着他，那时他在俄亥俄河上的经历已使他小有名气，金特里认为他能胜任驾一条平底货船至新奥尔良的工作。

这无疑是一个新的刺激，密西西比河的急流早就吸引着他作一次冒险，现在机会来了，尽管他还只有十九岁，而这个工作又分外艰苦，他还是感到兴奋和快乐。他和他的满载货物的船安全抵达了目的地，在这以前，这个农夫的儿子僻处乡村还没有真正见识过大都市。新奥尔良当时已有 4 万人口，热闹而繁华。现在亚伯在这个大都市繁忙嘈杂的码头，看着远方的轮船静静靠岸，听着启航的轮船汽笛长鸣，他开始激动，这个城市给了他新感受。他看见了种类众多的热带出产，也看见颜色各异的不同人种，白色的有昂首阔步的北方佬，高谈阔论的英国人，骄傲的法国人，骄横的西班牙人；红色的是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他们就不那么神气了；最惨的是黑奴，他们一大溜连锁着，悲伤而叮叮 走在街上，其后是手执鞭子的残忍的奴隶贩子。

这个土里土气的小伙子在这个时候与奴隶制并没有多少关系，如果说有，那是与黑人的一次颇为难堪的接触，它发生于快到新奥尔良的时候，一帮黑人带着棍棒跳上了平底船意图抢劫，金特里的儿子艾伦年纪还小吓得不知所措，事实上亚伯也并不是太大，但他迅速地抢过一根棒子，打得匪众落荒而逃，而在混乱中一个黑人的刀划破了他的右额 从而留下了一道永远的疤痕。

两个月后，亚伯告别了新奥尔良的法兰西剧院，告别了那里画图一般的民居和教堂，告别了窄狭的街道，他有些恋了若干时候还能琅琅背诵其中一些句子。

皮彻读着这个青年的文章，感受着他的才华。对于美国政府，亚伯所讨

论的是关于维护宪法和使联邦永葆青春活力的问题，这是一个当时为人们关注而且一直谈论了几乎四十年的问题，1789年批准的美国宪法存在着一些历史缺陷，它在此后引发了无数麻烦，甚至导致分裂联邦的危机。1830年韦伯斯特在他著名的被称为韦伯斯特对海恩的回答的著名演讲里说，“自由和联邦，现在而且永远密不可分”。而早此几年，皮彻已感到这个小伙子关于美国政府的论述无懈可击、举世无双，他急急忙忙将它送给一家小报，很快就被印了出来。林肯关于戒酒的文章也在俄亥俄的一份报纸上刊出来，推荐它的是一个浸礼会传教士。

平底船工

这个小伙子现在笑话更多了，他有很多听众，总是笑痛肚子，他关于奴隶制、关于国家等等所说的一些观点也使他们由衷钦佩。而到了1828年，头一个月刚至下旬，他就笑不出了，因为他的姐姐萨拉死于难产，她一年多前嫁与艾伦·格里格斯比，现在她仅仅二十一岁就带着她的新生婴儿到天国陪伴她的母亲南希去了。亚伯感到一种深沉的悲伤，他开始喜欢一首名叫《死亡》的诗：

只在转瞬之际、呼吸之间，
如花美眷改变了青丝朱颜，

朝嬉华居，暮游阴曹，恋不舍，他渴望到新世界里闯荡，而不希望在偏僻的乡村默默无闻，而且在那里，他知道，他多么地不合时宜啊！汉克斯一家都是拥护杰克逊的民主党人，而亚伯却无论是对“拉皮条”的亚当斯还是对“与别人的老婆公然通奸”的杰克逊都不感兴趣，他是亨利·克莱的崇拜者，克莱善于平衡权力和平息争端，后来以“伟大的妥协者”而闻名，是美国体系的支持者，这更使亚伯五体投地，因为他也认为国家地位至上，他的关于美国政府的文章表明了这一点。

亚伯表现出来的与众不同可能有些故意与他的父亲作对，父子之间有些隔阂，因为汤姆常常看不惯他的儿子老是随身带着一本书，他认为多做点事更重要些，何况即使是做事，亚伯也总是到那些有书可读的人家里去帮工，这就常常不能听从汤姆的安排。训斥和拳头使得亚伯日益疏远他的父亲，他尽可能出外帮工，这样回家的时候少了，而那时他带回来的钱也会让老汤姆高兴些。

迁至伊利诺伊

老汤姆有了点积蓄，开始修建他的新房，然而不久乳毒病再次夺去了印第安娜很多的生命，恐怖像一根鞭子抽打着丹尼斯·汉克斯，这时他已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了，于是他去了趟伊利诺伊州的梅肯县，在那里他的表兄约翰·汉克斯已将一片农场经营了几年。此行的结果使得老汤姆无心竣工新居，他卖掉了他的农场，同着他的两个女婿，三家各赶一部车一道起程了。

他们出发的日子选定于1830年3月1日，地上还残存着冬日的冰雪，它们白天融化而晚上冻结，这就使得旅程极为缓慢而令人厌烦，但却不像上次

搬家那样充满艰辛与恐怖了。在这次搬家途中，已经到了法定年龄的亚伯再一次表露了他对动物的慈悲心肠，自从开枪打死一只野鸡后，他就对动物充满着怜悯和爱意，他曾制止他的玩伴将燃得通红的木炭放在乌龟背上的行为，甚至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而现在他们和他们的牛拉车马拉车渡过一条河后，天天跟随他们身后的一只狗却掉了队。于是大家往回寻找，却见它在对岸河堤上低声哀鸣。大家认为让车去接那条不敢过河的狗过来是件不合算的事，因他们急于赶路决定弃而不管，亚伯于心不忍，脱掉鞋袜冒着河水刺骨的寒冷将那只小狗夹在胳膊下带了过来，当他放下它的时候，它欢蹦乱跳，狗模狗样地表现了它作为狗的感激。他后来对赫恩登说起过此事，认为它所表现的行为“偿还了我所经历的冒险”。

生活了 14 年的地方只花了 14 天就完全离开了，因为他们已到达了目的地并在离迪凯特西南十英里、桑加芒河下游陡立的河岸边盖起了一所住房、一间薰肉房和一个牲口棚，还趁着春意正浓开垦了 10 亩肥沃的处女地，那玉米种下不久就绿油油地煞是喜人了。

二 独立谋生 · 恋爱婚姻

再驾平底船

使老汤姆吃惊而且气愤的是他的儿子做工挣的钱不再如数上交了，尽管依照法律，亚伯有这个权利。他已成年，像一只初出鸟窝的雄鹰，面对广袤的天宇开始张开嫩弱的双翅。在迪凯特市区广场，1830年夏天，他将自己置身于那些本来是听两个州议员拉选票演说的听众面前，紧张然而最终却是精采地陈述了他关于怎样才能使桑加芒河通航以利贸易的主张，这是他第一次面对陌生的听众演说，而不是像此前站在树桩上面对熟悉而无知的青纱帐。

桑加芒在当地印第安人的语言里是“富饶之乡”，林肯一家感到这里土地肥沃，风调雨顺，然而秋天到来的时候，他们避开了乳毒症，却没能避开疟疾，迁来不久的全家十多人差不多人人发热发冷，辗转病榻。接踵而来的冬天大雪飘飘洒洒积至4英尺厚，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天寒地冻，野兽成群地倒毙，甚至人也难以幸免，由于封冻时间太长，不少人因缺乏柴火和粮食冻饿而死。随后春天融化的雪水淹没了草原，将他们辛勤开垦的土地冲得面目全非。直到5月地面才重新踩出了路，老汤姆急不可耐地召集三家人离开了这个不好客的富饶之乡，不久便在柯尔斯县做了拉德利的邻居。

然而此行却不是一年多前的原班人马，老汤姆的儿子和继子不愿也没法同行，因为亚伯·林肯穿着冬天劈栅栏木条换来的裤子和约翰·迪·约翰斯顿此时已是在去新奥尔良的途中。

林肯驾驶平底船的声誉并没有因离开印第安纳而埋没，到伊利诺伊后他又有了漂流密西西比河的机会，这次雇佣他的是商人丹顿·奥法特，而3年前令他魂牵梦绕的俄亥俄河此时只是一闪而过，在漂流途中甚至没能来得及留下印象。令他难以忘怀的是新奥尔良的黑奴，当他经过一个奴隶拍卖所并看见一次黑奴大拍卖时，他愤然感到一种难以遏止的厌恶。一个黑白混血的漂亮姑娘被拴在一根木桩上，她要忍受前来挑选者的掐捏，这不免使她疼痛难耐而又蹦又跳。出价购买者还以对待牲口的方式令她在一个小房间里马一般跑来跑去。他们挑剔着，仿佛她是货物或者动物。正是在这个时候，林肯说，他将来如果有机会，那么他所给予这个制度的惩罚将是致命的。

他们卖掉平底船然后乘轮船溯密西西比河至圣路易斯，之后步行回到柯尔斯。这次与家人团聚是短暂的，很快林肯就到了纽萨勒姆并在那里生活了近六年。

小店雇员

纽萨勒姆离斯普林菲尔德约20英里，是一个命名还不到两年的村子。丹顿·奥法特在这里拥有一块土地并开有一间店铺，他非常喜欢年轻的林肯就让他店里售货，而他实在缺乏生意经，一次他多收了一个妇女六又四分之一美分，发现后他颇为不安，为还钱他在晚上赶了6英里路。另一次情况类似，不同的是他少给了4盎司茶叶。还钱或者补足货物实在是因其天性所致，这为他赢得了诚实不欺的美名。

这年8月，他第一次参加投票，在杰克逊总统如日中天之际，他冷静地

投了竞选国会议员的民主党派候选人的反对票。在这期间他去了趟伊利诺伊州议会从而成为一个辉格信徒，他们主要是一些反杰克逊总统的人。

店里的的工作并不很多，这使得林肯有时间看书，并对政治开始着迷，这使他更加起劲钻研法律。在纽萨勒姆每逢星期六拉特利基酒店的饭厅晚上就会热闹起来，羞怯的林肯非常活跃，在这里他讲的笑话，他即兴的演讲和他的政治见解甚至他的因缩水而紧贴在腿肚上的熊皮裤，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曾向村学校教师门特·格雷厄姆求教，格雷厄姆告诉他要想在法律和政治上出人头地必须精通文法，他因而设法借来柯卡姆的《英文文法》读了又读，很快就学会了如何清楚、明白地表现自己的思想。

他在纽萨勒姆名气日大，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诚实和幽默，还因为他的拳头打倒了杰克·阿姆斯特朗，这个被打败的人是克拉利丛林少年帮的头头，这为他赢得了另一种类型人的拥戴。

竞选州议员

现在他的自信心日渐增强，小店使得他认识了不少的人，他们常拿他难看的面容开玩笑，来这里的人都知道丑陋的亚伯并为他的笑话倾倒。于是1832年春光融融之际，他向桑加芒县的人们宣布他将竞选伊利诺伊州议员，他的政纲和计划刊登在3月9日的《桑加芒报》上，是典型的亨利·克莱式的关于内政改革的提议。他相信疏通桑加芒河的航运可以增加运输量，这要比铁路便宜得多，因而只要是关于该河航运的改进措施，他都极力赞成。在这篇文章里，他还主张改进教育，赞成给那些社会上最卑微的人提供适当受教育的机会。有些问题是他一向所思考的，比如节制或戒酒，有些则出自作为一个底层平民的直觉，比如限制利率，反对高利贷等等。这篇文章看起来像篇演说，林肯也正是以一种口语风格表达了他日思夜想的一些问题。在文章的最后，他写道：“我很年轻对你们许多人来说很陌生，我出生在最卑微的阶层并一直生活于其中，也没有有钱有势的亲友来举荐我。”文章的结尾有一种令人哀怜的语调：“如果善良的人们依其理智认为拥举我是不合适的，那么因富于失望的经验我也不会因此而不快乐。”他有些自卑，然而似乎也因此而自傲。

奥法特的生意越来越糟，他在更多的时候是个谋划者而不是个实干家，商店很快就关了门。候选议员林肯常常在他的手下角力败将那里蹭饭。4月初，印第安人沙克和福克斯部落首领黑鹰率领他的勇士一路烧杀而来，跨过密西西比河，逼近伊利诺伊州的洛克河，那是他们去年被迫离开的家园。黑鹰力图回到那里从而引起了伊利诺伊州的恐慌。而这忽然将林肯从无事可做、无钱可赚的饿肚子的境地解救出来，他应征前往，借了一匹马同着他的角力朋友到达里奇兰河，成为一个匆忙组成的连队的连长。

黑鹰战争之初白人部队损失惨重，然而林肯和他的连队却从来没有正面接触过印第安人。很快战争结束了，林肯后来回忆起这段时间的生活，对春日的泥泞和夏夜的蚊虫念念不忘，他说他在约一个月的时间里作过多次生死流血搏斗，但敌人却不是印第安人，而是蚊虫。

战争耽搁了他拉选票的机会，然而却丰富了他的经历，他更可利用此事大做文章。退伍后他风尘仆仆，到处宣扬他的政见。他穿着一件极为短小的混纺牛仔上衣，一条亚麻长裤，戴着一顶草帽四处奔波，只要有几个人聚在

那里，他就会走过去对他们说：“伙计们，我想你们大概都知道我，我是卑微的亚伯拉罕·林肯。”然后和他们闲聊，有时是帮他们做事，趁机介绍他的观点，末了他会说“我的政纲简短而甘甜像老妇人跳的舞。”他最终还是落选了，但他的一番努力并没有白费，在桑加芒选区大家都喜欢这个诚实而平易的青年，在该区的208票中有205票投在了他的名下。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锻炼了他的表达能力。

失败的生意

选举结束后已临9月，他入伍的饷银还要等很久才能到手，现在他失了业，心事重重，他必须填饱肚子，那就是说得从事一个稳妥的职业。他考虑去做铁匠，特别是住在那里的一个朋友有许多好书可读，但这就是他的前途吗？他考虑研读法律做一名律师，但他连头带尾只有不到一年的学历，行吗？那么回家种田，在那荒无人烟的边疆做一个开垦处女地的农夫？不，这绝不是他的抱负。然而现在，现在于什么呢？

他购买了一个商店的股份，成为商店另一位股东威廉·贝里的合伙人。这是他最容易找到的事，他做过生意，当过店员。然而他做了些什么呀？立了一张借据。难道他忘了几年前他的老父亲立借据的窘况吗？要是他知道除了债务越陷越深像置身沼泽难以抽身而出的时候，他就会后悔的。

生意不好做，他们考虑开个酒店，零售日常用品和酒类。1833年3月6日，他们领到的执照表明，该酒店是贝里以他和林肯两人的名义开办的，营业期是12个月。

为了谋生他找错了地方，但难以理解的是生活总是好坏纠缠在一起，充满了矛盾。依据生活的辩证法从另一方面看，林肯需要的正是这种地方。

贝里是个酒鬼，他日日夜夜浸泡在酒里，他们做生意及后来酒店里的酒来不及卖出就多数流入了他自己的肚子里。林肯是个书迷，从早到晚迷醉在书中，反正生意冷落时间多的是，倒是书不怎么多。他从一堆废物里找到一本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的一本法律述评，而且版本完好，立即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尔后他就跑20多英里路去斯普林菲尔德去找约翰·斯图尔特，他是黑鹰战争时林肯的上级，一个律师，林肯一认识他就知道他是帮助自己学习法律的最好人选。除了借阅斯图尔特所藏法律著作，他还读过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落》、洛林的《古代史》，还

在那个纽萨勒姆懒散的渔夫杰克·凯尔梭影响下阅读了彭斯的诗，莎士比亚的戏剧，还有潘恩的《理性时代》，甚或还有伏尔泰的著作。

他尽可能地多找些书读，因为他实在不愿意向那些可怜的人们销售酒类，他一直主张节制饮酒甚至戒酒。现在酒店营业了，他的良心开始不安，随后他找了个机会将其酒店股份让给了贝里。

与贝里合伙的最后结果是当1835年1月贝里突然死去的时候，1100美元的债就成为林肯长达14年的负担，甚至他的马和他后来作测量员所使用的测量工具在他离开纽萨勒姆时也被公开拍卖，以偿付一个猴急的债主，他实在太不了解林肯了，因为林肯已经答应以后连本带息还清，他是诚实的而且说话算数的。

迟来的初恋

林肯二十四岁了，像他的父亲年轻时一样似乎对找女孩子并不急，他有些害羞，单独和女孩子接触会局促不安。刚到迪凯特的那个冬天，他曾鼓起勇气向沃尼少校的女儿表达了爱意，他当时受雇在少校家劈一千块栅栏木条因而爱上了波莉。他的这番不自量力受到了少校的否定，因而自尊心无疑受到了伤害。而他又总是为谋生而挣扎，这使他年轻的面孔充满了忧郁，本来就不怎么好看的面孔因此而又涂上了一层暗色。他借助幽默来减轻生活的重压，因而他也常常看笑话类书籍，奎因所编的笑话集便一直是他的良伴。

现在生活逐渐露出笑脸。5月7日，他被指定为纽萨勒姆村的邮政局长，全部业务是一周两次传递邮件，由他一人而且只有他一人总理其事，办公室设在他的帽子里，因为邮件总是很少，而他又特意买了顶高帽。这是一个年薪50美元的无足轻重的职位，但却颇有几份报纸让他先睹为快，大饱眼福，何况这时有两位姑娘正走近或走进他的生活呢。

玛丽·欧文斯，1833年夏天从肯塔基来到纽萨勒姆看望姐姐阿贝尔夫人，她们是村学校教师门特·格雷厄姆的表妹，因而很容易就与林肯有了一面之缘，林肯觉得她聪明和蔼，对她颇为留意，但他很快就全付心思放在了酒店老板拉特利基的女儿安的身上，要等三年之后才与玛丽再续情缘。

安·拉特利基有着一双动人的蓝色的眼睛和一头美丽的浅金黄色头发，她生于1813年2月，与林肯相见的时候，正值如花似玉的十八九岁年华。她的先祖是南卡罗莱纳著名的爱德华·拉特利基，曾在《独立宣言》上签过名。她的父亲詹姆斯1829年来到纽萨勒姆山丘上，并在桑加芒河岸与人合建了一所磨坊，他自己还拥有一间小酒店，但那酒店很少有兴隆的时候，1833年他就让安去管理酒店，自己带着一家搬到离此7英里的康科德附近了。

美丽动人的安在林肯来纽萨勒姆之前已是名花有主，她与生意兴隆的商人麦克纳马订了婚。1832年，麦克纳马忽然卖掉他的商店去了纽约，说是要带他的父母和家人来伊利诺伊，但他不仅一去不回，而且信也写得极少。安管理着小酒店，而林肯做了邮政局长后寄宿在这里，她时常焦急地来到林肯面前，等着他取下他的帽子，林肯总是在她一无所获后对她百般安慰，他知道失望的滋味。

偶尔安也会快乐，但那是极为短暂的，麦克纳马干巴巴地叙述他在路上病了，所以没有及时写信。盼信盼了几个月，盼来的却是这样一封信，安为他生病担心，同时又因他缺乏爱意而感到苦涩。第二封信至为平淡，甚或是冷淡，他说因他父亲的债务他不知何时才能回来。然后他沉默了，再也没有哪怕是一张纸条。安极为痛苦地等待着，而在这等待中她的酒店也倒闭了。

在安芳心无归之际，林肯同她的接触越来越多，在这种接触中，两颗年轻的心靠拢了。他感到自己渐渐地然而却是深深地爱上了她，尽管她没有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然而却聪明大方，漂亮可爱。在安的心目中，诚实的亚伯尽管有些书呆子气，而且没个好职业，常常饿肚子，但他幽默、体贴，并且他外貌古怪，这也令他有种特别的魅力。最令少女动心还是他的忧郁，特别当他忧郁的眼中闪现一种志向远大的光芒的时候，安的心就会怦怦跳动，她逐渐淡忘了那个离她远去的人，逐渐不再设防，任由林肯趁虚而入，取代他的位

置。

年轻的州议员及其忧郁

林肯需要钱花，做邮政官薪水低，时间却多，他正打算放下书本挣点钱，却不想一个测量员来问他想不想搞土地测量。为什么不呢？华盛顿总统年轻的时候都干过这差事呢！他又拿起书，日夜攻读起来。1833年秋，林肯沉浸于三角、几何之中，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向格雷厄姆求教，使格雷厄姆感到惊异和骄傲的是，他的这个学生掌握那些知识只花了6周时间，而很快，林肯赊购了一匹马和一个罗盘，就极纯熟地将那些知识玩得飞转了。

无论是当店员、做生意，还是送信、搞测量，都给林肯提供了极好的与人接触的机会。1834年4月，他越发起劲，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宣扬自己的政见和计划，因为两年一度的州议院选举又开始了，他接受提名成为州议员候选人，这一次他志在必得，这不仅因为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并且极为众人抬爱，也不仅因为他在县辉格党里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受到了县辉格党领导人斯图尔特律师的青睐，并且也不仅因为甚至当地的民主党也对他全力支持，因为鲍林·格林是他的朋友，深知其为人，格林和他的民主党众打算将他们的选票投在他的名下，甚至他受到提名也很大程度是民主党的功劳。而且因为，林肯感到，安注视着呢。他一定得努力，一定不能让她失望。他想，她会成为一个好妻子，而他必须混出个样子，必须养得活她，和她沿桑加芒河骑马兜风是愉快的，在树林里散步是愉快的，促膝谈心是愉快的，而饿肚子就不怎么愉快了。

他似乎总是受着饥饿的威胁，总是囊空如洗，那些钱极轻易地就用光了，而要再将它们攥在手中却总是极为困难。8月选举结束后他当选为州议员，然后他再一次感到钱的重要，他要去州首府凡达利亚参加州议会，而在他的长胳膊长腿上的却是短袖外套和短筒裤子。向安开口借钱是不合适的，即使她有并愿意，他也不会那么做。他现在很少碰见她了，他很忙而她在附近一个农场主家帮工，前些日子他也佣耕于那，和她共度了一段甜蜜快乐的时光，即便日后做了总统，他感到还不如这个时候在伊利诺伊州做一个赤脚农夫快乐。农场主斯穆特投了他的票，那么，对，找他借钱。

他借了二百元钱，做了一身新衣，穿着它们参加了州议会。议会12月1日开幕，在这里他第一次见识了议案表决。像他衣服一样崭新的议案由议员们提出，然后被议员们不同的像刀子一般的意见裁割得七零八落。自1824年以来，两党政治就在总统选举和议会表决中你一拳我一刀地表现着各自的力量。现在林肯好奇地看着这种力量的交锋，看着议案提出、修改、通过或者否决。现在他是力量之河当中的一股力流，他的举手投足开始对它的流向产生影响。他慎重地思考着，提出某个议案、赞成某个议案、反对某个议案。现在是杰克逊总统执政，在他治下，关于土地政策和银行问题的争论极为激烈。尤其是银行问题，亨利·克莱在参议院想方设法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谴责总统抽走联邦银行的存款，而总统行使的权力则未经宪法和法律授予。实际上，杰克逊总统任用罗杰·塔尼，通过只提用在联邦银行的存款以支付政府各项开支而不存入岁入的方式使该行前景暗淡，这正是杰克逊所希望达到的，因为联邦银行触角四布，拥有巨大的经济权力，而权力如集中于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少数人手中是极为危险的。对亨利·克莱的决议案，总统大为光

火，他发表咨文控告参议院僭取弹劾权。在伊利诺伊的这个冬天，州议院的议员同样在讨论联邦银行问题。一项议案声称银行是有用而合适的机构，林肯立即赞成该案。而对于反对银行和认为银行是邪恶的而杰克逊依靠它从事战争是正确的等议案表示反对。而最终在伊利诺伊，杰克逊民主党大获全胜，谴责银行的票数是 37 对 14，赞同总统抽走存款措施为 35 比 15，赞同伊州当选国会议员支持总统则为 44 比 7。

林肯在凡达利亚呆了两个半月的时间，他与斯图尔特同住一室，密谋策划，那个少数派票数就是他们活动成果的见证。他在 1835 年 2 月 13 日动身回到纽萨勒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林肯有没有写信给安，我们今天不得而知，因为在他们之间从未有任何相关的片言只字存留下来，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为扑朔迷离。可以知道的是与斯图尔特接触坚定了他成为一名律师的信念，而只要成为律师，他与安商定，他就要娶她为妻。

当他回到纽萨勒姆的时候，首先迎接他的是一笔债，他的合伙人没能赚到钱，现在贝里死了债务就全部转到他的名下，他感到有点喘不过气。春天还很遥远，而他还得靠搞测量来维持生计，那有什么用呢？测量一个区才三角七分半，而欠债却是一个天文数字。

他咬牙挺着渡过了湿热的夏季，刚交秋天，另一个打击更沉重地落在他的心上，安病了。她浑身热一阵冷一阵，极为难过，约翰·艾伦医生诊断为伤寒，他毕业于达特茅斯大学医学院，然而他也没有什么办法使她好转。安的病一天狠过一天，她自知不起，不听医生绝对静养的禁令，叫林肯来见了最后一面，第二天即 8 月 25 日魂归天国。他痛苦得几乎失去了知觉，他们之间最后的一小时从此就密闭在林肯的心里，成为他不愿涉足的禁区，而它总是悄悄地跑出来，在他的脸上刻上忧郁，照赫恩登的说法，当他走路时，那忧郁像是随时会从他身上滴落下来。

一段时期里他看起来有点神智失常，常常会莫名其妙地喃喃自语，那里面比较清晰的一句是“浮生苦短，究竟有什么值得骄傲？”然后风雨之际他就会在康科特公墓徘徊，在安的坟上撑一把伞，看见雨水在她的坟上肆虐，情不自禁放声大哭，他追念那个已离他远去的生命，感到生命短暂得就像电光的一闪。

鲍林·格林不忍坐视他如此消沉，带他去家里，在那里，林肯常常不知不觉地来到近旁的桑加芒河边，悄悄地坐于某个静静的地方，愣愣地看着河水出神。浮生苦短，他思考着，逝者如斯，浮生就如同浪花之一击，那么难道此生就这么白白过去，如同浪花一击之飞沫去留无痕？桑加芒河的浪花翻腾着，他的内心翻腾着，生命或许会消失，但生命的光采永远不会消失。路或者会走完，但路上的泥泞险阻、如画风光会在旅行者心中长存。

当他抬起头走出他朋友家里的时候，尽管天已是越来越冷，他悲伤的心却一点也没有感觉，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12 月 7 日，州议会召开特别会议，林肯再次到凡达利亚，这次他要做的事太多了，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们讨论了近 140 项提案，林肯特别对在斯普林菲尔德设立州银行感兴趣，他赞成利用州权从银行获得其制订关于金融交易的报告，议院通过了他的经过删削的提案。令他兴奋的还有关于在伊利诺伊河与密执安湖之间开凿一条运河的提案这次也通过了，伊利诺伊河在靠近密执安湖的地方发源，然后却与之山阻路隔，开凿一条运河会极大地促进伊利诺伊州的经贸事业。只要与州的利益相关的事，林肯从来不轻易放

过。

1836 年是大选年，各州也忙于选举议员。6 月 13 日，在回答《桑加芒报》的提问时，林肯不失时机地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他主张那些帮助分担政府负担的人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优惠待遇，他还主张那些纳税的白人应享有投票和携带武器的权利。此时林肯的这项主张毫无疑问地包含白人妇女在内，但这时他还没有考虑黑人，他只是对他们充满了同情。

第二次恋爱

林肯已二十七岁，该有个家了，阿贝尔夫人想，玛丽也有二十八了，何不撮合撮合呢？于是她碰到林肯，说她将去肯塔基探望父亲和亲友，并不经意地提到玛丽·欧文斯，问他是否记得。他当然还没忘记聪明和和蔼的玛丽，这使阿贝尔夫人颇为高兴，她开玩笑地问他是否想成为她的妹夫，他也就开玩笑地说自己求之不得。他想安已一个人独自去了，自己年华渐老，该成个家稳定下来了，又何必不呢？

“那好，我很快去将玛丽带来。”阿贝尔夫人说。

阿贝尔夫人不久就回到纽萨勒姆。一天正当林肯为选举奔波之际，在一条乡村小路上玛丽·欧文斯迎面走来，林肯大吃一惊，呐呐地说不出话。玛丽向他问好，祝他连选州议员，并说她听说了他与福克尔的轶事。他想起了那个乔治

·福克尔，不知何故总是与自己作对。他曾经是一个辉格党徒，但善于见风使舵，不久倒向民主党怀抱，这使他尝到了杰克逊分肥制的好处，当上了土地登记处的登记员，并在他家的房顶安装了一根避雷针，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事。在一次议会上，他口若悬河，声言要压压林肯的气焰，这个小伙子近来太活跃了，他的政见、他的演说和他的其他活动正使他声名日著。福克尔讲完后，林肯慢吞吞地站起来，然后慢条斯理地说他已不太年轻，但却还没有怎么见识政客的诡计和窍门。“不管我长寿也罢、夭折也罢，我却宁可现在就死掉，也不愿意像这位政客那样，出卖政治信仰去换取一个年俸三千的职位，然后在自家的房顶竖起一根避雷针，来防护他那罪恶的灵魂免受天谴。”

玛丽关心地问起乔治家的避雷针不知拆除没有，两人不禁会意，相视莞尔。

接下来的日子是颇令林肯愉快的。他在 9 月获得了从事律师业务的许可证，而在此之前清点选票的结果表明他在 17 名州议员候选人中得票最多，而桑加芒的辉格党也因获选 7 名州众议员和两名州参议员而成功地控制了该县，这 9 名议员平均身高 6 英尺，人称“九个高个子”，其中林肯最高。

10 月 5 日也是林肯一生中的重要日子，那天他执行了律师业务，尽管是替斯图尔特为一个案件辩护，但这仍是十年来他一直渴望的，现在辛苦而没什么收入的土地测量工作可以放下了。

太阳正在升起，林肯的前景一片光明。

他现在风头正盛，但是与玛丽的关系却有些令他不安。尽管现在他已再次进入州议会，而且前程远大，但他仍然很穷，他有一笔债务背在身上，令他时常感到一种重压，他已告知欧文斯小姐，而她会是什么态度呢？

当他去参加 12 月的州议会时，就时常惦记着这事。这段时间他的身体颇

为虚弱，但他仍要去邮局看看有没有玛丽的信，每次当然都是失望而归。

他忍不住就写了封信给她，这封信写于1836年12月13日，只称呼她“玛丽”，他还不知她是什么态度呢！在信中他流露出一种焦急的情绪。由于等不到信，他写道，“你瞧我现在仍醉心于你的前一封信。我并不喜欢冒犯你，而无论如何我得再打搅你一次。”他想尽量写得平淡些，就告诉她一些州府新闻，内政改革之类的事情，而最后，“我实在难以忍受在这里呆十周的想法。你一接到信即马上回信，如可能就说些能让我高兴的话，因为说实在的，自从离开你以后，我一直不快乐。”落款写的是“你的朋友，林肯”。

他现在已深深地喜欢上政治并陷入其中，他不得不像那些冲浪的勇士，时刻注视着汹涌而来的潮头，然后趁势冲上去，征服它。这更使他迫切感到需要一种女性的温柔来安抚他时感疲惫的心，特别是像欧文斯小姐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但是玛丽总是不温不热，尽管阿贝尔夫人很是焦急，玛丽却不以为意，她仍在观望，林肯已答应娶她为妻，他是言出必践的，而她自己却不曾有过什么诺言，她不必受到束缚。

12月5日州议会开幕以来，林肯就在政治与感情两方面同时感到难耐。他不得不花更多的精力投入政治活动之中，因为他命中注定的政治对手道格拉斯已出现在伊利诺伊州的政治舞台，这个小个子却有个大脑袋，矮胖的身体似蕴藏着无尽的精力。当他刚到达伊利诺伊州杰克逊维尔时仅只二十岁，口袋里也只有37美分，途中在克利夫兰还大病了一场。他做过拍卖行职员，教过书，同时刻苦攻读法律，不久即被选为杰克逊维尔的区代理人，当林肯第二次当选时道格拉斯也当选为伊利诺伊州议员。从一开始他就以坦率勇猛、直言不讳而闻名。他是与林肯绝然不同的另一种类型的人，胆大包天，敢作敢为，同时也精于谋划，善于把握。林肯则小心谨慎，像角力一般警惕地注视着，时刻等待着。现在道格拉斯与林肯同在州议院，他的急速上升使他像满月一般在群星灿烂的天空大放光明。

林肯开始为许多事情奔走。他力图使设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州银行繁荣，为此甚至不惜悄悄爬窗户溜走，为的是使银行特许证不致取消，因为他一走就达不到法定人数而不能表决。林肯支持一个大型内地建设计划，包括修筑铁路、开挖运河、疏浚河道等措施以使伊利诺伊州的每一个城镇都互相连通。道格拉斯则感到这会使命州陷入可怕的债务之中因而提出反对，但他从中分离出一个项目支持在伊利诺伊全境的铁路建设。道格拉斯最终同意了那个庞大的综合提案。

林肯在这届州议会会议中做了许多“滚圆木”的事，即你投我的票，我投你的票，投桃报李，互相支持。特别是为了将州府从凡达利亚迁至斯普林菲尔德，他更是想方设法拉票数，这引起了一些人特别是埃温将军的不满，因为购买地产要使州政府花费六百万美元。埃温将军谴责投票中的腐败。林肯的回答使他自己感到就像在角力中抓住对方打过来的拳头一扭，然后结结实实地打过去一拳一样。他说：“先生们，难道在你们的名单中就没有一个比这个粗陋可鄙的家伙更好的选手来反对我？你们想要我屈尊挥戈对付你们低劣无名的伙伴么？”

林肯的成功使斯普林菲尔德市民欣喜若狂，而投桃报李却无疑使他尝到粘着其上的灰尘。他的语言尽管幽默却充满锋芒乃至刻毒，这像是“诚实的亚伯”么？那个庞大的提案以及州府搬迁不都有些不顾后果么？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林肯无暇考虑这些，他可不是经济学家。

与一种强大的力量对阵

1837年2月，林肯再一次觉得有一只拳头打了过来，那是命运之拳。林肯感到一种强大的力量，像角力中遇到一个极具实力的对手，有点难于招架，但又必须接住。林肯就是这样开始与奴隶制较上了劲，他知道他现在还没有力量扭开它，但他一旦缓过力来，他的另一只手就会打倒它。

林肯注视着奴隶问题，那是他年轻合众国的一块心病，在其成立之初就曾困扰过它的创始者们，他们巧妙地避开了，而他们的后代们却再难回避，现在两种对立的力量愈演愈烈。1831年1月1日，这个新的一年的头一天因加里森的《解放者》报的创刊而显得斗志昂扬，威廉·L·加里森向世界宣告：“我要像真理一样铁面无私，像正义一样毫不妥协。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温和地去思考、谈论或写作了。不，决不！……我是认真的，我决不含糊其词，我决不借故推托，我将寸步不让。我要让大家听到。”加里森是一个激进的废奴主义者，1833年，他与西奥多·韦尔德及塔潘兄弟等发起成立了“美国反奴隶制协会”，他们认为奴隶制是一种罪恶，必须坚决铲除，不能与之妥协。这使得他们的信徒不断受到袭击，不断被南部驱逐或关进监狱，他们的印刷品经常被暴徒抢走或烧毁，南部邮局不保护废奴主义者的邮件安全。

美国南部各州以种植园经济为主，那里盛产棉花、稻米、甘蔗、烟草等作物，因为那里的气候适于这些作物的生长，黑人奴隶就在这片土地上为奴隶主耕种着，默默地为南部的繁荣而流淌着血汗。南部经济的对奴隶劳动的依赖使得南部像一只充满了气的皮球，只要废奴之手伸来就会弹跳起来。在南部看来，新英格兰靠奴隶贸易赚了钱、发了财，现在它金盆洗手后，却来反对南部的种植园奴隶制度，意图抽去其繁荣的基石，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方面是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声嘶力竭、煽起大众狂热的废奴激情，一方面是南部蓄奴各州照样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利，拿着他们的搜查证到北部追捕其逃奴，这些逃奴被视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一方主要是北方少数人，一方则差不多是整个的南部。1837年2月，伊利诺伊州议会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一个委员会被召集起来讨论南部诸州提出的一个抗议北部鼓动反对奴隶制的提案，正是在这个时候，林肯感到了一种颇难招架的力量。

这个委员会的报告指出，他们尊重由废奴主义者的误导和激烈运动所引起的蓄奴诸州的焦急和惊奇情绪；废奴运动将严重影响奴隶主的利益，而废奴组织也只会增加奴隶制的严厉状况；废奴主义者的教义主张血洗奴隶制的罪恶，也只会导致分裂联邦。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经修改而提出一个决议案，该议案指出，州议会不赞成组织废奴团体，不赞成宣传废奴教义。依照联邦宪法蓄奴州对奴隶的所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如果不经其同意，这种权利也不能被剥夺。现行政府也不得逆华盛顿特区人民之意废除特区之奴隶制度。这个决议案还要求伊利诺伊州州长将这个报告和决议案的副本送达弗吉尼亚、密西西比、纽约和康涅狄格诸州。实际上在这之前不久，康涅狄格和纽约已采取了类似的举措，谴责废奴团体。

林肯感到安慰的是对这个决议案持不同或反对意见的还有另外5人，尽管投赞成票的达77人。5天之后，即1837年3月3日，林肯与该决议案的反对者、他的朋友北方佬丹

·斯通一起提出一个详细的陈述，对该决议案的通过表示抗议。他们认

为，奴隶制是“建立在非正义和错误政策基础之上的，但是废奴主张的传播却只会导致增加其邪恶。”也就是说，奴隶制尽管邪恶，而攻击这种邪恶也不太明智。在力量不够之时，林肯是极为理智的，他一方面谴责奴隶制，却又不主张激进废奴方式。他接住命运之拳不自觉地用上了东方式的太极推手，使他很长时间里就这样处于胶着状态。他们认为：“合众国国会依照宪法无权干预不同各州的奴隶制度。”他们认为，美国国会“依照宪法有权废除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制度，但该项权力除非特区提出要求否则就不应行使。”

斯普林菲尔德的律师与失恋者

林肯对于政治是极有主见的，然而，对待女性，似乎总使他感到有些无能为力，那好像是在棉花上行走，难以借到力。现在欧文斯小姐就有些不好琢磨。他已对她的姐姐阿贝尔夫人作过许诺，并随时准备履行诺言，而她却若即若离。阿贝尔夫人催促着他，欧文斯小姐推拒着他，他只好将此事搁置起来，因为现在上帝牵引着他，他要告别纽萨勒姆去斯普林菲尔德了。

所谓告别实际上相当简单，因为他的行李有限，不过几本书和几件衣服，另外还有一笔不太大的现款，是做邮政官时所收集的无处上交的邮费，他放在一个专用的纸袋里，这笔钱，即使在他最为困难的日子也没有动过挪用的念头，直到最后邮局稽查员取去。这些都装在鞍囊里，即使没有马驮着，他也不会感到沉重，因为债务更沉重。

他骑着借来的马在4月15日到达斯普林菲尔德，在公共广场西北勒住马，走进约书亚·斯皮德开的百货商店。他需要的住家行头得17美元，那的确不贵，但他没有现钱，“如果你能让我赊帐到圣诞节，同时我在此地做律师开业顺当的话，我会在那时如数偿还。万一我不走运，那就只好永远欠下去了。”斯皮德听见这忧伤凄怆的声音抬起头，然后他看见了他这一辈子从来不曾见过的一副忧郁哀伤的面孔，他大起恻隐之心，建议林肯与他同榻共眠，因为他楼上有个相当大的双人床。此后他便一直免费住在那里，直到斯皮德五年多后卖掉他的商店。

林肯在斯普林菲尔德与斯图尔特合开律师事务所，斯图尔特忙于政治活动，基本上由林肯全力处理有关事务，然而却没有多少事，事务所并不景气，林肯大为失望，梦寐以求的这个行当会成为这个样子，令他颇难接受，甚至一度欲承其父业，做个木匠。

他现在有很多时间考虑很多问题，长久的寂寞生活更使他有一种极欲倾诉的欲望，然而此心谁诉？玛丽·欧文斯小姐么？他现在寄人篱下，事务所又没什么前途，而且曾与她谈起她到斯普林菲尔德来住的事，如她来了，他能供养得了她么？他不由得坐立不安，便给她写信，试图轻松些，又感到不够严肃，撕了。再写却又觉得走向另一极端，再撕掉。第三封信写于5月7日，不管怎样，玛丽小姐都收看了。林肯这次以“玛丽吾友”开头，他写道：

在斯普林菲尔德的日子实在枯淡，至少对于我是如此。我在这里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相当孤寂。自从我到此地，只有一个女人同我讲过话，而她如能避开就不会来找我。……我时常想着我们说过的关于你到斯普林菲尔德住的事，我怕你不会满意。这里的交通极为繁荣，而如果你出门不能乘坐马车就会遭到白眼，如不能掩饰贫穷那日子就会过得极为可怜。你以为你有耐心

忍受吗？不论哪一个女子肯和我命运与共，我会力图尽我所能使她快乐而满意。然而我实在不能想象做不到这点会怎样使我感到不快。……你曾经对我说的话或许只是玩笑，或者也许我误会了。如果是这样就忘掉它，如若不然我也希望在你作出决定前慎为思考。只要你愿意，我所说过的话我会确定无疑地履行。我的意见是你最好不要做它，你不曾习惯艰难困苦，而它要比你现在所想象要更为严厉。我知道你能正确地虑及百事，而假如你对此深思熟虑再作决定，那么我乐意遵从你的决定。……在你收读此信后你一定得写封长信给我，你没有它事可做。虽然你写时没啥意思，但是却能成为我寂寞生活中的良伴。告诉你的姐姐我不想听到任何关于售卖而后搬迁之事，我一想起它就感到“忧郁”。

在斯普林菲尔德的不如意使林肯极不愿意玛丽搬来，特别是当他还在与一个男人同睡一床的时候。他对她说明他现在还不能做到使一个与他共度人生的女人满意，他太穷，所以劝阻她不要来。他希望在一个体面的时候迎她进门，但玛丽误解了。到秋季他们又一次见面之时，林肯感到她不同寻常，她指责他冷淡，特别是阿贝尔夫人等对他迟迟不求婚感到气愤。林肯觉得自己忽视了她们的想法，而玛丽也误解了自己对她的感情，在 8 月 17 日他们刚分开的当天，林肯写信为自己对此的茫然无知辩解，他希望她放下这个话题，打消由此而致的想法。这次的会面造成了相当的不愉快，林肯颇有些牢骚，他的信也显得语气强硬，不像此前诸信尽管平淡却委婉有礼。他叫她不必回信，因为没有必要谴责他的抱怨。他特别强调他们之间进一步的发展取决于玛丽本人。最后他的话才有点甜味，“没有什么比认为你难过更使我难过，没有什么比知道你快乐更使我快乐。”

玛丽开始深入思考她与林肯之间的关系，她感到林肯先生缺乏条件将他与女人的幸福联系起来，生活给他的锻炼与自己全然不一样，她与他之间没有丝毫气味相投之处。她想起有一次到某地去而必须经过一条河，林肯作护花使者却没有给予任何帮助，而她记得他曾说过他帮过一条狗。她感到她们之间就像两条交叉道路，在不同的地方发源，只是由于缘份它们才交叉在一起，又因其指向不同的目的地，注定不会重合。

至此，林肯与欧文斯小姐之间的关系差不多已是山穷水尽，而林肯因为诺言所在，仍然不失礼貌地向玛丽求婚，玛丽拒绝了。尽管在意料之中，林肯仍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某种伤害。到目前为止，林肯的生活虽不很成功，却毕竟已从生活的最底层挣扎了出来，他不再是初到纽萨勒姆时的雇佣船工和店员了，他已是州府的律师，与人合开着一家律师事务所，他还是州议员，是辉格党中占着相当地位的人物，前程看好，而现在却被一个女人所拒绝，这个女人现在已是一大把年纪，尽管脸上没有皱纹，甚至可说面貌优雅，但她已开始发福，已显得颇为肥胖乃至有点像莎翁笔下的胖武士福士达夫了。他暗中觉得除了自己是谁也不会娶她的了，而她竟拒绝了自视不凡的自己！

在这个时候，林肯性格中较为刻薄的一面又开始显露出来，当他一个政治上的朋友的妻子 O·H·布朗宁夫人让他谈谈他们分别以后的生活时，在信中他不失时机地作了一番发泄。他说欧文斯小姐后来很快随其姐至纽萨勒姆这未免“太迁就”，而且，“如今我看到她，竟无法不想到我的母亲，这并不是因为她面容憔悴，因为她的皮肤尽是脂肪，绝不会有皱纹，而是因为她的牙齿缺了，她的外表也显得饱经风霜，而且照我的想法，一般女性至少要在 35 至 40 岁之

间方才会长得像她现在这般肥胖。”他将她形容得如此糟糕，但不自觉地也会泄露出点实际情况。“我努力设想她漂亮，其实如果不是因为不幸的肥胖，她实际上倒也真美。除此之外，我不曾见过面貌像她那样优雅的女子”，而且他相信智力比相貌更重要，而“她在这一方面并不比我所认识的人更差”。他在信中说他一直试图想方设法“把这个不幸的婚姻拖延一时，因为我怕这一天胜过爱尔兰人怕绞索”，但实际上，从玛丽 1836 年秋从肯塔基来，到 1837 年秋林肯向她求婚才不过一年左右时间，拖延云云实在有些强辩，而第一次求婚失败后他又一再尝试，直到他“终于不得不放弃”，而此时他的感觉乃是“因此而烦闷欲绝”，他“第一次疑心自己有点爱上她了”。

这封信 1838 年 4 月 1 日从斯普林菲尔德寄出，玛丽·

欧文斯回到肯塔基去的时间是在年初，她与林肯最后的声气相通是林肯在他们分手一年后捎给她的一句话，阿贝尔

夫人要回肯塔基探亲，他让她告诉她的妹妹，说她是一个大傻瓜因为她没有留下来与他结婚。

命中注定的妻子

律师总是善于利用政治，通过政治发财，而林肯律师却找不到这种赚钱的窍门，尽管他对银行很有兴趣，而他却只能看着钱流入银行家肥胀的金库而流不进自己羞涩的腰包。1837 年，即使银行也不景气了。杰克逊总统踩破了瓜蔓使他的后任尝够了苦涩。由于合众国银行不再有岁入存放，不得不采取收回银行贷款和收缩信贷的办法，结果信贷短缺。同时联邦政府把经费存入许多宠儿银行之后，各州银行成倍增加，地方银行在混乱之中发展着，纸币量猛增，通货失控。合众国经济动荡不安。1836 年英国的经济危机使得购买美国棉花的投资大为减少，所造成的棉价下跌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债台高筑。7 月杰克逊总统发布使用硬币通告，在公共土地出售中联邦土地局只接受金币或银币，大量金银等硬通货流出银行，纸币急剧贬值，到这个时候，人们开始想念合众国银行的种种好处，但是晚了，有“小魔术师”之称的范布伦总统也难以力挽狂澜。1837 年 5 月，纽约各银行暂停支付硬币，其他各州步其后尘，相率照办。经济一片萧条。

1837 年 7 月，伊利诺伊州议会特别会议也批准通过了银行暂停支付硬币的提案。在这经济大萧条中，林肯经历了他的感情大萧条。“我还要想法照样活下去的”，林肯想。然后在 1838 年夏天将精力投入州议员竞选，8 月的选举结果显示他在 17 名候选人中名列第一。他逐渐成为州议会中的辉格党领袖。12 月，他对范布伦总统拒绝向私人银行存放联邦经费，而成立独立国库和在各城市成立国库分库的做法作了剖析，他仍对建立国家银行感兴趣。独立国库的做法会使政府与银行业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

1839 年到来的时候，林肯的生活再次充实起来。他早已与“九个高个子”之一的州议员尼尼安·爱德华兹成为朋友，而在他家的砖砌楼房里，林肯结识了爱德华兹的妻妹玛丽·托德小姐。

玛丽·托德小姐有一个颜值夸耀的家世，她的祖上出过将军和州长，父

辈中有一位后来做过泰勒总统的海军部长。她的父亲当过肯塔基州参众两院议员，做了二十年肯塔基州列克星敦银行总裁。她要比林肯小约九岁，是个急性子，尽管曾在列克星敦一所贵族学校受过教育，却只使得她举止高傲，目中无人，自信心受到极大膨胀，总以为自己有一天必定会做总统夫人。这个野心勃勃的二十一岁女人就在 1839 年的某一天怒气冲冲离家出走，来到了斯普林菲尔德，因为她没法控制脾气而与她的继母吵了一架。

现在林肯面前的这个女人美丽大方，英气逼人，高度适中而略胖，圆圆的脸蛋，深褐色头发，蓝灰色的眼睛，说话则时常带点法语，因为她的法语很好，并且是正宗的巴黎口音。现在，她面带微笑，和蔼而迷人。

现在玛丽·托德面带微笑，睁着迷人的双眼悄悄扫视着，她在林肯身上一晃而过而停在了光彩四射的斯蒂文斯·道格拉斯身上。他衣着整洁，举止优雅，嗓音宏亮，而且礼貌周全、善解人意。他前程似锦。他的舞跳得很好，他的话说得动听，他就是长得不高。个子矮算什么？还不是照样被人称作“小巨人”？尽管是“小”巨人，但那个“小”字是形容个子的。

现在道格拉斯搂着这位丰满的女人旋转在华尔兹舞优扬的乐声中，他注视着她，对她说着恭维话，她快活地笑着，笑声在大厅中回荡。道格拉斯感到那笑声颇有些刺耳，他那饱经世故的智慧立即判断出她的任性、浮夸，他看到了一个男人难以忍受的一些性格，于是他借酒装疯，跳上桌子，合着乐曲节拍，将酒杯和碗盘刀叉踢得纷纷扬扬。

林肯经由斯皮德介绍与玛丽·托德有了接触，不久就经常造访她，他逐渐被她迷惑，她的谈话圆熟，她的法语纯熟，她举止高傲，一派大家闺秀气度。林肯总是静静地坐在她的身边很少说话。他常常凝望着她，仿佛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吸引他。他听着她说话，看着她举动，常常会忘了自己而处于一种恍惚之中。

他为什么会追求她呢？是嫉妒那个矮小的道格拉斯？他内心分析着，为什么看见那个小巨人和她走在斯普林菲尔德简陋的街道上亲密谈论，言笑风生会感到抑郁？终于一切都过去了，道格拉斯急流勇退，留给林肯一座装满火药的城堡，林肯在这城堡里畅通无阻，直到有一天在一个隐蔽的角落引爆他的忧郁。

爱德华兹夫人时常走进他们谈话的房间，总是发现林肯默然无语，她感到他无法与玛丽这一类高贵的妇女谈天。她提醒她的妹妹，她与林肯差别太大，不仅在体型上，而且举止、教养、性情、气质都不一样，他们相差了九岁，而且他还是来自生活的最下层，他们门户不相称。

玛丽·托德小姐根本无心听她姐姐唠叨，她在寻找通向总统夫人之路，现在与可恨的道格拉斯疏远了，在这个群星闪烁的地方，最有希望放射光华的就是这个高瘦而沉默的林肯了。她告诉她的姐姐，他是最有前途的人，是她如今最为中意的对象。

林肯的确没有辜负她的期望，他在社交场合常常不知该如何举动，在女性面前他的长胳膊长腿也成为他的累赘，它们极显眼地突出在那里，令他不知所措。然而当他站在大众之前，在大众的烘托之下，他便一下子境界全出，

他的长腿使他显得如同鹤立鸡群，他的长胳膊有力地挥动，指引着大众的激情，他们被他才华横溢的演讲所激动，他们吹着口哨、抛着帽子，他们向他表示欢呼，他们向他献上拥戴，他

们使林肯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

林肯为哈里森竞选总统到处演说，几乎跑遍了伊利诺伊的每一个角落。他们辉格党一定得有个总统，民主党执政太久了。林肯与道格拉斯为各自的政党刀枪相见，1840年7

月他们在斯普林菲尔德召开了一个两万人的大会。针对民

主党批评威廉·哈里森将军像个住小木屋饮苹果酒的老妇女，辉格党大作文章，他们用30头牛拖着一个特制简陋木屋走在斯普林菲尔德人头攒动的街上，大众争相前来打开木屋边上一个大桶的水笼头，倒上烈性苹果酒豪饮。辉格党将自己民众化的举动相当成功，而同时林肯也极为精采地告知大众他初到伊利诺伊时的困苦经历。最后辉格党有了

自己的第一个总统。

玛丽也沉浸在林肯成功的喜悦之中，他们已订了婚，她仿佛感到他有一天一定会做总统，而她就理所当然地实现

自己的总统夫人之梦。她仿佛感到那件五彩斑斓的总统夫

人之衣在她眼前飘扬，她知道这位木匠或者铁匠一定也会做裁缝，一定会在她普通贵妇的身上添上霞光丽彩，让她向全世界炫耀她的陶醉。

即使他没有做总统的雄心，她却有做总统夫人的野心，她要改造他，训练他，使他成为举止讲究、风度翩翩的绅士。

他的乱七八糟鸡窝一般的头发必须梳理整齐，他穿的衣服必须考究，特别是他的裤腿不能卷上、不能皱皱巴巴像几年没洗一般恶心。她的心中常常浮现他父亲的影子，那个衣着光洁、头戴礼帽、脚套长靴、手执金杖的气度超卓的绅士，她希望林肯也能如此表现。

啊，穿上那身新衣林肯先生多么神气呀！玛丽陶醉地看着，仿佛自己在总统夫人之路上又抵达了一站。

不久，这两个人的反差就开始突出了，一切似乎都超出

了玛丽的想象。她看着他在天热的时候脱掉上衣，长久的下层经历使他自在惯了，他很少讲究。他会在他的帽子里装上许多物品，令她想起他的邮政官生涯。更糟糕的是，他的裤子十字背带一根断了，他便仅仅只用另一根吊着他的裤子，那样子几乎令玛丽晕过去，她的小姐脾气再也控制不住了，这便常常造成林肯的难堪。

玛丽像是一匹马，她希望迅速抵达目的地，她的躁脾气也令她快人快语，林肯像牛一般慢吞吞的反应令她像马一般一跳老高。林肯开始收回他恍惚的目光，他从他神游的那个不知名的地方退了回来，手执他仅剩的一根背带，呐呐地说不出话，他难以理解她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发火。玛丽小姐怎么啦？难道这就是贵族脾气么？真的上帝（God）就只有一个d，而她托德（Todd）家却有两个d，便令她如此这般放肆地对待他么？

是谁风马牛而使之相吸？

他感到她没有了耐心，而他也逐渐失去了爱心。他的牛脾气更使她的马脾气失去控制。她吃惊地发现他已不介意她在舞会上与人共舞，他宁愿独自呆着或找别的女人闲聊。他觉得他们的前景暗淡，而这种关系继续下去将会凶多吉少。他开始明白为什么道格拉斯会另择花枝。

林肯鼓起勇气打算告诉她他们应当解除婚约，而临行却总是踌躇再三。然后他伏案振笔，将自己的感情明明白白地写在纸上，他告诉她，他现在一日三省吾身，却觉得自己爱她并不充分，致不能保证与她结婚。

写完了信他便找到他的老友斯皮德让他替自己送去，如若不然，他将去找另一个愿意效劳的人。斯皮德接过信将它扔进火炉，告诉他信白纸黑字将是永远的凭证，而话则如风过耳，或被听取或被误会或被遗忘，他并告诉林肯如他是个男子汉就应当亲自前往当面向她说清，并切切叮嘱言毕即退。

林肯扣上外衣走出门，走进斯普林菲尔德夜晚的黑暗，街灯零落、行人稀少、寒风凛冽，他下定决心不再拖延，颇有些义无反顾。他来到爱德华兹议员的私宅，告诉她，他不爱她。她一听即放声大哭，痛苦万分，她绞着手，骂他是个骗子，并说骗子自己终会受骗。

林肯来不及告退便被她的举动吓得不知所措，他最怕的就是女人的眼泪。他看着她万分痛苦，发现自己也泪流满面。然后他们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一个冷冰冰的决意告别演出终于成为情意绵绵的意外约会。

经过这番举动，解除婚约看来是不可能的了，林肯看着新年元旦日益逼近，真正体会到爱尔兰人怕绞索的滋味。他解除不了婚约但他决不想与她结婚，他现在已没法蓄意拖延，他沉入更深的忧郁之中，即使他久经风霜的神经也难以忍受时光飞逝的重压，而那一天终于来了。

1841年1月1日，爱德华兹的私宅焕然一新，房间里鲜花烂漫，壁炉里火光熊熊，孩子们嬉笑追逐，大人们谈笑风生。这新年的第一天天气格外晴朗，阳光分外灿烂。这一天，斯普林菲尔德最有前途的辉格党领袖的婚礼正在如期举行。玛丽·托德身穿婚袍、头戴婚纱、发插鲜花等待着新郎前来迎娶。大蛋糕摆上了桌子，客人们纷纷前来致贺。黄昏来临、夜幕降临，该来的都来了，只是新郎没有来。寻找的人们找遍了斯普林菲尔德的大街小巷却不见他的踪影。

客人们告别了爱德华兹的房子。玛丽跑进了自己的房间，她伤心地扯掉婚纱，撕掉婚袍，踩掉鲜花。她扑倒在床，羞愤而绝望。

这一天，林肯的好友斯皮德卖掉了他的商店而打算搬到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林肯无家可归，人们最后找到他时发现他在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内喃喃自语，他立即被宣告神经失常用以解释他为什么不去迎娶新娘而为玛丽·托德挽回脸面。而后他陷入狂乱之中，他乱喊乱叫，威胁着要自杀。他的朋友们照顾他，不准他用刀。医生劝他多参加活动以分心。但即使是正紧张进行的州议会也不再吸引他。他的内心在挣扎。他是一个言出必践的人，而现在他事实上是食言了，他在最后一步抽身而退使整场戏因缺少主角而失败。他在感情与理智的激流中挣扎，理智告诉他，他必须兑现承诺，感情告诉他，他丝毫不喜欢她，而且与其结婚而忍受她的火爆脾气还不如逃掉。最后他分不清到底哪是理智哪是感情，他感到极端压抑，濒临崩溃。1月23日，林肯在收到斯图尔特的信后给他回信，这封信写得悲惨至极。他写道：“我现在是世界上活着的最不幸的人。假如将我所感受的平均分给全人类，那么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张笑脸。……要我保持此状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我要么得死，要么应好转。”

他现在住到了他的好友威廉·巴特纳家，四年来他一直在那免费吃食。四年中林肯看着萨拉·李卡德长成一个十六岁的大姑娘，她是巴特纳夫人的小妹，一直很喜欢跟林肯做朋友，她把他看作她姐姐家的一个兄长。一天林

肯跟她谈论圣经，说在圣经里亚伯拉罕跟萨拉结婚，现在他们的名字正意味着天意，于是林肯向她求婚。她毫不犹豫拒绝了，理由极为简单，他们的名字也许天造地设，而他们的年龄却天差地别。她才十六岁，根本很少考虑结婚这类事。林肯三十二岁，他迫切需要结婚，只要不是玛丽·托德，谁都行。

夏天，他听从斯皮德的劝告到肯塔基斯皮德母亲家，以排遣自己的抑郁。在那里他得到极好的照顾。每天早上他都可以赖在床上很久，而且有女孩子陪他闲聊，有黑奴为他端茶送水。在这里，他发现黑奴的境遇颇为不错。

此行毫无疑问达到了分散注意力的目的，因为返回的途中林肯开始关心黑奴问题。他与斯皮德长途旅行，由路易斯维尔至圣路易斯。在路易斯维尔至俄亥俄州的入口，一条轮船有十至一打黑奴，被上了镣铐挤在一起，林肯注意到即便如此，他们还弹着班卓琴，唱着歌，似乎比其他过往旅客还要快乐，这引起了他对黑人的怜悯和对奴隶制的忿恨，这个景象使他不断地受到责罚。

林肯回到斯普林菲尔德，逐渐摆脱了逃婚的阴影。1842年2月，他得知斯皮德结婚，向他们夫妇祝福，斯皮德告诉林肯他们农场的乡居生活极为快活，林肯感到有点嫉妒他们。

他为《桑加芒报》写文章，主编西蒙·法兰西斯是他的老友和支持者，法兰西斯的妻子则是玛丽·托德的腻友。林肯极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了，他和托德小姐又走到了一起。他不得不感到一种天意，他甚至感到一切都是全能的主的安排。斯皮德这时劝他与玛丽重修旧好，他无疑承认这种劝告的正确；只是他觉得他似乎在这些事上已失去自信，他觉得自己还没有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那正是他曾经引以为傲的，是他性格中闪闪发光的宝石，他觉得他失去了它，至今没有再获得。

玛丽写了一篇文章，对一个名叫詹姆斯·谢尔兹的州民主党审计员大加嘲讽，谢尔兹看后大怒，他认定是林肯所写，便向林肯提出决斗。林肯接受了，因为谢尔兹是民主党，且是道格拉斯的朋友，这就够了。8月的一个星期四，决斗在离伊利诺伊州奥尔顿3英里外的密西西比河的密苏里境内一边举行。林肯获得了选择武器的权利，他选择了大砍刀。大砍刀由谢尔兹的助手从杰克逊维尔购买。毫无疑问，他手持骑兵用大砍刀同矮小的对手决斗使他立于不败之地。他准时于下午5时前赶至现场，谢尔兹一行已在那里，其助手作了一些调解，最后决斗没有举行。

10月上旬某天，林肯应法兰西斯夫人之邀前往她家，他不知道她同时还邀请了玛丽·托德小姐，于是冤家路窄，他们再次有了接触。

林肯对婚姻生活颇为担心，遂致函斯皮德，希望他立即回答自己关于他婚后是否快乐的提问，越快越好。斯皮德告知那比他所想象的要快乐得多。林肯无法逃避，硬着头皮再次向玛丽求婚。她终于等到了挽回脸面的一天，她一直不肯嫁人，一直希望他回心转意，并曾说只要林肯先生愿意随时可再次向她求婚。她知道林肯出于维持他的信誉不得不和她结婚，他这头牛被安上了轡头，在她的牵拉之下不吃回头草才怪呢！而她作为马却从来不曾离开那片草地。

1842年11月4日，这天是星期五，在林肯有点迷信的心中是个不吉利的日子，他似乎有点期望同样迷信的玛丽

·托德小姐拒绝他的求婚，而使他震惊不已的是他下午刚提出求婚，迫切急待的玛丽便设法使婚礼在晚上举行了，夜长梦多，挑日不如撞日，管它

呢。

一切都匆匆忙忙地进行。而匆匆忙忙烤做的蛋糕奶油却不能匆匆忙忙地冷却。林肯匆匆忙忙地穿着新衣、擦着皮鞋，巴勒特家的小儿子以为他要出门，问他上哪，林肯冲口而出，“我想是到地狱去罢。”

想到婚后的恐怖，他不禁有些颤抖。他脸色苍白地出现在婚礼上，无法掩饰内心的紧张，看上去简直像去屠宰场。

婚礼终于结束，他和他的新婚妻子住进环球酒店，食宿费每周 4 美元。

斯普林菲尔德没有新闻，除了快 34 岁的诚实的老亚伯的婚礼。而这“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林肯写道。

三来到国会前后

竞选国会议员

婚后的林肯越来越像头牛了，他的前面有条绳索牵着他，他的后面有条鞭子赶着他，他只得牛不停蹄朝前走。

牵着他的那条绳索是他的上进之心。先是他的合伙人斯图尔特 1838 年击败道格拉斯而当选为国会议员。尔后林肯与 S·洛根法官合伙。接着 1843 年道格拉斯被选入国会。眼看着那些他所熟知的人一个个飞黄腾达，林肯心中实在不是滋味，特别是那个“小巨人”道格拉斯现在已是如日中天，他比林肯晚两年才进入州议会，而现在比林肯年轻的他却远远地走在了前面。

赶着他的那条鞭子握在他的新婚妻子手中。她现在终于成为林肯太太，她要夺回她的尊严，她高举鞭子，这条鞭子由几股绳索织成。其一是她想方设法找他的碴，她不停地唠叨他的衣冠不整、仪容欠佳，他的手太大，他的腿太长，尤其令她怒不可遏的是他有时竟然一条裤管扎在靴内，而另一条则套着靴子。她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发火，有点像苏格拉底的妻子，一次大怒之下，就将一杯咖啡浇在了林肯脸上，林肯当然知道雷鸣之后是倾盆大雨，他一声不响，发扬东方唾面自干的精神坐在那一动不动。他最害怕的事果然没法逃避，他常常怕回家，不敢回家。

其二是她怪他太穷。她要住好房子，她的姐夫就拥有一栋两层楼的砖房。她看中了一位牧师的房子，要价 1500 美元。而他处理案件总是收费很低，她时常抱怨他不会理财。

其三是她自己的虚荣心。她是玛丽·托德，生来是做总统夫人的。她必须要在上层社交圈中引人注目，她不能受冷落，过冷清的无人理睬的日子。而现在，那个可恨的道格拉斯去了国会（自己要是能与他结婚做道格拉斯太太该多好啊），而她的丈夫却仍偏处边疆，她是多么气不能平啊！

有了这许多因素，婚后不久，他就说，如果有人说不想做国会议员，那他一定是搞错了。

他打算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他的合伙人洛根也有同样的想法，这使得他们的合作难以为继。当 1844 年 12 月 26 岁的比尔·赫恩登获得从事律师事务许可之后不久，林肯找着他，请他作自己的合伙人，赫恩登喜出望外，立即同意了。赫恩登相当激进并且是一个废奴主义者，他曾经说过他从内心深处感到要铲除奴隶制。他是林肯的崇拜者，总是给《桑加芒报》写文章赞扬林肯。

1846 年 5 月 1 日在彼得斯堡召开大会，辉格党人提名林肯候选国会议员。他的竞争对手是彼得·卡特莱特牧师，民主党人，曾在 1832 年击败林肯而当选为伊利诺伊州议员。这次他们又狭路相逢，卡特莱特脾气暴躁依旧，而林肯却已不再是昔日的平底船工，不再是一只雏鹰，他早已振翅飞过了许多山头。

竞争是激烈的。卡特莱特的手下散布流言，大造舆论，说林肯是基督教的公开嘲笑者，甚至讲过“耶稣是私生子”，指责他信仰异端。为此，林肯在一份传单中说，“我不属于任何基督教教会，这是事实，但我从来都不否认《圣经》的真理，在我的谈话中也从来没有有意亵渎宗教的地方，更没有冒犯过任何基督教派。”在这份传单中，林肯还说，“我只感到任何人都无权

去伤害他可能生活于其中的公众的感情和伦理。”站在大众一边，尊重他们，至少不冒犯他们，可以说，林肯一贯奉之为信条，除非不得已。

卡特莱特牧师的布道颇有意思，林肯一次专程前去洗耳恭听。一会儿只听牧师叫道：“那些愿把心献给上帝的人，那些想进天堂的人，请站起来。”但见一些人站了起来。接着牧师又叫道：“所有那些不愿下地狱的人，请站起来。”这次只见除了林肯，全体起立。于是卡特莱特牧师发话了：“林肯先生对上天堂和下地狱都没有作出反应，那么请问，林肯先生你想到哪儿去呢？”

林肯没料到会被点名，这次他站了起来，说：“我认为对待宗教问题必须严肃。对于卡特莱特牧师所提问题我承认都很重要，但我感到我并不需要像其他人那样回答问题。卡特莱特牧师很关切地问我要到哪儿去，我必须坦率地回答：我要到国会去。”

林肯要到国会去，而国会却正在因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关系大伤脑筋。5月11日，波尔克宣布，墨西哥人“跨过美国边界、侵入美国领土，使美国人的鲜血洒在美国的土地”，因此，“虽然我们力求避免战争”，但战争还是因“墨西哥自己的行动”而“爆发了”。

墨西哥有些什么行动使得波尔克总统这般装腔作势、咄咄逼人呢？

那是因为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问题。1821年，墨西哥摆脱西班牙的统治，赢得独立。当时得克萨斯土地辽阔，居民稀少。美国曾两次试图购买，都遭拒绝，美国对这片“美洲大沙漠”也并非很有兴趣，就不再理它。不料墨西哥政府却欢迎美国人前去定居，不久，移民大批涌进。

墨西哥政府很快就感到不安，因为这些操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文化习惯的美国移民无意效忠自己。到1836年3月，得克萨斯居民宣布独立成立孤星共和国。这年4月21日，他们打败了前往镇压的墨西哥领导人德·桑塔·安娜的庞大军队，并使桑塔·安娜将军本人也成为阶下囚，签盟城下。然后得克萨斯人通过新宪法，宣布奴隶制为合法，并请求加入美国。

南部立即对合并这个拥护奴隶制的州大造舆论，极力赞成。废奴主义者则大肆斥责这个为人肉贩子开辟的市场。辉格党人也大张旗鼓，指责南部民主党人策动得克萨斯居民造反并申请并入美国是为了扩张蓄奴制的势力范围。而即使是对印第安人大动干戈的勇敢刚毅的杰克逊总统这时也不得不小心翼翼，不敢越得克萨斯一步，直到1837年3月即将离任之际才承认其独立。随后范布伦总统亦拒不提议合并。

得克萨斯转而寻求欧洲的支持，英国这时明显地表露了对得克萨斯的兴趣。而同时约翰·泰勒总统亦欲有所建树，授命约翰·卡尔霍恩与得克萨斯签订了合并条约。卡尔霍恩得意忘形，画蛇添足，之后公开照会英国公使，说蓄奴制关系到美国的和平、安全和繁荣，而合并则有助于这种制度。这就激怒了废奴主义者，使该条约没能通过。

1844年的总统大选就围绕领土扩张问题展开了。林肯心目中完美无缺的亨利·克莱莫棱两可，说如果合并必须打仗，他就反对，而如果能不失面子，不导致战争，并得到联邦共和国的一致赞同，那他是乐意看到合并的。他因此而栽了跟斗。反对合并的前总统范布伦为卡尔霍恩派民主党人击败。最后冒出的是来自田纳西的黑马大奴隶主詹姆斯·波尔克，他当然是主张合并的，他以38,000微弱多数普选票和170对105选举人票获胜。正像卡尔霍恩在一封信中所写的一样，合并是一个南部问题，不是辉格主义和民主主义

的问题。这次选举就大致上将美国的政党按南北切开。

主张扩张领土取得了胜利，因为“向外扩张、占领整个大陆”是美国的“显然天命”。扩张就是扩大自由领域，使民主制度扩展到整个北美大陆。

林肯注视着美国，他无疑发现美国就像一条具有血盆巨嘴的大鳄鱼，而其嘴巴一旦张开，不吞噬大片土地是不能满足其欲望的。自其独立以来便不断向西挺进，移民潮一浪接一浪。林肯知道，他自己一家就是这样一个西迁的典型，从他的祖父老亚伯拉罕·林肯起（这之前他家还可追溯至1637年其先祖在马萨诸塞登陆）就从弗吉尼亚搬至肯塔基，他就在那块野牛成群的土地上诞生，然后他的父母带着他一会儿去印第安纳，一会儿去伊利诺伊，使他们的足迹总是印在美国的边疆上。哦，对了，他的那个继弟约翰·迪，现在正计划着迁至密苏里呢！

鳄鱼的欲望是难以满足的。几乎在得克萨斯问题同时，美国还虎视眈眈，盯着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吃着碗里，盯着碟里。俄勒冈当时有55万平方英里土地，美国的巨嘴在那儿碰到了英国的大喙，狼贪虎毒，互不相让，这块地方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便属两国共管。那个地方一直只能吸引商人、猎人和传教士，他们在那多年，踩出了一条冷清的俄勒冈小道。忽然有一天，这条小道上人叫马嘶热闹起来，原来俄勒冈的威拉米特土壤肥沃、气候宜人，是个新伊甸园。好动的美国人闻知后立即收拾行装，扬鞭催马而去。

这块新伊甸园之南便是加利福尼亚，乃是墨西哥的一个边远省份。这个地方被渲染成“世界上最富饶、最美丽和最有益于健康的地方”，使得许多美国人心痒难搔。而那个旧金山港呢？那可是个宽广得足以容纳全世界海军的良港啊！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岂容英国人置喙。于是从杰克逊总统起，就一直试探购买该地的可能性，墨西哥政府拒绝了。

现在波尔克当选了，在任总统泰勒离职前夕确信合并得克萨斯符合民意，他签署了众议院120对98票、参议院27对25票简单多数通过的合并议案。

波尔克总统于是就得面对与墨西哥交战的危险。他痛感只有一张嘴，不能同时吞下两块肥肉，那就与英国妥协解决俄勒冈吧，最终沿北纬49°线划分俄勒冈，以南属美国。

腾出手来，1846年，波尔克就希望墨西哥政府能够识相，和平放弃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他希望墨西哥接受以格兰德河为边界，希望其出卖新墨西哥在格兰德河以西的部分及加利福尼亚。然而带着他的希望前往墨西哥的使节受到冷遇，他因此而起草了战争咨文，正在这时，传来4月25日墨西哥军队越过格兰德河打死美军3人、打伤数人、余者多人被俘的消息，波尔克急忙修改咨文，声称已忍无可忍。5月11日，他的咨文提交给国会，国会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伊利诺伊州很快激起了好战情绪，其国会议员贝克试图辞离国会去组建一个团，他最终没有辞职却如愿以偿领导队伍去打仗。该州前去参战的还有国会议员J·哈定，他在1844年秋季当选，而后，他在一次战役中殉职。

密西西比州新当选国会参议员杰弗逊·戴维斯在战争进行之际无心谋取公职，他前去打仗并且极为出色。U·格兰特、R·李也都在这次战争中初经风雨。

但是好战情绪主要出现在南部，东部和北部则相当冷淡，大多数辉格党人感到应当支持有关军事措施，除此之外别无良法。林肯正是这种态度。他

没去应征，但作过一次演讲。战争之初，他和其他人的演讲被认为是“热烈、震动而成效昭彰的，他号召人们应当站在国旗一边，至少在伊利诺伊大众看来，这是饱含爱国之心的，他不想冒犯大众，他现在是在和卡特莱特竞争，假使有些言论伤害了大众的爱国之心，那无疑会被大众愤怒之波涛所淹没，无论当选之事了。但林肯显然并不喜欢这次战争，他小心翼翼地绕险而过，他当选了。

在第八巡回审判区

林肯要到 1847 年 12 月才到华盛顿就职，这一个间歇期他继续在第八巡回审判区奔忙，而且他颇有些喜欢这个工作，因为只要在家里时间呆得稍长，他知道不愉快就会莫名其妙地找上他，出外巡回审判正好是躲避妻子的最好借口。一旦出外，他就颇有些如鱼得水。春秋两季他很少回家。第八巡回审判区先只辖 9 县，后扩大到 15 县，整个区约长 150 英里，宽 100 英里。林肯就这样从斯普林菲尔德至彼得斯堡，跟着去哈瓦那，再去皮奥里亚、马塔莫拉、布卢明顿，然后东至丹维尔，再折回至查尔斯顿，回到斯普林菲尔德。这条线他走了多年，熟悉这里的许多人和小酒店。在小酒店里，他和同行律师讲笑话，有时甚至戴维·戴维斯法官也会放声大笑。他的笑话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个时候极为有名，以至后来南北战争爆发时，有两个妇女讨论是林肯得胜还是杰弗逊·戴维斯打赢的问题。其中一个说：“我想肯定戴维斯会取胜，因为他常常祈祷。”另一个反驳道：“可是林肯总统也祈祷呀。”“那是不一样的”，那个妇女回答说，“上帝以为他在开玩笑。”

通常对第八巡回审判区的案子，林肯都能落落大方、侃侃而谈，即使眼看着要输掉官司，他也会急中生智，挽回败局。一次他与一个有名的代理人相遇，他的对手说得头头是道，陪审团明显已倾向于他。这时只见林肯颇有些局促不安，换腿频仍，随后他从审判桌上抢过一张报纸就急冲而出审判室，好像有某种万分紧急之事非做不可。他的举动立即引起朗朗笑声，法官也乐了。当然，他对手的辩说效果也减弱了。然而就在他即将去华盛顿前不久，他却吃了一次瘪。

在林肯的父亲汤姆居住的柯尔斯县也住着一位来自肯塔基的名叫罗伯特·马森的人，他拥有一些奴隶，在农忙的时候带他们到柯尔斯县，忙完之后带他们回肯塔基。其中有一个黑白混血女奴名叫简·布里扬，是安东尼·布里扬的妻子。1847 年秋天某日，简与马森的管家大吵大闹了一回，管家威胁说要将她和她的丈夫、孩子立即遣回肯塔基，然后将她们卖至下南部，那是奴隶制猖獗之乡。安东尼因此而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他匆忙跑到附近的一个乡村酒店，在那里酒店老板和拉瑟福医生听完了他的叙述。拉瑟福医生告诉安东尼回去将他的老婆孩子一起带来。事情发生后马森匆匆赶至酒店，而那时那里反奴隶制的人们聚集一堂、群情激愤，他们拒绝了马森带回他的奴隶的请求。然后马森将他的奴隶送进了牢房。治安法官 O·菲克林进行了一次审讯。当时伊利诺伊州法有一条允许将不服管教的黑人售卖。他于是说自己在此案中无审判权，然后追溯到这条法律说这使他有权将这些黑人交给执法官扣留，直到登广告卖掉，得来的钱抵付坐牢的开支。这些黑人被关押了两个月，这期间人们采取了一系列活动比如寻找法律根据等用于营救他们。最后马森起诉拉瑟福，告他引诱他的奴隶由此而造成了 2500 美元的损

失，要求赔偿。正在这时，林肯巡回至查尔斯顿，马森立即找着他要他帮忙。拉瑟福知道林肯是“诚实的老亚伯”，曾说过奴隶制是建立在非正义和错误政策的基础上等之类的话，他也找着林肯让他全权代表自己打赢这场官司。只见林肯摇了摇头，告诉拉瑟福他现在受聘于马森，除非解聘。拉瑟福一听火冒三丈。林肯看着他怒气冲冲地去了才想到自己的行为，然后他试着并终于与马森解约，一路直奔拉瑟福，兴冲冲地告诉他，可以受命于他，拉瑟福说他已找到康斯坦布尔律师。林肯只好出面替马森诉讼。经过这番折腾，林肯神不守舍。在辩论中，他的幽默、他的雄辩才华、他的机智都没有了，他极为虚弱无力。争辩直指人身保护法令，林肯听着他的对手引述有关条文，显得极为痛苦，他退让了，他失掉了诉讼。

他的灵魂为此而大受震动，他为马森辩护之初似乎没有想得更多，马森有了法律上的纠纷，自己帮他寻求法律上的解决，而受到忽视的是马森是个奴隶主，而且是他的奴隶出了麻烦。他是有意忽视吗？可能不是。那时他可能更多地想到自己是个律师而没有想到自己的政治家身份，他是巡回至此。当他看到拉瑟福一怒而去才使他反省自己，而这就使得他在法庭上缚手缚脚，不能放开喉咙，慷慨激昂。

他差不多是灰溜溜地回到了斯普林菲尔德。现在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大儿子罗伯特·托德（爱称鲍勃），生于1843年8月1日，老二爱德华·贝克（埃迪）生于1846年3月10日。鲍勃是个小矮子，但口齿清晰，且十分机灵。林肯对他的儿子聪明活泼感到极其满意，与他的儿子在一起他会忘了许多烦恼。他很少严厉管教他的儿子，玛丽则不然，有一次他告诉其好友斯皮德，“有人来告诉我鲍勃不见了，可是等我回到家里，他母亲已经找到了他并打了他一顿，现在他很可能又跑掉了。”

他有些羡慕他的儿子，鲍勃遇到自己不喜欢的事可以一走了之，而自己却不能逃避。朋友们，特别是他的妻子切盼他能出人头地，他下决心满足他们的愿望。实际他对政治已有些厌倦。他像一只高飞的鹰，当掠过一个更高的山峰之际，却发现眼下仍然是同样的景色，只不过在斯普林菲尔德，他脚下的河叫做桑加芒，而在华盛顿却叫波托马克，名字不同罢了。因此他觉得进入国会并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高兴。

“政治自杀”

他带着妻小于1847年12月2日抵达华盛顿，不久将家小安顿于斯普里格夫人的公寓，它位于绿叶街，提供膳宿。公寓后有一间菜园，菜园常受邻家之猪的侵扰，林肯太太不时听到吆喝猪的声音。而大街上也鸡行鹅步，她不免对华盛顿颇为失望。

林肯则对美国军队入侵墨西哥再也不愿沉默。他在众议院大厅宣誓就职后不久，就对这个已经进行了二十个月的战争起因向总统表示了他的质疑。对墨西哥的战争美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斯科特于1847年9月14日攻入墨西哥城，墨西哥很快就投降了。而“这个胜利是从倾盆的鲜血中出现的美丽彩虹”，林肯认为，“是用魔法来毁坏一切的毒蛇之眼”，因此，他要总统“能证明洒上战争的第一滴血的那块土地本来是我们的，证明它不是处于一个有居民的国家之内，或者说，如果是处于这样一个国家之内，它的居民已服从得克萨斯或美国的行政权力，而布朗要塞的位置情况也是如此。”在林

肯看来，美国军队开往格兰德河时，是开进了一个和平的墨西哥新拓居地，而且把居民们从他们的家里和正在生长的谷物地里吓跑了。布朗要塞呢？是美军在一块墨西哥棉田里构筑的，当军队到达时，棉花幼苗正在生长，却给毁了。墨西哥人断言那不是得克萨斯的领土，因而越过格兰德河出兵攻打，这才导致总统宣战，而这个边界问题始终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真的是墨西哥人使美国人的血洒在了美国的土地上了吗？林肯从战争起因上予以质问，他觉得这涉及战争的正义性问题，“谁都不应该对此沉默”，他拍案而起，明确认为“这场战争是没有必要的，也是违反宪法的”。

战争在 1848 年 2 月 2 日签订《瓜达鲁普·希达尔戈条约》后结束了，这场战争使墨西哥丧失了 55% 的领土。参议院在对该条约投票表决时结果为 38 对 14 票通过。14 枚反对票当中，有 7 票来自辉格党，他们不希望占领墨西哥领土。另外 7 票则出自民主党，他们叫嚷要夺取整个墨西哥，并问为什么要把这个美丽的国家交给在过去 25 年中统治着它的那些无知的懦夫和放纵的流氓来管理呢？

林肯对这场如格兰特后来所说有史以来最邪恶的战争进行了谴责，他称总统侵略了墨西哥，发动了一场抢掠谋杀的战争，一场强夺的不正义的战争，他的讲话尽管在国会并没有造成太大的震动，却在他的家乡伊利诺伊激起了巨大震荡。卑鄙、怯懦、无耻、叛徒等等恶意称呼被加在林肯头上，令他高达 7 英寸的帽子也有些装不下。伊利诺伊州觉得林肯给予了它的人民严重的耻辱，他们为此愤怒不已。赫恩登也对林肯的做法大惑不解，因为林肯不久前还给他写信决心做到出人头地，而现在这样做却无异于政治自杀。

林肯又一次犯了众怒。他第一次冒犯大众是在 1837 年 1 月，他就密西西比州把一些十足的赌徒吊死和圣路易斯纵火烧死一个黑白混血儿等问题作了《永葆我国政治制度之青春》的演讲，而那时在这样一个大题目下使他与那些粗暴对待废奴主义者的人的分歧不致太显眼。现在他冒犯的却是伊利诺伊的爱国主义热情，这使他有些不敢回去，他就在华盛顿钻营，试图弄个州长什么之类的一官半职，惜乎未果。

不过这两次逆流而动都有一个同样的主题，那就是保持法律的尊严。他极力主张严格遵守一切法律。当一些人“成百成千地结伙成帮，烧教堂，抢粮仓，将印刷机扔进河里，枪杀编辑，任意把看着不顺眼的人吊死和烧死，自己却逍遥法外”，林肯认为“这样的政府必定不会长久”，他要求每一个人记住，“违犯法律就是践踏他的前辈的鲜血，就是撕碎他自己的和他子女的自由宪章。”他竭力宣扬一种法律意识。现在总统发动的战争是违宪的，他对赫恩登说，“如果无论何时总统认为有必要击退侵略就允许他侵略邻国，那也就是允许他随时可找到某个借口这样做，那也就是允许他随意发动战争。如果今天他藉口为防止英国侵略我们，他认为有必要入侵加拿大，你如何制止他？”发动战争的权利宪法规定归于国会而不是总统，而这场战争对墨西哥构成了侵略，事实俱在，林肯指陈事实，然后对一位为战争起因辩护的牧师发问，“如果你承认它们是事实，那我请你指出哪一种语言的法律、州的法律、国家的法律、道德的法律、宗教的法律，任何人间的或天上的法律，可以从中找到一个权威，说那些事实‘没有构成侵略’？”林肯现在谴责战争是求心之所安，他的宗教信条（尽管他不属于任何教派）就是一个印第安纳老人说过的“我做好事时心中快乐，我做坏事时内心难过”，他肯定记得不久前为马森辩护内心的痛苦，现在可不想同样痛苦。他感到“非说话

不可”，但他选择了说“老实话”，而不是“假话”。

奴隶制争端日趋激烈

本来就千头万绪的美国因美墨战争现在更加复杂化了。1846年8月8日，宾夕法尼亚的民主党议员戴维·威尔莫特在众议院举行的一次审议总统提出的关于拨款二百万以便谈判成功签订和约后购买墨西哥领土的议案的会议中，提出了一项修正条款，即“作为割取墨西哥共和国领土的一项明确的和基本的条件”，应规定“在该领土的任何部分永远禁止实行蓄奴制或强迫劳役”。这个“威尔莫特附件”一提出就得到了北方的民主党和辉格党的支持，林肯在众议院的每次表决中都投了赞成票。1847年2月该附件在参议院的表决中没能通过，但其影响却极其巨大，它使得奴隶制扩展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主题。北部各州议

会除一州外基本上都通过了这个附件，南部则保证不惜代价抵制到底，如果新得领土成为自由州的话，那么南北蓄奴

州和自由州各15个的均势就会被打破，从此在南部蓄奴州

满目青翠的原野周围会开遍自由的鲜花，而南部的眼睛习惯了青草的绿色却不习惯花的鲜艳。他们感到从此就要受

非蓄奴州任意摆布、搓圆搓扁了。卡尔霍恩说，“如果我们退缩了，我们就完了。”他甚至寻求宪法的支持，宣称领地是各州的共同财产，国会无权剥夺任何一州的公民带着他的包括奴隶在内的财产向领土迁徙的权利；只有在一个领地快要建州时，国会禁止其实行奴隶制方才合乎宪法。

在南北双方对峙之际，一部分人记起了密苏里妥协案，那主要是亨利·克莱的努力于1820年达成的一次妥协，其主要内容是密苏里州和缅因州分别作为蓄奴州和自由州加入联邦，另外在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买地其余领土上以北纬36°30'为分界线，在其以北禁止实行奴隶制。现在波尔克总统及辉格党和民主党双方温和派抓住这根线为救命稻草，建议将这条妥协线向西延伸至太平洋沿岸。但双方强硬派将这根稻草按入水中。

在吵吵闹闹之中，大选又临近了，各方势力便以领地问题为道具粉墨登场。林肯又忙碌起来。辉格党有三个候选人等待提名竞选总统，亨利·克莱、丹尼尔·韦伯斯特和战争英雄扎卡里·泰勒，后者似乎刚刚发现自己是个辉格党人。克莱在林肯的心目中已是垂垂老矣，林肯感到他根本没有当选的希望，他既不能在纽约获胜，也不能再次赢得田纳西，而且佛罗里达、得克萨斯、衣阿华和威斯康星等地的新的15票他也不可能得到。林肯感到只有寄希望于泰勒将军，尽管他是个奴隶主，又出生于弗吉尼亚，但他却可以击败民主党，帮助辉格党取得胜利。他终于在6月辉格党费城会议上以171票被提名，克莱获32票；韦伯斯特14票。林肯认为这将使辉格党取得压倒一切的胜利，“一个明白无误的迹象是：一切剩下来的人都站在我们一边”，这“说明了风往哪个方向吹”。

民主党没有提名波尔克总统，他们提到了刘易斯·卡斯，他曾在1812年战争中任准将，现在他反对威尔莫特附件，转而同道格拉斯倡导了一个“人民主权论”，即所谓“新领土的事务将由新领土的人民自己去解决”。然而这个含糊的理论使得范布伦的焚烧谷仓派和拥护威尔莫特附件的人退出大

会。

1848年7月27日林肯在国会众议院强调泰勒如当选就不会否决威尔莫特附件，而“卡斯的当选肯定会使奴隶制进入我们现有的领土”，他针对几天前佐治亚一位众议员的发言对民主党的这位候选总统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那位议员说辉格党人抛弃了其原则，而躲到泰勒将军的后摆下面，“他似乎认为这是极其卑鄙的”，“不过，他难道忘了另外某一个党在另外一件军服后摆下面已经躲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吗？难道他对杰克逊将军的后摆不了解么？难道他不知道他自己的党曾经在那件军服后摆下进行过五次总统竞选，现在又在同一庇护下进行第六次么？”杰克逊是“老山核桃木”，波尔克是“小山核桃木”，而现在卡斯先生又被称为真正的“山核桃木型”，林肯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个家伙曾经夸口有一个发明，能够从一个旧人身上变出一个新人，还有足够的余料可以做一只小黄狗”，林肯揶揄道，“杰克逊将军的名望对你们来说正是这样一种发明。你们不但两次利用它使他成了总统，而且还有足够的余料使后来几个相当渺小的人也成了总统，现在你们还主要依靠它再使另外一个人成为总统。”林肯紧抓住对方所说的“后摆”做文章，让对方有什么花样都翻出来，有什么老马尾巴就都翘起来，“不过”，林肯说，“我希望对方的先生们懂得，使用下流的比喻是一场赌博，他们在这场赌博中未必能把所有的钱都赢去。”然后他继续把这个后摆不依不饶地安到卡斯将军身上，正像民主党人也忙着的那样，林肯嘲弄道，“所有他的传记都抓住他，把他系在军服后摆上，就像许多顽皮的孩子把一袋豆子系在狗身上。他们的材料确实有限，但是却竭力这样做。”针对卡斯是个军事英雄，林肯“同意一个朋友的说法，卡斯将军是一个冲锋陷阵、百战百胜的将军”，他话锋接着一转，“冲锋倒是真的，但不是向公众的敌人冲锋，而是向公众的钱库冲锋。”然后他一本正经、一点一滴、一条一款地揭露卡斯经济上的不清不白之处，接着说，“我们都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讲故事，拿故事作比原是林肯的拿手好戏，“一头牲口站在两垛干草当中，决定吃哪一垛好，结果活活饿死。这种事决不会发生在卡斯将军身上。把两垛干草放在相隔一千英里的两个地方，他会一动不动地站在两地之间，同时吃掉两垛干草，就连沿途的青草恐怕也会遭点殃。”末了林肯正话反说，呼吁道，“先生们，一定让他当总统吧。他会让你们吃得饱饱的，如果，”林肯停顿一下，“如果他大嚼之后还有什么东西剩下的话。”

这一次总统选举竞争极为激烈，林肯似乎很少有这般痛快尽情抒发的时候，他暗中相当感激那个佐治亚州议员，他在送给林肯一根棒子的同时也把他们的候选人推下了水，使林肯能毫不费力地痛打落水狗一顿。

这年8月，民主党坚决支持威尔莫特附件的范布伦领导的“焚烧谷仓派”、辉格党以查尔斯·F.亚当斯和查尔斯·萨姆纳为首的“良心派”、提名约翰·P.黑尔为总统候选人的自由党齐集布法罗，组织了自由土地党。在此之前，萨姆纳意气高昂，他对俄亥俄州的萨蒙·P.蔡斯说，“看来全国终于觉醒。自由精神像早年独立战争时期那样，遍布了整个马萨诸塞州。”萨姆纳反对提名泰勒，蔡斯则采取强硬的废奴主义立场，他是自由党人，认为根据宪法，联邦政府有权废除各州的蓄奴制度。他们看到的自由精神在全国

后摆，tall，一义尾巴。

杰克逊的竞选形象，喻其刚硬。

如何呢？以范布伦和亚当斯配对的竞选获得了 291263 张普选票，对于一个刚成立的党来说可谓旗开得胜。早在 1821 年杰斐逊就忧心忡忡地预言过：“我担心，所有的人都看不见我们地平线上出现的那个暗点，它迟早会像龙卷风一样向我们猛扑过来。”那个暗点显然愈来愈大，它像一团火在一块木头中间燃烧，注定要翻腾起熊熊火焰，直至烧断、烧烂。那是“倾全部大洋之水都难以熄灭的大火，这火只有血海才能扑灭”。

自由土地党以“自由土地、自由言论、自由劳动和自由之人”为口号，它的出现迫使辉格党和民主党面对奴隶制问题。林肯对激进的纽约州州长威廉·H·西沃德说，“我认为你是正确的，我们必须面对这个奴隶制问题，今后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多加注意。”

辉格党提名泰勒果然如林肯所分析成功地赢得了竞选，尽管只是微弱多数取胜。

林肯 1848 年 12 月抵华盛顿参加了众议院的会议。在这第十三届国会中林肯对待奴隶制的态度仍与他 1837 年在伊利诺伊与丹·斯通提出抗议时一样。他投票赞成威尔莫特附件、投票赞成在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建立自由政府的措施，但对于在哥伦比亚特区立即和无条件地禁止奴隶制则表示异议，投反对票。他建议在哥伦比亚特区除了从蓄奴州来的政府官员可携带“必需的仆人”暂住以外，不得再把新的奴隶带进。他试图采用一种温和的方式使奴隶制自然消亡而非强硬取消或暴力废除，即从 1850 年 1 月 1 日起特区奴隶所生的孩子都应获得自由。他重申国会不得以其意志强加于特区之上。他甚至还提出了一个附加条款，指出应授权并要求华盛顿当局逮捕“所有逃到该特区的逃亡奴隶”并送还给奴隶主。

我们不难发现林肯是相当强调用法律解决争端的，他主张严格遵守法律，而法律也要尊重民众意志。因此，对于国会立即取消特区奴隶制，他觉得没有尊重特区人民的意志，11 年前他就说过应由特区人民主动要求，国会才能行使这项权力。而奴隶逃往特区显然是不合法的，所以他表示应逮捕他们并送回。也许他真的就此询问过哥伦比亚特区 15 个重要市民，他们同意他的提案，或者他没有询问，但这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这些都表明了他依法解决奴隶制的企图。

但他又绝不是一个不能通融、变通的冷酷之人，他很小心谨慎，然而却能灵活机动地看待问题，在总统选举中，他放弃了他一直所崇拜的亨利·克莱，而赞同取胜把握大的泰勒，表明了这点。但是这种灵活却是为了一种整体大利益，他是一个辉格党人，他就把辉格党的利益看得很重，他谴责美墨战争也有这个因素。在一种整体大利益下急事从权是林肯对待重大事情的一项原则，这项原则在他日后内战初起，宣召征兵备战时即起了作用。

林肯曾声明，一届任期结束后不再参加国会议员竞选。还在大选期间，他就曾回斯普林菲尔德活动，但他显然受到了冷遇。他的前合伙人洛根法官竞选参议员落选了，这并不是因为林肯坐视不救，恰恰是因为他帮了忙，但帮了倒忙，那里的人们在他出现于公众场合总给他以嘘声。泰勒也没在这一州取胜，这一州是民主党的天下，那个道格拉斯早已是国会参议员，而那个差点与他决头的谢尔兹也进了国会。林肯最后只好硬着头皮回来重操旧业做律师，除此之外他似乎也并没有其他的路好走。

他于 1849 年春回到斯普林菲尔德，继续他的律师事务，重新在第八巡回审判区巡回。他在几年前买了一栋房子，后来又买了一辆马车，现在债务也

基本还清，他总算松了口气。然而不久，1850年2月1日他的才四岁的儿子爱德华·贝克病死，不到一年，1851年1月17日，他的父亲老汤姆也去世了，终年七十三岁。他似乎不断地经受着周期性的打击，九岁的时候，母亲辞世，十九岁之际，姐姐去世，七年之后恋人病逝，再过六年，因婚姻而大受折磨，此后九年之中，基本平静，而现在当他从国会回来颇有些心灰意懒之际，他的亲人却接连离世，他很有些舍不得他的儿子，他没有功夫去查尔斯顿送别他的老父亲，他极为痛苦。

他的国家现在也处于一种周期性痛苦中，那是由奴隶制问题引起的。1848年初，加利福尼亚在萨特矿发现黄金，随即移民们潮水般涌至，1849年一年即达8万之众。新上任的泰勒总统为了避免领地问题恶化，派密使至旧金山和圣菲，鼓励当地人制定宪法并立即申请加入联邦。加利福尼亚很快就做到了这点，他们10月份起草了一份禁止奴隶制的州宪法，申请获得州的地位。这引起了南部的抵抗，因为如加利福尼亚被接纳为州，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威尔莫特附件。南部人许多承认自己是分裂主义者，卡尔霍恩的追随者更是发誓宁可使合众国分裂，也不愿看到奴隶制被排斥在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之外。他们还要求制定一部更为有效的逃亡奴隶法。

在这南北对抗之际，三位老政治家被推向前台，使他们的晚年像一颗颗在大气层燃烧的星星放射夺目的光华。亨利·克莱首先站出来，以他伟大的妥协者身份最后一次提出一妥协案。1850年1月29日，克莱建议：1)立即接纳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合众国；2)得自墨西哥的其余割让领地组织领地政府，而对奴隶制不加任何限制；3)得克萨斯放弃其对新墨西哥东部土地的要求；4)联邦政府承担得克萨斯合并前的公共债务作为补偿；5)禁止把哥伦比亚特区作为州际奴隶贸易的场所；6)只能在征得特区居民和马里兰州的同意，并对奴隶主实行赔偿之后，才能在特区废除奴隶制。这六项提案每两项为一组，对南部和北部各打五十大板，再各给一杯糖水。但整个加利福尼亚成为自由领土（它有一半在密苏里妥协线以南），新墨西哥则由于气候原因不适宜奴隶主种植园制，极可能成为自由州，而适于蓄奴的得克萨斯则被缩小，南部原指望可将其一分为二，甚或分成更多的蓄奴州，现在也成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一耳光打得显然较重，但亨利·克莱给南部喝的糖水也较甜，哥伦比亚特区这个美国的象征允许保留蓄奴制，那个恼人的威尔莫特附件在此也基本遭否定。而最后，克莱还给予了两项议案，即7)通过一项更为强硬的逃亡奴隶法，帮助奴隶主追回逃亡到北部的奴隶（我们不难发现林肯与克莱的相似）；8)国会应宣布其无权干预州际奴隶贸易。

亨利·克莱为他的提案慷慨激昂，口若悬河，辩护达两天之久，他敦促双方为保全合众国而让步。而后垂死的卡尔霍恩坐在一旁听着别人代他宣读讲话稿。他认为要拯救合众国，就必须停止反对奴隶制的宣传鼓动，必须忠实履行逃亡奴隶法，特别是在各领地要给予南部以平等权利。他说每一起分裂事件都是由北部主动挑起的，要维护合众国，就必须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以恢复两个地区之间的平衡。卡尔霍恩此后不久去世，有人评论说，“他是错误的，但他是一个比许多曾经是正确的人们更为伟大的人和参议员。”

三天后即3月7日，丹尼尔·韦伯斯特既不是作为马萨诸塞人，也不是作为北部人，而是作为一个美国人站了起来，为了维护合众国的存在而讲话，他支持克莱，驳斥了卡尔霍恩对北部的指责，同时也谴责了反对奴隶制的宣

传鼓动，他呼吁不要再抵制逃亡奴隶法，不要坚持威尔莫特附文，这样他就放弃了他的自由土地党思想。

等待高飞的鹰

林肯在伊利诺伊看到这些政治巨星在他们人生的最后之旅放出的夺目光华，不禁有些眼花缭乱，他大量地读着有关报纸，特别是《国会环球报》，感受着他的时代的强音，他知道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每个人都将自己身上可当做武器的东西亮了出来。他还特别注意到那个纽约州的西沃德亮出的兵器最为犀利有力，西沃德谴责妥协方案极端错误并且充满罪恶，他认为奴隶解放是必然的，而要使反对奴隶制的宣传鼓动停止下来，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为解放的进程让路。西沃德说，不仅宪法证明在领地上禁止蓄奴是正确的，而且他还说“有一种比宪法更高的法律”，即上帝的法律，他求助于这个法律，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都自由平等。

围绕克莱的妥协案，各路势力唇枪舌剑，甚至拳打脚踢，最后妥协占了上风。泰勒总统病逝后，道格拉斯担任了妥协派的领袖，而菲尔莫尔总统也为妥协尽了最大努力，1850年9月，最后的妥协达成，基本上与克莱年初提案一致。

林肯躺在斯普林菲尔德他家里的地板上，头后斜放着个枕头，枕头放在一张翻倒的椅子上，舒展着四肢，看着报纸或书，他知道这一年底，新的“逃亡奴隶法”生效了。它包括 1) 设置联邦专员负责发放允许逮捕和领回逃奴的证明； 2) 奴隶追索者只要一纸宣誓书即可被认作所有权的证据，而逃亡奴隶则被剥夺为其辩护的权利； 3) 专员如果每次做出有利于追索者的判决可获得十美元的报酬，但如果他释放一个逃奴就只能得到五美元； 4) 专员有权要求任何公民作为武装人员去协助执法，拒绝执法者或妨碍执法者将受到严厉的罚款或坐牢。他听到拉尔夫·W·爱默生说它是“一项龌龊的法律”，没有人能去执行，“除非他失去了自尊。”然而他错了，这种失去自尊的人很多，甚至出现了一种以专门捕捉逃奴为业的人，大量自由黑人惨遭绑架并被卖往南方。

林肯不知道的是这个时候有个女人收到了她嫂子的一封信，信中说：“哈蒂，我要是像你有那份写作天赋，我就会拿起笔杆，让国人都明白，奴隶制又有多么地可恶。”他不知道哈丽特·比彻·斯陀看完后捏紧了拳头，这个女人的手这时捏得像男人一般有力，然后她就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她看到一幅幅画面几乎伸手可及，它们犹如一股无法抵御的潮水向她迎面扑来。她将这些画面拿过展开在读者面前，立即那股令人无法抗拒的力量至少使 30 万美国人臣服。《汤姆大叔的小屋》1851 年 6 月起先在华盛顿一家反奴周刊上连载，1852 年 5 月出单行本，销量惊人，将南方和北方同时震惊得目瞪口呆。十年后，林肯认识了这位促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林肯懒洋洋地躺着，思考着一些问题，一有所得他就会抓过纸笔将它写下。他现在似乎一心一意地要做个好律师，他觉得做律师必须劝阻人家打官司，要尽量和解，打官司往往只能讨得个说法，却在聘金、费用及时间等方面遭受严重的损失。他觉得再没有比挑拨人家打官司的人更恶劣的了，应当

在行业中发扬道德风气，以便把这种人清除出去。他觉得做人一定得诚实，这是他的做人准则，他希望别人也如此，特别是做律师之人，如果“在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预先就同意作一个恶棍，那你还是宁可另外选择一个职业为好。”他对聘金问题也有一番特别的考虑，“这远远不止是一个牵涉面包与白脱油的问题。处理好这个问题，律师和当事人就两得其利。索费决不可过高。”林肯到目前为止尽管摆脱了债务，但仍很穷，他办案子收费却仍很低，1853年他办了四个案件总共只收了30美元。有一次一个当事人送他25美元，他说他太慷慨了而退回了10美元。林肯还反对预收全部聘金，如果一个人预收了全部聘金，林肯1850年7月写道，而他还照样一如既往对案子感兴趣，那他就是真正了不起了。

林肯后来写给费尔的自传说，“从1849年到1854年，首尾两年包括在内，我以空前的刻苦精神从事律师工作。”那个时候，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大街上或在法院，常可看见林肯与一些农民、城镇居民在一起，他们常常就其农作物被盗、栅栏边界，或者牛、马之类的事情向他咨询，他也不厌其烦地解答而不收费，他耐心地促使他们和解，当不得已打官司，他总是乐于帮助他们免于昂贵的诉讼费用，这些费用林肯是知道其昂贵的，而他的当事人就不太清楚了。他从不

向他的当事人收取过高费用，他的表现也总是公正而诚实，他也不欺蒙法庭，但他善用事实与法律，甚至不惜采用戏剧性的方式取胜，他会动情地陈述事实而使法官也不自觉受到感动。

这段时期，勤奋的林肯似乎对游手好闲特别反感，尽管他常常被人看作是懒散的，但他一直在努力奋斗，而终于有

了一定地位。1851年他的继弟向他借钱，他觉得约翰·迪并不懒，只是觉得干活挣不了钱就不想干，因而游手好闲。林肯因此建议他的继弟全力以赴给一个愿意出钱雇他的人干活。“为了使你的劳动获得相当好的报酬，我答应你。”林肯

1月2日写道，“从现在起到5月1日止，你劳动每挣一美元，无论是现金还是抵还你的债务，我就另外再给你一美元。”他觉得这是医治他继弟游手好闲毛病的良方，“你只要听从我的劝告，就会发现它对你的价值比八十美元的八十倍还要高。”林肯曾经很深入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认为，要力求使每个劳动者得到他劳动产品的全部，或尽可能接近全部这样一个任何贤明的政府最值得为之努力的目标，必须尽量消灭无益劳动和游手好闲的现象。什么是无益劳动呢？他举了铁和棉花的例子。如果美国生产铁和铁制品耗费的劳动不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那么，将铁和铁制品从国外运往美国的一切劳动都是无益劳动。而棉花就应当在产地和消费地纺成纱或织成布，因为从一地运往一地就是无益劳动。至于游手好闲，他说，假如在任何时候，一切劳动都停止，一切现有的储备都在人民当中平均分配掉，那么很快所有的人都会饿死。无疑，整个社会的游手好闲将迅速造成整个社会的毁灭。

林肯思考着，有史以来，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些人劳动，而另一些人不动，而偏偏是那些不劳动的人享受着大部分的劳动果实。这是错误的。林肯这样想着的时候似乎没有把它与奴隶制联系起来，因为那时他把心思放在了保护关税上，他说，放弃保护关税必然会导致无益劳动和游手好闲的增加。但另一次（约在1854年）他对南部的奴隶比北部的雇佣劳动生活富裕的说法

作了批判，他以自己为例写道，“我们当中没有永久的雇工阶级。二十五年前我自己也是一个雇工。昨天的雇工今天在为自己的利益工作，明天还会雇佣别人为他工作。”他认为，“进步——改善条件——是平等社会的规律”，而“社会平等战胜不平等”。林肯认为，“劳动是人类共同负担，有些人想把他们的一份负担转嫁到别人肩上，这就成了人类巨大而持久的被诅咒的事物。本来是对全人类的罪恶的诅咒，而在奴隶制的情况下只集中在一部分人的身上，就成为上帝对他的创造物的倍加精练的诅咒。”他认为，“自由劳动有鼓舞人心的希望”，而“十足的奴隶制则没有希望。”他设譬道，“一个奴隶，你不能用鞭子强迫他一天割七十五磅大麻，但是，如果派他割一百磅，并答应超额完成部分给他报酬，他就会替你割一百五十磅。”林肯由此总结道，“你用希望代替了棍棒。然而，就你在这种情况下的收益来说，你恐怕没有想到你已经放弃奴隶制度，采取自由劳动制度了。”

林肯驾车在第八审判巡回区巡回，巡回法庭的路线长达四百多英里，道路坎坷，尘土飞扬。林肯与赫恩登同行，赫恩登常向他推荐一些书读，林肯有时会感兴趣地看上一眼，但很快就会放开，他对那些枯燥的历史似乎没有兴趣，他更多地读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彭斯、拜伦及密尔顿等人的诗，他有一种多愁善感的天性，使他看起来一个人好象独霸了全世界的忧郁，他喜欢那些哀伤的甚或是病态的诗，自己也写点诗。1844年他曾去过印第安纳他母亲和姐姐埋葬的地方，他那时离开那里已有15年，“那个地方就其本身来说，一点都没有诗意，”林肯说，“尽管如此，看到了它，看到了那里的景物和居民，就激起了我的感情，”他颇有些激动，接着道，“这肯定就是诗。”

这个诗人同时还读另一些东西，那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在巡回线上的小酒店，他晚上常常在床头的一把椅子上点一枝蜡烛，将他的长长的脚搁在床脚板上，就这样躺着读到夜深。这段时间他饶有兴趣地啃着欧几里得，直到他能清晰地证明六册中的一切定理，然后接着攻读代数、天文学。

他这样做是为了训练自己的严密，他从推证定理当中体会到一种推理的乐趣，使他感到自己似乎获得了某种力量，因为那结论是无可置疑的、不容辩驳的，就像将对手紧紧地按在了地上，使他丝毫没有翻身的余地。他将奴隶问题引入这种思路：

不管甲怎样确证他有权奴役乙，难道乙就不能抓住同一论据证明他也可以奴役甲吗？你说因为甲是白人而乙是黑人，那么也就是根据肤色了。难道肤色浅的人就有权去奴役肤色深的人吗？那你可要当心。因为按照这个逻辑，你就要成为你所碰到的第一个肤色比你更白的人的奴隶。你说你的意思不完全是指肤色吗？那么你指的是白人在智力上比黑人优异，所以有权去奴役他们吗？这你可又要当心。因为按照这个逻辑，你就要成为你所碰到的第一个智力上比你更优异的人的奴隶。你说这是个利益问题，只要你能谋取你的利益，你就有权去奴役他人。那么好吧；如果别人也能谋取他的利益，他也就有权奴役你了。

严密、紧凑、层层剖析、步步紧靠，令人很难断章取义，就像几何或代数题解，抽出其中一段会毫无意义。

这个时候，林肯无疑是在寻找一种积蓄力量的方法，他在收回自己的拳头，等待时机更有力地打出。他像一只准备高飞的鹰，在悬岩上孤独地梳理翎毛，等待着急风猛雨的到来。奴隶制，他已经感到命运之拳的劲力有些松懈，而他逐渐有了力量，他要打出他的拳头了。

四通向白宫之路

道格拉斯的“兔子”

在林肯看来，道格拉斯似乎越飞越高且越飞越远了，他都快看不见了，只是偶尔会见他在云层之外盘旋，矫健地舒展其坚硬的翅膀。林肯知道，他的老对手这么些年青云直上，得意着哩。

不，在道格拉斯自己看来，他还没有达到成功的顶峰，他雄心勃勃地计划着，希望在他四十岁之际问鼎总统宝座，成为年轻的合众国最年轻的总统。他想着那时自己上下其手，成功地达成了 1850 年妥协，正是炙手可热的当儿，放眼天下，谁是敌手？那时不是连那可怜的老亨利·克莱也觉身心疲惫，离开吵吵嚷嚷的华盛顿，到纽波特的夏日海滨，去享受凉爽的海风了么？而在 1852 年竞选的当口，辉格党南北分裂，他们不满意菲尔莫尔，试图故技重演，再次推出一位军事英雄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而他赢得了北部却将焚烧谷仓派推回了民主党的怀抱，连那个自由土地党的黑尔这次也不再让贤，亲自披挂上阵了。道格拉斯想着，多好的机会，那时做个总统正如探囊取物一般。可惜，功亏一篑，大概自己锋芒太露了，最后便宜了那匹黑马皮尔斯。然而锋芒不露，四十岁不到能这般耀眼么？

林肯知道，道格拉斯参议员现在已做了准州委员会主席，而自己呢？偏处于遥远的中西部，使得夫人整天在耳边念叨，她仍然做梦都想着华盛顿上流的社交圈呢！他想着那一年自己想谋个一官半职，竟然有人推荐他做俄勒冈的州长，那可是日落西山不回头的太平洋岸边呢，自己还正思考着，夫人却一口回绝，伊利诺伊已谓之远，岂可再远到不着边际？

他有些灰心，对政治已相当厌倦，道格拉斯得意就让他得意去吧，自己做个律师不也挺好么？然而暗地里，当他观照自己的内心，他就发现自己实在有些不甘心，不然怎么将那几何定理弄得那么滚瓜烂熟？他等待着、蛰伏着。

他等得有些失望了，他的头沾满了第八巡回区的灰尘，他已被伊利诺伊的乡土气息薰染得更加土气了，他已习惯于逗弄儿子，他是三个儿子的父亲呢！1853 年，他又喜得贵子。虽然林肯与父亲有些隔阂，但父亲死的时候他自己没能去送葬，这使他有些耿耿于怀，现在他将他的儿子命名为托马斯，这样就又有一个人了，小汤姆现在还不到一岁呢！

就在林肯度着闲散时光之际，却见道格拉斯急冲而下，越过中西部，紧紧抓住内布拉斯加这只兔子。

1854 年年初，道格拉斯为实现修建一条横贯美洲大陆铁路之设想，为使移民连绵不断地流动，他提出议案要求组建内布拉斯加准州，那是一块范围广大的地区，包括在密苏里、衣阿华和明尼苏达以西的几乎整个密苏里河流域和普拉特河流域。道格拉斯抓住这只兔子高叫着：必须让移民和文明的潮流滚滚向前，而在他的内心则翻滚着，总统宝座将因这扩张主义议案而成为他的“显然天命”。

在他得意之际，南部伸过一只魔掌，将这只兔子扯得血肉模糊。内布拉斯加准州在密苏里妥协线以北，密苏里州参议员，参议院临时议长戴维·艾奇逊，宁愿目睹其“沉入地狱”，也不允许它组建成一个准州，当然如果允许蓄奴那就另当别论了。但道格拉斯的议案却写明“是否蓄奴将取决于宪法

规定”。这就使南部的眼光挡在 36°30' 这堵墙上，丝毫看不到使奴隶制越此而过的希望，他们当然不能满意。

道格拉斯慌忙承认有点“笔误”，于是将其修改为：“凡有关准州和即将成立之新州内奴隶制问题，将由当地居民选举适当代表磋商表决。”这正是道格拉斯多年来所提倡之“人民主权论”，他一直在为这进行努力，试图通过它最终解决奴隶制问题。这个弹性理论当然不能满足南部的胃口，他们要求明确废除 36°30' 以北禁止蓄奴的规定。

道格拉斯如果吞食他的兔子，就必然碰到南部这只手，这只手却总是难以拿开，他又一次让步了。他在 1 月 23 日的修正案里将他的兔子——内布拉斯加——一分为二，即将准州分成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两部分，也就是暗示堪萨斯划给南部了，你尽管蓄奴去吧，别挡住我。

道格拉斯的兔子现在鲜血四溢，喷溅在美国自由的天空，洒落在美国自由的土地，而当这些鲜血落下时，似乎变成一团团火，灼伤了大众的心，他们愤怒了。

首先是俄亥俄州的萨蒙·蔡斯，向道格拉斯发动了猛烈攻击，他与一个先是辉格党后加入自由土地党的人一起策划了一篇文章：《国会里的独立民主党人对美国人民的呼吁》，在其上签名的还有萨姆纳。这篇文章 1 月 24 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蔡斯等人怒斥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是对神圣的密苏里誓约罪大恶极的践踏，是对一种宝贵权力的罪恶昭彰的背叛，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阴谋的组成部分，这个阴谋试图在一个广袤的空地上将来自外国的移民和来自本国的自由劳工赶走，使之成为奴隶主和奴隶居住的暴虐的凄惨地带。

成千上万的乡村城镇掀起了怒潮，新英格兰和西北地区的牧师也愤怒地抗议。特别是当 3 月 4 日该案最终通过时，众议院剑拔弩张，差点血溅会场。

道格拉斯早就预言过它会引来一场疾风暴雨般的大混乱，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猛，甚至令他措手不及。他回到芝加哥，他已在那儿苦心经营有年。使他感慨万端的是他甚至可以借助焚烧他的模拟人像的火光从华盛顿走回，他被称为叛徒，因为他出卖了人民、出卖了国家、出卖了自由。一路上总有人送他 30 金币象征他是犹太，总有人送他绳子希望他系上脖子。他觉得被误解了，他要向芝加哥人民解释他做了些什么和为什么这么做。

然而他被愤怒的潮水淹没了，他试图说话，嘘声、叫声、笑声、怪异的歌声，还有最响亮的称呼叛徒绰号的声音掩盖了他的声音。在 9 月初的那个炎热的星期六之夜，芝加哥万人空巷来到一个公共广场喝道格拉斯的倒彩。道格拉斯沉住气，毫不畏缩，他一定得讲出他的想法，然而人们不让他那“奸诈的气息”来“沾污伊利诺伊纯洁的空气”。一直到星期天凌晨他精疲力竭，挤过愤怒的人群跳上马车灰溜溜地走掉。

现在民主党已分成南北两派，北方在怒吼。道格拉斯无可奈何地看着他的兔子，他除了因扼杀自由而沾满血腥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

振翅与折戟

然而林肯却在这血腥味中拍案愤起。他花了很长时间磨他的刀子，在州图书馆收集资料，直到他感到满意。当道格拉斯来到斯普林菲尔德的时候，他便起身相迎，因为他拿着一把剥开道格拉斯画皮的犀利的刀子。这把刀子

在 10 月 2 日的斯普林菲尔德、 10 月 6 日的皮奥利亚两次挥舞，让道格拉斯狼狈不堪。

他的这把刀子由法、感情和现实理智组成。他说宣布密苏里妥协案作废错了，“错就错在它带来了让奴隶制进入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这个直接后果，错就错在它让奴隶制扩展到广阔天地的每一个角落这个意想得到的结局。”而“我痛恨它，”林肯发泄着他的情感，“是因为奴隶制本身极不公正。我痛恨它，是因为它使我们的共和国范例失去了在世界上的公正影响，使自由制度的敌人能够骂我们伪善，”“使自由的真正朋友怀疑我们的诚意”，然后他在自己的感情与《独立宣言》之间牵一条线，“尤其是因为它促使我们自己当中那么多好人公开反对公民自由这一最基本原则，批评《独立宣言》，硬说只有私利，没有其他正确合理的行为原则。”

他感到无能为力的是对现行的奴隶制怎么办。他说他的第一个冲动是解放他们，把他们送往利比里亚。这显然是克莱的把非洲的儿女还给非洲的那一套。他自己也感到有些不太现实。那么，将他们留下来吗？林肯在这里表达了当时白人的一种最普遍的想法：“解放他们，使他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同我们一律平等？我自己的感情是不容许的，即使我自己的感情容许这样，我明知道大多数白人也不会容许。”林肯羞羞答答表达着一种对黑人的同情，犹抱琵琶半遮面，而当时大多白人不愿黑人在一切方面与其平等却是事实。即便那个威尔莫特，也表明他提出附件的目的是为了捍卫自由白人的权利，是要为自由白人劳工保全一片干净的地方作为一份丰厚的遗产。反奴隶制扩张的白人往往关心的是自己种族的福利。

那么，为什么要解放黑人呢？那是因为“有一种东西对他们的白人主人起作用，促使白人忍受巨大的金钱损失而解放他们。”林肯说，人们的正义感和人们的同情心不断地告诉人们，“那些可怜的黑人也有一种天赋的权利”。

林肯还对持“神圣的自治权利”观点支持废除密苏里妥协案的看法作了批驳：“自治这种权利认为，每个人对完全属于他自己所有的东西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我相信这种主张是出于我的正义感。我把这个原则从个人扩充到社会”，因为“它不仅天然公正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明智的”。林肯认为，“自治的学说是正确的——绝对和永远正确——但是，用在黑人这个问题上却不恰当。或者不如说，是否恰当，要看黑人是不是人来决定。如果黑人不是人，那么是人的人就可以借口自治随心所欲地对待他。但是如果黑人也是人，说他不能也自治，岂不是把自治彻底破坏了吗？”

林肯认为，“奴隶制起因于人的本性的自私，这和人爱好正义的本性恰恰相反。这两种本性是永远对抗的，一旦被卷入扩展奴隶制那样剧烈的冲突之中，随之而来的就必然是不断的震动、剧痛和痉挛。”林肯的演说忽然变得极为有力：“你可以废除密苏里妥协案，废除一切妥协案，废除《独立宣言》，废除过去的全部历史，但你还是废除不了人的本性。”

因此，林肯以确定无疑的语气说：密苏里妥协案必须恢复。《独立宣言》的精神是和内布拉斯加精神完全对立的。“让我们重新采纳《独立宣言》以及同《独立宣言》相一致的方针政策。”

林肯在这里还透露了他的国家主义精神：联邦的利益高于一切，法律是解决问题的手段。他说：“我愿给他们以任何立法，来索回他们的逃亡奴隶，但是这项立法不应严得使一个自由民沦为奴隶，正如我们的普通刑法不应严

得把

一个无辜者绞死。”

林肯讲了3个多小时，那时天气仍很炎热，他衣着不整地侃侃而谈，时而回答衣冠楚楚的道格拉斯的提问，林肯时而不紧不慢，时而慷慨激昂，令道格拉斯如坐针毡，比刚回芝加哥时还更感难受。

林肯在政治上是个铁杆辉格党员，而这时辉格党却不存在了。道格拉斯1854年使得整个美国的党派来了个大改造。早在2月，人们就聚集于威斯康星的里朋，声言如果道格拉斯的议案获通过，他们就退出各自的政党而另建新党以阻止奴隶制的进一步扩展。到了7月6日，人们为一份万人签名请愿书所激动，齐集于密执安州杰克逊的一片树林内，就在那里，他们一致同意组成一个新的政党，并将其命名为共和党。很快辉格党、民主党、自由土地党等逐渐汇拢于该党周围，在这个夏季以燎原之势席卷了威斯康星、俄亥俄以及新英格兰地区。辉格党只在少数几个州保持完整的组织，在伊利诺伊，共和党的名称很快获得承认。

在这个时候，一个秘密团体开始活跃起来，因他们回答别人询问的口头禅是“我一无所知”，便被称为“一无所知党”，他们或者也被称为美国入党，其主要目标是反对罗马天主教和外国移民。因为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移民大量涌入美国，且半数以上是天主教徒，这些人之所以遭到反对是因为反对他们的人是长老会信徒和卫理公会信徒。他们在故乡英国受到天主教的血腥压迫，因而反意浓烈。他们后来逐步转向限制外来移民的政治权利，因而常常造成选举

日的冲突。1854年选举日，巴尔的摩的新教徒同天主教民主党人发生冲突，造成8人死亡、50人受伤的惨剧。然而他们成功地赢得了马萨诸塞和特拉华的选民。

辉格党基本完了，林肯在这个夏天似乎不知何所适从。他是反奴隶制的，但却不同意采取激进的方式，他希望遵守法律，通过法律途径或其他和平方式如向非洲移民等方式解决。从政治前途上看，这时他刚有了这么个机会从蛰伏状态中惊醒，他必须慎重。采取极端方式的无论是南部奴隶制扩张论者或州权主义者，还是北部的激进废奴主义者，总归是少数，大多数白人只是反对奴隶制的扩张，他们并不希望黑人在所有方面都与白人平等。（甚至很多人无动于衷。）奴隶制鼓吹者常常挂在嘴边责难废奴主义者的问题便是混血

儿问题，即所谓黑人讨白人妇女做老婆的问题，这是白人的情感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的。

然而这个夏天，人们是如此激动，以致伊利诺伊州很快就聚集了一帮激进分子准备于10月5日召开该州共和党的成立大会。林肯是伊利诺伊辉格党重要领导人物，如果他们邀林肯入会，林肯是无法推托的。赫恩登为林肯的政治前途着想劝他出外避风，林肯以在外有法律事务为由离开了斯普林菲尔德去了塔兹韦尔。这使此后当道格拉斯以伊利诺伊共和党的废奴政纲为难林肯的时候，林肯便可轻松地以不在现场作答，他也确实拒绝了共和党所给他的州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荣誉。

林肯的机会来了，因为接下来就是选举，道格拉斯民主党正在不得人心之际，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如果能选入国会参议院，那就太好了。这么多年，即使是那个与自己决斗的谢尔兹如今也超过了自己。林肯已45岁了，年

华老大，每当想起这点他常常会出神。现在谢尔兹是道格拉斯的忠诚追随者，取胜的希望不大。他不用着急，他也真的并不怎么在意，他甚至说他不参与竞争，当然他也并不反对提名，他的名字一提出，立即就通过了，他现在是参议员候选人。他的对手是谢尔兹和特伦布尔。李曼·特伦布尔从康涅狄格至伊利诺伊开办律师业务有年，他是一个民主党人，但现在因内布拉斯加问题起而反对道格拉斯。

不久之后，林肯就开始活动了，他不能听之任之，他要争取广泛的支持，特别如果能够赢得那些所谓的反内布拉斯加民主党人，他就可稳操胜券。他感到他的胜率颇高，因而满怀信心。

林肯在斯普林菲尔德和皮奥利亚的演说表明了他的反内布拉斯加的态度，但他同时也表示他对奴隶制不知该如何处置，他的观点不同于那些赞同奴隶制的人，也不同于那些痛恨其存在的人，他只是反对其扩展。但即使这样，他也知道，有一部分人，特别是那些有些影响的人会害怕他的言论，他们认为那会导致战争。背后的活动开始了。林肯感到了这些不利因素，他觉得如果背后的活动能被制止那结局就会令他满意。

第一轮投票结果表明，林肯是有希望的，他以 44 票对谢尔兹的 41 票和特伦布尔的 5 票，只差 6 票便可获胜。这个结果表明了他的实力，同时也可看出即便在激昂的反道格拉斯浪潮中，他的追随者仍得票颇高，几与林肯相埒，那是因为很多人对道格拉斯失望后却不知该如何举措，他们就将投民主党的票转给了谢尔兹，当他们发现一个适当的人选后，情况或许就不一样了。投民主党票的道格拉斯反对者似乎从没有考虑将其选票给林肯。这就是当时的民心。

尔后，形势急转直下，林肯一轮不如一轮，到第十轮投票揭晓后，特伦布尔当选了。

林肯再次沉浸到忧郁之中，甚至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忧郁。他回到律师事务所，坐于黄昏的阴暗中，低着头，沉思默想，直到黑暗将他重重包围。

“输掉的”演说

林肯从那破旧的屋子走出来的时候，人们发现他并没有消沉，他只是时而会显得满腹心事，而越是这种时候他就越是讲一些笑话，直到他和周围的人一道哈哈大笑，一笑解千愁。

事实上，当他在他破旧的律师事务所陷入无可言喻的忧郁中的时候，他已不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而是出于对他国家的现状的思考使然。他的国家动荡不安，奴隶制问题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他在思考着一种解决办法。但当他不知该如何办的时候，他就会陷入痛苦之中。

他现在是伊利诺伊中心铁路公司的代理人，有许多案例得去处理，他很忙，但当他静下来的时候，奴隶制这个问题就悄悄走来，在他紧锁的眉头刻下印记。奴隶制的和平解决，当一天读到一位肯塔基法官的演说的时候，他想，是没有希望的，亨利·克莱 1819 年便试图如此，但 36 年来的经验证明了它的不切实际。在独立战争时期，几乎有半数的州订出了解放奴隶的办法，可是此后却再没有一个州这样做过。

林肯开始这样想：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能继续一半奴隶一半自由永远并存

下去吗？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也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太难了，他找不到答案。

不久，（1855年8月24日）林肯给他的好友斯皮德写信，重申他的不赞成奴隶制的立场，他继续保持他以前的观点，即承认法律解决问题的重要，他说：“关于你的奴隶，我同样也承认宪法规定给你的权利和我所承担的义务。”他这时仍像他的合众国一样矛盾，《独立宣言》宣布人人自由平等，而合众国宪法又规定五个奴隶相当于三个自由人。林肯屈从于宪法，所以看到那些可怜的人被追捕、被抓住、被带回去遭受鞭笞，从事无偿劳动，只有咬紧嘴唇，保持沉默。而当时又有哪些美国人是不矛盾的呢？一个退党的民主党人确证赞成内布拉斯加议案的只有三人，但道格拉斯下令

通过时，居然获得了大多数票。许多人赞成堪萨斯成为自由州，但谁也不敢公开讲。

林肯感到愤恨的是“饲养奴隶的人和奴隶贩子只是你们当中的一个人数很少、邪恶可憎的集团，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却操纵你们的全局，完全是你们的主人，就像你们完全是你们拥有的黑奴的主人一样。”这封写给斯皮德的信表明林肯与他以前作的笔记观点一样，感到既然黑人能被奴役，那么自由人也会因同样的理由而受到奴役，他向斯皮德指出这个血淋淋的现实。

对于奴隶制，他实在不知该怎么做。他对斯皮德说，

“我现在做的只不过是反对扩展奴隶制罢了”，他感到他不是个废奴主义者，“我认为我是个辉格党人，但别人说辉格党人已经不存在了”，“我不是一个一无所知党人，这是肯定无疑的。我怎么能是呢？一个反对压迫黑人的人怎么能赞成白人中的一群败类呢？我觉得我们堕落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建国之初，我们宣称‘一切人生来平等’，如今我们实际上把它读成‘一切人生来平等，但黑人除外。’当一无所知党人掌权时，将会读成‘一切人生来平等，但黑人、外国

人和天主教徒除外。’如果真到了这个地步，”林肯说，“我宁可移居到一个不自诩热爱自由的国家去——例如到俄国去，那里专制就是专制，并不掺半点假仁假义的成份。”

道格拉斯的兔子被一撕为二，而它的血也真正流淌在堪萨斯的土地上。林肯知道，在他失去竞选的时候，堪萨斯

的自由土地党也失去了其国会准州代表的竞选。他知道，在选举日有蓄奴派怂恿的1700名武装的密苏里人越界前往堪萨斯投票。在这块自由移民占多数的土地上，蓄奴势力竟然占了压倒优势。而1855年3月的准州议会选举，在艾奇逊的领导下居然故技重演，带了1100人越界投非法票。艾奇逊甚至说，“如果还不够，我们可以再送5000人来，可以将准州内每个该死的废奴主义者杀死。”第一任州长安德烈

·里德把最明显的欺骗性的选举结果宣布作废，不过允许保留主要的选举结果。同时自由移民为这种欺诈行径所激怒，于是武装起来成立了一个新党，他们在托皮卡起草了一份禁止奴隶制的州宪法，其州议会则通过了一项禁止奴隶或自由黑人迁入的法令。林肯感到“可怜的里德”“现在总算毅然醒悟了”，而当这位州长宣布自己支持自由州派时，他被皮尔斯总统免了官。

暴力开始逐渐升级，双方杀气腾腾，11月在瓦卡鲁萨河岸双方对峙着，这次被及时制止了。

到了1856年春天，自由州派在利文沃思选举，结果与蓄奴派冲突起来，数人伤亡。道格拉斯的兔子的鲜血从这片难以安宁土地上的人们身上流了出来。

而在国会，双方同样吵得不可开交。马萨诸塞的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谴责联邦政府对蓄奴势力的偏袒是对“处女领地的强奸”，他多次提到南卡罗莱纳参议员巴特勒，说他说话像“随地吐痰”，并隐喻其纳奴隶为情妇。

各种各样的消息不断传入林肯的耳朵，甚至令他有些来不及反应。几乎在萨姆纳发表演讲的同时，蓄奴派700名武装人员冲入劳伦斯，捣毁了自由州派的两家报馆，焚毁一家旅馆，并恐吓市民，甚至抢劫商店。

随后，5月22日，即萨姆纳演说后两天，巴特勒的表兄弟众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闯入参议院，挥舞手杖，将萨姆纳打得不醒人事，三年没有回到参议院。

没两天，又传来了波特瓦托米屠杀。那是由一个出生于康涅狄格的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领导的。他在前一年带着几个儿子等人移居堪萨斯，他为南部蓄奴势力及其行为所激怒，决定以牙还牙。他组织了一支队伍，准备前往保卫劳伦斯，然而他听说该城已被洗劫，他为此怒火中烧，随后萨姆纳被打更使他狂怒不已，他发疯般率领他的几个儿子及追随者乘夜沿波特瓦托米河杀死了5个蓄奴派移民。然后整个夏天，堪萨斯就在血泊中呻吟，约翰·布朗的一个儿子不久被密苏里人杀死以为报复。

美国似乎从来没有什么时候像现在这般令人目不暇给，耳不暇听，口不暇言。林肯沉默了吗？不，尽管他低着头，在这个多事之秋似乎连舞台边也没有靠上，他说的话也绝不可能在舞台上大声传送，甚至即使作为啦啦队，他的嗓门也嫌太小，然而他思考着，并且偶尔做出点事也相当令人侧目。

波利是一个黑人妇女，住在斯普林菲尔德，他的儿子在圣路易斯密西西比河上一条船上做工。他随船去了新奥尔良，在那里他被抓起来关进了监狱，因为他没有证明文件证明他的自由之身。囚禁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被登广告出售，以偿付他坐监的有关费用。

波利找到林肯。林肯感到义不容辞，他与赫恩登一道拜访马特森州长，但州长说他爱莫能助。林肯又给路易斯安那州长写信，州长回信说他无能为力。林肯为此再入州长府，希望州长能采取积极行动，州长摇头拒绝了。

林肯愤怒了，他与赫恩登后来募捐了一笔钱解救了那个孩子，使其母子团聚。但林肯离开州长之时却是义愤填膺，他对马特森说：“上帝作证，州长，您或许没有合法的权力释放这个可怜的黑人，但是我却决意让这个国家的土地燃烧，让那些蓄奴的人无立足之地。”

当堪萨斯自由州运动中心劳伦斯镇遭袭击的时候，伊利诺伊州共和党第一次州代会在布卢明顿召开。林肯感到“我们正处在一个困难重重的时刻”，特别是他感到了一种危机，一种似乎很快就会血与火遍布的危机，他觉得民众当尽力表白他们的意见，而共和党人呢？也要随之改变方针，否则“鲜血将因内布拉斯加法案而流淌，同胞之间将要互相残杀”。

林肯不再沉默了，他将这么多日子的沉思默想和愤怒倾泄而出，整个会场都响彻着他的声音，而全国也震荡着其回声。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1856年6月中旬，在费城召开了共和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少数

几个边界州的代表外，几乎全是北方代表。约翰·弗里芒特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林肯差点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早些时候，民主党于6月初在辛辛那提召开代表大会选举提名总统候选人，道格拉斯与詹姆斯·布坎南竞争。道格拉斯的兔子血腥正浓，民主党人考虑当选的可能性问题，道格拉斯也感到不能使党内的感情恶化，最后布坎南通过提名。

更早些时候，一无所知党提名菲尔莫尔为总统候选人。这个党宣布只有那些土生美国人才有资格出任公职，那些出生于美国境外的移民则必须连续居住21年才有选举权。这个党现在甚至赞同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

选举实际上成为南北两地的争夺，共和党力图夺取整个北部，一无所知党则只有在南部捞取票数，民主党威风不减，在全国与这两个党竞争。

林肯忙碌开了，在伊利诺伊马不停蹄，一地接一地发表演说，他将民众的注意力一次又一次地引向奴隶制。各个党派之间吵闹纷扰，他们到底争论什么呢？林肯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让民众注意，然后他就回答：那实质上的分歧是在奴隶制扩展问题上。也就是奴隶制能不能在法律上是自由州或自由准州的土地上生存。他明确表白，共和党不允许奴隶制扩张，而布坎南的民主党则允许。

民主党人则充分利用选民的害怕分裂的心理而大造如共和党当选则会造一些州脱离联邦的结果等这样一些舆论。这使他们捞到了不少好处，而林肯则花了不少心血来予以痛斥。

7月23日，林肯在加纳利演讲。面对民主党指责分裂，林肯说：“如果你们是说我们的目的是要解散联邦，这是不真实的。”

然后林肯略一转折，更进一层，“不过你们也许会说，尽管这不是我们的目的，但如果我们成功了，结果就会如此，所以我们实际上就是分裂主义者”。林肯强调，“这是你们对我们的一种严重指责”，他反问道，“我们将如何做到这一点？”也就是，“我们究竟要用什么方法来解散联邦”呢？他请民主党具体说明。

林肯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说，“唯一的说明，是菲尔莫尔先生在他的奥尔巴尼演说中自愿提出的。他指责说，如果总统和副总统都是从自由州选举出来的，就会使联邦解体。”林肯认为“这是胡说八道”，他从历史上找出了许多具体例证，有同时来自蓄奴州的总统副总统，也有同时来自自由州的总统副总统。而在位总统和副总统便都来自自由州，“而联邦依然存在，而且还会存在下去。”

联邦在林肯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不能忍见其分裂。现在他的反驳如海潮怒涌，层层推进。“此外没有任何具体说明了，最多只有这样一个：恢复1820年关于使合众国领地成为自由领地的规定会使联邦解体。先生们，这样一个法案是需要大多数票通过的”，林肯说到这里突然心潮澎湃，他大声道，“我们是多数，能够在宪法规定下做我们要做的一切，我们决不想使联邦解体。”那么，谁是分裂主义者？“是你们还是我们？我们是多数，决不会千方百计去解散联邦，如果有人想这样做的话，那一定是你们这些大叫大嚷地诬蔑我们是分裂主义者的人。但联邦是无论如何不会解散的。我们不愿它解散，如果你们企图解散它，我们也不答应。”林肯告诉那些企图分裂联邦的人，“我们有财力和武力，陆海军和国库也在我们手里，听我们指挥，你们是达不到目的的。如果一个拥有纪律严明的陆海军和充足的国库的

多数派政府，受到没有武装、没有纪律、没有组织的少数派攻击居然不能自保，这个政府未免太软弱了。”林肯最后说：“我们不愿解散联邦，你们也休想。”

林肯心中的多数却没有获得竞选，民主党的布坎南当选了，他赢得了关键的伊利诺伊等4个北部州和加利福尼亚，从而当选，他赢得的普选票是45%，选举人票174。弗里芒特则获得了33%的普选票，和114张选举人票。对于一个新政党来说，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林肯念念不忘他的多数，他感到了团结的重要。12月10日共和党在芝加哥举行宴会，林肯即席演说，“在这次竞选中，我们分裂成弗里芒特派和菲尔莫尔派。为了将来，难道我们不应该团结起来吗？”林肯说，“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让过去的分歧化为乌有吧。”而“人心向着我们，上帝向着我们。我们将能够不再说什么‘一切州作为州是平等的’，也不再说什么‘一切公民作为公民是平等的’，而是要恢复那更广泛、更美好、内容比这两者更为丰富的说法：‘一切人生来平等’。”

“一切人生来平等”，这个独立宣言所宣布的主题，林肯心目中的一个崇高目标，他激动他说着它，他的听众也都如醉如痴，恭听他的“输掉的演说”，他们后来是那么感动，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脸色苍白，嘴唇发抖，情不自禁地向他拥过去，林肯听到掌声暴风雨般响起。

“房子裂开了”的演说

1857年3月，布坎南总统宣誓就职后不久，最高法院将判决一个悬而未决的案件，民主党人希望这一判决能一劳永逸解决领地奴隶制问题。

这一判决是针对德雷德·斯科特作出的。斯科特是密苏里州一个军人的黑奴，曾随主人在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居住。军医死后，斯科特向密苏里州法院提出诉讼，要求获得自由，因为密苏里妥协案规定曾在自由领地上居住过的奴隶即成为自由人。他的诉讼时胜时败，级级上升，最后案子到了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将面对这样一些极具争议的问题：斯科特是否有权向联邦法院提出申诉？他在自由领地的经历能否使他自由？也就是密苏里妥协案是否符合宪法？

有五位法官对首席法官罗杰·塔尼的意见表示赞同，最后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否决了斯科特关于自由身份的要求。塔尼认为，当最初制订宪法之时，黑人即被看作下等人，他们并没有任何一个白人必须予以尊重的权利，而且非洲人种绝对没有被宪法制订者包括在一州的公民之下。柯蒂斯法官则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在当时的十三个州中有五个州，即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纽约、新泽西和北卡罗莱纳等州的自由黑人是有选举权的。尽管法官之间意见分歧较大，但其中多数同意必须否决斯科特关于自由身份的要求。塔尼接着宣布，密苏里妥协案不合宪法，因为第五条宪法修正案禁止联邦政府在没有正式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因而禁止奴隶制扩展到北纬36°30'以北的密苏里妥协案就违反了宪法。而奴隶是财产，不能剥夺蓄奴者的奴隶就像不能剥夺农夫的马一样。

这一判决使南部极感快意，也正如民主党所说，该判决是“黑人共和主义”的悼词。共和党成立不久即被视为“黑人共和党”，现在他们被激怒了，他们称这是一个邪恶、欺诈的裁决，是一种经过整理加工的虚伪陈述和肤浅

的诡辩，是共和国司法史上的最大罪恶。

关于国会不能就各准州的奴隶制问题制订法律的裁决，使林肯感到塔尼的法院或许很快就将宣告“美国宪法不允许一个州在其境内废除奴隶制”。道格拉斯呢？他和他的北部民主党人感到了一种潜在的障碍，因为如果准州被授权制订宪法，在为取得州地位作好准备之前，该准州人民对奴隶制无法采取任何行动的话，那似乎是不符合人民主权理论的。尽管如此，他仍站出来，说：“谁反对最高司法机关的最后判决，谁就是企图给我们政府的整个共和制度以致命的打击。”

6月26日，林肯在斯普林菲尔德作了一次演说，林肯首先指出，德雷德·斯科特判决是部分地基于并不真实的历史事实，因为塔尼所称黑人不包括在宪法内是不正确的，而且黑人的整体状况也只是在小事情上改善了，实际上“黑人的最终命运从未像最近三、四年里那样显得毫无希望”，因为在黑人有权选举权的五个州现已有两个予以取消，一个予以了极大限制。而且，“据我所知，这种权利再没有扩展到另外一个州，尽管州的数目已增加了不止一倍。”林肯特别强调一切人生来平等的说法，这也是他刺向对手的最凶狠的武器，他说，“过去，《独立宣言》被一切人视为神圣，认为把一切都包括在内，但是现在，为了使黑人受奴役普遍和永久不变，《独立宣言》却受到嘲笑和攻击，遭到恣意歪曲和诋毁。”林肯认为一切人生来平等并不是一切人在一切方面平等。《独立宣言》的作者们并不认为一切人在肤色、身材、智力、道德成长或社会能力等方面都一样，他们认为一切人生来平等是在于“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方面，“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等。

而道格拉斯却说：“没有人能证明《独立宣言》的签名者的性格、动机和行为，除非基于这样一个假定：当他们宣称一切人生来平等时，他们指的仅仅是白种人，而不是非洲人；他们说的是这个大陆上的英国人与出生和居住在英国的英国人一律平等；他们被赋予同样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制定《独立宣言》的目的是向文明世界证明殖民地居民不再向英王国政府效忠，并和祖国断绝关系是正确的。”

林肯立即看出了道格拉斯法官这个说法的漏洞，“根据这个说法”，林肯说，“《宣言》里不只是没有提到黑人，连英国和美国之外的白人也没有提到。”这样，“法国人、德国人和世界上其他白种人就都和这位法官所谓的劣等民族一道完蛋了。”而且，如果《宣言》的目的仅仅只是“向文明世界证明殖民地居民不再向英王国政府效忠，并和祖国断绝关系是正确的”，那么，林肯说，“那个目的大约八十年前就达到了，”于是，林肯揶揄道，“《宣言》现在没有实际用处了，只不过是垃圾，是废料，赢得胜利后就把它扔在战场上让它烂掉。”

道格拉斯特别害怕的是把白种人和黑种人的血混合起来这个念头，他极力抓住白人讨厌与黑人不加区别混居一起的想法，称那些说黑人包括在《独立宣言》内的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要和黑人一起投票、一起吃、一起睡，要和黑人结婚。林肯反对这种骗人的逻辑，“说什么我不想要一个黑人女人做奴隶，就一定想娶她作妻子。两者我都不想要，我可以听凭她自便。”同时，“有足够的白种男人娶所有的白种女人，足够的黑种男人娶所有的黑种女人。”那么，道格拉斯法官有什么必要想起白种人的血与黑种人的混在一起就“不寒而栗”呢？而且，林肯指出，“1850年，美国有四十万零五千七百五十一个黑白混血儿。其中只有极少数是白人和自由黑人的后代，绝大部

分都是黑人奴隶和白人奴隶主生的。”

在林肯与道格拉斯吵吵争争之际，堪萨斯问题再起风云。

布坎南宣誓就职不久任命罗伯特·沃克为堪萨斯准州州长。沃克希望秉公办事，便召开制宪会议，但由于准州官员事先策划了代表的选举安排，因而为自由州派所抵制。结果蓄奴代表控制了制宪会议。9月他们在莱康普顿起草宪法，试图使堪萨斯成为蓄奴州。为了保全宪法，他们制定了一个新的条款，该条款保护在准州内生活的每位奴隶主占有200名奴隶及其后裔的权利，但禁止再向堪萨斯输入奴隶。其原条款则规定将来仍可以带进奴隶。代表们给选民们一个两者择一的机会，因而选民们的赞成或者反对只能是针对该条款而不是整个宪法。自由州派拒绝参加表决，于是莱康普顿宪法以压倒多数获通过。

即便是民主党如道格拉斯也对这个共和党所称的“莱康普顿骗局”感到恼火，因为它不给投票人直接针对宪法的机会，而且它保护准州现存的蓄奴制，不顾输入奴隶的禁令，这就为将来私运其他奴隶敞开了大门。

正在这时，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袭来，全国一片萧条。在这次危机中，南部相对要安定些。但东北部的工业经济则损失惨重，他们许多人认为危机的原因在于南部政治家所提倡支持的低关税。南部则对他们的棉花赞不绝口，因为它有广阔的欧洲市场。他们开始在棉花上膨胀其优越意识。

这场危机只是暂时将人们的目光从堪萨斯问题上移开。人们很快又关注新选举的堪萨斯州议会1858年1月4日对莱康普顿宪法的复决投票，而这一次蓄奴派代表拒绝参加，结果，少数人赞成蓄奴条款，更少数人赞成废奴条款，绝大部分人则反对整个宪法。莱康普顿宪法被否决了。

此后，南北双方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激战，北部各州议会一致谴责该宪法，南部使出了杀手锏，像一个撒泼的女人吵着要离婚一样，他们威胁要脱离联邦。布坎南让步了，他要求国会根据莱康普顿宪法接纳堪萨斯，在他的努力下，参议院通过了该宪法。沃克本希望制订一部让多数选民满意的宪法，现在他失望了，愤而辞职。而道格拉斯也要求让堪萨斯的人民进行一次诚实和平而公正的投票，也就是以他的人民主权论来决定堪萨斯是作为蓄奴州还是自由州加入联邦。这样，他与总统闹翻了。总统威胁着要使道格拉斯翻个筋斗，并解除了他任意授予官职的权力，同时清洗了他所安插的官员。不过道格拉斯毕竟是道格拉斯，他相信，支持他的力量来自中西部的民主党人，现在选举即届，要想稳坐参议员宝座，必须赢得他们的支持，他明白，现在伊利诺伊的选民不会容忍他的退让，他只有挺起腰杆，才会赢得他们的爱戴。

他挺住了，他与布坎南分裂了民主党，拥护他的民主党提名他竞选连任参议员。

共和党方面呢？1858年6月16日，州代表大会全体鼓掌，通过林肯为“共和党人推选接替斯蒂芬·道格拉斯为合众国参议员的唯一首要人选”。而当时东部共和党人认为应扩大反蓄奴制阵营，要支持道格拉斯竞选连任。这种想法为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否定了。林肯在这时颇做了些消除猜疑和妒忌的工作。他自知当被提名，因而一直在准备一篇演

说，他总是随手在他所得的任何纸片上写下一些突如其来的句子，然后整理它们，不断修改，直到他认为满意，便邀请他的朋友在州议会大厦图书馆听他宣读，而他们听后都

摇头反对。林肯有些伤心，但他仍坚定他说，他对这个问题慎之又慎、虑之又虑，“现在是把这个想法说出来的时候了。如果命中注定我要由于这篇演说而完蛋，那就让我和真理一同完蛋吧！让我在拥护正义和正确的事情中去死吧！”

因此，一通过提名，他就拿出他的稿子，照稿宣读。在州众议院大厅里，林肯念道：“大会主席和各位先生：如果我们能首先了解我们的处境和趋向，那么，我们就能够更好地判断我们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我们执行一项政策已快五个年头了，这项政策公开宣布了目标，并充满信心地作出诺言，要结束奴隶制问题引起的动荡不安。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动荡的局面非但没有平息下来，反而不断加剧。依我看来，不到危机临头和危机过去之后，动荡不会停止。‘裂开的房子是站不住的’。我相信这个政府不能永远保持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我不期望联邦解散。我不期望这座房子崩塌，但我确实期望它结束分裂的状态。它要么全部变成这种东西，要么全部变成另一种东西。要么反对奴隶制的人将制止奴隶制的进一步扩展，并使公众相信它正处于最终消灭的过程中；要么拥护奴隶制的人将把它向前推进，一直到它在各个州里，不论是在老州还是新州，北部还是南部，都同样变得合法为止。”

林肯在这里使用的是一些极为平易的词藻，而表达的却是举国震惊的内容。林肯也正欲以此唤醒时人的危机意识。这次演说为林肯此后的竞选活动定下了基调，其影响极大，道格拉斯很快作出了反应，他再次回到芝加哥。

林肯——道格拉斯大辩论

这次回家令道格拉斯极为满意，他无疑没有忘记四年前芝加哥人民给他的待遇，那时人们下半旗、奏哀乐象征他对自由的谋杀，现在他又成了英雄，人们开专车出城 60 英里相迎，一路上鼓乐喧天。喜气洋洋的人们载着神采奕奕的道格拉斯至特雷蒙特大厦，芝加哥万人空巷，人如潮涌，争睹他们的英雄。真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道格拉斯 7 月 9 日回芝加哥，当晚即向大街上如潮的人们讲话，他的话差不多全是针对林肯的“裂开的房子”，他说林肯赞成联邦所有的州在内部制度、内部事务方面统一起来，说林肯赞成北部向南部开战以便消灭奴隶制，赞成邀请南部对北部开战，以便把奴隶制扩展到全国，说林肯赞成这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

人们津津有味地听着，兴高采烈地谈论着、高呼着，直到道格拉斯讲完了才意犹未尽地离去。

第二天晚上同一地点，人们陆续来到，一群德意志人共和俱乐部的人赶来为林肯喝彩。林肯有点紧张，这儿毕竟是道格拉斯苦心经营的老巢，现在正值其众望所归之际，但林肯一开讲后就逐渐忘了他的紧张，他就从道格拉斯昨晚的话开头，就道格拉斯曲解己意予以辨析，他说，“我并非不明白这个政府保持半奴隶半自由状态已有八十二年之久，……我相信它所以能保持那个状态，是因为在直到内布拉斯加议案提出为止的整个时期里，公众的确一直相信奴隶制是在走向最后灭亡。”林肯说，“宪法本身的制订者们也是

这样相信的。”他问道，“那些先辈在正式通过宪法的时候为什么要规定奴隶制不准进入它尚未进入的新的领地呢？为什么要宣布国会可在二十年之内取消赖以供应奴隶的非洲奴隶贸易呢？为什么要订出所有这些条例呢？”然后林肯追加一个反问：“它们不是清楚地表明宪法的制订者们要想并且盼望最后消灭奴隶制又是什么呢？”

林肯提醒听众，他们刚度过国庆日，因而他顺便当然也是有目的地提到《独立宣言》，他对道格拉斯所谓一切人生来平等只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平等抓住不放，这是道格拉斯伸过来的鼻子。他有什么理由不重重地打上几拳呢？现在捧场的德国移民及其后裔们在此，他当然不会忘记向他们说，根据道格拉斯的解释，“你们德国人是和它没有关系的。”然后，林肯非常严肃地问他们：“如果对所有这些事情加以纵容、批准、证实，还签上个字，如果把它们灌输给我们的儿童，向他们一再重复，这样会不会磨掉国内自由的感情，把这个政府变成另一种形式的政府呢？那些编造的论调说，劣等种族能够享受多少就给他们多少，他们的条件允许多少事情就为他们做多少事情，这种论调究竟是些什么言论呢？”林肯解释道，“这是世界上历代君主们用来奴役人民的言论。”那些君王们永远骑在人民的脖子上，林肯嘲讽道，“并非他们喜欢这样做，而是因为人民被骑在胯下日子就会过得好些。”而道格拉斯的话与这又有什么不同呢？统统都是你干活我吃饭，你劳动我享受劳动果实。“不管采取什么说法，不管它是出自国王之口，借以奴役本国人民，还是出自一个种族的人之口，借以奴役另一种族的人，这统统都是同一个魔鬼的胡言。”

林肯调动起听众的激情，事实上当他为一切人生来平等辩护时同样是激情满腔，然而他善于表达它，善于在适当的时候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块石头。他问道，“如果对这个宣布一切人原则上平等的老的《独立宣言》表示异议，将如何收场呢？如果一个人说它并不是指黑人，第二个人为什么不可以说它不是指另外一种人呢？如果《独立宣言》不是真理，那就让我们拿起载有这个宣言的法令全书，把它撕下来吧！谁敢这样做？”林肯连投了三块巨石，然后当他说：“如果它不对，就把它撕下来”时，便听到一阵排山倒海般的声音，听众情绪激昂，大声喊道：“不，不。”

林肯极为满意，在道格拉斯的故乡，他尽情对他的对手予以抨击，他听到了喝彩，他成功了。

一周后，在斯普林菲尔德，道格拉斯将他的平等阵线扩充，即欧洲人是包括在《独立宣言》内的，他仍然抱定不包括非洲人这点。

林肯得意地笑了，因为他看到道格拉斯并没有缩回他的鼻子，林肯极为优雅地又打上了一拳：“我再来逼他一下，问他亚洲的俄国人是不是包括在内？或者还是存心把那么众多的人口排除在《独立宣言》的原则之外？”他嘲弄地说，“我预料他马上就会把他的定义再加以修正。他这个人是一点不挑剔的。任何事情只要不妨碍在全国实行黑奴制，他都赞成。白人可以拖下去，但黑人决不可以拉上来。”

这么多年，林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对他的老手如此舒心地抨击过，他一直都只是眼看着道格拉斯飞黄腾达，而他自己呢？他巨大的翅膀一直收敛着，很少有迎风舒展的时候，那风太小，而他的翅膀太大，他等待着风起云涌的时刻。现在他信心十足，他向道格拉斯挑战，他要同他辩论，道格拉斯答应了，全国人民立即将他们的眼光投向伊利诺伊，将他们的耳朵倾向伊利

诺伊，那些按耐不住的人们将他们的脚踏向伊利诺伊。

8月21日，奥塔瓦揭开了林肯与道格拉斯大辩论的序幕。那天艳阳高照，四方农民闻讯赶来洗耳恭听他们极欲知道的辩论者对斯科特判决、堪萨斯问题、奴隶制等的看法。道路上车马喧阗，尘土飞扬。不一会儿，一辆14节车厢的专列来了，林肯从内面走了出来，立即欢声雷动，他被送进一辆装饰豪华的车内，前面乐队高奏乐曲，后面跟着高叫着的人群，他被送进市长官邸。

道格拉斯的信徒几百人骑马出奥塔瓦城4英里，在那里遇见了他们的明星，他正赶着一辆四匹马拉车不慌不忙而来，立即信徒们聚拢在他周围，他们举着标语，挥舞着旗帜，驰向奥塔瓦，他们一行进城的时候，枪炮齐鸣，欢声大作。

当时在伊利诺伊北部是反奴隶制的，而该州南部则是亲奴隶制的。奥塔瓦是该州北部小城，道格拉斯力图使林肯在这里将他的反奴隶制情感尽情抖露出来，让他第一步迈大了，第二步难以跟上。林肯没有上当。道格拉斯首先开场，他连珠炮似地提了一连串问题，他指责林肯由一个辉格党而加入了废奴主义者的阵营，他问林肯是否赞同《逃亡奴隶法》的无条件废除；是否反对接纳那些人民同意奴隶制的州，是否同意取消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制度；是否同意禁止所有美国准州的奴隶制度，不管该准州是在密苏里妥协线以南还是以北；是否反对获取更多的领地，如果奴隶制在那没被禁止。

他们互相之间讲了三个多小时，听众冒着烈日，汗流浹背听了三个多小时，他们听到了林肯的回答，他颇为谨慎，而且特别声明，无论直接或间接，他都无意去干预各蓄奴州的现行制度，“我认为我没有合法权利去这样做，也不想这样做。”他说他并不主张黑人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和白人完全平等，“我和道格拉斯法官一样赞成我所隶属的人种占有优等地位”，林肯然后强调，“尽管这样，也绝对没有理由去说黑人没有资格享有《独立宣言》中列举的各种天赋权利。”他再次瞄准道格拉斯的鼻子，认为黑人和白人一样有资格享受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同意道格拉斯法官的话，黑人在许多方面和我不一样”，林肯说，“但在吃以自己双手挣来的面包而不用任何人批准的权利方面，他和我，和道格拉斯，以及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一样的。”他没有直接回答道格拉斯的一连串提问，他将回答留在了下一次。

下一次的地点在弗里波特，时间是27日。林肯有几天的时间充分考虑有关问题。27日弗里波特天气极糟，乌云滚滚，细雨濛濛，但前来听讲的人们仍络绎不绝。林肯作了开场演说，他明确回答了道格拉斯的问题。他说，“我现在不赞成，过去也从来没有赞成无条件废除逃亡奴隶法。……我现在不反对，过去也从来没有反对接纳更多的蓄奴州加入联邦。……我不反对接纳一个新的州带了一部被该州人民认为订得合理的宪法加入联邦。……我现在并不坚决主张在哥伦比亚特区废除奴隶制。……我并不坚决主张禁止各州之间的奴隶贸易。……我如果不是明确地至少也是含蓄地坚决相信国会有权力和义务去禁止合众国所有各准州内的奴隶制。……我一般并不反对用正当手段获得领地，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反不反对要看获得领地以后会不会使我们之间的奴隶制问题更加恶化。”

林肯补充说他对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没有一点是坚决主张的，对于《逃亡奴隶法》，他不愿意提及，因为该问题极具煽动性，即使在目前并不紧张的状况下也不想提出修改或修正该法。他说他非常乐于知道再没有一个蓄奴州被允许加入联邦，“但是我必须补充说，如果任何一个准州在其作为准州

期间将奴隶制排除在准州之外，人民在制订宪法时有公平的机会和干净的土地，不受奴隶制实际存在的影响而居然出乎意外地制订出一部蓄奴宪法，那我看就只好允许其加入联邦。”他还重申了哥伦比亚特区奴隶制的废除必须采用渐进的方法，而对于州际奴隶贸易则毫无主张，

因为对这个问题，老实说，他自己缺乏研究，不过即使国会有权废除州际奴隶贸易，他也主张采取稳健的原则。

林肯以他政治家的经验敏感地意识到，道格拉斯是试图使他在此地持此见解，在彼地持彼见解，他问道格拉斯以为“我不敢在一个场合说我在另一个场合说过的话。”他没有上当，也没有什么好上当，因为他说的是他一直深思熟虑的话，他没有必要去讨好一些人而得罪另一些人，他相信大众的良知，他感到他们最终会站在自己一边。

然后他也要弄政治手腕，他要让他的对手中计。他问道，“合众国一个准州的人民，在州宪法制订之前，能违反合众国任何公民的意愿，以任何合法的方式将奴隶制排除在其范围之外吗？”

林肯知道，在斯科特案判决中奴隶被视为财产可以像任何其他财产一样被带进准州，如果一个准州要等到取得州地位之后才能决定蓄奴是否合法，那时木已成舟，就太晚了，因而这实际上就是打在道格拉斯“人民主权论”上的一记响亮耳光。

道格拉斯同样清楚这一点，他对林肯的提问心中透亮，他知道林肯是逼着自己表态，逼着自己表明对奴隶制的立场，如果自己作否定回答，也就是说奴隶制不能合法排除，那一方面与人民主权论相抵触，另一方面就会失去北方民主党选民，在自己的家乡再次掀起反对自己的浪潮，同时他也就不用指望进参议院了。然而如果自己作肯定回答呢？那会在南部激起轩然大波，造成巨大反响，使他失去1860年总统提名。他处于两难之中，他曾说过，林肯是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他果然感到林肯实在难以对付。一头是参议员，一头是总统，皆我所欲，那么何所舍弃呢？

道格拉斯并不是一个毫无主见的人，尽管他一直表现着某种亲奴隶制思想，但这一切都掩盖在“人民主权理论”之下，他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一块领地是否蓄奴应由该领地人民作主。在这个大理论之下，他就可以很正式地回答林肯，如果准州人民不喜欢奴隶制，那么即使奴隶制是合法的，也可采用某种方法如拒绝通过对其实施保护的治安条例等来予以排斥。

道格拉斯舍熊掌而取鱼的做法印证了林肯朋友们的预感，他们早就告诫林肯说如他提出这样一问就必然会失去参议员的职位。而林肯的回答表明了他的胸怀壮志，他说，“先生们，我是在撒网捉大鱼呢！如果道格拉斯作肯定回答，那他就永远当不了总统”。林肯很清楚，“1860年总统竞选的价值要比参议员高一百倍。”

9月15日，他们南下抵达琼斯博罗，这是蓄奴势力占优势的地方。3天后，他们又北上至查尔斯顿，林肯的父亲死后，他的继母仍住在那里，他已买下了一块地供她养老之用。但这个柯尔斯县府却是民主党活跃之地。然后10月7日至盖尔斯堡，13日至昆西，最后一场辩论10月15日在奥尔顿举行。

全国为他们的辩论所刺激，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报纸以及一些其他报纸都看好道格拉斯，他们觉得道格拉斯文质彬彬，温文尔雅，衣着得体，嗓音迷

人，智慧超人。而林肯呢？仍然是那付乡下佬的模样，乍看起来没有一点吸引力，除了讲话幽默似乎别无他长。一家报纸嘲笑林肯不自量力，说他正在一个智慧的巨人的手掌中挣扎。然而当辩论逐渐展开的时候，林肯的形象就基本树立起来，他们看到林肯的头已高高昂起，他的腰杆已直直挺起，这使他越发显得高瘦，他的病黄色的脸开始发亮，他的灰眼睛开始闪光，他的脸上的每一个部分都在迸发天才的激情。

全国已对林肯刮目相看，他不再是伊利诺伊的林肯，而是合众国的林肯。

那辆宣传彩车也更加醒目，它被用白纱细布和野花加以简单装饰，其上坐着三十二个白衣少女，她们每人手里捧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州名，三十二块牌子代表着合众国目前的三十二个州。彩车上挂着一巨幅标语：

帝国之星向西而来

姑娘们拥护林肯

就像她们的母亲曾经拥护过克莱

他们造成的轰动高涨不衰，他们每到一地都是人山人海，很难找到一个大的场地来容纳那么多热心的听众，那些人从四面八方乃至全国各地赶来，他们追随“帝国之星”和“小巨人”周游伊利诺伊。

林肯越讲越顺嘴，他总是充分利用间隔时间仔细斟酌，使他感到重起炉灶比背诵旧讲词容易得多，因而常常能随机应变，侃侃而谈。他经常做笔记写下如昙花一现般的灵感。一次他写道：“‘把他需要的东西给他’是基督教的慈善准则，但是‘把他需要的东西拿走’却是奴隶制的准则。”他还对基督教与奴隶制的关系作过思考，因为盖尔斯堡的加尔文教徒很多。他假设有一个奴隶名叫萨博，那么，现在上帝对萨博是继续当奴隶还是给予他自由没有旨意，《圣经》里没有明确的说法。没有人会想到要去征求萨博自己的意见。所以这个问题只好由萨博的主人罗斯博士亲自决定。“当他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坐在荫凉地方，戴着手套，靠吃萨博在烈日下挣来的面包过活的。如果他断定上帝的旨意是让萨博继续当奴隶，他就可以保持他自己的舒适地位；但是，如果他断定上帝的旨意是让萨博自由，他就只好从荫凉地方走出来，脱掉手套，自己去挣面包吃。”林肯以一个问句结束他的想法：“罗斯博士会抱那种一直被认为有利于作出正确决定的绝对不偏不倚的态度吗？”

林肯在这次辩论中对奴隶制所持的态度是保守的，尽管他明确表明他痛恨奴隶制，但他反对给黑人以公民权，反对黑人在社会和政治上与白人平等。然而不难发现这些言论是林肯在道格拉斯将拳打来时的手忙脚乱的招架，越到后产，他自己的出拳就越重，攻守易势，他以攻为守，其演说也就越发有力了。

林肯看出了道格拉斯的狡猾，“他最了不起的是从来没有说过奴隶制是对的，也从来没有说过奴隶制是错的”，他在演说中不断反对一切人生来平等这个主义，“他并没有作出优等人必须奴役劣等人的结论”，他是“希望他的听众得出那个结论”，道格拉斯狡猾就狡猾在这里，“他逃避拆房子的责任，但他却在挖墙脚，让房子自己塌下来。”

因此，林肯放开手段逼使道格拉斯表态。在昆西，他作开场演说，他谈到了斯科特判决等问题，他反对将这个判决作为一个政治准则，那会束缚人们的手脚，“不仅为扩大和扩展我们认为是祸害的东西打下基础，而且还为把那个祸害扩大到各个州本身打下基础”，因此，“我们打算加以抵制”。

在这几个问题当中，如果有人持相反意见，林肯变得强硬：“那么，那个人就是站错了地方，必须离开我们。另一方面，如果共和党内有哪一个人忍受不了奴隶制实际存在这一需要，忍受不了宪法给予奴隶制的种种保证，要不顾一切地去干，那他和我们在一起也是站错了地方，他将在其他地方找到安身之所。”这就是林肯的两条腿，一条腿立在前面，表明他的立场，另一条腿后退一步，以使他站得更稳。因此，他将所有关于奴隶制的分歧归结为“认为奴隶制错误”和“不认为奴隶制错误”两种绝然对立的意见。共和党认为奴隶制是错误的，“它在道德上、社会上和政治上都是错误的”，这是林肯立在前面的一条腿。但“我认为，基于奴隶制在国内实际存在和宪法赋予我们的义务，我们根本无权在实行奴隶制的那些州去干预它，……也无意去干预。还要更进一步：就是在宪法允许我们干预的地方，我们也不打算去干预。”这是他放在后面的一条腿。他的格斗经验告诉他，只要前腿立得稳，后腿是可随时抬起，凶狠地踢向敌手的。

他抓注道格拉斯说过的一句话，“不在乎奴隶制到底是被投票通过还是被否决”加以批驳，他说，不论道格拉斯是在表达其个人感情，还是仅仅说明他对国策的看法，“如果他看不出奴隶制有什么错误，他这样议论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如果他承认奴隶制是错误的，这样议论就不那么合乎逻辑了。他不能说他宁愿看到一件错误的东西被投票通过而不愿它被投票否决。当道格拉斯法官说任何人或任何团体需要奴隶就有权占有奴隶的时候，如果奴隶制一定不错，他这样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是如果承认奴隶制是错的，再说任何人均有权做错误的事，那就不合逻辑了。当他说奴隶财产和马、猪财产都可根据平等原则进入各准州的时候，如果奴隶和猪、马作为财产没有什么不同，那他确实言之有理，但如果其中之一是财产，占有它是对的，而另一种是错的，那么对和错之间就谈不上平等。”林肯强调，“我在这里并不想证明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我是在说明我们和他们的立场，想说明我们之间的真正分歧是什么。”

道格拉斯沉不住气了，他感到林肯将奴隶制判定正确和错误的方式会造成合众国的分裂，他不希望这样，他宁愿看到合众国的扩张。他站起来说，“让每一个州各管各的事而不要干涉它的邻居”，他强调，“如果我们都坚持这个原则，那么林肯先生就会发现，我们的共和国可以分成自由州和蓄奴州两部分而永远存在下去”，他似乎看到了一幅光明的远景，“坚持这个伟大原则，我们就可以像现在这样继续前进，使财富积累，人口增加，力量壮大，让一切能使一个国家强大的东西都繁荣兴旺起来，直到全世界对我们称羨不已，在我们面前战栗不安，直到我们把这整个大陆变成一个以海洋为界的共和国。”他滔滔不绝地讲着，他的听众们津津有味地听着，直到他们互相激动起来，为他高呼，他们狂热地跳着、叫着、抛着帽子。他呢？微笑着，满意地看着他们，他问他们，“奴隶制，或者不如说，部分奴隶部分自由的国家，为什么不能像我们的先辈所缔造的那样永远存在下去？”

林肯很高兴道格拉斯终于作了这样一个公开声明，即奴隶制将永远存在下去。林肯向对方表示感谢，因为他总算看清了对方的拳路，他可以就此反击，他说，“我坚决认为，我们的先辈并没有把这个国家缔造为半奴隶半自由，或部分奴隶部分自由。我坚决认为，他们当时发现奴隶制已经存在了。他们并没有使它成为这样，但是他们让它这样，因为他们当时想不出办法来摆脱它。”并不是合众国缔造者们选择使这个国家半奴隶半自由，他认为道

格拉斯这样说是歪曲历史,然后他将他7月10日在芝加哥关于这个问题所作的解释用到这里,然后针对道格拉斯所问奴隶制为什么不能像先辈们使它存在的那样继续存在下去的提问,他反问道,“为什么他和他的朋友们不能让奴隶制像我们的先辈保留的那样保留下去?”

林肯的观点在这里是清楚的,即奴隶制是错误的,它不能扩展,只能保留。但是即使说奴隶制是错误的,应该反对也会受到民主党人的反对,林肯的激情越到后来越不可遏止。他说,“你们说不应该在自由州反对奴隶制,因为自由州没有奴隶制;不应该在蓄奴州反对奴隶制,因为蓄奴州有奴隶制;不应该在政治上反对奴隶制,因为这样会闹事;不应该在布道坛上反对奴隶制,因为奴隶制不是宗教问题”,他质问道,“那么,究竟该在哪儿反对奴隶制呢?”也就是说,“没有适当的地方可以反对。”

他们的争辩常常极为激烈,双方短兵相接,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好不热闹。道格拉斯常故意歪曲林肯话意,将林肯主张黑人与白人平等说成是试图拥抱她们并与之结婚,是主张种族平等,林肯不由得感到愚蠢可笑,他说道格拉斯的辩论就像是用饿死的鸽子的影子煮成的汤一样索然无味,他说道格拉斯一再玩弄重复二加二不等于四的诡计,他说道格拉斯指出别人说他没戴帽子的错误的方式是马上戴上帽子,他说道格拉斯玩弄一些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这样一个人就可以证明栗色马(chestnut horse)为七叶树(horse-chestnut)。

在盖尔斯堡,道格拉斯发现有很多人为林肯喝彩,说他做得对,道格拉斯指出,林肯在州的一个地方主张黑人平等,而在另一个地方则为了政治效果又抛弃它,声言存在人种的高低级差别,因此,林肯关于这个问题存在两种看法。道格拉斯称林肯是两面派。林肯说,“如果我有两副面孔”,他对着下面的听众指着自已其貌不扬的面孔,“那干吗还要用这副?”林肯对黑人平等问题已经说得相当清楚,因此对于道格拉斯的怪问只好歪答,对他的无理指责调笑化解。

林肯的阵营越来越大,特伦布尔也站出来为林肯说话,那个著名的逃亡黑奴、演说家弗雷德里希·道格拉斯赶来伊利诺伊声援林肯,还有其他人。道格拉斯取笑林肯还不如取消共和党的名称而换上“所有反对民主党的人”,但林肯先生不敢,因为如那样,林肯就在该州一半的县失掉拥护者。

尽管道格拉斯故作轻松,但四面楚歌的滋味毕竟不好受,他向他的朋友亚瑟·林德求助,他告诉林德,“地狱中的犬类正在追逐我,为了上帝的缘故,林德,快来帮助我对付他们。”但道格拉斯却像一条被追急了黄鼠狼,不得已放出了臭雾,正由于此,几乎谁沾了他谁臭。现在林德倒霉了,共和党收买了道格拉斯的电报,并在报纸上刊发,于是全国一片笑声。可怜的林德从此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因为他多了一个“为了上帝的缘故”的头衔。

10月15日,他们到达奥尔顿。16年前,林肯同谢尔兹决斗时曾来过这里,密西西比河从这里流过,河对岸即是蓄奴州密苏里。

林肯在这里将他们这段历时近两个月的辩论基本做了一番总结。他说,“你可以把民主党的政策兜底翻过来,无论它采取法令全书形式也好,德雷德·斯科特判决书形式也好,谈话形式也好,格言般的简短论证形式也好——它反正小心翼翼地吧奴隶制有什么错误的想法都去掉了。”林肯强调,“这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直到道格拉斯法官和我自己的可怜的舌头不作声了,这个问题还会在这个国家里继续存在下去。这是两个原则——是与非——之

间的永恒的争斗。这两个原则从开天辟地以来就相持不下，而且将永远斗争下去。一个是人类的普遍权利，另一个是帝王的神授权利。无论它采取什么形式，归根到底都是一个原则。……不管它是用什么形式讲出来的，是出于一心想骑在人民头上依赖他们的劳动果实生活的一个帝王之口，还是出于为其奴役另一种族的丑行辩解的某一种族之口，同样都是残暴的原则。”林肯很高兴道格拉斯表明要使奴隶制永世长存，“这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斗争的症结究竟何在。”林肯知道，一旦是非判明，那么，“一切真心希望使错误的事情结束的人，将会和我们站在一起。”林肯知道，“一旦我们能够把那重遮蔽真正问题的迷雾拨开——一旦我们能够使道格拉斯法官和他的朋友们公开宣布一项谋求奴隶制永世长存的政策——我们就可以把那部分人从他们中间分化出来，使他们和那些认为这项政策是错误的人站在一起。”林肯认为，“到那时，奴隶制就会马上结束，那个结束就是奴隶制的‘最后消灭’。”在奴隶制的解决问题上，林肯与道格拉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衷心希望和平解决，并且联邦的利益高于一切。林肯认为，“一旦这个问题能说清楚，使人们看出各政党间的真正分歧，这场论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而且会和平解决，不会有战争，也不会使用暴力。”

林肯与道格拉斯之间的大辩论与其说是两个人为了竞选参议员而致，不如说是时势所至，历史选择了伊利诺伊，选择了林肯与道格拉斯两人，使他们在奴隶制问题上各执一词，各抒己见，而最终他们代表了是与非、正确与错误，他们两人浓缩了美国内战前的各种思潮，他们也就成为当时美国的象征。

11月2日是选举日，虽然林肯曾经说过，到底是道格拉斯还是他自己当选为参议员，这件事无关紧要，只要密苏里妥协案不被废除，只要奴隶制在美国只处于由于实际需要人们对其“容忍”的境地而不致蔓延，那么，林肯甚至希望道格拉斯常胜不败，自己则常败不胜。但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那么多的限定只是表达了一种希望。选举日林肯还是有所盼望，他没有如愿。林肯获得的总票数为125000票，道格拉斯为121000票，尽管林肯获得的选民票稍多于他的对手，但他的对手却赢得更多的县，这使道格拉斯在州议会获得了54%的选票，林肯败北了。

南部在这个时候也为奴隶制检讨，南卡罗莱纳州参议员詹姆斯·哈蒙德说，起初他们“认为奴隶制是邪恶的、虚弱的、可耻的、罪恶的”，但是现在结果却是“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因为蓄奴制度而感到内疚的南部人了”。威廉·西沃德则在纽约明确指出，奴隶制与自由之间存在着“无法避免的冲突”。

迫在屈睫的危机

全国在沸沸扬扬，林肯失望地走出电报局，他似乎命中注定在成功之前饱尝失望之苦，但现在他却并不为这次失败而沮丧，因为他已一贫如洗，必须借点钱解决全家的肚子问题。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在花销却没有进帐，现在他已不能维持家用，他不得不举债度日。他夫人玛丽的脾气也更加糟糕，她膝下已有三个儿子，最大的鲍伯已有十五岁了，但她却仍时常控制不住自己，一次她雇用的仆人忍受不了要走，其叔父来领行李被林肯太太大骂一顿，怒而去找林肯，林肯在其律师事务所听完了他的叙述，无奈地说：“听了你所

说的我感到十分抱歉，但我想你坦白地回答，难道我十多年来日日夜夜所忍受的命运，你却连几分钟也忍耐不了吗？”

但是林肯并没有放弃对时事的关注，他感到战斗必须继续下去，公民自由的事业决不能因为遭了一次两次挫折就轻易放弃。他知道在这次辩论中道格拉斯耍乖弄巧，“既作为摧毁奴隶利益的最好工具，又作为维护奴隶利益的最好工具，想借以取得人们的支持。但是没有一种乖巧能使这两种对立的因素长久地协调一致。”尽管现在他没有做成参议员，“已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将被人遗忘”，但他信心十足，他感到自己“已经留下了一些影响”，而且他预感到“另一次爆炸很快就要到来了。”

他对国事的预感非常正确，但对自己本身的行动却无一点自知。在他和道格拉斯辩论的时候，他知道人们如痴似狂前来听讲，他感到今后凭演讲收门票就可对付饥荒了。不久他就准备好了一篇主题为“发明”的演讲，然后便租了一间演讲大厅，请了一位售票小姐，结果却发现门可罗雀。

他现在其实并不真正穷，因为他有房子、有田产、有地产，还有各种票据，只是没有现金，于是他再次回到他的律师事务所。他对做律师其实是很满意的，即使这一年他特别忙碌，然而上半年5月份的时候，他还是作为达夫·阿姆斯特朗的辩护律师帮他打赢了官司。达夫被控以流星锤打死了默兹格，时间是1857年8月27日晚11时。证人艾伦确证他看得很清楚是达夫击了默兹格一锤致死，当时月亮差不多当顶。林肯很高兴打这场官司，他是个有恩必报之人，在他的纽萨勒姆岁月衣食无着的时候，达夫的父亲即那位

与林肯格斗过的杰克曾给予帮助，林肯也对他们一家相当熟悉，他觉得他们尽管粗豪，却是诚实的老百姓。林肯的辩护极为简单，他问清了有关情况后，便派人取来了一本日历，结果表明当天月落的时间是12：05，那么在当时（相当于阴阳历初八晚）现场是不会月明如昼的。这场官司后来被称为“日历案”，它为林肯赢得了声誉。达夫获释了，林肯也感到报答了多年旧恩。

就在林肯决定不靠演讲谋生的时候，令他迷惑不解的是，各种邀请演讲函件却雪片般飞来，让他应接不暇。他知道他的老对手道格拉斯正在南部旅行，在那里与奴隶主们套近乎，发表亲奴隶制的演说，并且他以林肯为靶子，重复其林肯欲娶黑女人为老婆的嘲弄，把林肯说成是废奴主义者，激起南部对林肯和共和党的仇恨情绪。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此时舆论正呼吁提名林肯为总统候选人。J.费尔找着他，劝他考虑作总统候选人之事，他表示尽管自己有作总统的抱负，但他觉得自己决不会有此好运，共和党的巨头多得很，西沃德英俊有威仪，蔡斯激进而敢言，何况西沃德还有纽约政界的巨头瑟洛·威德的支持呢？

T.皮克特是林肯新闻界的朋友，当道格拉斯在南部嘲弄林肯的时候，他请林肯在全国范围内公开答复，他是希望林肯做总统的，但林肯“认为自己不能胜任总统这一职位”。

很多人劝他考虑做总统候选人，他都回信表示自己难以胜任。1859年他在各地演讲，也没有表明自己有竞选总统之意。他刻意追求过很多东西，但这些东西总难抓在手。因而他感到还是顺其自然好，总统是求不来的，只有时势才能造就英雄，造就总统。

林肯尽管没有竞选总统的表示，但他对共和党却是极其关心的。1858年

的选举民主党遭受了极大挫折，虽然林肯没有进参议院，但民主党北部国会议员名额却由 53 名减至 31 名。共和党势头正健，这个时候，有个极为诱人的念头便是降低共和党的标准以便吸收新成员，壮大队伍，林肯感到这会放弃共和党的组织目标“防止奴隶制扩展和推行到全国”，因为新进人员必多是从民主党分裂出来的道格拉斯派分子和南部反对分子，如果遵从他们的意见，就不得不放弃目标，而这必然导致整个组织土崩瓦解。联合必须是“在共和党立场上”的联合，其他条件下的联合必然是“南部的选票一张也得不到”，而“北部的选票却统统丢光”。

除此之外，民主党的分裂使他感到也应当防止共和党的分裂。这不是没有可能，因为时事中有很多火药，只要有导火线，一旦点燃就足以炸碎任何政党，民主党便是前车之鉴。林肯认为，“危险在于各地会情不自禁地为某件事‘鼓吹’，而这件事在一个地方是受欢迎的，但在别的地方，特别在全国代表大会上，会是根导火线。”这些事情有诸如马萨诸塞的反外国人运动，新罕布什尔之将服从逃亡奴隶法当作犯罪而加以处罚，俄亥俄之废除逃亡奴隶法，堪萨斯之提倡人民主权等等，林肯强调，“每个地方都应该把眼光放得远一点，至少在我们可能意见分歧的问题上不要随便发

林肯是冷静的，无论是在公开的论辩场合，还是在私人场合，抑或只是与人通信，他都显得极为慎重，他谨慎地避免失去太多的民众，同时又不能失去原则，他在北部废奴主义和南部坚持奴隶制之间走中间路线，由此南北部的极端分子都不喜欢他，在林肯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尔普斯即骂林肯是“伊利诺伊追逐奴隶的猎狗”。但这并不妨碍他将目光投向合众国的大多数的民众。

1859 年，关于奴隶制南北争论并没有平息，反而更加严重，南北都有过激行动发生。一些著作的出版也在此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乔治·菲茨休 1857 年出版了《食人生蕃：没有主人的奴隶》一书，他出生于弗吉尼亚的一个古老家族，是一个奴隶制度的鼓吹者。这本书与他前三年出版的《南方社会学》一脉相承，从理论上为奴隶制作辩护。菲茨休断言，“主人和奴隶的利益是不能分割的”，当主人从奴隶身上获取利益的时候，“奴隶们也在其主人的身上找到了一笔可观的财产”，废奴主义者忽视了奴隶制所具有的保护性作用，“对人类来说，当贫穷、不幸、年老、体弱和疾病向他突然袭击时，奴隶制是再好不过的东西了”。菲茨休极为荒谬有趣的结论是，“在 20 个人中约 19 个有‘一种天赋的和不可转让的权利’，即有权利受到照顾和保护，有权利有监护人、受托人、丈夫或主人；换句话说，他们有一种天赋的和不可转让的做奴隶的权利。”温和的林肯看了这本书后也至为愤怒。

1857 年出版的另一本书是欣顿·赫尔珀的《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这本书没有引经据典却列举了大量数据表明南方各蓄奴州早已远远落在了北方的后面。在北方，农业不是主要的赚钱手段，甚至大片乃不毛之地，然而那里有财富、人口、海内外贸易、工厂、机械、发明、文学、艺术和科学，还有慈善事业，他们只有这些，赫尔珀反讽道，“除此之外，他们别无优势，因此他们还得依靠我们来提供生活

的必需品。”赫尔珀生长于北卡罗莱纳，但他的这本书却是在纽约出版的。他认为在蓄奴州中没有一个人真正愿意干活，因为，自由民不愿干活，他们把劳动视作贱役，奴隶则逃避劳动。赫尔珀对他的南方奴隶主的形象作

了一番详尽的描绘：“他早晨从北方制的床上起身，穿上北方制的衣服，走过铺着北方制的地毯的地板，从北方制的水罐中倒出水来，在北方制的脸盆中洗脸。他旋开北方制的牙粉盒盖，用北方制的牙刷刷牙。他在北方制的镜子中端详自己的尊容，用北方制的梳子梳理头发。他服用的药物是由北方的江湖

医生所规定，洒在手帕上的香水是由北方所制造。他用北方制的手表看时间，从北方出版的报纸上获取新闻。他和他全家人坐的椅子是北方制造的，唱歌和祈祷时用的书是北方

出版印刷的。他坐在早餐桌前，对着北方制的盘子做祷告，用北方制的刀叉用餐，用北方制的器皿喝酒。他陶醉于北方制的钢琴所发出的优美旋律之中，或沉溺于北方出版的小说之中。他坐着北方制的马车去走亲访友，或用北方制的犁耙去耕地。他用北方制的火柴去点燃雪茄，用北方制的鞭子去抽打黑人。他用北方制的笔和墨水在北方制的信纸上写信，装进北方制的信封内，用北方制的石蜡把信封封上，盖上由北方刻成的图章。或许我们的南方‘绅士’是一位商人；如果是这样，观察一下他在铺子里的动作。他可怜巴巴地出售着北方制的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和缝纫用品，毫无爱国之心。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看到，他的四周总是堆满了他斥之为仇人、待之如上宾的那些人的工业产品，而他的内心却充满了犯罪似的自相矛盾。他的劳动、他的才能、他的影响都是为了北方而不是为了南方。”赫尔珀感叹“奴隶主本身已是多么悲惨地沦为了北方工业产品的奴隶”，他认为“奴隶制是南部一切耻辱、贫穷、无知、暴虐和愚昧的根源”。共和党对这本书极为关注，《纽约论坛报》的主编霍勒斯·格里利为之破例发表了整整8栏的评论。此外1859年春共和党出版了该书的一个节本，发行量达10万册。赫恩登从波士顿买了一本，林肯读得津津有味。而这本南方佬写的书却在南方引起了震怒，南部禁止其出售，一些州甚至宣布发行或收藏这本书为犯罪。

1859年，非洲奴隶买卖活动死灰复燃，并颇具规模。5月在维克斯堡召开的南部商务大会赞同废除禁止奴隶输入法。这一年还成立了“非洲劳力供应协会”。杰佛逊·戴维斯也出面指责禁止奴隶输入法违宪，并认为是对南部的侮辱。北方人则认为南部人已走火入魔。这个时候堪萨斯选民投票通过了一项禁止奴隶制的宪法，南部真正感到了一种迫在眉睫的危机。

在堪萨斯禁止奴隶制宪法通过的同时，约翰·布朗正在计划在弗吉尼亚山区组织奴隶武装起义。10月16日夜，布朗率领一支18人的队伍开进弗吉尼亚，在波托马克河与谢南多亚河交汇处的哈珀斯渡口附近攻占了军火库。他原指望进攻时成群的黑奴会像蜜蜂一般离巢，他所需做的就是将他们收进蜂箱，结果他不知所措地等在军火库，而等来的却是他的巡逻队召来的几个惊慌失措的奴隶。很快，罗伯特·E·李上校率领一支海军陆战队包围了他们，那时他们已退守至消防站，他们抓了几个人质，手忙脚乱地坚守了两天，付出了极惨重的代价，至少有17人被打死，然后受伤的布朗和6名同伙被俘并被判绞刑。

布朗在狱中很平静，一切他都想过了，他知道他的合众国的奴隶制不经流血就不能洗清其罪恶，他拒绝了一切营救计划，决定殉难，他相信，像他所做的那样，为了那些受人轻视的穷人的利益而做的事，并不是错误的，而是正义之举。他说，现在“如果认为必要，我将付出我的生命，让我的鲜血，我的孩子们的鲜血和千百万奴隶的鲜血流在一起，我请求，就这么办吧。”

他就义前的最后遗言是交给看守的一张字条，上面写道：“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只有鲜血才能洗清这个有罪的国土的罪恶。过去我自以为不需要流很多血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我认为，这是不现实的。”

12月2日，布朗走向绞刑架，北部许多城市的许多教堂敲响了丧钟，并鸣放礼炮，向他们眼中即将进入天国的圣徒致敬。

南部甚为恐慌，他们认为布朗的行动就是共和党宣传的结果，他们形成这样一个连环套的推理：布朗是废奴主义者，废奴主义者是共和党人，共和党人就是整个北部。他们感到妥协的日子已经过去，并叫嚣和平是没有希望的。

南北对立情绪立即在国会众议院议长选举中得到了反映。共和党人在众议院占有多数席位，他们推出温和的约翰·谢尔曼，希望他能获得提名，他是日后名震沙场的威廉·特坎塞·谢尔曼的兄弟，来自俄亥俄州。南部立即起而反对，因为他赞扬过赫尔琅其人其书，一些人甚至暗示布朗行动就是约翰·谢尔曼这类人挑唆引起的。北部共和党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双方先是唇枪舌剑，尔后枪拔刀握，僵持近两月不下，最后选出新泽西州的威廉·彭宁顿。

演讲于纽约库珀学院

在布朗举事的10月的某一天，林肯兴冲冲地找到赫恩登，告诉他自己受邀去纽约市作一次演讲，希望他就演讲的主题提点参考意见。林肯以前一直在中西部活动，除了在国会的短短两年外，基本上没有在东部作过演说，而当时纽约有那么多的饱学之士以及富豪。林肯很重视这次演讲，所以他广泛征求了赫恩登及其他朋友的意见，然后他接受了纽约委员会的邀请并告知他将以政治问题为主题，时间定于2月底，这样他就有时间作充分准备。

他在州图书馆呆了一段时间搜集资料，准备得差不多了之后去了一趟堪萨斯。那时布朗刚刚走向刑场，林肯对布朗深表同情，但他不赞同布朗所使用的暴力方式，认为它违反宪法并且实际上也无助于消灭罪恶。

不久，俄亥俄州共和党准备出版林肯与道格拉斯辩论集，并以之为林肯竞选鼓吹。林肯获提名的呼声越来越高，他自己也有些动心，12月20日，他给了费尔一份所索要的传记，简要介绍了自己自学奋斗的经历。共和党伊利诺伊州委会打算提名林肯竞选，他们征求林肯的意见，林肯犹豫再三后答应了。

林肯在纽约的演讲1860年2月27日晚在库珀学院举行，入场费25美分，尽管如此，容纳2,000人的大厅还是坐满了3/4的人。那天晚上林肯坐在主席台一角，穿着一新，但却不知怎么弄得皱巴巴的，他的裤子也在他的脚踝处露出大段空白，鞋带没系紧，松垮垮地耷拉在地面上。他后来对赫恩登说，那时他第一次为自己的衣着感到羞愧。不久霍勒斯·格里利和戴维·达德利·菲尔德律师陪着他走上讲台。威廉·库伦·布里扬特被选为大会主席，他向听众介绍了林肯。他说很荣幸向大家介绍一个著名的西部公民，这个公民现在正在这里准备向这个只知其名的城市听众作演说，他是西部反奴隶制的一个勇猛的士兵，曾与参议员道格拉斯开过战。当布里扬特声调激昂地说那个人就是伊利诺伊的亚伯拉罕·林肯时，会场掌声雷动。林肯含笑看着大家，他有些紧张，基本上纽约共和党内的知名的有修养有学问的人都来了，

那些主编、教士、政治家、律师、商人、批评家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来到这里，他们想看看这位在西部造成轰动的人物到底是怎样差不多战胜了几乎是不可战胜的道格拉斯的。然而一开始他们颇有些失望，他们看到林肯高瘦而肤色很深，走路也不怎么稳，或者说有些不灵活而显得颇为滑稽；他们听到他说着一口肯塔基土腔，将主席先生（Mr. Chairman）念成了快乐先生（Mr. Cheerman），而这是他开口说的第一个词；他们感到他的嗓音尖锐刺耳，常常因兴奋而将一些词读得不三不四；不过他们同时也觉得他的发声缓慢有力，有时显得斩钉截铁；他们逐渐发现他的演说风格和讲话方式极为朴实；他们逐渐感到他已调动了会场气氛，他的眼睛发亮，他的脸发光，他整个人都呈现着一种光彩；他们似乎觉得他的嗓音已不是尖锐刺耳，而是高亢动听。

林肯首先批驳了一番道格拉斯，这时他旁征博引，将有关会议决议、文件特别是合众国宪法寻章摘句读给他的听众听，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指出，我们的先辈开始组织我们至今还在其治理下的这个政府时，他们采取了种种方法限制奴隶制的发展，这同现今我们共和党人的观点是一致的。

然后他说“要对南部人说几句话”，“你们说我们是地方主义的，我们否认，这就发生了争执”，林肯这时已进入角色，不再紧张，他只将台下坐着的衮衮诸公当作他的听众，因而侃侃而谈，他说，你们提出的证据是“我们的党在你们的地区是不存在的，在你们的地区得不到选票”，这完全是事实，但不能说明问题。林肯娓娓道来，“我们在你们的地区得不到选票这个事实是你们造成的，不是我们造成的。……除非你们证明我们用某个错误的原则或者做法得罪了你们”，否则就是你们不对。因此，你们必须研究我们的原则，“针对我们的原则付诸实践后会不会对你们地区不利这个问题来和我们较量”，“而且较量的时候要承认我们这方面可能有点道理。你们接受这个挑战吗？”林肯特地拈出华盛顿，“你们有些人喜欢当着我们的面卖弄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提出的对地方主义的党的警告。在华盛顿提出那个警告不到八年之前，他作为合众国总统，曾经赞同并签署了一项国会法案，在西北领地禁止奴隶制，这项法案体现了直到他提出那个警告时和提出警告那个时刻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政策；而在他提出警告大约一年之后，他写信……说他认为在西北领地禁止奴隶制是个明智的措施，并表示希望将来能由各自由州组成联邦。”林肯要人们“记住这一点”，并问道，“华盛顿本人如果能说话，他到底会骂支持他的政策的我们为地方主义呢，还是骂反对他的政策的你们为地方主义？”

然而“你们说你们是保守的，……而我们则是革命的，破坏性的，或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么什么是保守主义？“不就是相信老的考验过的东西，反对新的没有考验过的东西吗？我们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坚持‘创建我们生活在其下的政府的先辈’所制订的政策，为它而斗争，而你们却一致反对、讥笑和唾弃那个老的政策，硬是要用新的政策来代替。”用什么来代替呢？“你们各有各的打算，不过在反对和指责先辈的老政策方面却是一致的。”林肯举例说，“你们有的赞成恢复国外奴隶贸易，有的赞成国会制订各准州的奴隶法规，有的赞成国会禁止各准州在其境内取缔奴隶制；有的赞成通过司法程序在各准州保留奴隶制；有的赞成异想天开地称为‘人民主权论’的‘如一人企图使另一人作奴隶，任何第三者不得反对’这一‘伟大原则’，可是你们当中就是没有一人赞成根据‘创建我们生活在其下的政府的先辈’的做法，由联邦在联邦各准州中禁止奴隶制。”“创建我们生活在其下的政府的

先辈”是道格拉斯的说法，不管是正面攻击，还是顺带一枪，林肯总不忘了道格拉斯是头号对手。

林肯还谈到了布朗问题。他指出，“约翰·布朗不是共和党人，你们无法把哪怕一个共和党人牵扯到他一手策划的哈珀斯渡口事件中去”，然而，你们“硬说我们的主义和宣言必然会造成这种后果”，或者，“把黑共和党干脆形容为引起奴隶造反、制造流血和闹事”。林肯指出，“奴隶造反今天并不比共和党成立之前更普遍”，一些局部的、小的起义是奴隶制的必然结果，而奴隶普遍起来造反则在很长时间内是不可能的，“谁非常害怕这种事情发生，或非常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同样会大失所望。”

林肯指出，南部一直企图破坏共和党的组织，然而，“人的行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但是人的天性却是改变不了的。我国有一种反对奴隶制的思想和感情，至少可以投

150万张票。我们的政治组织便是以这种思想感情为基础的，你们即使把这个组织破坏掉，也摧毁不了那种思想感情。”

林肯越来越慷慨激昂，你们“暗示是宪法给你们权利把奴隶带进联邦各准州，在那里把他们当作财产占有。可是宪法并没有专门规定这种权利，……连言外之意都没有”，然而，“你们宁肯使联邦分裂，也不愿放弃宪法规定给你们的权利”，你们抱定那种不存在的权利，“所以，你们的目的，说穿了，就是要搞垮政府，除非容许你们在你们和我们之间有争议的各点上随心所欲地解释和强制实施宪法。不管怎样，你们是要么掌权，要么覆灭。”

“你们不能容忍一个共和党人当选为总统。你们说，如果发生那种情况，你们就要搞垮联邦，然后，你们说，搞垮联邦的严重罪名就会落在我们头上！”林肯说到这里叫了一声“妙极了”，然后他的幽默天赋在这里自然流露了出来，“一个拦路强盗用手枪指住我的脑袋，咬牙切齿地说：‘留下买路钱，不然就打死你，而那时你就是一个杀人犯。’”这个比喻是如此自然贴切，所有听讲的饱学之士都被这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看起来土里土气的家伙迷住了，一时之间场内极为安静，没有人愿意交头接耳以致漏听林肯的讲话。

林肯看着他的听众，话锋一转，“现在我再向共和党人说几句。让这个伟大联邦所有各部分都太平，彼此和

睦相处，这是最合乎理想的。我们共和党人应该尽力做到这

一点。”林肯指出，“他们认为奴隶制正确，我们认为奴隶制

错误，这就是整个争端的症结”，然后林肯重申，“尽管我们

认为奴隶制是错误的，但是在实行奴隶制的地方，我们还是可以随它去，因为那是出于它在国内实际存在的需要。”但林肯无疑是一个善识时务之俊杰，他不会不知道南与北、奴隶与自由之间的斗争已几乎水火不相容，他不会不注意他现在是在站在纽约共和党的讲坛上，因此，他讲话的语气越来越强硬，特别是事关原则问题时更是如此，他说，“明明能投票制止奴隶制，难道能容许它扩展到各准州，并且到这些

自由州里来侵扰我们吗？如果我们的责任感不允许这样，那就让我们无畏地和有效地坚持我们的责任吧。决不要被那些一直纠缠着我们的似是而非的诡计转移我们的方向”，林肯变得极为严肃，“同样不要让不实的指责使我们偏离了我们的责任，也不要被搞垮政府或把我们送入地牢的威胁吓得不敢履行责任。我们要坚信正义就是力量，并且在这个信念的指引下，敢于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把我们的责任履行到底。”

林肯在纽约取得了极大成功，格里利的《纽约论坛报》次日载文谓“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那样第一次向纽约听众演讲就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另一个则说“当天整个会议大厅以及次日全城都响彻着喜悦的欢呼和祝贺，那个人来时无人知晓，去时却带着巨大胜利的桂冠”。

“劈栅栏木条者”

他戴着巨大的胜利的桂冠乘胜前往东北部的康涅狄格、罗德岛、新罕布什尔等州，在一些著名城市演讲。3月5日，在康涅狄格的哈特福德，他说，奴隶大约值20亿，公众的舆论也是建筑在这种财产的基础上，一般说来那些减少财产的价值做法会遭到反对，而那些增加其价值的做法则得到赞成。而关键是南部舆论认为奴隶是财产，而北部则认为他们是人应给予其自由，由此而导致所谓“无法避免的冲突”。但是，林肯认为，在白人与黑人之间没有斗争。

3月6日他又在纽黑文演说，这次他的朴实无华的演说风格和讲故事的幽默才能极和谐地交织在一起。他说，合众国的人口的大约六分之一是奴隶，他们的主人把他们当作财产。“这种财产的主人究竟是不是真正看到了财产的真面目，这我无从回答。但他们如果看到了，他们是透过20亿美元看到的，这种外壳可实在是厚。他们看到的肯定和我们看到的不同”，因为这个巨大的金钱利益对其思想无疑是大有影响的。

关于准州和蓄奴州的奴隶制问题，林肯以一个形象的比喻说开了，“如果我看见一条毒蛇在路上爬，随便哪一个都会说我必须就近抓起一根棍子把它打死。但如果我发现那条蛇和我的孩子们一同睡在床上”，那就有个投鼠忌器的问题，因为“我可能打伤孩子们。如果发现蛇和我的邻居的孩子们一同睡在床上，而我又曾和邻居庄严订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插手他的孩子们的事，那我最好还是让那位先生自己去想办法解决。”但是，林肯话锋再一转，“如果一张床刚刚铺好，孩子们就要去睡在这张床上，却有人提议把一窝小蛇和孩子们放在一起，那我应该作出什么决断，我想没有人会提异议吧。”而且“似乎不容有什么犹豫了”。

林肯指出，道格拉斯所谓“当白人和黑人斗争时，我支持白人；当黑人和鳄鱼斗争时，我支持黑人”的说法“包含着欺骗”，因为它假定白人和黑人之间必须有一方制服另一方，“其实这种斗争是没有的”，林肯假设，“如果两个遇难水手呆在一块狭窄的木板上，一个水手不把另一个水手推下去，自己就会淹死，那我就把黑人推下水去，如果对方是白人，我也照样会推他下水。但情况并不是这样，木板大得很，两个人都容得下”，林肯声调转向高昂，“这块美好的土地大得很，白人和黑人都可以安身，没有必要叫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推开。”

林肯说道格拉斯的话，“其目的是更进一步使黑人变成野兽，使舆论对于变成野兽的人是不是当奴隶完全漠不关心”，他希望它永不能得逞。

林肯的东北之行极为成功，几乎场场爆满，当他回到斯普林菲尔德的时候，他的朋友们为他的成功骄傲并向他祝贺。

林肯一方面没有提名竞选总统的表示，一方面又在各地演讲，这个方针极为正确。因为布朗暴动，民主党将矛头指向西沃德，原因就在于他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主要竞争者。共和党因约翰·布朗的行动一时间极为被动，

林肯此时正“韬晦”，躲过此劫。而他的演说又使他声誉鹊起。到了 1860 年 2 月他在库琅学院作过报告之后，《芝加哥论坛报》的约瑟夫·梅迪尔撰文指出，林肯当选总统的呼声远远超过西沃德。

民主党利用布朗事件大做文章，然而机关算尽，没料到该事充分滋长了南部的反北部情绪。亚拉巴马州的威廉·朗滋·扬西老早就在寻找脱离的借口。南部坚决主张将起草联邦奴隶法条款写进民主党纲，扬西叫道，如其不然就退出全国代表大会。4 月 23 日，在南卡罗莱纳的查尔斯顿，他们果然这样做了，因为道格拉斯坚持人民主权论，他试图妥协，但远远不能满足南部的要求。有 8 个州的 49 名代表随扬西另觅地方开会，然而即使在剩下的较为纯净的队伍中，道格拉斯也没有赢得 2/3 多数。他们决定 6 周后至巴尔的摩重开大会。

这正是共和党的机会。林肯的朋友们为林肯忙碌开了。5 月 9 日，在伊利诺伊的迪凯特召开共和党伊利诺伊州代表大会。理查德·奥格尔斯比积极支持林肯竞选，他找到林肯的堂舅约翰·汉克斯，希望能发现点什么。当他听说林肯劈过栅栏木条，立即灵机一动，因为南部不是总是说必须有一个阶级构成社会的底层吗？而在北部，这种底层不是恒定不变的，即使最底层的人也会升到最高位，就这一点宣传林肯再好不过了，这是对自由劳动制度的赞美。因此，他与汉克斯带着两根栅栏木条来到会场，这时有人宣布：“一个老民主党人要来献礼。”在大家的翘盼中，汉克斯扛着两根木条走进了会场。大家的眼光一下子被木条上的标语所吸引：“亚伯拉罕·林肯，劈栅栏木条者，1860 年总统候选人。这里是 1830 年约翰·汉克斯与亚伯·林肯劈成的 3 千根栅栏木条中的两根。林肯的父亲是梅肯县的第一个拓荒者。”大家先是轻声读着，随后激动起来，他们发疯一般为林肯高呼。林肯向大家表示感激，然后慢条斯理地说，“我说不清楚这两根木条是不是我所劈，不过，朋友们”，林肯道，“我肯定劈过很多比这更好看的栅栏木条。”

当选总统

在伊利诺伊戏剧性地推选林肯的同时，立宪联邦党在巴尔的摩组成，他们是老辉格党换了一个新脸孔，他们主张支持国家宪法，支持联邦及其各项法律的实施，并提名田纳西州的约翰·贝尔为总统候选人，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埃弗雷特为其竞选伙伴。

1860 年 5 月 16 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这天正好是西沃德的生日，他 59 岁，是共和党提名呼声最高的竞选者，他也相当自信，他知道总统候选提名非他莫属，便租了一门炮，装好炮弹，摆在家门口，等待着那个胜利的时刻来到以便庆祝。

西沃德有整个上北部地区的支持，林肯则只有伊利诺伊的朋友帮忙。林肯如要想获提名，还将不得不面对另外几个竞争者。他们是：俄亥俄的蔡斯，林肯一直对他抱有好感，但他太激进；密苏里的爱德华·贝茨，他能获得下北部的选票，格里利为他竞选奔走。此外还有卡梅伦，能得到宾夕法尼亚的支持，而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州，共和党要获胜必须取得该州以及伊利诺伊或印第安纳的支持。

会议召开了 3 天，第二天讨论共和党政纲，在下午获通过。这个政纲坚持遏止奴隶制扩张的基本政策，同时也肯定“各州有权制定和管理自己的内

部体制”。谴责布朗的袭击行为。与 1856 年纲领相比，在反奴隶制方面语调大为缓和。同时这个政纲还有一些针对性的条款，为了获得宾夕法尼亚等制造业为主各州的支持，强调保护性关税；为了吸引中西部选民，强调制定宅地法、政府资助办学和修建横跨大陆的铁路；为了赢得外国移民支持，主张反对在国籍法方面作任何修改。

这个政纲极具吸引力，除了南部持敌视态度。那么谁是符合这一政纲的人选呢？蔡斯首先因其过激而且难以与西沃德抗衡而遭淘汰，卡梅伦过于地方化。林肯倒是有希望，但还没有赢得全国性的大声誉。如果政纲一通过马上就投票，那西沃德在纽约的大炮就要在该市的夜空鸣响。

17 日下午，西沃德的拥护者在政纲通过后，会议立即投票，然而会议主席马萨诸塞的乔治·阿什曼说投票数记录纸没有了，要等印刷商送来。这一等便等出了一个新的总统候选人。

北部的代表们认为西沃德与刚通过的政纲不协，而且他从政多年，树敌过多。格里利决意搞掉西沃德，因为格里利为西沃德和韦德帮过大忙，而这两人却不懂得投桃报李，格里利心中一口气已憋了多年，现在他总算找到了机会。他奔走于各州代表团之间，陈述许多理由表示西沃德不能获提名，比如他曾反对 1850 年妥协案，1858 年作过关于“无法避免的冲突”和求助于法律之上的法律的演说，这使他显得过于激进，而且他曾反复公开非难共济会，做纽约州长时曾赞同取消公立学校基金，主张为外国人及天主教徒另设学校等都表明西沃德有很多不利于竞选的条件。于是宾夕法尼亚和印第安纳州表示，西沃德作总统候选人不会在他们的州成功，而这两个州对选出一个共和党的总统至关重要。

西沃德的成功之峰不是山峰而是浪峰，他在那个峰头还没有来得及品尝成功的滋味，那峰头便跌落了。他尝到了遭报复的滋味。

格里利不知不觉帮了林肯的忙。林肯的朋友们利用这段时间通宵达旦活动，他们多方出击。对西沃德的反对者，他们问，除了林肯，谁能有把握击败道格拉斯呢？而道格拉斯是一定会获提名的。他们还大力宣传林肯出身寒微，做过劈栅栏木条者，他有底层平民的支持。而且林肯出生于肯培基，这会使他赢得一些边境州的选票。当然，幕后交易是免不了的，尽管林肯一再指示其竞选代理人不要做任何使他受约束的许诺，但他们仍答应了印第安纳的卡来布·史密斯和卡梅伦内阁职位。此外，他们还在会议大厅里做了些小动作，让林肯的支持者及啦啦队占满大厅。拉蒙和费尔甚至招募了 1 千名大嗓门者，为林肯高呼。

一切准备就绪后，提名开始，那是 18 日上午。4 万人赶至芝加哥，他们只花了很便宜的路费，因为林肯的助手贾德是芝加哥铁路公司的律师。他们赶来为林肯呐喊。芝加哥威格卫姆大厦只能容纳 1 万人，剩下的 3 万人在大街上喧闹不已。

10 点钟，西沃德的助手提名西沃德，于是纽约帮齐声大吼，直欲揭屋顶而去。林肯被特意安排在第二提名。当贾德提名亚伯拉罕·林肯为美国总统候选人时，5 千人一下子从座位上跳起，竭尽全力吼叫起来，按照事先的安排，芝加哥 1 万只汽笛长鸣，枪炮声响，鼓乐声喧，激动的人们高喊着投林肯的票。

第一轮投票开始了。西沃德获 173 又 1/2 票，占多数，这原在意料之中，要在 17 日下午选举当有更多人支持他。但他没有获得超过 1/2 的多数票即至

少应获 233 票才能成为总统候选人。林肯只获得 102 票，余票为其他“宠儿”所得。第二轮投票重心逐渐转向林肯，他获 181 票，与西沃德的 184 票接近，这亦在意料之中；乃活动之结果，因为宾夕法尼亚和新英格兰的一些代表转向了林肯。第三轮西沃德只获 180 票，林肯则获得 231 又 1/2 票，仅差 1 票半。

会场这时突然沉寂下来，在这沉寂中，俄亥俄州代表团的主席卡特站出来，美国未来的历史一瞬间在这里决定了，他们的 4 票改投林肯。林肯成为总统候选人。他的竞选伙伴是缅因州的国会参议员，前民主党人汉尼巴尔·哈姆林，他与林肯同年。

大会主席阿什曼作告别辞，面对兴奋的人们，他说，“你们有了一个和事业相称的候选人。你们非保证他获得成功不可，人类非保证他获得成功不可，自由事业非保证他获得成功不可，天意注定他非成功不可。”

林肯在斯普林菲尔德打着保龄球，他无法集中注意力处理事务，只有通过体力活动来消除紧张。然后消息来了，他成为总统候选人，于是回到家里告知他的太太。玛丽听后容光焕发，她当然没有忘记她的总统夫人之梦。

道格拉斯现在忧心忡忡，这么多年的苦心经营，这么多年为使美国成为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大国的梦想，在这关键的时刻像一面镜子掉在地上破碎了，因为他的民主党就是这样一面镜子。6 月 18 日在巴尔的摩的大会几乎刚开始便因拒绝大多数对抗已选定道格拉斯派候选人的州的代表而告破裂。民主党于是便有了两个总统候选人，一个是道格拉斯，持人民主权论；一个是布雷肯里奇，是现任副总统，其政纲宣称奴隶制是正确的，应该予以扩展。

民主党的分裂造就了林肯的总统地位。林肯知道，他将获得几乎全部自由州的选票，但难以获得南部的选票。如果他的对手们联合起来，他便有些难以获胜。看来道格拉斯多年前宰杀的一只兔子，现在却让林肯吃了肉。

道格拉斯预感到林肯将获胜，而这十有八九导致南部脱离联邦。南部的宣传机构一致开动捏造故事，制造恐慌。他们宣称，任何人只要他不相信奴役非洲人的蓄奴制为社会、道德乃至政治的幸事者，都是南部的敌人。他们愈加坚定，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主权，即使一点点也不行，就像他们的一位前辈所说的那样，一个处女不能交出她的部分贞操。道格拉斯在南部奔走，他不希望看到联邦分裂，他劝告南部，不论选举结果如何，都不要分离。但 11 月的选举日他在亚拉巴马的莫比尔，林肯当选的消息传来，他约略有些失望甚或嫉妒，但当他看到该州的狂怒反应后，他显得极为忧郁，他的秘书说从未见他那般绝望。

选举结果表明，林肯赢得了几乎全部自由州的选举人票（180 张），只有新泽西例外，该州 7 票中有 3 票投了道格拉斯。

五烽烟初起

坐视面部脱离

林肯无疑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富地方性色彩的一个总统，各蓄奴州的总统选举人们没有一个投林肯的票，其中有 10 个州林肯连一张普选票也没有得着。南部对抗的情绪极为明显，特别是南卡罗莱纳州预感到林肯要当选，州议会便一直开会商量对策。当林肯当选的消息传来，立即，州议会再次开会，至 12 月 20 日，大会全体通过一项决议，宣告脱离联邦。随后，密西西比州 1861 年 1 月 9 日脱离，佛罗里达 1 月 10 日，亚拉巴马 1 月 11 日，佐治亚 1 月 19 日，路易斯安那 1 月 26 日，得克萨斯 2 月 1 日。那个令道格拉斯感到绝望的亚拉巴马，实际上在 100 票中只有 61 票赞同，其他各州则几乎全以压倒优势投票通过脱离决议，以南卡罗莱纳为最，169 : 0。

林肯知道会有这一天，在他被提名之后南部就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他看到南部像一群受惊的马，在那里互相传染着紧张气氛，朝着脱离联邦的道路跑着，他感到南部在这样做时甚至懒得看一下脚下的坎坷。

合众国无疑有很多人注意到了这一点，一些人要求林肯给公众写点东西，表示自己无意干预各州奴隶制的立场，而关于这无疑他已说过多遍，而且有印成书的《林肯道格拉斯辩论集》，且已出过多版，许多报纸也登载了他的演说，他写的信也很少有不见报的，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他的抑制奴隶制发展而不干预各州奴隶制的观点。他说，“那些不愿意看或不愿注意我已经公开说过的话的人，我就是重新说了，他们也不会看，不会注意的。”

尽管他不在选举现场，但总统选举实在令他感到疲倦。

美国现在正处在一个不平凡的时期，不管谁当选总统都必然要面对那个危险的即将引爆的奴隶制问题，那是一付重担，需要不屈的意志才能承担。

林肯感到太累了，大选之后他疲倦地躺在沙发上，他有些心神恍惚，一抬头忽然发现对面柜上有面镜子，镜子映出

自己的脸，他看见自己有两个映像，其中一张面色极为苍白。他大吃一惊，急忙站起，幻影消失。他嘘了一口气，又

躺在沙发上，两个映像再次出现，而且比第一次更加清楚。林肯大为恐慌，急忙告诉玛丽，玛丽认为他将梅开二度，连选连任，但那张苍白色的脸却意味着他不会活着挨过任期。林肯没有告诉其他人，只是对赫恩登说，“比尔，我担心我不会有好结果。”

当选之后，斯普林菲尔德曾举办活动庆祝林肯当选，林肯不打算演讲，但还是即兴说了两句，他要人们时时刻刻“记住全体美国公民都是同一个国家的兄弟，应该在手足情谊的纽带中共同生活”。

但是，林肯心中却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坚决主张反对奴隶制的扩展，认为绝不能妥协，“你一妥协，他们就又爬到我们头上来了，我们的一切努力就会付诸流水，早晚还得从头做起”，他给朋友及有关人员写信不厌其烦一再提起，“如果我们屈服，那我们就完了，政府也完了”，林肯甚至觉得，“要不了一年功夫，我们就非得占领古巴作为他们留在联邦的条件不可”，

因此，“较量是必不可免的，现在较量比将来较量好”。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关于逃亡奴隶的条款必须实行，而且要“用最温和的方式实行，决不可加以抵制”。

南卡罗莱纳脱离后，林肯给 A·H·斯蒂芬斯写信，斯蒂芬斯是佐治亚人，按照林肯 13 年前的说法，是一个矮小瘦削、脸色苍白患结核病的人，他曾经作过一次精彩演说，使林肯“那双枯干的老眼”充满泪水，现在他是一个有条件的联邦主义者，反对脱离联邦。林肯告诉他，“我充分意识到国家目前所处的危机以及我担负的责任的重量。”林肯问道，“南部人当真害怕共和党执政会直接、间接地干预奴隶或就奴隶的事情干预他们吗？”如果他们当真害怕，林肯向斯蒂芬斯保证南部人根本不用害怕，“在这方面，南部在华盛顿时代没有危险，现在同样也没有危险。”不过，林肯认为，这样做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或者并不解决问题，因为，“你们认为奴隶制是正确的，必须加以扩展，我们则认为奴隶制是错误的，必须加以限制。我认为关键在于此，它当然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一个重要分歧。”

林肯眼看着一个州又一个州宣告脱离，束手无策。现在是布坎南总统当政，尽管他只剩下几个月的任期，而实际上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反对脱离联邦，并称脱离联邦为非法行为。他说，联邦的“任何一个契约成员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废除它”，因为联邦不仅仅是各州自愿联合在一起的一个整体，还是一个主权国家。然而令共和党大失所望的是布坎南总统继续说，政府不能强迫一个脱离联邦的州回到联邦来。这样总统给了南部分子以暗示和鼓励。林肯坐等时间一天一天慢慢逝去，如坐针毡，度日如年，除了胡子越长越长。林肯在斯普林菲尔德第 8 号街家里的沙发上躺着，抚摸着他的已经将下巴遮住了的胡子。他以前是不留胡子的，可是一个叫格雷丝·比德尔的小姑娘告诉他如果他留上胡子，他的脸就不会看上去那么忧郁，就会显得好看些。那个小姑娘还问他有没有女儿。他不无遗憾地告诉她，自己只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儿。同时对她蓄胡子的建议觉得有趣，最后终于听从了她的劝告。

林肯躺在沙发上，抚摸着胡子。他知道在 12 月间有一种妥协的想法，即将密苏里妥协线扩展至太平洋。肯塔基州的约翰·克里坦登要求对宪法做一系列的修正，希望奴隶制能得到永远的保护，该案没能通过表决。

林肯知道，所有脱离的州或正打算脱离的州都在备战，征召自愿兵，抓紧民兵建设，并在退出联邦的同时，攻占联邦的军火库和要塞。

林肯知道，到 1861 年 1 月，下南部各州脱离联邦已成洪水决堤之势，新闻界趁机兴风作浪，掀起脱离狂潮。

林肯极为痛心，那个双影镜像也困扰着他，他感到来日多艰，遂决定去查尔斯顿见继母一面。他感到在他的少年岁月，他的继母给了他求知上的很多帮助，他一直心怀感激。而且现在，他的父母及一个姐姐都早已故去，继母是他过去生活的唯一见证，是一根纽带，连结着过去岁月的美妙和亲情。他牢牢记住纽带一词并将它用之于就职演说。

2 月 1 日他见到了继母萨莉。她的唯一亲生儿子约翰·迪早在 1854 年去世，她现在住在女儿家。林肯对他的继母极为爱戴，萨莉也极爱她的这个继子，在他小的时候，她就看出他与众不同，并极力促使他上进。现在母子相见，萨莉却不仅仅感到高兴，那是见到儿子的高兴，还感到伤感，她的儿子就要到遥远的东部去了，再也不像以前在巡回法庭的时刻说回就回了，她还能再看到他吗？而且她知道南部有人正计划阻止他当总统，他们打算暗杀

他。尽管儿子做了总统衣锦还乡，她却老怀难畅。她多么希望他不要去做总统啊，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觉得从此之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她不由得紧紧抱住她的儿子，眼泪漱漱而下。

林肯在家逗留了一天，与继母共享了一天的天伦之乐。他还抽空去了一趟他父亲的墓地，那里荒草丛生，他在父亲的坟前立了一块木牌。

萨莉惦记她的儿子，他第二天凌晨四点的火车，在那个寒风凛冽的冬夜，萨莉不顾自己已是73岁的老人，赶来相送，她抱着他不放，呜咽着说怕再也难以相见。

林肯回到斯普林菲尔德后两天，南部在亚拉巴马的蒙哥马利市集会，4天后便搞出了一部临时宪法，再过1天，即2月9日，会议选举杰佛逊·戴维斯为临时总统，临时副总统则是那个一直反对脱离联邦的A·斯蒂芬斯。

看来打仗将不可避免，林肯感到局势严峻。他预先派了私人秘书尼各来等人去华盛顿试探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因为他是弗吉尼亚人。空气越来越紧张，老朋友们都赶来话别，甚至纽萨勒姆的汉纳·阿姆斯特朗也来了，她说她不奢望能活着再次见他。

然而林肯无所逃遁，他必须面对现实。他开始变卖家俱，并将房子以年租金90美元的价格租了出去。他盼望着重回斯普林菲尔德，他甚至对赫恩登说，不要将他们的律师事务所的招牌取下了，他想着做完总统后回来重执律师旧业。那天晚上林肯与赫恩登谈了很久，他们差不多共事17年了。然后他们走出律师事务所。赫恩登后来写道：“一路上他讲到一些有关总统的职位所特有的不愉快的特点。‘我已经厌倦了当官办公’，他抱怨道，‘而每当我想到摆在我面前的任务我便不寒而栗。’”

帝国之星前往华盛顿

在这恐怖、感伤同时又喜悦的日子里，林肯准备好了他的就职演说。终于，2月11日他迎来了前往华盛顿的日子。

那是一个风雨之晨，黑云滚滚，寒气袭人。林肯携妇挈子在戴维斯、贾德及两个秘书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大西铁路站。林肯站在昏暗的候车室里，看到前来送行的人们站在从车站到他的专车两旁，他神色严肃，默默和他面前的父老乡亲朋友们一一握手，走上专车的台阶。专车只有几节，他向车尾看去，只见烟雾迷濛，将一切笼罩住，隐隐约约，似有若无。他仿佛看见过去的时光一幕幕飞逝，如梦似幻，童年、母亲、姐姐、平底船、安，啊，那些一想起就令心隐隐作痛的岁月哦，仿佛有一种沉重的力量，他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回过头，他看见近24年来朝夕相处的人们挥着手，一副依依不舍的神情，他的感情闸门一下子打开，他打了个手势制上了司机，让他暂缓开车，然后说，“朋友们，不论谁，只要不处于我的境地，就不能体会我在这次告别时的忧伤之情。”林肯感情深挚，他感谢斯普林菲尔德人民24年来的好意，他说他的一切都要归功于他们。他骑一匹借来的马在他年轻力壮时节来到这里，那时他落魄无助，有那么多朋友帮助他。他还在这里结了婚，他的“孩子们出生在这里，有一个还埋葬在这里”。林肯为一种黯然销魂的情绪所笼罩，前途茫茫，来日大难，“我现在要走了，不知哪一天能回来，或者是否还能回来”，他感到他“面临的任務比华盛顿当年担负的还要艰巨”。这么艰巨的任务谁能知道是否能成功呢？谁能保证成功呢？林肯是不属于任何宗

教的，但他和信教的人们一样相信全知全能的上帝，“没有始终伴护着华盛顿的上帝的帮助，我就不能获得成功。有了上帝的帮助，我决不会失败”，林肯的“上帝”会“与我同行，也会与你们同在”，而且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林肯最后所说的话表明了他作为领导人物的力量，即使在他如此感伤的时候，他也并未忘了振作他的听众，他不能显得过分孤苦无助，没有一点希望，因此他说“让我们满怀信心地希望一切都会圆满。愿上帝保佑你们，就像我希望你们在祈祷中会求上帝保佑我一样，我谨向你们亲切地告别。”

林肯登上了专车，他听到车轮滚动的隆隆轰响，而那“再见，亚伯”之声仍盖过火车的声响清晰传入耳鼓，林肯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向人们挥手，很快，送行的人们隐入烟雾，而他们也看到林肯专车很快驶入烟雾，两地茫茫。

当天下午5点火车到印第安纳州府所在地印第安纳波利斯。莫顿州长和印第安纳州的同胞们隆重欢迎林肯的到来，林肯表示感谢，并说当他碰到各种难堪的境况时，他“依靠的是你们和合众国人民”，这个国家的统一和自由的永远保持这个问题，“不在政治家身上，不在总统、也不在谋官求职者身上，而在你们身上”。

林肯在印第安纳州议会还谈到南部一直叫嚷的所谓“入侵”问题。他问道，“什么是入侵？”一支军队没有经过南卡罗莱纳人民的答允或带着敌意进入其地大概叫入侵吧？如果南卡罗莱纳人民被迫屈服，这也叫做强制。“但是如果合众国仅仅只是要占有或掌握属于它自己的堡垒要塞及其他财产，征收进口关税或最多停止与那些惯常作奸犯乱的地方通邮，难道这样一些事情或所有这些事情也叫做入侵或者强制？”

林肯这样说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港的入口处有一个即将建成的坚固的叫做萨姆特的要塞，属于联邦·罗伯特·安德森上校带领80多名美国士兵起先驻守在离此要塞不远的莫尔特里要塞，但这个要塞处在一块狭长的陆地上，容易遭受进攻。南卡罗莱纳宣布脱离联邦后，安德森按照陆军部的指示于1860年12月26日率队转移至萨姆特。南卡罗莱纳人认为该要塞是他们的财产，他们被激怒了。而这时由于南部的内阁成员们纷纷辞职，布坎南总统的新内阁拒绝了从萨姆特撤军的要求。年初，布坎南总统的咨文甚至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征收联邦岁入和保护政府财产。并且布坎南总统一改往日软弱的作法变得强硬起来，他命令军部派了一艘非武装的商船向安德森上校增援。这艘“西方之星”号商船载着军需品前往查尔斯顿。南卡罗莱纳得知后愤怒谴责联邦的侵略行为，并且当该商船1月9日糊里糊涂没在萨姆特要塞停下反而开进查尔斯顿港时，迎接它的是炮声隆隆，很快一发炮弹打在船上，船长急忙掉头回家了。

林肯一路之上基本上很少如此有针对性地发言。

2月12日是他的生日，这天他到达辛辛拉提，这是俄亥俄州俄亥俄河边的一个城市，对面即是他的出生地肯塔基，但是肯塔基没有邀请他前往发言，他在那里只获得了该州不到1/10的普选票，那可是他出生并生活了7年的地方啊！然而他只能隔着俄亥俄河向着对岸的肯培基说希望忘掉党派、无视党派，那样，“我们又将成为同胞兄弟”，这也是他对所有蓄奴州的希望。

2月15日，林肯参加由克利夫兰市所有各政党参加的欢迎会，这令他特别高兴，他诚恳地说，“如果道格拉斯法官当选为合众国总统，在你们城里度过今天这个晚上，共和党人就应该与他的支持者们一齐来欢迎他，就像今

天晚上他的朋友们与我的支持者们一道来欢迎我一样。”联邦的保全有赖于大家精诚合作，林肯将联邦比喻为一条“老宝船”，“如果我们在这次航行中不是齐心协力地来保卫”它的话，那么“就没有人有机会去驾驶它进行另一次航行了”。这个比喻日后曾给予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以灵感，在林肯殉职之后，惠特曼将林肯比喻为“船长”，写出了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挽歌。

帝国之星现在继续向东驶去，16日抵布法罗，然后开始穿越纽约州的旅行。正在此时，蒙哥马利人山人海，万众欢腾，杰佛逊·戴维斯就任南部邦联总统，扬西虽然连个议会代表资格都没有弄上，但他获得了向前来参观就职典礼的市民介绍新总统的殊荣，他得意洋洋，乘机煽风点火，他宣称“我们盼望的时刻和人选都已来到”。

2月18日，林肯得知了南部的活动，他在尤蒂卡作了短暂停留，因没有时间只说了几句话，显得很幽默，他早已以其丑陋容貌著称，故而他说，“我来到你们面前，是想看看你们，也让你们看看我”，不过“我得承认，就女士们来说，我是占了便宜”，他的变相恭维使女士们颇为满意。

尽管如此，林肯内心却极为痛苦，戴维斯迫不及待比预定时间提前就任表明和平的希望已经不大，再加上连日旅途劳顿，他身体有些不适。到达奥尔巴尼时，他嗓子嘶哑也没有气力说什么话了。

不久经过纽约市，之后进入新泽西于21日至特伦顿。那时他的身体好了些，他对前来欢迎他的各党派人士表示感谢。他回顾了新泽西在独立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他说华盛顿时代的人们“为之战斗的东西一定不是一般的东西。那样东西，那样甚至比民族独立更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联邦、宪法和人民的自由，我迫切希望它按照过去为之进行斗争的最初思想传之永远”。

在这里，他还说，“比我还更热衷于和平的人是不存在的，没有人比我更愿意维护和平，但是必须坚定地坚持我们的立场。”似乎经过几天的考虑他感到战争已是不可避免，因为南部已挺而走险，如挑担过独木桥，只有硬着头皮向前冲，如果北方同时站在桥上，那么要么是南部放下奴隶制这副重担，要么就是北方退让。因此当林肯表示坚持反奴隶制的立场时，听众热烈而长时间地鼓掌，林肯得到极大的鼓励，他接着问道，“假如我履行职责并运用权力，你们是支持我呢，还是不？”然后欢呼声再起，台下听众大声叫道“支持”。

当天下午赶往费城，他原定第二天在独立大厅升旗，然后赶往宾夕法尼亚的首府哈里斯堡演说并过夜，次日至巴尔的摩。然而费城——巴尔的摩铁路公司著名的侦探阿伦

·平克顿找上门来告知了一项刺杀阴谋。自当选总统以来林肯已收到无数封恐吓信，他总是付诸一笑，这次他也并不打算回避，特别是次日的升旗仪式是必须进行的，而且哈里斯堡也是非去不可的，因为宾夕法尼亚是一个极重要的州而哈里斯堡曾召开过多次历史性会议。他感到作为合众国的总统如果不能兑现诺言而且行事偷偷摸摸、逃避危险，那必然会显得懦弱因而遭至嘲笑甚至鄙视，即便刀山火海他也得走一遭。而经贾德等人苦劝，他答应作点小变动，并答应以后行动要隐秘。

我们可以看看这时玛丽·托德·林肯的表现。她听说林肯要单独先行极是不愿，这么多年与丈夫风风雨雨，尽管不是恩恩爱爱，但酸甜苦辣尝过方知滋味。而现在是丈夫最危险的时候，特别是丈夫那可怕的双影镜像，那不时收到的恐吓信，使她感到不能离开丈夫身边，他的身边要个人陪伴，自己

必须陪伴他。但她被告知不能同行，于是大怒。她脾气一向不好，她的最大缺点便是克制不任自己的火爆脾气。她大吵大闹，差点泄漏了整个计划。

22 日晨 6 时，林肯“发现自己置身于”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的地方，“置身于这个曾经集中了智慧、爱国主义和忠于原则的精神，从而产生了我们生活在其治理下的各项制度的地方”，他的心中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在礼炮声中，在人们雷鸣般的掌声中，他将一面国旗升起，抑制不住激动说，“我所抱的一切政治思想，都是尽我之所能从产生于这个大厅并从这个大厅传播到全世界的思想中吸取来的。从政治上来说，我没有一种思想感情不是来源于《独立宣言》所包含的思想。”他说，“那种思想保证，总有一天，每个人都将摆脱肩上沉重的负担，人人都将有平等的机会。”他认为“这就是《独立宣言》所体现的思想”。而现在南部却要求放弃这一思想，这使林肯不能忍受，在这么一个神圣的地方，他原本只打算升旗而不想讲话的，而现在那些话几乎都是冲口而出，人们神情严肃地认真听着，林肯继续说，“如果不放弃那个原则就不能救国家，那我要说，我宁愿在这里被刺杀也不愿意放弃那个原则。”不过，他接着说，“根据我对目前形势的判断，没有流血和战争的必要。”他这是说给南部听的，也是安慰北部人，“我不赞成这种解决办法，我可以预先声明，除非逼得政府没有办法，就不会有流血。除非使用武力来反对政府，政府不会使用武力。”他说了很多，感到自己“可能说了些不该说的话”，然而当他这么说着的时候，听众们一致喊道“没有、没有”，令他感到力量之所在。

因此，当他到达哈里斯堡，在欢迎会上他再次强调，“如果我自己力量不足的话，至少我可求助于大众，我认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失败的。”在这里他还亲眼看到排列整齐的部队阵形。

欢迎会的讲话一结束，贾德等人便提议林肯赶紧离开，直接去华盛顿，林肯极不愿意如此偷偷摸摸，然而拉蒙还是拉着他走了出来，他们略施伪装即坐上一辆预先备好的马车，很快便坐上了东去的列车，他们晚上 6 点离开旅馆，同时切断了哈里斯堡的电报线路，10 点左右到达费城西站，他们走出车站坐上另一辆马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大约 1 小时后，他们回到车站。林肯以一条围巾将头紧紧裹住，差不多只剩下眼睛和额头露在外面，好在是冬春之交，夜晚寒气袭人，并不怎么惹人眼目。林肯很快找到了平克顿为他预先备下的卧铺，并拉上窗帘。

一路颠簸，林肯躺在卧铺上无眠。3 点过后车至巴尔的摩，那时密谋行刺者正做着好梦呢！终于在早晨 6 点，林肯安全抵达华盛顿，那时这个城市正在破晓。

林肯的朋友们放心地长舒一口气；有一些人不同意林肯改变原计划避险，他们长嘘一口气；而那些巴尔的摩蓄奴的人们当天下午等在车站意欲向新总统表示不满，他们失望而愤怒地吼了几声；少数人意图行刺，忽然不见了行刺的目标，不由得咬牙切齿，最后只得长叹一口气。

林肯走出车站，西沃德等在那里，然后两人坐车至威拉德旅馆，林肯要了一间房，立即精疲力竭倒在了床上。

就职演说

离就职还有不到 10 天时间，林肯一直在考虑组建内阁，他曾征求过许多

人的意见。还在大选后不久，林肯的朋友斯普林菲尔德的银行家约翰·巴恩一天见过蔡斯，便告诉林肯不可选此人入阁，林肯忙问原因，巴恩说，“因为他认为他比你伟大得多。”林肯再问，“你还知道有谁认为比我伟大？”巴恩摇了摇头告说不知并反问林肯为何如此相问，林肯告诉他说要将他们全部选入内阁。

林肯曾希望斯蒂芬斯能加入他的内阁，然而他却作了邦联的副总统。

林肯还就就职演说征求意见。奥维尔·布朗宁认为从脱离主义者手中夺回所有要塞的说法过于强硬，充满火药味，不妥，林肯删去了有关句子。西沃德也认为演说词应该使用一些带感情的词句，特别是要显得镇定自若和信心十足。林肯将西沃德提供的一句话作了修改，用作结尾。

3月4日是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日，这天布坎南总统和前总统现参议员皮尔斯从白宫前往威拉德旅馆迎接林肯前往就职。布坎南和林肯挽手漫步前往国会东侧走廊，在那里周围，斯科特将军命令64个士兵分头站定，总统府背后等处也都有士兵把守，还有便衣混在人群中，密切注视着动向。

这天天气并不很好，天空翻腾着一些乌云，并刮起了冷风，然而前来观礼的人们还是兴致很高，那当然不能与南部邦联之徒在戴维斯就职仪式上的狂热相比。

林肯刻意修饰了一番，他穿着一新，头戴丝绸帽，手上还拎着一根金头手杖，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给人们留下一个好印象，因为他对仪表一向不怎么注重，有一次在芝加哥照像，摄影师要他梳理一下头发，他说，“一张梳饰一新的林肯相片在斯普林菲尔德是没有人会认识的。”而现在他手头拮据，连来华盛顿的路费都是告贷而来。

林肯缓步走向露天讲台，爱德华·贝克和斯蒂芬·道格拉斯站在林肯旁边。贝克首先向大家介绍当选总统林肯，人们礼貌性地欢呼了几下。华盛顿特区和马里兰都是蓄奴区，人们没有对他嘘之以舌已是够客气了。

林肯身体有些欠安，脸色苍白。贝克介绍完后，林肯要紧不慢地掏出讲稿，慢条斯理地展开并戴上眼镜，好整以暇地摘下帽子放在道格拉斯手上，然后从容不迫地开始演讲。

他说，“南部各州的人当中好像有一种恐惧心理，生怕共和党执政会危及他们的财产、和平和人身安全。这种恐惧从来都是毫无根据的。”他重申了他一再重申的观点“我无意直接或间接地去干涉蓄奴州的奴隶制度。我认为我没有这样做的合法权利，也不想这样做”。他还宣读了一份决议，这个决议“保护各州的权利不受侵犯，特别是保护每一个州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制定和管理自己的内部制度的权利不受侵犯，这对于我们政治结构的完善和持久所依赖的力量平衡至为重要。我们谴责用军队非法入侵任何一个州或准州的领土，这种入侵不论出于什么借口，都是最严重的罪行”。因此，林肯“补充说，所有各州如果合法地要求保护，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只要宪法和法律规定应该给予保护的，政府都将乐于给予其保护，对于无论哪个地区都一视同仁。”

林肯提到“关于逃避服务或劳役者的引渡问题，一直有很多争论”，关于这点，宪法有明确规定：“凡根据一州的法律应在该州服务或服劳役者逃往他州时，不得根据他州的任何法律或条例解除其该项服务或劳役，而应根据有权享有该项服务或劳役之当事者的要求予以引渡。”林肯说，“对于这一条款应由联邦政府执行还是由州政府来执行，目前存在着一些意见分歧，

但可以肯定地说，这并不是十分重大的实质性分歧。”不过，“在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一项法律里，是不是应该把文明和人道法学里关于自由的一切保证都写进去，使得一个自由人无论如何不致沦为奴隶呢？”

提到了这些南部几乎斤斤计较的权利有法律保证之后，林肯逐渐将话题转到了脱离上。他认为“所有的人，无论官方还是非官方，都来遵守那些未被废除的法令，要比触犯其中任何一个法令，自以为它不符合宪法而不会获罪，要安全得多。”

到目前为止，合众国已有 15 位总统，而在“我现在担任宪法规定的任期短短四年”“之前，分裂联邦还只是一种威胁，而目前已采取了企图分裂联邦的可怕行动。”

而“我坚信”，林肯说，“从一般法律和宪法的角度来看，各州组成的联邦是永久性的。永久性在所有国民政府的根本法中如果不是明确规定，也是不言而喻的。”

“再者，即使合众国本身不是一个正规的政府，而仅仅是契约性质的各个州的联合，那么，作为契约，非经全体订约各方同意，难道就能和平地取消吗？订约的一方也许可以违约，可以说是毁约，但是要合法地取消契约，岂不是需要所有各方都同意才行吗？”

林肯的律师生涯在这里给予了他极大帮助，他辩才无碍，频频设问，表明合众国的不可分离。“根据这些总的原则，我们认为联邦从法律角度来看是永久性的这个主张，已由联邦本身的历史所证实。联邦的存在远比宪法为早。事实上，它是根据 1774 年的《联合条例》组成的。1776 年的《独立宣言》使它臻于成熟并延续下来。1778 年的《邦联条例》则使它更臻于成熟，当时的十三个州全都信誓旦旦地保证邦联应该永世长存。最后，1787 年制定的宪法公开宣布的目的之一就是‘建设一个更为完美的联邦’。”

因此，“如果仅仅一个州或几个州就可以合法地取消联邦，那么联邦失去了永久性这一重要因素，就比宪法制定之前更不完善了。”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任何一个州都不能单凭自己的动议合法地退出联邦，任何为此而通过的决议和法令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任何一个州或几个州反对联邦当局的暴力行为都可以根据情况看作是叛乱的或革命的。”

林肯的语气变强硬了，但这绝不是强词夺理而是据理力争，他以法律为根据，说来大义凛然。“我认为，从宪法和法律上看来，联邦是不容分裂的。按照宪法本身明确赋予我的职责，我将竭尽全力确保联邦法律在各州都得以忠实执行。我这样做只是履行我这方面的简单职责，只要行得通，我就将这样去做，除非我的合法主人即美国人民将收回这必不可少的工具，或者以某种权威的方式作出相反的指示。”林肯进退有据，据法而行，因此“深信这将被视为一种恐吓，而只会被看成是要实现联邦的公开宣布的目标：联邦将依据宪法捍卫和维护它自己。”

林肯的口气再次缓和下来，他说，“实现这个目标无需流血或使用暴力，除非有人把它强加于联邦当局，否则绝不会发生流血或暴力行为。宪法赋予我的权力将被用来保持、占有和掌握属于政府的财产和土地，征收各种税款。除了为达到这个目的所必需做的以外，将不会对人民有任何侵犯，不会对任何地方的人民或在他们之间使用武力。”林肯说，“这里指出的方针都将得到遵循，除非当前形势和经验证明将方针加以修改或改变是恰当的。对于任何一个事件和紧急关头，我都将根据实际存在的情况慎重处理，目的是希望

和平解决国家的困难，恢复兄弟般的同情和友爱。”

林肯“说到某些地方有人处心积虑想破坏联邦并不借用种种借口来达到目的”，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他“根本用不着对他们说什么”，他所要说的是给“那些真正热爱联邦的人”听的。林肯心有所感，道格拉斯不是自己的最强劲对手吗？而现在他反对分离联邦，为保全联邦而努力。他不辞劳苦，不惮危阻，在全国各地奔波，呼吁团结友爱。这使他的身体吃不消了，这年夏天，他离开了战火纷飞美国去到了和平安定的天国，他死时还不到六十岁。

林肯认为，“没有一项基本法制定时能对实际工作中产生的所有一切问题都提供一条专用的条款。没有一种预见能够预先针对一切可能产生的问题制订明确的条文，也没有一个长度适当的文件能容纳这些条款。”由此而造成了宪法关于某些问题如逃避劳役者、准州奴隶制等的争端，并在这些争端上“分裂成多数派和少数派”，而“如果少数派默认这一事实而宁肯脱离，那他们就将开创一个导致自我分裂和毁灭的先例。因为，当多数派不肯接受这个少数派控制的时候，就又会会有一个少数派从这个少数派当中脱离出去。”也就是说，邦联从联邦中脱离出去，那么南卡罗莱纳或其他一州或几州也就可以从邦联中脱离出去，甚或查尔斯顿从南卡罗莱纳独立出来，因为它们的利益绝不会完全一致，如果一有冲突就分离的话。

因此，“直截了当地说，脱离的中心思想实质上就是无政府主义。”

林肯重申了导致争执和分裂的唯一一个实质性问题，即“我国有一部分人认为奴隶制是正确的，应当扩展，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它是错误的，不应当扩展。”

而且，即使就自然条件来说，我们也是不能分离的，林肯说，“我们既不能把各个地区各自搬开，也不能在它们之间筑起一堵不可逾越之墙。”然而，“有没有可能使”“他们之间的交往”“在分离后比分离前更加有利或者更加令人满意呢？”林肯接连问道，“和外人订条约能比朋友间订法律更容易吗？外人之间执行条约能比朋友之间遵守法律更忠实吗？”林肯说，“假定你们现在诉诸战争，你们总不能永远打下去。等到双方都遭到重大损失而任何一方都得不到好处之后，你们停战了，那时，以什么条件相互交往这类完全相同的老问题仍会重新摆在你们面前。”林肯揆诸实际，而这种实际推断正显示了他的务实并由此使他显得高瞻远瞩。

林肯接着说，“这个国家连同它的一切机构，都属于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一旦他们对现存的政府感到厌倦，他们便可行使他们的宪法权利去改革它，或行使他们的革命权利去解散它或推翻它。”而“总统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而人民并没有给予他任何权力去为各州的分离规定条件。人民本身如果愿意的话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总统却不能做。”林肯问道，“对人民的至高的公正为什么不应该抱有坚定的信心呢？天下还有更好的或同样的希望吗？”

“同胞们，请你们把这个问题冷静地、好好地想上一想吧。”林肯感慨地说，“你们当中心怀不满的人仍然有着原封未动的老的宪法，在要害问题上，仍然有着你们自己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而新政府即使想的话，也不会立刻有权力来改变这两者。即使承认你们愤愤不满的人在争执中是正确的一方，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鲁莽行动。”

林肯说，“我的愤愤不满的同胞们，内战这一重大问题的决定权是掌握

在你们手里，而不是在我手里。政府将不会攻击你们。只要你们自己不做侵略者，冲突必可避免。”

“我真不愿就此打住”，是的，为了联邦的和平和完整他恨不能永远说下去，他强调，“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们一定不要成为敌人。”林肯在结束演讲时感情激荡，将他那多次推敲的如诗般的句子读得慷慨激昂，他抬起头，双目放光，神采飞扬，他说，“尽管目前的情绪可能有些紧张，但一定不要使我们之间亲密情谊的纽带破裂。记忆的神秘琴弦，从每一个战场和每一个爱国者的坟墓延伸到这片广阔国土上的每一颗跳动的心和每一个家庭，它们一定会再一次被触动，它们一旦被我们天性中更善良的性灵所触动，必将高奏出联邦的大合唱。”

极有意思的是，林肯的就职仪式与戴维斯相比除了显得冷清外，还表明了一种大混合，参加仪式的除了各界群众外，还有他的朋友，有他的共和党众，还有他的对手，不过这个对手为了联邦已与他站在了一起，还有，根据规定，总统宣誓必须由联邦首席法官主持，因此罗杰·塔尼走上前来，在他耄耋老景主持了第一个共和党总统的就职，以前他还主持过4个民主党和4个辉格党总统的就职仪典。林肯左手按在《圣经》上，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我庄严宣誓，我将忠实地履行合众国总统的职责，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保持、维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

林肯的内阁也表明了一种混合，它有3个老牌辉格党人，西沃德，贝茨，史密斯；4个老牌民主党人，蔡斯，布莱尔，卡梅伦，韦尔斯。虽然边境州反对蒙哥马利·布莱尔和爱德华·贝茨入阁，而最后还是在总统就职后第二天通过了。

星条旗被击落

在林肯就职的前一天，来自俄亥俄州的国会众议员本杰明·斯坦顿要求国会一定要通过他的一项“军事法案”，该法案授予总统统率全国正规军和民兵的全权，并招收志愿兵的权力。当时已是晚上10点，加上考虑到如通过该法案很可能使摇摆不定的弗吉尼亚州迅速脱离联邦，因此当休会动议提出便立即占了上风，无形中造成林肯非常时刻的诸多不便。

林肯就职后一天，萨姆特要塞安德森部的给养快用完了，林肯得知后就面临着一个事关重大的选择，是送粮接济呢，还是撤离？林肯的内阁意见不一，但主张撤离者占绝大多数，几乎只有邮政部长布莱尔一人明确表示赞成增援。国务卿西沃德担心如不撤离要塞就会引起战争，从而使边界诸州迅速脱离。他自作主张，告诉南部代表联邦政府将不增援萨姆特并于10天内撤出。

林肯有40天的时间可以犹豫，因为过了那个时候，安德森上校没了面粉和腌肉是无论如何守不下去的。但一旦放弃萨姆特要塞那便是默认了南部的独立。双方的力量在这里展开较量。共和党的报纸展开了舆论攻势，对政府的犹豫不决行同放弃主权不满。公众对增援萨姆特的支持使林肯坚定了坚守要塞的信心。一位衣阿华的农民写信来，劝告林肯千万不能退让，因为“你今天给他们一个小指头，明天他们就会要整只手”，这使林肯记起了一则伊索寓言，当弗吉尼亚的w·里夫斯劝告林肯放弃萨姆特要塞和位于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皮肯斯要塞及联邦在南部各州的其他财产时，林肯便讲开了这

则《狮子与樵夫的女儿》给他听：

有只狮子十分爱恋一个樵夫的女儿。这个漂亮的姑娘就叫狮子去询问她父亲的意见。樵夫说：“你的牙齿太长

了。”狮子就跑到牙医那儿把牙齿全拔了，回头又找樵夫讨新娘。樵夫说，“不行，你的爪子太长了。”狮子又去医生那儿将爪子也拔了，然后它回到樵夫那里讨要新娘。

林肯说，“这回樵夫看到狮子已经被解除了武装，就砸扁了它的脑袋”，因此，“如果我把人家要求的全放弃了，那岂不是就要与那个狮子同病相怜了吗？”

林肯是不希望放弃要塞的，他说，“假使安德森上校退出萨姆特，我就退出白宫。”但是甚至联邦总司令斯科特老将军也在那儿说起什么“放弃萨姆特和皮肯斯两处要塞也许是有道理的”。3月将尽，林肯召集内阁开会，阁员们听说了老将军的意见，颇有些群情激动，主战派逐渐多了起来，林肯趁机决定派一批船只送粮至萨姆特。

这使西沃德陷入被动。自林肯到华盛顿以来，最感不满的恐怕就是这位仪容出众、资历超群的西沃德了，他本来是最有希望当总统候选人的，却被一个半路杀出的乡下小律师挫败，这使他妒意腾腾，他无法忍受一个几乎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人来发号施令，因而他常常自作主张，自以为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小摩擦发生在蔡斯入阁问题上。蔡斯是前民主党人，他身材结实匀称，姿容优雅，是著名的反奴隶制者。西沃德当然不能容忍这么一个完全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入阁，然而林肯坚持己见，他便以辞职相威胁。林肯客气地告诉他不要这样做，因为“公众的利益”要求你如此，而“我个人的感情”也希望如此。

他尝到了自作主张的苦果。他已告知南部代表联邦军将撤出要塞，而现在南卡罗莱纳州皮肯斯州长来电询问为什么萨姆特上空星条旗还在高高飘扬，西沃德极感无趣。他一直主张对内应放弃萨姆特要塞；对外呢？因为西班牙出兵干扰圣多明各内政，法国则在墨西哥渔利，他认为应要求这两国作出解释。他希望在美洲大陆掀起强烈的独立精神，使美洲统一到门罗主义的旗帜之下，也就是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不容外人染指，因此他也要求英国和俄国作出解释。他甚至认为，“如果西班牙和法国没有满意的答复，就召集国会向他们宣战”，他觉得只有对外战争才能使内部团结起来，这与他的对内政策是一致的，他主张放弃要塞的目的是欲将奴隶制问题转变为联邦的统一或不分裂的问题，也就是将党派问题一变而为爱国问题或者统一问题，将干戈朝外，就能在内化之为玉帛。他对林肯建议，“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政策，都必须切实加以执行。为此，必须有人来负责执行和不断指导。要么由总统亲自来做，自始至终积极负责，要么就交给内阁的某个阁员去做。政策一旦决定，就不能再有争论，全体都得同意和遵行。”

林肯看了西沃德给他的这份对内对外政策的备忘录，知道西沃德是在暗示自己应将权力让给他，他羞羞答答他说什么由内阁某个阁员负责，这使林肯心中雪亮。面对西沃德的执政1个月毫无建树的指责，林肯温文有礼地作了回答，他提到就职典礼上所说“宪法赋予我的权力将被用来保持、占有和掌握属于政府的财产与土地，征收各种税款”，而你西沃德“当时对此表示完全赞同。这段话，再加上我随即交给斯科特将军的一份命令，命令他用一切办法去加强和守住各个要塞，而这正是你现在所极力要求的对内政策，唯

一的不同在于它没有提出放弃萨姆特要塞。”林肯对付西沃德的招术十分高明，西沃德是国务卿，内阁首脑，林肯不硬用强，但又不能过于软弱，否则弄到强奴欺主的地步就不太好收拾，因此林肯如封似闭，使对方打来的力道悉数反弹回去。他尽量轻描淡写地指陈事实，“昨天收到的关于圣多明各的消息当然在我们的对外政策范围内添加了一个新课题。不过到那时为止，我们一直在给部长等人编写通知和训令，一切都井然有序，根本谈不上没有外交政策。”而对于西沃德最后所提的建议，“我所要说的是，假如非如此不可，我一定会那样做。总的政治路线一经采纳，就不致于无缘无故地改变，或仍以之为继续争辩的主题。当然，对于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希望并相信我有权利听取阁员的意见。”

西沃德感到了林肯的力量，他觉得林肯似乎完全不是想象中的乡村来的没见过世面的律师，他感到林肯的语气尽管客客气气，但那包裹起来的锋芒更令人防不胜防，他意识到林肯尽管没有颐指气使，却表现了一种大气度，似乎那个乡下佬已发了多年命令，将这一套玩得烂熟。不能否认，这里面有一种人格的力量，诚实的亚伯总是诚以待人，使得西沃德偶试锋芒即折戟而归，他心悦诚服，承认林肯棋高一着，因而写信给太太说，“总统的力量和精力是难得的，他是我们中间最厉害的一个。”

而最厉害的总统却不仅要为国事操劳，还得打发那些谋求官职者，那些人像发现猎物的蚂蚁一般成群结队来到白宫，总统以总统宝座为猎物，他们以总统为猎物。他们纷然前来，或谋一个位置，或替丈夫找个差事，或讨一顿饭钱，甚或借一条裤子，他被团团包围着，如鱼游浅底，而那周围却尽是刺须赫然的虾子。而这时战争已是迫在眉睫，林肯苦不堪言，他自我解嘲：“当房子着火的时候，人们却要我在熊熊大火中替他们找个可以安身的地方。”直到他患了假性天花，才将那些人吓走，因为他身上起了很多令人恐怖的红疙瘩，医生说它有很大的传染性。他设法让求职者知道这点，然后他们便落荒而逃。没有官职给他们，可是这红疙瘩倒是好事，林肯想，他有得东西给他们了。那些求职者的确令他头大如斗，有一次他说，“自从我到华盛顿以来，我一直睁着一只眼睛睡觉，除非是求职者们来找我，我总不肯合上双眼。”

4月6日，总统写了一封信，派人设法送给皮肯斯州长。8日，皮肯斯接获该信，他被通知联邦“将试图仅以粮食接济萨姆特要塞。如此举不遭到抗拒，或若该要塞未遭受攻击，则除非另有通知，均不设法运送人员、武器或弹药。”他立即电告蒙哥马利，戴维斯总统赞成进攻萨姆特，因为该要塞是主权的象征，邦联难以忍受在查尔斯顿这样一个大港的出口地带被一支“外国”军队占领，他们必须夺回。查尔斯顿驻军司令陆军准将皮埃尔·博雷加德受命必要时袭击萨姆特要塞。

博雷加德知道北佬粮船正朝要塞驶来，所以他赶紧于11日派人前往萨姆特要求安德森率部撤离，并表示将为撤离提供一切适当的方便。安德森少校遗憾地通知他的老师博雷加德，“我的荣誉感，我对我政府的责任感，使我不能听从你的要求。”同时，安德森表示，如果他得不到接济的话，他将在几天之内被迫撤离。博雷加德趁热打铁，要他定一个准确时间。安德森虑之再三，答应4月15日前撤离，如果那时仍得不到给养，联邦政府没有其他指示的话。这是颇令博雷加德难以接受的，因为运粮船差不多已快到查尔斯顿港，到15日安德森就不用撤离了。博雷加德授令开火。4月12日凌晨4点

30分，查尔斯顿港驻军对萨姆特要塞开炮，顿时硝烟弥漫，炮火连天，炮声震耳。萨姆特要塞开炮还击，慌乱中一门大炮爆炸了，一个联邦士兵倒在地上。邦联一气轰炸了近34个小时，发射了近4000发炮弹，萨姆特要塞断断续续打出近千发炮弹。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双方无一人死于对方炮火，尽管要塞差不多被基本摧毁，那面飘扬在要塞上空的旗帜也被炸得大窟小眼。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由此而开始的这场战争夺去了62万生命，持续达4年之久。

邦联倒是有一人预感到了，他提醒邦联政府首脑：你是在荒唐地捅一个马蜂窝，这个马蜂窝连山接海，其中成群的马蜂此刻虽然悄无声息，但不久就会倾巢而出，蜂拥而来将我们螫死。

图姆斯国务卿的预言一点不错。4月14日萨姆特上空，星条旗降下，星杠旗升起。

战争狂潮横扫南北

立即，马蜂出洞了。这是一个多大的马蜂窝呢？1860年人口调查表明，北方有人口2100万；而这一年，整个美国铁矿生产250万吨，北部达242.4万吨；北方棉纺织总值9000万美元，是南方的10倍；同时北方集中了全国铁路的三分之二。北方人称“我们会像一头巨象踩扁一只耗子似地踏平这场叛乱”。南部各州共有人口900万，其中400万是奴隶。相比之下，的确像一只耗子。

一个刚到波士顿不久的妇女听到了萨姆特遭炮击的消息，当“最后宣布星条旗已经降落，被围部队已经投降的时候”，她写道，“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这一霹雳将道格拉斯从病榻上震醒，他立即爬起床，扶病去见林肯，作为民主党的不言而喻的首领，他要林肯相信民主党将对维护联邦予以全力支持，他说，“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中立者，不是爱国者就是叛徒。”他建议林肯征召20万志愿军。

林肯照原计划于4月15日发表宣言，宣布征召75000人。玛丽·利弗莫尔，也就是那位刚到波士顿的妇女写道，“谁经历过那一天都会终身难忘！因为现在响起了亚伯拉罕·林肯的3个月内召集75000名志愿军的呼声，它淹没了南方得胜后的狂喜，超过了他们发炮的响声，压倒了他们敲钟打鼓发出的声浪。”

战争狂潮横扫南北，而在北方显得尤为万众一心，斗志高昂。无数城镇、村庄，鼓乐喧天，民众聚集着，热烈响应林肯的号召，小伙子们纷纷入伍，准备开赴华盛顿。第六马萨诸塞团17日下午从波士顿乘火车向华盛顿一路呼啸而去。

就在4月17日这天，已经开了两个月的弗吉尼亚州议会结束了马拉松般的会议，最后决定退出联邦。

这终于使一个徘徊不定、满腹心事的人下定决心回到弗吉尼亚，他叫罗伯特·爱德华·李，出生于这片总统及各类高官辈出的土地，他的父亲、著名的“轻骑哈利”曾在独立战争中功勋卓著，深受华盛顿宠爱，他本人也是公认的军事天才，而且为人严谨正派，曾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他与林肯一样，恨奴隶制度，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废除它。而且他热爱联邦，憎恶那些产棉州的自我吹嘘、骄傲好战，他一直不相信邦联会得胜。然而当弗吉尼亚

宣布脱离之后，他便毫不犹豫拒绝出任联邦军指挥。因为弗吉尼亚人都是骄傲的，他们把弗吉尼亚看作是一个邦国，这个邦国要比联合起来的邦国即合众国或联邦要重要得多。因此，他向斯科特将军提出辞呈，宣布说“我不能率领一支敌对的军队同我的家人亲戚作战，除了保卫我的故乡弗吉尼亚外，我不想再拔我的剑了。”

斯科特将军认为，这比几万人投降了损失还要重大。林肯感到了这点，历史也随后证明了这点。

弗吉尼亚州的退盟意味着华盛顿立即成为了边境，波托马克河的对岸就是敌人，那些敌人很快出现在哈珀斯渡口，1年多前，约翰·布朗在这里占领了军火库，而现在军火库和军械库迅速成为敌有，他们马上就会武装起来攻占华盛顿。而华盛顿特区所在的马里兰州则充满敌意，林肯感到如芒刺在背，他多么希望能看到一支军队出现在华盛顿的街头啊！因为即使一小撮弗吉尼亚人大着胆子端起枪，冲过波托马克河大桥，就能在白宫取得辉煌战果，造成世界的震惊。

林肯巴望着，终于在4月18日迎来了532名宾夕法尼亚小伙子。而19日，第六马萨诸塞团经过巴尔的摩的时候，马里兰州的抵抗情绪爆发了，结果引起一场混战，造成4名士兵和12名巴尔的摩暴徒阵亡。该团当晚抵达华盛顿，然而巴尔的摩电报局却被愤怒的脱离主义者占领，不仅如此，他们还毁坏铁路桥梁，割断电话线，使得华盛顿与北部失去了交通及通讯联系。

林肯顿时如同关进笼子里的老虎，他坐立不安，现在华盛顿四周不是充满敌意的人就是敌人，而前几天人们还狂热喧闹踊跃参军，那么，那些部队呢？哪里去了？林肯无法同他们联系，他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是却清楚地知道敌人在哪里。他再次睁圆望眼，心如火焚。然而他圆睁的望眼应该朝向哪个方向望呢？波托马克河将马里兰州与弗吉尼亚州分开，而华盛顿特区就在波托马克河差不多流入切萨皮克湾的马里兰一边。三面是充满敌意的眼睛，一面是敌对的枪炮，林肯沉不住气了，这么大的场面要由他一个人负责，国会要到7月才复会，而内阁则只制造障碍。4月24日，军队还没有来，林肯与第六马萨诸塞团的官兵们聊天，他们现在可是他极大的安慰。聊着聊着林肯就抱怨开了，他说，“我不相信有什么北部，第七纽约团简直是神话，罗德岛州也不在我们的地理上，只有你们才是唯一的现实。”林肯的压力太大了，他说这话不免有失风度，不够镇定，然而他能镇定下来么？谁在这么一个非常时刻又能镇定？使林肯有所安慰的是，这时他的夫人不再给他添乱，而且坚定地表示决不离开他，与他共险。

25日，林肯的紧张终于解除。首先是第七纽约团乘火车抵华盛顿，紧接着，火车又运来了罗德岛兵团和第八马萨诸塞团。他们怎么来的呢？原来本杰明·巴特勒所部第八马萨诸塞团见巴尔的摩难过，便在切萨皮克湾海角处下车，然后乘船至马里兰首府安纳波利斯，这里的敌意比巴尔的摩小得多（事实证明，巴尔的摩有一小撮警察怀抱脱离思想，当他们被逮捕后，马里兰州便基本稳定下来，留在了联邦内）。巴特勒命马萨诸塞机车工修复了一辆机车，并且铺轨工又自愿重铺了该地的铁路，然后他们顺利到达了，这条铁路随后成为各地运送部队至华盛顿的主要通道，到4月底，华盛顿已有万名驻军。

威廉·T·谢尔曼这时还没穿上征衣，他认为这将是一场持久的战争，他对林肯只征召75000名3个月服役期志愿兵感到好笑，因为这是在试图用一

支水枪喷灭一座熊熊燃烧的房屋的大火。他后来总算弃商从戎，但却拒不接受准将的任命，而宁愿从上校干起。

而这时《纽约时报》等却在乐观地预言只要1个月或者两三个月就能平息叛乱。林肯感到这种说法有些不切实际，因此，在5月3日，他再次发出征兵令，招募42000名役期3年的志愿兵，征召23000名新兵补充正规军，同时还征召18000名水兵用于执行海上封锁，并宣布封锁联邦海岸。

南部的征兵工作也在如火如荼般展开，早在3月，戴维斯便号召征兵10万，5月又决定征兵40万。热血青年积极响应，投笔从戎、弃商从戎、辍耕从戎，各行各业青年都把维护州权看得高于一切，他们纷纷集于星杠旗下。

继弗吉尼亚退出联邦不久，北卡罗莱纳、阿肯色两州随后加入邦联，田纳西州也在6月挂起了星杠旗。同时肯塔基保持中立。而在密苏里，州长试图分离，但联邦主义者拒绝通过分离公告，双方组织各自的武装，使得该州敌对双方首先兵戎相见。

使林肯感到高兴的是弗吉尼亚州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高地山民不愿脱离联邦，他派遣两万名志愿兵开赴西弗吉尼亚以夺取贯穿该州的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线。乔治

·B·麦克莱伦将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于7月控制了西弗吉尼亚，使该地于次年5月成为联邦的一个新州。

为北部使用军事力量辩护

7月4日将召开国会，到目前为止林肯的征兵令及在马里兰暂时废止“人身保护令”，都被认为是不符合宪法的，7月4日，林肯提交国会特别会议一篇咨文，这是他的第一篇国会咨文。他首先要求批准征召40万人和拨款4亿美元，这个数目看来很大，实际上仅仅只是他们“所有全部货币的23%”。他将目前的危机与建国时作了比较，他认为当时是为了建立国家，现在则是为了保存国家。他说，“为了保存我们的自由，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像当初建立自由的时候一样，持同样强烈的动机。”攻打萨姆特要塞是怎么回事呢？林肯认为，“在攻击者方面决不是一个自卫问题。他们明知道要塞的驻军决不可能向他们寻衅”，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把表面上的联邦当局赶走”，从而“把一个明白无误的问题强加给这个国家：要么立即解散，要么流血。”林肯问道，“难道一个政府要么就必须强大到限制自己人民的权利，要么就必须弱小到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吗？”他认为现在已“没有其他选择，只好动用政府的军事力量，用武力来抵抗推翻政府的武力，用武力来保卫政府”。林肯为“用武力来保卫政府”辩护，他认为，“我们所享有的自由制度已发展了我们全体人民的才能，改善了他们的条件，这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他说，“政府现在已拥有一支空前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中没有一个是自愿地站到自己的岗位上来的”，这样一个政府是不能被推翻的。而对手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通过了独立宣言，然而“这些宣言和杰佛逊所起草的那份好的老宣言不同”，因为“一切人生来平等”“这句话是被删去了”。林肯不解地问道，“为什么？他们已经通过了一部临时宪法，这部宪法的序言与华盛顿签署的那份好的老宪法的序言不同，其中‘我们，人民’被删去了，代之以‘我们，有主权的独立州的代表们’”，林肯再次问道，“为什么？为什么要故意把人的权利和人民的权威取消掉？”林肯认为，这场战争

“实质上是一次人民的斗争。在联邦方面，这是一次在世界上维护这样一种形式和实质的政府的斗争，这个政府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人的地位，把人为的负担从一切人肩上去掉，为一切人追求值得称赞的目标扫清道路，使一切人在生活竞赛中有一个自由自在的开端和公平的机会。由于服从需要，有些事情暂时还不能做到，但以上就是政府的主要目的，我们正为这个政府的生存而奋斗。”

林肯“非常高兴老百姓是理解和赞赏这一点的”，他说，“在政府受考验的这个时刻，陆海军里大批被授予官职的人已经辞职，证明是背叛了那个优待他们的人，但却没有一个普通的士兵或一个普通的水兵舍弃了他们的军旗。”因此，“巨大的光荣应归于那些尽管同事们叛变而自己始终忠贞不二的军官，但是最大的光荣和最重要的事实却是普通士兵和普通水兵万众一心，毫不动摇。”

林肯说，“我们的人民政府常常被称为一个实验。其中有两点我们的人民已经解决了，那就是成功地建立政府和成功地治理政府。有一点尚待解决，那就是成功地维护政府，防止它被可怕的内部势力颠覆。现在应该由他们向全世界表明：那些能够公平地进行选举的人也能够平定叛乱，选票是枪弹的合法与和平的继承者，……不能靠选举获得的东西也不能靠战争获得，……发动战争实在愚不可及。”

林肯希望维护政府，他提到一项所有各州都接受了宪法，即“合众国应保证本联邦内每一个州都有一个共和体制的政府”，那么，“如果一个州可以合法地退出联邦，那它退出以后，也就可能把共和体制的政府抛弃掉。因此，防止它退出联邦，是达到维持上述保证这个目的所不可缺少的手段。”林肯特别指出，“如果目的是合法和制约性的，那么达到目的所不可缺少的手段也就是合法和制约性的。”这样，“本总统最感遗憾地发现他被迫履行使用军事力量来保卫政府的责任。他不得不履行这个责任，否则就将把政府断送掉。”

他为他前此行为作了简单的解释，他说，“作为一个平民，本总统不能同意让这些体制沦亡，尤其不能辜负自由人民给予他的那么巨大和神圣的信任。他觉得他在道义上没有权利退缩，甚至没有权利去考虑在今后发生的事件中他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他充分理解他所担负的重大责任，迄今已做了他认为自己责任的事情。你们现在应该根据你们自己的见解来履行你们的责任。他衷心希望你们的见解和你们的行动能和他完全一致，以使所有其权利受到侵犯的忠诚公民确信这些权利必将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下很快获得恢复。”

这是一篇巧妙地谴责南部发动叛乱并为北部使用军事力量辩护的文字，在这篇咨文中甚至没有提到奴隶制，而正是它引发了这场战争，在林肯的心目中，现在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维护联邦，联邦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无疑是亨利·克莱式的目标，所不同的是，林肯在这里加进了一个特殊的東西，让人们感到他尽管没有提到引发战争的奴隶制，却更加义正词严、理直气壮，这个特殊的東西就是他所说的“提高人的地位”，这使得他一下子就超越了奴隶制，超越了联邦，但他却用联邦这件外衣将它紧紧裹住，因为自由制度必须借助联邦才能得以实现。

国会批准了林肯的行动，并通过了一项新的陆军法案，授予总统极大的

权力，面对林肯征召 40 万志愿兵的要求，国会批准了 50 万。事实上，在 8 月 6 日国会休会前，几乎 授予了总统进行战争所需要的一切手段。

布尔河打响第一仗

华盛顿开始风传近期将有一场战斗。当 5 月 21 日邦联将首府迁至里士满的时候，报纸就随后开始号召“向里士满进军”。林肯考虑到 4 月征召的志愿兵役期将满，其中一些人已经提出要求退役了，而且人们是那么激动，骚动着要求行动，他决定顺应民意，实际上他就像置身于舆论的大海，随着波涛被推向前进。他看到华盛顿的军队越来越多，他感到联邦超出想象地强大，必须趁着这个时候打一仗，早定分晓，否则引来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干预恐怕就不太好了，尽管英国宣称保守中立，而且即使同它作战也不惧怕，但一个时期同时进行两场战争总是欠妥的。林肯不肯等待，因为尽管新兵们没有经验，但敌手们同样没有经验。当欧文·麦克道尔将军提出他的作战计划时，林肯觉得非常满意。

这的确是一份出色的作战计划。在波托马克河南岸有两支邦联部队，一支由博雷加德指挥，他的 21000 人部队驻扎在离马纳萨斯不远的布尔河南岸。另一支部队远在谢南多亚河谷，由约瑟夫·约翰斯顿将军指挥着一支 9000 人的部队。麦克道尔计划由罗伯特·帕特逊将军率领所部在谢南多亚河谷牵制约翰斯顿，使其不能增援博雷加德，然后自己率部佯攻博雷加德的正面，实则由大部迂回包抄，攻其侧翼。

等 7 月 16 日麦克道尔率部向布尔河前进的时候，才发现什么叫做纸上谈兵。他指挥的是一支 3 万人的部队，是美国有史以来由一个将军指挥的最大的部队，然而又差不多是最没有纪律的部队，至森特维尔 22 英里路竟花了两天半功夫。谢尔曼上校指挥这支部队的一个旅，他发现用尽一切办法也难以阻止那些未经训练的士兵在炎炎烈日之下不去找水喝和摘路旁的野草莓。

这支部队雄心勃勃然而散散漫漫向前挺进，南部政府将在 20 日召开国会，他们幻想着前往将其逮捕，押送回华盛顿。18 日部队遭遇博雷加德的前哨，他们接了一仗，这使得该部耽搁了两天。21 日，图姆斯所说的马蜂终于挺刺螫来了。

华盛顿市民们成群排队前往观战，甚至还有几位国会议员，带着夫人和爱犬，驾着马车赶到那里，欣赏北军狠揍叛匪，他们以为那些南方叛军不堪一击。

上午 9 点钟左右，联邦部队开始佯攻布尔河的石桥和下游滩头，这时，石桥上游约两英里处，大队联邦人马正渡过布尔河，邦联几支人马奉命赶至其左侧，仍然不敌，不得已退至亨利豪斯山上。11 点钟之际，战火更大规模地蔓延开，邦联左翼受到更猛烈的攻击，尘埃起处联邦军冲了过来。联邦军队在数量上占有极大的优势，打得叛军溃不成军。邦联巴纳德·比将军看着乱糟糟直欲逃命的人众灵机一动，大声叫道，“瞧，杰克逊像一堵石墙般岿然屹立！振作起来，支持弗吉尼亚人！”托马斯·杰克逊上校从此赢得了“石墙”美誉。比将军率部冒着炮火前进，率部抢占有利地形。联邦军发动了五次猛烈进攻，但久攻不克，博雷加德亲自前往左翼指挥。双方官兵纷然倒下，遍地皆是死人死马。

不久，天空飘下濛濛细雨，使激战双方更感阴沉。下午 4 点，谢南多亚

河谷的部队开来，对麦克道尔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可怕的情况。帕特逊老将军那时还糊里糊涂，不知他奉命牵制的敌军已金蝉脱壳。约翰斯顿部一至布尔河，情况就起了急剧变化。约翰斯顿写道，“厄尔利上校的三个团在敌人重新组织部队再次发起进攻时开到战场上来了。敌方的新队形使其右翼比以前更为暴露，因此厄尔利上校奉命……直接向敌方进攻，他……打得英勇，令人满意。博雷加德在前方也同时发动进攻，敌人被这次联合进攻粉碎了，……接着全面溃退发生了。”

联邦军起初是慢慢后撤。观战的人们看着自己的人马退过布尔河便觉得情况不妙。大炮隆隆作响，更可怕的还是南部叛军冲杀过来时的尖啸。立即，一个国会议员赶着他的马车回头就跑，群众纷然紧随，大家恐怖地跑着，撤退过来的部队也被传染了恐怖情绪，他们跟着跪开了。然后便成一场混乱，溃军肆无忌惮地往回跑，他们只怕追来的敌军，几个国会议员试图阻止溃退，但被溃军推开，他们向华盛顿狂奔乱窜而去。

林肯对那个带头逃跑的国会议员极为不满，他那仁慈的心也难以宽恕因其而导致的混乱，他日后常讲那个议员的故事，很少如此挖苦。“我不知道有谁比他还跑得快，可能只有一个人能与之匹敌”，林肯讲故事是极拿手的，他说，“这个人是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热恋着一位姑娘，可是，”林肯略一转折吊吊胃口，“可是这个姑娘的父亲不同意，甚至这个老头实在是十分讨厌他，以至一次威胁说如果再看见他到家里来，就开枪打死他。一天傍晚，小伙子得知姑娘的父亲去了城里，壮起胆子摸进姑娘的绣房，正当纤腰在握之际，瞥见老头子端着猎枪走了过来”，林肯说到现在还只是在做铺垫，然后他就说到逃窜一事了，“只见小伙子即时跃起，穿窗而出，跳进花园，慌不择路，没命狂奔，疾如闪电，快似流星。正在这时，一只兔子惊逸而出，跑在了他的前面。约两步功夫他就赶了上去，飞起一脚将它踢至半空，同时吼道：‘休要挡道，你这该死的！让知道该怎样跑的人跑吧！’”逃回华盛顿的人们疯传着部队溃败的消息，城市上下一片恐怖。那天是星期天，林肯在内阁办公室听目击者讲述沿途的混乱，他一直没睡，半夜残军回到华盛顿，他前往看望他们，鼓舞士气。尽管他们打了败仗，他还是颇为感动。他们从半夜两点出发一直到现在才算停下，极度的疲倦使很多人甚至在倾盆大雨中躺下睡着了，他们的指挥官在一棵树下写电文，结果一个句子写了一半也沉入梦乡。叛军并没有追来，因为得胜的军队同样乱不成军。在这次战斗中发挥作用的似乎主要是炮兵，步兵们则并不真想打仗，炮声一响，双方都有人想溜，宾夕法尼亚团堂而皇之地提出他们服役期已满，坚持要退役。双方的士兵似乎都只想做个样子，等到鲜血洒开，他们就懵了眼，然后就一切乱七八糟，马蜂不知怎样去螫人，叛军也不知怎样去躲避或进攻。如不是约翰斯顿的增援部队赶来，这种乱糟糟的局面不知要维持多久。第一场正规仗就这样以联邦军的溃败而结束，据麦克道尔的参谋记录，联邦军死 460 人，其中军官 16 人；伤 1124 人，其中军官 78 人；共有 1312 名官兵失踪。而据约翰斯顿的报告，邦联军总计死 378 人，伤 1489 人，失踪 30 人。双方伤亡相近，然而胜利者却是邦联，他们缴获大炮 28 门，滑膛步枪 5000 支，弹药近 50 万发，还有 64 匹拉炮车的马及车 26 辆等其他财产。

六解放黑奴

弗里芒特：西线失利与释奴文告

林肯感到联邦这条船破了非常多的窟窿，令他担忧的是塞子不大够用。布尔渊战役后士气低落，格里利也在那里主张停战，而正是他的《纽约论坛报》将“向里士满进军”喊得山响，军队里没有孚众望的人物，便使得船体的最大一处窟窿没法堵上，而只要出现了一个能打胜仗的统帅，格里利之流就不会望风披靡，现在斯科特将军已是垂垂老矣，他已 75 岁，早年参加过 1812 年美英战争，20 年前出任联邦军司令，但现在年老体弱，一躺到床上便很难再爬起来。谁是英雄？林肯差不多被这个问题难倒了。联邦有广阔的海岸线需要封锁，有东起波托马克河，西至密苏里的辽远的战线需要维持，军队是充分的，然而谁来指挥他们？一把超重大砍刀，谁能将它举起，挥舞着它，砍向敌人？那个陆军部长卡梅伦又于了些什么呢？除了不断传出军需品承包商丑闻。军服竟然只穿得几周便成破片，因为布料是用碎羊毛压制而成。尽管如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所说卡梅伦不会偷一只烧得通红的火炉，但他却很少为着了火的联邦泼上一瓢水。林肯感到在另一个大窟窿上，财政部长蔡斯倒是干得差强人意。蔡斯对财政虽说几乎是一窍不通，这倒使他不敢自以为是，他在这里表现了知人善任的优点。他主张向人民发行公债，并将公债的发放任务交给杰伊·库克，库克很快便成功地使公众认购了 15000 万美元，补上了战争初期每日军费上百万的漏洞。

弗里芒特从国外回来使林肯略微喘了一口气。弗里芒特曾是落基山脉的探险者，1856 年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并且吃苦耐劳能干。林肯及其内阁都看好此人，因而于 7 月 3 日即任命他为西部战区司令。

林肯失望地发现这个司令居然一路走走停停，迁延 20 余日才到达任所，那是布尔渊战役后的第 4 天，林肯正处于忧伤之中。

弗里芒特到达圣路易斯后的第 4 天，一支 6000 人的叛乱部队从田纳西州渡过密西西比河，占领了密苏里州的新马德里，现在，弗里芒特开始头疼了。

密苏里的局势颇为混乱。这个州的州长克莱本·杰克逊和前州长斯特林·普赖斯都是脱离分子。纳撒尼尔·莱昂上尉曾率部挫败过杰克逊夺取圣路易斯军火库的行动，现在他对抗着他多两倍的由普赖斯的密苏里人和一些得克萨斯突击队员组成的杂牌军，他只有 6000 人，大多役期将满。目前他孤军深入密苏里西南重镇斯普林菲尔德，如果得不到给养就只好撤退。这样他就只有派人前往圣路易斯向弗里芒特求助，希望他增派援兵。弗里芒特正为新马德里叛军伤脑筋，因为他们威胁着驻守在伊利诺伊南角开罗的联邦守军。他敦劝莱昂后撤至罗拉。莱昂实在不甘心，认为战争就是打仗，便果断地于 8 月 10 日拂晓发动突然进攻，结果双方在威尔逊河各死伤 1200 人，在这点上双方平分血色，然而莱昂战死，所部撤至罗拉，仍是吃了败仗。普赖斯乘胜追击，边走边招募新兵，一直追至密苏里河边。

莱昂战死，虽然主要是他自己的责任，但弗里芒特作为西部战区司令毕竟脸上无光。他军事上吃了瘪，就在政治上找赚头。8 月 30 日，他冥思苦想的一份释奴文告终于出台，它掩盖在军事戒严令下。弗里芒特首先宣布整个密苏里州全境戒严，并划出了一条军事占领线，这条占领线“由利文沃斯经杰斐逊城、罗拉和爱恩顿各据点，一直延长到密西西比河上的吉拉多角”，

他接着宣布：“在这条线内，所有手持武器者都要受到军事法庭审讯，如罪证确凿，即行枪决。凡武装反对合众国者，或在战场上与敌合作查有实据者，其不动产和动产概予没收充公，他们如拥有奴隶，特此宣布其为自由人。”

弗里芒特的自作主张使林肯极为震惊。林肯从报纸上读到了这份文告后立即致函弗里芒特，表示对其中两点“颇为担心”，“第一，你如果根据这个布告枪决一个人，那么南部联盟的支持者们肯定会枪决一个我们落在他们手里的最优秀的人作为报复，这样一人对一人地杀下去将永无止境。因此，我命令你，在没有获得我的批准或同意之前，不许根据这个布告枪决任何人。

“第二，我认为布告最后一段关于没收叛乱的奴隶主的财产和解放他们的奴隶有很大危险，它会使我们南部诸州的朋友们恐慌，使他们转而反对我们，或许会把我们相当好的肯塔基州的前景毁掉。因此，请允许我要求你，就像出于你自愿一样，把那一段加以修改，……。”

林肯放弃了行使正式权力的方法而宁愿写封征求意见的私信，表明他极为尊重弗里芒特的声誉。弗里芒特呢？由于避不见客，迟至几天后才写了回信，他可不想由自己修改，而是宁愿总统公开更改。弗里芒特太太亲自到华盛顿将信交给林肯。

弗里芒特的信给林肯出了一道难题，因为在合众国至少有三种力量，其一是废奴分子，其二是拥护奴隶制分子，其三是联邦主义者。在这非常时期，联邦主义者无疑占大多数，然而这些人很容易向蓄奴与废奴两个极端偏离，从而倒向邦联或留在联邦。如果任由弗里芒特作为，在某些地区无疑是受欢迎的，但却会使得飘摇不定的边界州更加飘摇。如果由自己出面改正，那么无疑就会得罪废奴主义者。但林肯还是“十分高兴”公开下令更改。

批评仍如潮水般涌来，人们认为弗里芒特将军是正确的，林肯修改那个文告是错误的，是怯懦的表现。本来，林肯希望亨特将军去接替弗里芒特的职位，而亨特却给林肯写了一封极为“丑恶”的信，以致林肯感到“要温和答复”颇不容易。他的朋友赫恩登也感到不解，O.布期宁则直接写了封信给他，林肯对他的朋友“会写这样一封信”“感到惊讶”。布朗宁认为弗里芒特的释奴文告是保全政府的唯一方法，林肯问他：“一个将军或一个总统可以用布告来制定永久性的财产条例，这还能再自称是合众国政府，是宪法和法律产生的政府吗？”因此，释奴文告实际上“就是把政府拱手交出去”，当然国会针对这点通过这样一份文告那又另当别论。而弗里芒特关于没收财产和解放奴隶的布告纯粹是政治性的，不在军法或军事需要范围之内。“如果将军需要奴隶，他可以捉住他们并使用他们”，巴特勒将军不就使用投奔而来的黑奴了么？他称那些黑奴为“战时违禁品”。然而对捉来的奴隶：“一旦不需要了，他就没有资格去决定他们将来永久的身分。那必须根据由立法者制定的而不是由军事布告制定的法律来决定。”林肯认为，在某些地区，宣布总解放宣言，将会更加受欢迎，然而：“安德森将军打电报告诉我说，弗里芒特将军当真已经发布解放奴隶命令的消息一传出，我们整整一连的志愿军就丢下武器散伙了。”安德森从萨姆特撤离后被林肯任命为准将，在辛辛那提任司令。如果这场战争不是为了联邦而只是为了黑人，那么黑人的战争可能由白人打，很多人这么认为。如果这么早就宣布解放黑奴，林肯说他“十分有把握地认为我们供给肯塔基的武器将会被用来打我们”，而“肯塔基一失去，密苏里就守不住，马里兰恐怕也难保”，那我们就几乎等于全盘皆输，“还不如答应立刻分离，包括把这个首都交出去。”

因此，林肯认为自己不能采取这种轻率的立场，特别是他认为，发布这样的文告应该是由国会通过，由总统来发布，别人岂能越俎代庖？林肯说：“我，作为总统，将明确地或含蓄地据有行使政府的永久性的立法职权。”

的确，解放黑奴应该由总统来行使职权，而林肯亦心有此意久矣，他不是早就说过决意让这片土地发烧么？现在这片土地是烧起来了，但是在火刚烧起的时候，风却不能太大，林肯知道，那是很容易适得其反的。他也早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认为奴隶制是错的，但如果他草草出拳，宣布解放奴隶，他会取得预期的效果么？他必须通盘考虑，这盘棋是由他在下，由他统观全局，在局部有利的棋并不一定对全局有利，一个旁观者看到了一步对局部有利的棋就可以在旁边指手划脚么？奴隶制问题应该是他强有力的武器，他知道他迟早会运用它，但那必须是在自己的双手能推开对方之际，那时他那条摆在后面的保守的腿才会踢出致命的一击，他不可能同时将两条腿都摆在前面，因为那样他就站不稳，除非是跃向空中，但他总得落地，他必须依靠大众，就像巨人安泰必须脚踏大地才会获取不尽的力量。然而弗里芒特的做法却会使目前团结起来的大众分化，民主党人在为恢复旧联邦而努力，废奴主义者在为建立新联邦而努力，林肯知道这一点，他巧妙地掌握着其间的平衡，而这平衡却被弗里芒特莫名其妙地搅动了，弗里芒特在众目睽睽的湖面击起了成功的浪花，苦的却是林肯，他要湖面平静下来就得加倍努力。他知道这是一支大队人马的行军，当前面的人马转过山头的时候，后面的人马却仍拉在山后，作为指挥者必须在山上密切注视他们的行动，他不能让前面的人马搅乱了后面的阵脚，他更不能走得太快，否则因此而使全国跟不上是没有好处的。

弗里芒特被那些走在前面的人称为英雄，获得一片颂誉，然而在密苏里，远在这大队人马更后的另一支人马却不断拖住他，给他贴上失败的标记。

那是在9月12日，弗里芒特夫人还在华盛顿大吵大闹之际，普赖斯的人马在遥远的西部包围了詹姆斯·马利根上校率领的芝加哥爱尔兰旅，马利根率3500人在列克星敦顽强抵抗普赖斯的18000叛军达8天之久。弗里芒特不知所措，等到他手忙脚乱抽出两个小型旅赶去增援时，他们只给弗里芒特带回了马利根上校全旅1600人投降的消息。

弗里芒特感到无法交待，便亲率部队至前线作战，国会一个委员会已调查到一些浪费、管理不善等问题，林肯决定更换西部战区指挥官。弗里芒特意识到这点，避不见客，同时在前线打了几个漂亮仗，虽不算大捷，但已几乎将普赖斯的军队逐出密苏里，他的指挥所也设到了莱昂战死的斯普林菲尔德，正是在那里，林肯的信使设法将解职令交到了弗里芒特手中，那是11月2日，弗里芒特正计划着一次全面的进攻。

麦无莱伦：东线无战事

布尔渊战役后，林肯颇有些饥不择食，当西弗吉尼亚捷报频传的时候，他就急匆匆地将麦克莱伦抓了来当作一个得力的塞子，补波多马克军区之漏，他是太心急了，以至于感觉不到那个塞子只是一块海绵，看着挺气派的一堆，实际上却手不盈握，然而在那个漏洞还没有吃水的时候，看起来不是正好合适么？

7月27日，乔治·麦克莱伦将军就任华盛顿及西弗吉尼亚军区司令，不

久他将这个军区改名为波多马克。麦克莱伦毕业于西点军校，当时 34 岁。他极爱骑马，因为骑在马上更使他显得像个统帅，他长相俊雅，高鼻深目，脸色白皙，然而他的短而浓密的胡子弥补了文质彬彬之不足，显出一种威严。他的部下老远看见他骑马过来，便高声喝彩，他便在马上得意洋洋模仿拿破仑挥手，为此赢得了“年轻的拿破仑”的美誉。

他的确有些拿破仑的才干，一上任便开始重新组织和训练军队，使得那些不知纪律为何物的士兵成为唯命是从的军人，3 个月过后，这些经过训练的士兵便达 17 万之多。

但他似乎注定只是“年轻的”拿破仑。他没经什么阵仗便赢得如此声誉，可不想轻易地毁了，因此他不像拿破仑那么能征惯战，名动欧洲，他只是在他的联邦公民面前展示他的部队，让他们检阅。他们为那整齐的队伍喝彩，为他们的“小麦克”喝采，这样，他倒也誉满联邦。他一直坚守不战，倒也不是怕战，他是要用大手笔来做这件事，他可不要像拿破仑、打了那么多胜仗，最后还是兵败滑铁卢。不，他麦克莱伦要胜过拿破仑，他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要不战则已，一战就将叛徒全部消灭干净。于是，他不断地要求增加部队，他总是说敌人比他强大，事实上，离他只有两天路程的敌军人数还不及他的一半，有时还不到他的三分之一。

看着这么一支部队，一支人类历史上差不多是最强大的部队，林肯极为高兴，联邦人民也极高兴。林肯希望这支部队早日行动，早建功勋，但麦克莱伦总是找理由推脱，当他被逼不得不加以说明，他就怒气冲冲甚或置之不理。由于麦克莱伦是民主党人，更由于其仇视黑人，反对奴隶解放，因而引起了共和党对其迟迟按兵不动的怀疑。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及林肯的频频催促下，麦克莱伦总算出动了。他得知在弗吉尼亚的里斯堡叛军部队正在移动，便命令查尔斯·斯通将军渡河侦察。10 月 21 日，秋高气爽，爱德华·贝克上校受斯通之命率领一支人马来到包尔斯布拉夫高地，结果为邦联叛军伏击，联邦军被打得七零八落，伤亡被俘共达 900 余人，林肯总统的密友贝克上校阵亡，林肯感到说不出的难过。

这绝不是一个好塞子，但是，除了这个塞子，再也没有别的趁手的東西堵漏。林肯极为苦恼，他的陆军总是打败仗，总不能赢得一次令人鼓舞的胜利，反倒是他的真正在海里航行的军队没有出现什么漏洞。

在陆上作战，两军对阵，政治、心理、装备等都有很大影响。而互相之间伤亡相差不大表明双方的势均力敌。在海上就不一样了，首先必须要有舰艇，而正是在舰艇身上体现着技术和进步，这成为决胜的主要原因。联邦的工业极为发达，而且造船业差不多全集中于北部，联邦海军很快便拥有了各种类型的战舰。海军对邦联港口实行封锁。并且不时攻占南部沿海的港口和要塞。这年 8 月底，海陆军配合攻占了北卡罗莱纳海岸哈特拉斯港的两个要塞，然后在 9 月初联邦海军又占领了密西西比州的希普岛。

当时间推进到 11 月的时候，几乎同时发生了几件大事，首先斯科特老将军于 11 月 1 日退休，他的陆军总司令职务由麦克莱伦接替，林肯内心不愿意这样，但他实在找不出合适的人来。与麦克莱伦相孚的只有弗里芒特，而他出师不利已使人们大失所望，尽管现在他在密苏里前线干得还行，但 11 月 2 日他失去了背水一战的机会，他的解职与麦克莱伦的升迁形成极为鲜明的反差。

这个月初海军也好戏连台。经过两次轻易获胜之后，海军信心大增，他

们接着又周密计划，在脱离分子最猖獗的南卡罗莱纳显示了联邦海军的力量。11月7日，由杜邦海军上将率领的舰队120门炮连续向罗亚尔港防卫要塞开炮，将之炸成一片废墟，随后，希尔顿岬等岛岬便重回联邦怀抱。

同一天，邦联所派驻英、法代表詹姆斯·梅森与约翰·斯利德尔两人在哈瓦那乘英国邮船“特伦特”号赴英。第二天，该邮船在巴哈马海峡与联邦军舰“圣贾辛托”号狭路相逢，两使节被带走关进波士顿的联邦监狱。

这一事件使北部一片欢腾，舰长查尔斯·威尔克斯被捧为英雄，甚至在众议院中其行动也受到一致嘉许。

然而英国则舆论大哗，首相帕麦斯顿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而积极备战，并同外交大臣罗素写了一份措辞激烈的照会，它在递交给美国联邦政府时因艾伯特亲王的干预而缓和了语气。

林肯沉着冷静处理了此事，他说：“英国的态度咄咄逼人，这是极损我们尊严的，但我们的手被沉重的战争束缚着，我们不能同时进行两场战争。”因此，林肯作出了让步，下令释放梅森和斯利德尔，英国也失去了宣战的借口，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消于无形。

11月，林肯任命了麦克莱伦是希望他大权在握能更方便地行动，然而这些似乎只是膨胀了他的自信心，使他自傲自狂以至目中无人。他老早就看不起总统，认为他是个傻瓜，并常常背地称之为“大猩猩”，他还称内阁成员们为“几只我生平所见最笨的鹅”。

波托马克河静悄悄，东线无战事。林肯忍受不了这种寂静，他迫切需要胜利来鼓舞士气，激励民心。因此，在一个寂静的夜晚他找到西沃德，带着秘书约翰·海，前往麦克莱伦家，碰巧总司令去参加一个婚礼。等他夜晚11点半回来的时候，发现了等候约一个钟头的总统一行，他走过他们所在的房门口，爱理不理径直上了楼，一会儿仆人传下话来，说他太累了，已上床就寝。这个年轻的总司令如此无礼，使西沃德气得发抖，林肯则平静地离开了，第二天还说：“只要麦克莱伦能打胜仗，我情愿为他牵马。”

林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知识不足，因而这个冬天他开始对军事书籍发生兴趣，他需要知道麦克莱伦为什么会按兵不动，那些搪塞托辞是否有道理。反正国会图书馆有的是书，它成立于1800年，而在1815年购买了托马斯·杰斐逊图书馆的全部馆藏后，所藏书籍便极为丰富。他对计谋、行军、供应等作了一番系统研究后发现原来打仗也像其他许多事情一样，都须依理行事，最平常的道理是最珍贵的道理。缘情体物，从实际出发便不会有错。

又有人擅自处理黑奴问题

当然，也不一定，他目前对待奴隶制问题的态度便引来批评，废奴主义者用一系列尖锐对立的语言讽刺林肯的矛盾态度：“他认为奴隶制是错误的，但又反对立即废除它；他认为应该把奴隶制拒于新领地之外，但在联邦的新州内又允许奴隶制存在；他确认国会有权在哥伦比亚特区废除奴隶制，但在行使这种权力时又要去征询奴隶主的同意；他认为追捕逃奴是件令人讨厌的事情，但又主张通过国会制定一些条例来实施这项法律，而不管有没有宪法根据；他既憎恶奴隶贸易，但又不准备禁止各州之间的奴隶贸易；他既断言白人和黑人在自然权利方面是平等的，但又不赞成黑人有公民权。”林肯集

诸多矛盾于一身，然而，正是这些矛盾使他行步稳当。12月召开国会，林肯于3日提交国会一份年度国情咨文。他很高兴地提到了由于他的矛盾所取得的成果，因为肯塔基、马里兰、密苏里三州坚定地站到了联邦一边，这几个州开始没有人愿意为联邦打仗，现在则至少有4万人提枪上了战场，而他们的枪口则是对准邦联。

林肯感到，叛乱本身似乎不太可怕，叛乱之对人民政府的首要原则即人民权利的袭击才是令人担忧的，林肯说：“我处于目前的地位，如果不对专制制度卷土重来提出警告，就怎么说不过去。”

与他的7月咨文不一样的是，这一次他提到了奴隶制问题，不过，他小心翼翼，力避突然涉及该问题，而是引入劳动与资本问题，经过一番转折，从理论上进行论证。林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将这些置于提倡人民权利与反对专制这样一个大题目之下。“我想提请大家注意”，他说：“有人企图使资本在政府机构里的地位即使不高于劳动，至少也和劳动相等。”林肯认为：“劳动先于资本，并独立于资本。资本只是劳动的成果，假使不先有劳动，就不可能有资本。劳动是资本的前辈，应该受更大得多的尊重。资本有它的权利，这种权利理当和其他权利一样受到保护。同样也不否认劳动和资本之间存在着、而且恐怕将永远存在着一种互利的关系”，但是：“错误是在于认定社会的全部劳动都存在于那种关系之内，少数人拥有资本，这些人自己不劳动，却用他们的资本雇佣或收买另外少数人来为他们劳动。大多数人不属于这两个等级”，因为很多人“既不为别人劳动，也没有别人为他们劳动。”在林肯看来，“在大多数南部各州，各色人种中大多数人既不是奴隶，也不是奴隶主；而在北部各州，大多数人既不是雇主，也不是雇工”，“当然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把他们自己的劳动同资本混合起来，也就是说，他

们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同时也购买或雇用别人为他们劳动。”因为自由或者奴役是与劳动及资本紧密相连的，所以林肯对劳动及资本状况作了一番具体的分析，由此而导向他的结论。他认为，在北部各州，一个人做自由雇工并不会

永远如此，“在这些州里，普遍都有一些独立创业的人，他们本身不多几年前还是雇工”，林肯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他常常津津于自己由一个受雇劈栅栏木条的人、船工、店员等而做到今日美国的总统，这没有什么可以避讳的，因为美国并非欧洲要讲究出身，在这里，当然主要是北部，只要你奋斗并干出了成就，人们就不会不尊重你，这也证明了自由劳动制度的优越。林肯认为，那些出身穷苦，靠

劳动起家的人最值得信赖，这些人对不是自己诚实劳动挣来的东西一概不要，因此：“要叫这些人小心，不要把他们已经享有的政治权利交出去，这种权利如果交了出去，肯定会被用来对他们这样的人关闭进步之门，并把种种新的限制和负担加在他们头上，直到全部自由都失去为止。”

对于南部的劳动制度，林肯没有深谈，但很显然从他对北部的肯定和告戒人们小心表明了林肯对购买并强迫人们工作这种制度颇为不满，那也就是奴隶制。

无论林肯怎样小心谨慎，他都不得不面对国会于8月6日通过的没收法带来的影响。这项法律规定，任何财产，凡经主人同意

并在其知情的情况下被用来援助或支持反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暴乱者，一经发现即为合法的战利品。假如该财产是奴隶，他们就获得永远的自由。因此，那些不忠诚于联邦的奴隶主所拥有的黑人奴隶一经发现就成为自由人，这样，“一些人享有另一些人的劳役和服务的合法权利被剥夺了。”

事实上，当联邦军队向南推进的时候，他们发现黑人以不可阻挡之势蜂涌而来。林肯在这个时候开始考虑一项安置他们的长久性的政策。

我们不难发现，林肯每走一步都是异常艰难的。早在9月初，他要求弗里芒特修改文告时，没收法便已经生效，弗里芒特的文告关于没收叛乱奴隶主财产和解放奴隶实际上与没收法差别不大。林肯之所以让他修改，是因为他对没收法本身亦不以为然，因为将在前方道路上的一座桥梁搬到平坦的行军道路上只会造成障碍。林肯希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步一步逐渐通向最后的胜利。

但无疑有很多人过于激进，他们难于容忍林肯像一只蚂蚁那样遇到猎物只是不断小心翼翼地伸出触角试探，他们觉得这过于胆小，因而感到不满，他们需要狮子般猛烈地扑向敌人，将其撕碎。然而，林肯似乎与他们颇为不同，他考虑的是整个联邦，而不只是北部，联邦宪法保证各州的权利，包括保证蓄奴州的蓄奴制，林肯一贯认为，联邦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虽然目前形势下有一部分州宣布脱离联邦，但联邦并没允许其脱离，因此，叛乱各州依然是联邦的合法组成部分，受联邦宪法的保护。

林肯的律师身份使他总是从法律角度来看待问题，因而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推翻奴役保护自由的革命战争，或者一开始他并没有朝这个方向行动，一开始他只想尽力挽留几个边界蓄奴州。

随着战争的进展，一帮人终于忍耐不住了。在查尔斯·萨姆纳和撒迪厄斯·史蒂文斯竭力活动下，国会12月20日任命了一个战争指导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激进的共和党人。他们看到林肯做事总是缚手缚脚，便力图使他挣脱束缚。他们首先感到麦克莱伦没有尽职，因而力主撤其职。这一点林肯没有同意，因为他没有别的更好的塞子。

正像所有流血的伤口容易招惹苍蝇一样，联邦现在已是苍蝇成群。战争指导委员会看到了腐败，林肯同样也看到

了，他认为卡梅伦过于昏庸，尸位素餐，因而上上下下许多人都想发战争财，从联邦中捞一把。贪污腐化、营私舞弊，如此等等已影响到前线士兵的士气，因为送往前线的物品质量低劣，而食品也多变质。种种原因要求一个强有力的陆军部长来处理非常时期的非常问题。正在这个时候，卡梅伦居然莫名其妙伸出头来，让林肯有了顺打一枪的靶子。卡梅伦很少关心黑人问题，或者说他一向较为保守，最多也只能算是温和派，然而他像弗里芒特一样，大概感到了一种潜在的威胁，亟欲力挽狂澜，因而他在其年度报告里自作主张，宣布没收那些叛乱分子所拥有的黑人奴隶，这是与没收法相一致的，他出格的地方在于，他将财产这一概念使用得极为变通，他认为“必要时政府有权武装黑人奴隶，如同使用从敌人手中夺来的弹药一样”。

林肯极感恼火，因为在处理弗里芒特文告时，他就认为这种事应属于自己的职责范围，别人无权代理。因此，他开始考虑卡梅伦的调离问题。

在战争指导委员会的努力下，埃德温·M.斯坦顿被推出作为接替卡梅伦

的首要人选。林肯早就同这个高傲而有怪僻的人打过交道，那还是在他当巡回律师的时候，他受邀与哈定、斯坦顿等三人一道为一个专利权侵权案的被告辩护，原定该案在芝加哥开庭，故他们迫切需要伊利诺伊州著名律师的帮助，这样，林肯就成为最佳人选。林肯为这个案子作了充分准备，而不幸的是后来审判改在辛辛那提，斯坦顿觉得这个像长臂猿一样的乡下佬的使命已经完成，拒不同意林肯开庭说话，他威胁说，“如果那个长颈鹿出庭办理此案，我就放弃。”一付有他无我的做法。斯坦顿比林肯还小五岁，那时刚过不惑之年，光彩照人并且盛气凌人，而且他还被认为才华过人，是处理该案必不可少的人物，因而林肯只好带上屈辱走人。

林肯从来没有经受过如此屈辱，但他还是忍受了，即使在他有机会扬眉吐气的时候，他也不意气用事。他忍辱负重，从不功高自慢，他以国家利益为重，忍气吞声，指派斯坦顿做了陆军部长，而这个人甚至在林肯当了总统的时候仍不时表露其蔑视，他一有机会便拿林肯取乐，他常说，有些人喜欢舍近求远，跑到非洲去寻找大猩猩，我们白宫里不正有一个在那里抓耳挠腮么？斯坦顿果然敢做敢当，他于1862年1月15日上任，很快便使得陆军部气象严整，他不停地发号施令，令那些奸诈的承包商人大为惊恐；他要求麦克莱伦必须出击，而且逮捕了造成包尔斯布拉夫高地一战惨败的查尔斯·斯通将军。斯通将军被认为有通敌行径，尤其令激进派不满的是他赞成蓄奴制。林肯不相信斯通会叛变通敌，因为他是华盛顿最危险时期的指挥官，那时是林肯上任前后，危机四伏。斯通被关押6个月后又恢复了工作，没有判决也没有解释。斯坦顿在这里行使铁腕无疑是为了打草惊蛇、杀鸡儆猴。

喜忧相伴

与此同时，林肯也举起了他的鞭子。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读，他自信已对军事有了很大程度的了解，面对那些沙场战将也不再感到怯然无言，他认为目前必须行动，否则战局就不可收拾，因而敦促麦克莱伦出击，他开玩笑他说，如果麦克莱伦将军不想动用这支军队，“我倒想借用”。林肯给足了麦克莱伦面子，但小麦克似乎无动于衷。1月27日，林肯不再婆婆妈妈，他直接签署了第一号总作战令，要求陆海军在2月22日向叛乱者展开全面攻势，那一天是华盛顿的诞辰，邦联戴维斯总统打算在这一天就任为期6年的南部邦联正式总统。人们总喜欢自以为是，就像小孩子喜欢乱涂乱抹，以为只有自己才画得最好，实则不过玷污纸张。华盛顿的诞辰便是这样一张纸，它在1862年被一些自以为是的主张州权和奴役的家伙们玷污了。

实际上，林肯的第一号总作战令是一种急躁情绪的产物，它将部队放在从弗吉尼亚至密西西比河至新奥尔良的辽远阵线上，像一条长蛇般展开，这是极容易为敌人重点突破，各个歼灭的。然而意想不到的除蛇头外居然战果辉煌。

总统的第一号总作战令一下达，西线的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准将便积极响应。2月6日，在海军准将安德鲁·富特炮舰配合下，格兰特率17000大军溯田纳西河而上，目标是位于肯塔基州与田纳西州州界南侧田纳西河畔和坎伯兰河畔的亨利要塞和唐纳尔逊要塞，因为这两处要塞防守较弱而且战略意义重大。在两个小时左右猛烈炮火轰击下，亨利要塞于下午3时被攻占，联邦军成功地控制了田纳西河直至亚拉巴马州境。

格兰特随后挥师东进抵离亨利要塞不远的唐纳尔逊要塞，该要塞因亨利要塞大多数逃亡士兵的到来而兵力雄厚。而格兰特不久得到了富特的支援，他的舰队从坎伯兰河溯流而至。双方在 13、14 两日展开猛烈炮击，富特因在这次交火中受伤而离开战场。格兰特率 27000 大军团团围住唐纳尔逊，邦联军陷入困境。16 日，邦联唐纳尔逊部队指挥权移交给西蒙·巴克纳，他曾给过格兰特帮助，然而面对巴克纳询问投降条件，格兰特的回答是：“除立即无条件投降外，不接受任何条件。我准备马上进攻你们的要塞。”格兰特由此而声名大噪，并被冠以“限令无条件投降的格兰特”之绰号。

林肯敏感地意识到格兰特将是一个很好的堵漏塞子，因而力排众议提升格兰特为少将。

就在西部捷报频传、整个北部人心大快之际，总统的小儿子威利病逝了，才十二岁，从伤风、高烧到死，只几天的时间。林肯极钟爱他，他和泰德曾给在白宫孤独的总统带来了怎样的快乐啊！无忧无虑、调皮捣蛋，林肯闲下来就与他的两个儿子游戏一番。那个才八、九岁的泰德更是浑把国家大事当作儿戏，在他的总统父亲某次与蔡斯商讨国家财政问题时，竟然爬坐到了父亲的颈上。而现在威利小小年纪即悄无声息离开了人世，总统是多么悲伤啊！他双手抱头，瘦高的身躯因情感激荡而颤抖，他抽泣着，哽咽道：“我可怜的孩子！他实在太好了，不适于住在人间，上帝叫他回家去了。”

总统夫人更伤心莫名，她本就容易冲动，现在更是歇斯底里，任何威利的东西都容易让她想起他，而只要一想起他，她就受不了。她太悲伤了以致于没有去参加葬礼，而且此外她再也没有走进威利生前的房间。

在极度的忧伤中，总统夫人甚至找来一个巫师，在白宫为她的儿子招魂，那人装神弄鬼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制造出许多声音，总统夫人居然相信那些都是她的儿子发出。那个巫师后来被证明是个骗子。

林肯颇有些感伤的天性，他儿子的死又一次引发了他的感伤，使他常常处于一种恍惚状态，在那种状态中，他甚至可以同他的儿子对话，但心中却也明白这些都不是真的。

在悲伤中，林肯考虑着如何处理黑奴的问题，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老来丧子之痛，与一个民族的悲惨境遇就这样联系到了一起。

当他考虑好了，他就派人去请来萨姆纳。这位激进的参议员从轮椅上站起来后曾与林肯有些龌龊，而不久林肯一如既往的雍容与仁慈终于赢得了他，他相信林肯是站在他一边的。人与人之间缺少的是理解，互相之间一旦勾通，所有的芥蒂全都会一扫而光。林肯与萨姆纳现在和衷共济，很是融洽。林肯对萨姆纳说，“我要给你念念我给国会的咨文，看看你是否喜欢，我打算马上送交国会。”

萨姆纳看出总统又迈进了一步，因为总统建议两院通过一项联合决议，这项决议建议“合众国应与任何一个愿意逐步废除奴隶制的州合作，给予该州以资助，由该州酌情用于赔偿因改变制度而造成的公私损失”。这种出资方式在萨姆纳看来绝不是最好的肯定也不是最根本的方式，但这样做对联邦会有好处，一段时期里，他也感到，为了联邦，废奴宣传可以暂告一段落。

林肯认为这个措施是联邦最有效的自卫手段之一，因为“重要的不在于所有容忍奴隶制的州是不是都会很快开始解放奴隶，而由于这个建议是向大家一视同仁地作出的，这样更北部的州将会通过采取这一行动，向更南部的

州明确表示，前者决不会参加后者拟议中的同盟。”照林肯的想法，“逐步地而不是突然一下子解放奴隶对大家都比较好”，而且购买奴隶实在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因为战争的耗费更突出。林肯算了一笔帐，现在战争每天耗资两百万美元，而根据 1860 年的人口调查，特拉华州全部奴隶人数为 1798 人，即使每名奴隶值 400 美元，那么，也只用 719200 美元就够了，还不到半天的战争费用。同样，马里兰有奴隶 87188 人，哥伦比亚特区 3181 人，肯塔基 225490 人，密苏里 114965 人，共 432622 人，全部购买下来要花 173048800 美元，然而亦不到 87 天的战费。各州如果采取这个措施就会使战争缩短不止 87 天。林肯认为，“战争已经打起来了，还要继续打下去”，但“只要重新承认国家的权威，战争就会成为不必要的，马上就会停止。”

林肯提出这个建议，是希望它能很快导致重要的实际结果，它的确如林肯所盼，部分遂了林肯的心愿。国会通过了他的决议案，他于是请边界诸州代表谈话，但失望地发现他们不愿有所行动。不过到了 4 月 16 日，国会却以不到一百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使他们获得自由。而在 14 年前，林肯做议员的时候曾提过一个同样的议案，该议案后来如泥牛入海，甚至未付诸表决，现在，首都却终于清除了其体内的毒瘤。

萨姆纳心有不足，他不时唠叨，给奴隶主拨款赔偿无异于向绑票者缴纳赎金。

林肯的咨文 3 月 6 日向国会提出，7 日凌晨，柯蒂斯将军在阿肯色州的皮里奇附近迎战普赖斯与麦卡洛克的一支 16000 人混合部队。柯蒂斯在弗里芒特离职后继任该军指挥，他顶住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猛攻，最后出其不意发动反击，击溃了部分南军。

戴维斯自 2 月 22 日就任邦联正式总统以来，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在首都移至里士满后，对西南的防守相对减弱，这给了北军以可趁之机，北军的不断取胜使戴维斯感到邦联“遭到了严重的灾难”，这个一直一帆风顺的绅士终于发现道路坎坷不平，一路之上尽是磕磕绊绊。他比林肯早一年出生于肯塔基的一个有钱地主家庭，从小受到严格的教育。他不像林肯那样必须自己动手才有饭吃，他的一切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他哥哥替他购置了一份庄园，配置了黑奴，他坐享其成，没有必要事必躬亲。他也不像林肯那样随和，林肯以他的幽默赢得了许多朋友，以其平易近人化解了许多误会，尽管有时因过于随便让一些人觉得林肯藐视他们，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戴维斯做事认真严肃，一丝不苟，他很少像林肯那样说笑，而且总是认为自己的意见一贯正确，特别是关于奴隶制问题，他不能容忍白人放弃对黑人的奴役，因为那样违背了独立的精神，故而在这一点上他毫不妥协，即使由此而导致战争也在所不顾。他长相也远比林肯好看得多，语音也极柔和而不是像林肯那样带点尖利，他的比他小二十岁的后妻感到他较和蔼，而且有一种从疯狗嘴里救人的奋不顾身的精神。他的后妻极温柔，不像林肯太太那般脾气火爆。他所不如林肯的是他的眼睛不太好，他的一只眼睛常常会看不见东西。不过，林肯尽管体健如牛，但也不是完美无缺，他的脚在这个时候已不太好使，严重的脚气使他常常必须穿着拖鞋甚至赤脚才觉得舒服些，因而他多半穿着拖鞋办公，不得已要起来拿什么东西或必须走动时，常常一瘸一拐像个跛子。

当陆上连连失利之际，3 月 8 日，戴维斯终于听到一个喜信。那天黄昏时分，“弗吉尼亚”号战舰在汉普顿罗兹横冲直撞，打得联邦舰队无还手之力，两舰被毁，三舰搁浅。“弗吉尼亚”号原名“梅里马克”，是一艘经改

装的带撞角的重型装甲舰，它看起来坚不可摧，初经战阵即毁了联邦 5 艘战舰，因而信心十足，准备开进波托马克河，占领华盛顿。这使海军部长韦尔斯大为恐慌，他急匆匆走进白宫，假发在 3 月 9 日早晨的微风中飘动，他告诉总统，现在只有“蒙尼陀”号战舰可能阻止住它的前进，否则华盛顿就只好等着被攻破。“蒙尼陀”号是一艘新式战舰，它也装有铁甲，但吃水不深，只装有两门炮，但炮身灵活，可以四面转动，据说该舰看起来像是一个罐头盒放置在一个圆卵石上。林肯内阁将信将疑，他们忐忑不安，等待着进一步的消息。斯坦顿沉不住气甚至命令达尔格伦海军少将准备拖船装上石头沉于波托马克河以阻止“弗吉尼亚”号的前进。不久消息传来：“蒙尼陀”号与“弗吉尼亚”号各有千秋，打了个不分胜负。但“蒙尼陀”号似乎更优越一些，因为它可以在不到 13 英尺深的水中往返纵横自如，“弗吉尼亚”号则甚至在 23 英尺的水中也不敢大意。

华盛顿方面对这次战斗并没有感到特别高兴，而戴维斯在里士满则更不高兴，本指望由“弗吉尼亚”号在海上杀出一条生路，打破封锁，但因“蒙尼陀”号的出现使得这些都成为镜花水月，戴维斯又失望了。

1862 年的春天对于林肯来说是喜忧相伴，喜的是胜利的喜讯接二连三传来，忧的是在东部战区，麦克莱伦无视总攻击令而按兵不动。小麦克对波托马克军团的调动有与林肯截然不同的计划，他认为沿切萨皮克湾南下，再沿拉帕汉诺克河往上至厄巴那，然后穿过陆地到达约克河上的铁路终点站这样一个方案较好。林肯则认为应该集中兵力直接向马纳萨斯西南铁路上的这一点移动为妙。总统经过一冬的学习，对战略战术已经有了很深的了解，他的这个计划一般也认为比小麦克来得高明，但总统似乎信心并不是很充分，或者他不愿显得过于专断，因此他写信给小麦克，表示如果“你能对下列问题给予满意的回答，我将愉快地放弃我的计划而接受你的计划。”林肯提出的问题有：

第一，你的计划执行起来是不是比我的计划要花费更多得多的时间和金钱？

第二，你的计划在哪方面比我的计划更有获胜把握？

第三，你的计划在哪方面比我的计划所获胜利更有价值？

第四，事实上，你的计划并不能摧毁敌人重大的交通线，我的计划却能，这样，你的计划的计划的价值是不是减少了？

第五，万一战事不利，按照你的计划撤退起来是不是比按照我的计划撤退起来更困难？

麦克莱伦的回答极为含糊，不过这位年轻将军还是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大多数与会者拥护小麦克的计划。总统有些惊讶，但他仍同意了小麦克的计划，只要他出击就行。格里利早就沉不住气了，他的论坛报主张进攻，那影响也就相当大。

但麦克莱伦一再拖延，寻找各种借口不肯越过波托马克河。极具讽刺的是 3 月 9 日，邦联驻扎在马纳萨斯的约翰斯顿部向南转移，因为该部人数还不到麦克莱伦的三分之一，他们感到难以守下去才撤离。

林肯对小麦克逐渐失去了信心，尽管许多人曾向他保证说麦克莱伦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或者他们不会走眼，但一只临近决斗而怯场的鸡不是一只好斗鸡。因此，3 月 11 日，林肯果断决定免除麦克莱伦的总司令职务，不过波托马克军团仍归他指挥。林肯这样做实际上是告诉麦克莱伦，总统是战时

法律所保障的陆海军总指挥，是总统在指挥你麦克莱伦，权力是在总统手中。

3月底，麦克莱伦被逼无奈将大军用300余艘舰艇运送至门罗要塞，该要塞在约克河与詹姆斯河之间半岛的顶端。麦克莱伦打算以此为立足点向西推进，攻占里士满。但是这个半岛土质湿软，春季的雨水使得道路泥泞难行，辎重车辆常陷入泥中，这使得向里士满的进攻潜藏着巨大隐患，而且由于大军远征，南军如果向华盛顿进攻，那么华盛顿便会因防务空虚而受严重威胁。因此，林肯命令麦克道尔的一个军留守在弗雷德里克斯堡附近，随时准备保护首都的安全。

麦克莱伦及其支持者对林肯留下麦克道尔一军颇有微词，林肯于是问麦克莱伦：“你真以为我能允许从里士满经马纳萨斯枢纽站到本城一线除了不到2万乌合之众所能提供的抵抗之外完全没有防御力量吗？”林肯认为这是一个全国人民不容他回避的问题，而且麦克莱伦在半岛地区已拥兵10万，而约克敦挖壕据守的邦联军只有15000人。因此，林肯一遍又一遍地强调，“你现在非发动攻势不可”，“你非采取行动不可”，他认为现在正是麦克莱伦发动攻势的时候，因为，“要是迟缓了，敌人就会相对地超过你，这就是说，敌人依靠防御工事和援军，能比你单单依靠援军进展得快”。

林肯在4月9日警告麦克莱伦迟迟不对掘壕据守的敌人进攻只是马纳萨斯旧事的重演，麦克莱伦置之不理，依然故我，埋头挖掘战壕、修筑炮台。1个月后，等他的包围圈设置好，敌人早偷偷地溜走了，果然，总统不幸而言中。

基本上，联邦诸军官很少有像麦克莱伦这样的，他讲究打仗要操必胜之师，实际上是害怕吃败仗，因而不到绝对有把握的时候，他是不敢随便迈步的。

然而，就在林肯警告麦克莱伦的前一天，南军密西西比河第10号岛守军投降，这是一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小岛，只要该岛还在敌人手中，联邦舰队就难以顺流而下通过密西西比河。

更前一天，艾伯特·约翰斯顿部向格兰特出其不意的进攻破产，这次南军的主动出击始于4月6日，联邦军本来谁也不会想到南军在接连吃败仗之余会鼓勇而来，但这次40000人的南军在向联邦防线进军时行动缓慢，犹如当初在布尔渊联邦军向马纳萨斯进军一样。谢尔曼在听到南军开到的报告后极不以为然，认为他们不会傻到自投罗网。因而

当战斗打响的时候，联邦军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双方在

田纳西州西南田纳西河畔的夏洛教堂附近对阵，南军人数稍占优势，加之出其不意，攻势上也略占优势，但基本上势均力敌。这一场战斗是开战以来打得最为猛恶的一次，约翰斯顿在当天下午受了致命伤，谢尔曼则手上一枪，且被打死了三匹坐骑。打到傍晚，已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联邦军被打得节节后退，然而在当晚雷雨之前，格兰特开始得

到比尔军的一个旅的增援，而在第二天（7日）还会有25000

人赶到，因而南军势所必败。果然，7日晨当北军反击时，就

轮到南军节节后退了。这又是一场恶战，南军在博雷加德的指挥下一直坚持到下午3时左右，双方在泥泞的土地上疲

惫不堪，南军开始向科林斯方向撤退，北军追了一会便停了

下来，而这一停下就再也不肯起来追击敌人了。南军东摇西

晃踏着泥泞逃跑，北军东倒西歪枕着泥泞而眠，双方都溃不成军。每一

位参加这次战斗者都感到后怕，因为双方死伤及失踪人数都超过万名，北方伤亡人数甚至还要多些，但却是北军将南军击溃了，北军赢得了胜利，一场惨淡的胜利。

当西线在田纳西州战火纷飞的时候，邦联抽掉南部沿海军队前往增援，于是海军司令戴维·法拉格特领导的远

征舰队趁机在4月中旬出现在密西西比河口，几天之后占领了新奥尔良，随后迫使巴吞鲁日投降，这是继纳什维尔被

占领后的第二个陷落的邦联州府。

北面的舰队同时沿河南下，并于6月6日攻占了孟菲斯，这样一来，除了防守牢固的维克斯堡外，密西西比河基本上落入北军手中。

针对第三次私自处理黑奴问题

林肯在喜听捷报之际同时也听到一个不太舒服的消息，是那个令林肯感到很难温和地复信的亨特将军，他显然赞成弗里芒特，因而一有机会他也采取了类似方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早在1862年3月，亨特将军奉命指挥南方战区，该战区包括南卡罗莱纳、佐治亚及佛罗里达诸州的沿海地区。4月11日，他挥师在萨凡纳河口攻下了普拉斯基要塞，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宣布在联邦军队手中的奴隶一律解放。然而他意犹未尽，5月9日又发布了一个布告，认为“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奴隶制和军事管制法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特宣布：在佐治亚、佛罗里达以及南罗卡莱纳三州此前被作为奴隶占有的人，永远自由。”

5月17日，林肯告诉亨特将军，联邦军队的任何指挥官“都不能这样行事，假如不和我商量的话”，因为“这事的责任在我的身上。”这是第三次不与总统商量的自作主张，而这种自作主张在边界州引起了奴隶主的骚动和误解，于是，19日，“我，合众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声明和宣布，合众国政府对于亨特将军公布这样一个命令的意图不知情，没有得到消息也不相信，合众国政府也还没有得到可靠情报证明这个文件是真的。加之合众国政府并未授权亨特将军，或任何其他司令官或个人发布命令宣告任何一个州的奴隶获得自由。这个成问题的所谓布告无论是真是假，就其宣布的内容来说是完全无效的。”

作为陆海军总司令，总统进一步声明，“是否应该宣布任何一个州或几个州的奴隶获得自由，还有，在某个时候、某种情况下，是否非行使这种权力就不足以维持政府的生存，这些问题都属于我的职权范围，我要留给自己去解决。让战场上的司令官去决定，我认为没有道理的。这些问题与军队里和兵营里的那些内务条例问题完全是两回事。”

总统认为，国会两院不久前通过的逐步废除奴隶制的方式是权威性的、明确的和郑重的建议，这个建议以政府资助奴隶主的方式使奴隶自由，“把一个共同的目标作为共同的事业，对任何人都不加非难。”他对蓄奴州的人们说，“它设想的变化会像天上的甘露一样轻柔地降临，什么也不剥夺，什么也不破坏。你们不赞成吗？过去有那么多好事情没有做，现在你们去做是天意，是无上的光荣。但愿将来的人们不必因为你们没有做到应该做到的事而感到惋惜。”

林肯不能像别人那样在黑奴问题上冲动，因为田纳西、肯塔基和北卡罗

莱纳西部这些地方的人们不愿意黑人入伍，否则他们就会倒戈相向，这样就会得不偿失，他说：“我不能够持像你们一样的看法。你们也许对，我也许错了，我告诉你们我可以怎样做。我可以辞职请哈姆林先生上台，或者哈姆林先生能够做这件事。”

总统实在有些绝望，有些烦躁不安，他用于很好地打击敌人的武器被一再地滥用，那是件重武器，挥舞起来具有极大的威力，但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提得起、舞得动的。在不适当的时候气喘嘘嘘地拿起一件不趁手的兵器实在不是一件好事。他现在极不愿拿起这件武器，他对边界州的代表们说，如果你们按购买奴隶并使之解放的决议办事，现在战争很可能已经结束了，他仍然认为那是结束战争之最有力、最快的办法，只要他们逐步解放他们的奴隶，表明无论如何不会加入到邦联的一边，那么，邦联也就不会将战争维持多久。但如果边界州决心要维持本州内的奴隶制度，那么，邦联就会抱着一线希望苟延残喘，以期最终赢得他们。林肯分析道，假如战争继续延长下去，那么，奴隶制度最终要被磨擦和冲突所消灭，而且花费极大，何必不把那些将被战争所吞没的金钱现在先拿到手里来作成此事，否则到被战争耗得人财两空的时候就什么也做不成。因奴隶问题而招致了战争，现在既然用买卖的方式可以解决此事，何必非得白刃相加、干戈相见呢？“你们作为卖主，国家作为买主”，立刻着手进行逐步解放，“南美洲可供移民的地方多得很，价钱也便宜得很，如果人数多得可以成群结队互相鼓励，那么，获得自由的人就不会那么不情愿去了。”

林肯一再大费口舌，安抚了一部分人，但同时也必然得罪另一部分人，要想面面俱到、各方满意是不可能的，真的会如天降甘露般轻柔地解决这个困挠了美国几十年的大问题吗？林肯自己也不怎么相信，他开始考虑自己去拿起解放奴隶的重武器，因而在7月份的时候他便开始拟订《解放宣言》。

麦克莱伦半岛战役失败

麦克莱伦极令总统失望，而且这个人也可以说是自讨苦吃，他一再延误战机，不肯出击，现在却等来了罗伯特·李，他接替受伤的约瑟夫·约翰斯顿而为北弗吉尼亚军团司令。早在西弗吉尼亚的时候，麦克莱伦因为升官幸运地避开了与李的对阵，留下李在泥泞与瘟疫中差点就此栽倒，这使他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毫无建树。后来作为总统的军事顾问，他建议“石墙”杰克逊佯攻谢南多亚河谷，以阻止联邦进一步对麦克莱伦增援，这一攻魏救赵之计果然奏效。杰克逊在该地声东击西，指南打北，使得弗里芒特、班克斯、麦克道尔3支部队4战4败，损失惨重。而这严重干扰了麦克莱伦的视听，他感到敌人力量强大，至少有20万人，因而更不愿轻易出战。李于6月1日上任，因为约翰斯顿在前一天的七颗松战役中受了伤。同时，麦克莱伦在泥泞中来到战场，尸横遍野、血肉模糊，使他感到胜利并无诱人之处，或者这也是他不愿打仗的一个原因，因而他更加倾向于围困敌人，而不是对打。

麦克莱伦心理上一怯阵，便处处受制于人，他的10万大军竟然被一支1200人的骑兵弄得束手无策，而且被抓去了一些俘虏。他一再抱怨援军不足和供应匮乏，然而即使人数再多，他还是会对J.斯图业特的骑兵望而生畏，谈虎色变。6月26日，总统对他的抱怨已有些不耐烦，他告诉麦克莱伦，“我总是给你我所能给的一切，认定你将以你手头所有尽力而为，可你却一直以

为我愿意多给的话就能够给你更多，我以为你这种想法是心胸狭窄的。”

就在总统写这封信的时候，麦克莱伦正吃力地顶住李军的猛攻。在奇克哈默尼河，麦克莱伦感到受到了两岸“占压倒优势兵力的攻击”，他一直以为敌人有20万，现在他的感觉更是如此，而事实上敌人还不到他的军队人数的一半。

麦克莱伦且战且退，直到詹姆斯河，然后他便大发脾气，电告斯坦顿说，因为兵力太少才导致了这次失败，“我看到那么多的同伴阵亡和负伤，使我只能感到政府没有支持这支军队”，因此“政府不必要也不能追究我对战斗结局的责任”，“假如我现在保全了这支军队的话，我老实对你讲，我一点也不愿谢你或华盛顿的任何人。你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毁灭本军。”

即使麦克莱伦吃了败仗，林肯还是不得不像哄小孩一样哄着他，要他务必保全军队，“如果你的力量不足以御敌，那你应该找个安全地方，在那里休整等待。能够的话就守住你的阵地，但无论如何要保全军队，哪怕退到门罗要塞也要保全。”

麦克莱伦退到了莫尔文山，在那里有一道高达150英尺的斜坡，两侧则是深壑，易守难攻，联邦军在这里设置了猛烈的火力。李将军错误地认为麦克莱伦已是落水之狗，因而试图一鼓作气击败他，但没有料到麦克莱伦不敢进攻，但龟缩自保还是有一套的，因而李军在莫尔文山被联邦军的炮火打得七零八落，士兵像割草一般躺倒，损失惨重，不得不退下。麦克莱伦手下将领主张反攻，穷追敌军，直到里士满，但他还在生华盛顿的气，宁肯吃败仗，也不愿追击敌人，遂下令撤往哈里森码头休整。

李将军指挥若定，本来是有希望击溃麦克莱伦的，但他的命令常难以贯彻执行，他们的攻势总难以协调，因而麦克莱伦总算不负总统所望保全了军队。

这场战役被称为“七天战役”，南军伤亡20000人，北军约11000人，极为惨酷。

鉴于东线打了败仗，补充军队是极为必需的，7月1日，林肯签署了征集30万役期3年的部队的命令。由于是在战败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故政府玩弄了一个花招，让北部18个州长请求总统征召，总统虑之再三表示答应。即便如此，仍是应者寥寥，不再像一年多前时那般踊跃。人们普遍不相信麦克莱伦，认为他麾下军队再多也无济于事，他们不想为一个常败将军效力。另外，要求政府解放奴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总统看到事情越来越糟，“终于感到我们在我们所奉行的作战计划上已经走到了绳子的尽头，我们必须拿出最后一张牌，并且改变我们的策略，否则就要输了”，因而总统决定采取释奴政策，因此在“七天战役”之后不久便开始写“宣言”初稿。7月8日，总统前往哈里森码头，看望“七天战役”后的波托马克军。麦克莱伦告诉总统，“战争不应该着眼于去征服任何州的人民，不论对没收财产、对人们进行政治处分、或对强行废除奴隶制，全部不应作片面考虑”，他认为，“宣布激进的观点、尤其是涉及蓄奴制的激进观点，将会迅速瓦解我们现在的军队。”总统不久前的观点正与此相同，但现在时过境迁，特别由于麦克莱伦本身不争气，总统对此已不以为然了。11日，他从西线招回哈勒克担任陆军总司令，明确表示了对麦克莱伦的不信任。麦克莱伦所设计的半岛战役也就不可避免地失败了，总统曾经希望他站稳阵脚后从东面进攻里士满，而波普则统领弗吉尼亚大军从北面挺进，但麦克莱伦不停要求增兵，一会是5万，

随即加大到 10 万，就是不愿意进攻。总统和哈勒克司令决定将波托马克军从半岛撤出。

发布《初步解放宣言》

7 月 13 日，总统与韦尔斯、西沃德一起旅行时，透露出将发表一个“解放宣言”的想法，为了拯救联邦，这是一个军事上的必需。奴隶问题，它以前是战争的起因，在战争开始后，它又成为战争的目标，现在，它又成了进行战争的手段，是结束战争所必须采用的方法。

22 日，总统召开内阁会议，并宣读了“宣言”草稿，蔡斯极力赞成，布莱尔则害怕由此造成秋季选举中的不利局面，最后西沃德的一番话打动了林肯，他说，“我赞成这个宣言，可是目前情形下发表它是否适宜值得怀疑。我们在前方屡战屡败，人们的情绪如此沮丧，以致我害怕这么一个重要的步骤所产生的效果。人们可能认为这是一个精疲力竭政府的最后一招，是一个求援的呼声”，是政府求援于黑人，而不是黑人向政府求援，那的确有点狗急跳墙，因此，西沃德建议总统等到取得军事胜利的时候再向全国宣布。林肯觉得有理，便耐心等候胜利的到来。

事情要不经意地做成才显得极为容易，一旦刻意求成，便会做欲望的俘虏。林肯越是盼望胜利到来，胜利越是遥遥无期，在西线，格兰特对维克斯堡亦是久攻不下，东线就更不提了。波普在 10 号岛打了胜仗，得意洋洋来到东线，他那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胡吹大气的样子让那些在东线受尽窝囊气的人们不满，弗里芒特决定宁可辞职也不愿呆在波普手下，麦克莱伦鄙视波普，甚至到了波普与李对阵求援的时候，麦克莱伦亦不屑一顾，只是告诉总统“让波普自己摆脱困境”。波普在布尔渊从 8 月 28 日黄昏时分一直打到 9 月 1 日才摆脱困境，代价是 6 万大军伤亡 16000 人，而季军只有 54000 余人，伤亡亦只有 9200 人。

总统撤了波普的职，但他不自禁他说波普干得不错，那大概是因为他敢于对阵，而麦克莱伦则总令他想起一只巴布·麦克纳布的斗鸡，那还是在纽萨勒姆的时候，林肯经常参与斗鸡游戏，他当裁判。巴布新得一只气宇轩昂的雄鸡，吹牛说它将打遍桑加芒无敌手，而临到进入斗场，却夹着尾巴、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就是不肯抬头相啄。巴布一气之下将它扔向空中，它飞落到一处柴堆上，在那里，它略一环顾，然后昂头伸颈，振羽引吭，得意非凡。这是一只适于表演而不是打斗的鸡，麦克莱伦使林肯不由得想起这只鸡。因为他无人可用。

林肯另外感到难耐的是，一方面在他的办公抽屉里放着“解放宣言”，另一方面，他还得装出一付姿态，以示他的奴隶政策没有什么变化。他老早就表示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胜利，“或者到我死、或者到我被打败，或者到我任期届满，或者到国会或国民抛弃我。”但是，现在是在与南部打仗，他们是为了他们所谓的州权，为了保存奴隶制而挑起的战争，难道总统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一再迁就么？

总统实在过于仁慈，在他的对手一刀砍断了合众国的时候，他也不愿拿刀砍向他的对手。他实在很希望一切战争结束。到了 8 月 14 日，总统在接见一个自由黑人委员会时，仍希望移民，他对他们说，“你们种族在蒙受着任何民族所没有蒙受过的最大虐待，但即使你们不再做奴隶了，你们仍远远不

能与白人处于平等地位。别的种族享受到的好处，你们有许多享受不到。人类的壮志是自由自在地和最优秀的人平等相处，然而在这个广阔的大陆上，你们种族中没有一个人取得如我们种族中任何人那样的平等权利。即使你们去到善待你们的地方，而禁令依旧束缚着你们。”

总统认为，奴隶制对白种人有许多坏影响，它导致了战争，导致了白种人自相残杀，而“要不是为了你们黑人，我们白种人之间就不会发生战争，尽管交战中的任何一方都有许多人对你们漠不关心。然而，我再说一遍，没有奴隶制，没有黑种人这个根源，战争绝不会打起来。因此，分离对我们双方都比较好。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些是自由民，这些人即使在离开这个国家得以改善处境的情况下，也不像在同样条件下能获得自由的那些奴隶那样愿意离去。我认为，移民的主要困难之一是自由有色人看不到此举可以增进他们的康乐。”林肯要求自由黑人“应该做些事情来帮助那些不像你们自己那样幸运的人”，林肯说：“我们白人不乐意你们这些自由黑人和我们住在一起”，在白人方面有一种不乐意的、甚至厌恶的心情，尽管这种心情也许是残酷的，但的确是许多白人的心态。“现在，如果你们能给一个让白人着手的机，那就是在打开一扇宽广的门，使许多人获得自由。”特别是，“如果像诸位这样有才智的黑人从中襄助，那就大有可为。”“为了你们的种族”，林肯说，“你们应该牺牲一点目前的利益，争取在这方面和白人一样高尚。在人的一生中，想到你能做点事情来改善那些备受虐待的人的处境，这是令人愉快的。”

而这种令人愉快的事情并不是人所说做即能做的。一些人不愿意做，一些人条件不允许去做，一些人不知该怎么做，或者说做而不得其法，因而适得其反。总统现在便处于这后一种状态，他希望黑人迁出美国，但他们并不愿意如此。8月20日，在纽约州长岛新镇，黑人们集会，坚决拒绝总统的移殖计划。他们认为他们是有色的美国人，而不是一个“不同的种族”，他们得出结论：“总统对待这个国家有色人的政策是个错误的政策。”

能言善辩的前逃奴、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希·道格拉斯首先对总统藐视黑人之口吻予以批评，然后针对总统关于黑人的存在是导致内战的原因的观点，说道：“按照总统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解，一个盗马贼或者一个劫匪大概也值得尊敬了，因为盗马贼可以为自己辩解说，他之所以盗马，是因为有马，劫匪可以为自己辩解说，他之所以抢钱，首先是因为行人腰包里有钱。”然后，“总统先生”，道格拉斯反驳道，“盗马并不是因为这匹无辜的马，劫匪抢钱也不是因为行人的钱袋，引起这一场丑恶而不自然的战争的原因也并非黑人的存在，而是由于那些想依靠盗窃、抢劫及叛乱的手段去占有马匹、金钱及黑人的人们的贪婪。”

林肯作为战时的陆海军大元帅，拥有宪法授予的进行战争的极大权利，国会也在一直促使总统走向解放奴隶之路。7月17日通过了没收法案，它与早先的没收法案颇为不同，因为它规定，每一个参加叛乱者，都将被法庭宣布为国事犯并处死刑，（当然也可以改判），叛乱分子的财产则全部没收，他们手中的奴隶则宣布解放。而且该法案还授予总统使用奴隶参加镇压叛乱的工作的权力。

但这个法案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总统本身即对之持怀疑态度，而这引起许多人对总统持怀疑态度。格里利在其《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名叫《两千万人的祈求》的公开信，要求总统执行第二个没收法案，并希望总统承认

在边界州维护奴隶制度实际上等于维护叛国行为，请求总统以暴力对付暴力，并争取黑人的帮助。

林肯在没有发表“解放宣言”之前还必须为他的政策辩解。8月22日他看到了格里利的公开信，并随即回信：“如果信中对事实的有些陈述或假定我认为是错误的，我现在不打算在这里争辩。如果信中有些推论我认为是作得不正确的，我现在不打算在这里反驳。如果信中显而易见有一种急躁和专横的语气，我尊重一个其心地我一向认为正直的老朋友，不予计较。”

林肯的回信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雍容大度，一种气质，一种似乎是多年发号施令者的气质，一种与其总统身份相配的气质。随后他说明了他的意图，用最简明然而又是最有力的语言：“我要拯救联邦。我要在宪法指引下通过最简捷的途径去拯救联邦。政府的权力恢复得越快，联邦就越接近于‘原来那个联邦’。如果有人认为除非能同时拯救奴隶制否则他们就不愿去拯救联邦，对这种人我是不赞成的。如果有些人认为除非能同时摧毁奴隶制否则他们就不愿去拯救联邦，这种人我也是不赞成的。我在这场斗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既不是保全奴隶制，也不是摧毁奴隶制。如果我能拯救联邦而不解放任何一个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所有的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一部份奴隶而保留另一部份，我也愿意这样做。我在奴隶制和黑人问题上做了些事情是因为我相信那将有助于拯救联邦；有些事我所以克制不做，是因为我认为那将无助于拯救联邦。如果我认为我做的事情对联邦的事业不利，我就尽量少做，如果我认为我做的事情对联邦的事业有利，我就尽量多做。我一旦发现错误，就努力克服，一旦发现某些新的观点是正确的，就立即采纳。”

这就明确表示了总统对战争目的的看法，那是为了拯救联邦，而那令某些人热血如沸、同时也令另一些人拼死以争的奴隶制呢？则被林肯瞧得极轻，仅仅只是一种手段，一种达到目的不得不用手段。或消灭奴隶制，或拥护奴隶制，总之将奴隶制问题看得极重的人们到了总统这里都失了重，就像挟裹泥沙而来的大河，忽然落进万丈深渊，他们也就都像瀑布一般，在那里冲激出巨大的吼声。

还是道格拉斯的声音最为响亮，他说，战争是为了保存政府，这当然不错，但同样，战争更是为了政府奠基于其上的原则而进行的。其实，总统一年多以前的国会咨文正是这个意思，在致格里利的信的末尾，总统也强调，“对于我经常表示的一切地方的一切人都应该获得自由这一个人愿望，我是决不会改变的。”总统在这里使用的是“个人愿望”一词，表明了作为总统，他对美国国民的清醒认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理喻的，如果人们肯倾听并接受对方的意见，也就不会有战争发生，南部不也有很多人认为奴隶制是错误的么？但他们依然在星条旗下拿起枪杆。北部不也有很多人聚集在星条旗下么？但他们一些人并不赞成为黑人而打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不可能在一个规定的时候达成一致，人们总是在随事情的发展而不断改变自己，这种改变的程度也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如果人人都像总统那样怀抱那个伟大的“个人愿望”，那事情或许好办些，但这个愿望在变成现实的时候是否会一帆风顺呢？阻力是在行动的时候才出现的，静止的物体不会有阻力。涉及到人事问题，很难预测阻力会有多大。

于是，一帮芝加哥教派人士到白宫向总统提出了许多完全对立的意见和劝告，令林肯感到有趣的是，各教派人士都肯定认为自己代表着神的旨意。

总统尽管没有加入教会，但上帝他是相信的，他经常提到上帝，在他的心目中，上帝似乎代表着一种必然规律，而不是一般宗教意义上的概念。挟上帝以令总统，这使林肯感到恼火。当一帮牧师口口声声说从上帝那里带来了关于奴隶政策的“信件”时，林肯忍不住嘲弄道：“上帝只能通过芝加哥这个极其邪恶的城市的这条拐弯抹角的渠道来传递他的信件”，这实在是“太稀奇了”。林肯有把握地说，“不是这个教派就是那个教派的这一信念是错了，在某些方面也许双方都错了。我希望这样说不是不敬：如果上帝会在一个和我的职责有密切关系的问题上向别人启示他的旨意，那他很可能直接向我启示。”

然后，林肯问道，“我发表一个解放宣言会有什么好处呢？特别是在我们目前的处境下会有什么好处呢？我不愿意发布一个会被全世界看作肯定不起作用的文告，……如果我连在叛乱诸州实施宪法都做不到，我的一句话难道倒能使奴隶获得自由吗？那里会有一个法院、一个官员或一个人受它影响吗？国会最近颁布了一项经我批准的法令，对逃到我们阵线里来的反叛奴隶主的奴隶提供保护和自由，有什么理由认为解放宣言对奴隶的影响会比那项法案的影响来得大呢？可是据我所知，那个法案并没有使得哪怕一个奴隶投奔到我们这里来。”

但是林肯承认，“解放奴隶会在欧洲造成有利于我们的后果，使欧洲人相信激励我们的不只是雄心，还有别的东西。再有，我承认它对北部多少也有点好处，……对战争总还可以增加一点力量，它毫无疑问会夺走叛乱分子的劳动力，从而削弱他们的力量，这是十分重要的。”

正因为感到这点十分重要，林肯的上述提问就只表明他内心对解放宣言极为矛盾，他希望它有重要作用，但又怕它实际上不起什么作用。他仍将梦想放在购买和移植上，他觉得那才是实际的东西，空口说一句解放奴隶会有什么用呢？你尽可以把牛的尾巴说成是一条腿，但牛终不会有五条腿。

他在矛盾中等待着，也在等待中思考着这个世界的矛盾。“上帝的意志胜过一切。在伟大的斗争中，双方都自以为自己是在按上帝的意旨行事。有可能双方皆错，必然有一方错。上帝不可能在同一个时候对同一件事既表示赞成又表示反对。”林肯想，“在目前这场内战中，上帝的意图很可能和任何一方的意图都有所不同。然而人类的手段调动起来，最适合于实现他的意图。我差不多就可以说这大约是真的，即上帝愿意有这场斗争，而且眼前还不愿它结束。上帝单凭着他目前对斗争双方心灵上的伟大力量，本来可以不借手人类的斗争就保全联邦或消灭联邦。然而斗争还是开始了。虽然如此，他还是可以在任何一天给任何一方以最后胜利。但斗争却还是要继续进行下去。”

斗争正在进行着，李军已经打到了马里兰，他们乘着秋高气爽、庄稼成熟之际打了过来。李之所以作这次冒险，一方面是他藐视麦克莱伦，深知这个胆怯的家伙不敢在自己的军队开到时贸然行事，同时冬天就要到了，而自己的军队粮草不足，衣物鞋袜不足，故打算到也只有到马里兰碰碰运气。

然而却是麦克莱伦碰到了好运气。一名北军捡到了一包雪茄，打开时却发现那张纸上写着李军兵分两路的命令。这个时候林肯力排众议重命他为波托马克军指挥也着实令他感动了一阵子。于是他挥师迎战李的孤军，9月17日，双方在沙普斯堡小镇附近的安提滩遭遇。这又是一场恶战，李军的4万

多人被消灭了近 12000 人，而麦克莱伦的 9 万人大军的伤亡还超过了这个数字。在李被打得无力还手之际，杰克逊率领的另一路军赶到。即使这样，麦克莱伦也可能歼灭来犯之敌的，但他似乎打累了，迟迟没有追击。李军从容渡过了波托马克河。

尽管如此，这场血战还是鼓舞了北方的斗志，也使得正在那里磨拳擦掌、试图承认邦联、干涉美国的欧洲一些国家不敢轻举妄动。

林肯却跃跃欲试，打算兑现他的诺言。他曾希望当叛军被赶出马里兰的时候，立刻发布一项解放宣言。当然这话没对任何人说过，只是当李军打来的时候他是这么想的，这是他对自己和上帝的承诺。现在叛军已被驱逐出境，9 月 22 日，总统召集内阁成员集会。大家先在一块儿闲聊，林肯则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书，不时微笑着。当他觉得其中某处极为有趣时，便问他的阁员们是否读过阿蒂默斯·沃德的作品，那是一个幽默作家，林肯正在看他的著作《由提卡的高压暴行》。随即总统朗读了其中一章，并大笑起来。

一本正经的斯坦顿对这种插科打诨极为恼火，差点拍案而去。大笑着的总统找不到同调，于是失望地说：“你们为什么不笑呢？工作如此紧张繁忙，如果没有笑可令人受不了。你们跟我一样，也是需要这种良药的。”林肯说完摘下礼帽并从中取出一份文件，神色一肃，然后言归正传，“召集诸位到这里来，是要诸位来听取我写的东西。我并不希望诸位对主要问题提意见，因为我已为此作出了决定。我这样说并不是对哪位不尊重，……我清楚地知道许多人在这件事上或其他事情上能比我干得好，但如果能使我相信，公众对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信任超过对我的信任，而且又有什么合乎宪法规定的办法可以把这个人放在我的位置上，那我一定让贤。现在是我作主，我必须尽力而为，并为采取我认为应该采取的方针负责。”

林肯在这里颇表现了一种当仁不让的精神，他平常总给人一种谦虚温和的印象，但当面临重大问题，他实在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读笑话不过是试图镇定罢了，那种目无余子的口吻也同样意味着虚张声势，就像人们在吵架的时候总是喜欢提高嗓门一样。这一切都表明了总统对发表《解放宣言》殊无把握，但总统还是宣布：

“自公元 1863 年 1 月 1 日起，凡届时尚在反叛合众国的任何一州之内或一州的指明地区之内被作为奴隶占有的人，都应在那时及以后永远获得自由。”

听完总统的宣言，斯坦顿很有点忸忸，他不禁上前握住林肯的手说道，“总统先生，如果朗读阿蒂默斯·沃德的某段文章是如此重要的一个行动的前奏的话，那该书就应该存入国家档案馆内，其作者也应归于圣人之列。”

斯坦顿是个怪人，他在女儿露茜埋葬后又将她挖出放在自己的卧室，他害怕死亡。有时他显得极为怪气，有时又极为严肃，令人不寒而栗。他跟总统的关系一直不太好，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逐渐改善。某次斯坦顿恼怒地称总统为“该死的蠢才”，总统听说后却道，“如果是斯坦顿所说，那我就一定是了，因为他几乎一贯正确，而且基本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这使得斯坦顿后来很是敬重总统。

不过，斯坦顿现在的这番话倒是深得拍马之道，而且由于发自内心，丝毫不着痕迹。既然连沃德都是圣人，而他却只不过是一个铺垫罢了，那主角呢？

撤换麦克莱伦

主角却不能安心去做圣人，因为北方立即陷入于混乱，尽管一些激进的报纸在那里大唱赞歌，但总统却更关心股票的下跌，他知道那是一个民心的晴雨表，而且逃兵越来越多。宣言发表6天后，他给哈姆林副总统写信说，“尽管报纸和名人们交口称誉，对于一个追求虚名的人来说于愿已足，但股票下跌，军队进展速度空前缓慢。这种情况清醒地正视起来，是不太令人满意的。我们在战场上的军队6天之后的今天比6天前少，老兵的损失在数目上超过新兵的补充。北部对宣言的反应口头上很强烈，但单靠嘴里说是杀不死叛军的。”

在北部，早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有一帮民主党人反对战争，主张媾和。这些人煽动反战情绪，甚至鼓动叛乱，他们像毒蛇一样阴险恶毒，故被称为“铜头蛇”。现在这帮人更起劲地反对解放奴隶，差不多整个民主党都受了影响，他们认为美国“将成为白人的国度”，而“黑鬼永远不能跟白种人平等”。民主党的力量不可低估，11月初秋季选举的结果表明，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从44席增加到75席，这个数字表明了共和党至少在后方遭到了失败，这也难怪征兵工作为什么那么不顺。共和党人的支持者都上前线去了，留下来的民主党人便成了多数。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重大原因是从林肯与费城的W.凯利重新当选后的一番对话中体会出来的，凯利明确表示，他的当选仅仅只是由于他单独提出了要求用一个勇于作战的将领取代麦克莱伦，否则他也难逃败绩。

林肯深以为然，第二天即11月5日即令解除麦克莱伦少将波托马克军团司令的职务，由伯恩赛德少将接任。7日深夜，麦克莱伦接到了命令。

自安提滩战役后，林肯就难以按捺对麦克莱伦的不满，当时林肯催促有可能就消灭敌人，麦克莱伦却坐失良机。即便如此，如果麦克莱伦略事休整后紧跟着逼近里士满，这也要令总统好想些。然而不，麦克莱伦别的本事没有，按兵不动的本事却极为拿手。林肯在10月一直耐心地试图说服麦克莱伦出击，总统10月13日的信充分表明了他精通军事知识，他对麦克莱伦说：“据我所知，你打电报给哈勒克将军，说你无法供养你在温彻斯特的军队，除非从哈珀斯渡口到该地的铁路畅通无阻。但敌人目前却确实在供养他们在温彻斯特的军队，而他们离铁路交通比你如果没有上述铁路要走的路程几乎远一倍。敌人现在正从库尔佩珀法院大厦用运货车运输物资，路程正好比你从哈珀斯渡口出发大约长一倍。敌人的运货车的数量肯定不及你的一半。你如果能充分利用从哈珀斯渡口到温彻斯特的铁路，我当然非常高兴，但是要打通铁路，就会把余下的秋天的日子白白浪费掉，实际上忽视了时间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不能也不应该忽视的。还有，你知道，有一条关于战争的准则：在不暴露自己交通线的前提下尽可能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你的做法仿佛这个准则对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和敌人互换位置看看，你难道不认为敌人会在24小时内就破坏掉你和里士满之间的交通吗？你怕敌人进入宾夕法尼亚，但敌人如果以全部兵力这样做，就会把交通线全都送给你，你什么也不用做，只要跟在后面消灭他就是了。如果敌人不是用全部兵力这样做，那么，攻击和打垮他剩在后面的部队就更容易了。不计算水路在内，把你能走的路线和敌人必然要走的路线相比，你目前离里士满比敌人近。除非你承认敌人在行军方面比你强，否则你为什么不能在敌人之前赶到那里？敌人的路线是

半圆形的，你的路线是直的。道路的情况双方都是一样的。你知道我希望你，但并没有命令你从谢南多亚和蓝岭的下方而不是上方渡过波托马克河。我的看法是，这样立刻就能威胁敌人的交通线，只要敌人容许就加以占领。

“如果敌人向北移动，我就占据他的交通线，紧追不舍。如果敌人防我们占领他的交通线而向里士满移动，我就紧紧压住他，一有机会就打他，至少要试一试从内线打他，把他打往里士满。我说，‘试一试’，因为如果不试，就永远别想成功。如果敌人在温彻斯特停下来，既不向北也不向南移动，我就在那里同他打，我的设想是，如果我们以逸待劳还不能打败他，那我们出动去打他，就永远难操胜算。这是个简单的道理，极其重要，切勿忘记。敌人来打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占了便宜，我们决不可放过。我们决不可仅仅把他赶走就算数。既然我们最终一定要在什么地方打败敌人，那我们在近的地方打比在远的地方打容易。如果我们不能在敌人目前所在的地方打败他们，那我们就永远也不能打败他们，因为他们又会躲到里士满的堑壕里去了。”

林肯要劝说春克莱伦实在有些苦口婆心，但却过于婆婆妈妈，这与他粗豪的外表及下层的经历似有些不符，他更像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而不是一个豪迈敢为的骑士。他内心极为仁慈，从小就不愿伤害动物，现在当他操掌生杀大权之际，他总是尽力赦免那些死囚犯，当一个奴隶贩子经他签署处决令后，他的内心极为痛苦。他不忍见黑人受苦，同样也不忍白人因作逃兵之类的理由被杀，他说美国哭叫着的寡妇已经够多了，别让她们的数目再增加，出于同样的仁慈之心，他赦免了 260 多名参加明尼苏答州暴动的印第安人。

一个过于仁慈的人实在不宜统领血的战争，但缺乏仁慈之心的人同样也不适于做部队的统帅，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容易造成死伤，或是不必要的，或是大规模的。然而一个既不仁慈也不残暴但是却懒于打仗的统帅却为祸尤烈，要是麦克莱伦换了李，里士满必定早已攻破，战争早已结束，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生命丧失在战场。

对于麦克莱伦，林肯可谓用尽了手段，他也曾下过攻击令，也曾撤过其职，但就是赶不动那匹懒马。一次，有人欲去里士满，请总统给予一张通行证。林肯大起感触，说道，“我亲爱的先生，就算我给你一张通行证，但它也不会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可能会觉得奇怪。然而确实有很多人既读不懂那通行证，又不喜欢有人从我这里拿到通行证。我已经给了麦克莱伦和其他 20 多万人通往里士满的通行证，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去了那里。”

麦克莱伦充分刺激了总统的幽默天赋，或者亦不仅仅是麦克莱伦，而是整个战争刺激了总统。比如有一次有人问总统前线有多少敌人，总统顺口答道，“大约 120 万。”

“天啦！”问者大吃一惊，据他所知敌人似乎没有那么多。

“是这样，先生，是 120 万。你看，只要我们的将军吃了败仗，他们总是说敌人 3、4 倍于己。我相信他们。而我们在前线共有 40 万人。”

经过战争的初步洗礼，总统已变得极为精明，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然而他就像处于梦魇中一般，明知发生着的一切，但就是醒不过来，他知道只要一翻身就成，而真要翻身谈何容易。

总统视之如手臂的麦克莱伦不肯出击，他感到自己缚手缚脚。10 月初总统亲临前线，发现庞大的波托马克军似乎仅仅只是麦克莱伦的卫队。麦克莱伦与总统玩上了猫溺，一个千方百计敦战，一个想方设法推脱。麦克莱伦几

乎成了找借口的专家，一会儿要休整，一会儿粮饷给养不足。10月下旬，他竟然以马匹喉痛疲劳为由坚不出战。林肯立即回电：“请原谅我问一下：使谁都疲劳的安提滩战役结束后，你军的马匹都干了些什么？”

林肯举起鞭子，麦克莱伦立即叫痛，然后林肯又不得不安抚。过了3天，即10月27日，总统安抚道：“昨电悉。我当然无意冤屈任何人，如事已如此，深为遗憾。军队已5个多星期无所事事，在此期内，我们已将所有可能获得的马匹，总数达7918匹，送往你军。而现竟被告知骑兵的马匹过于疲劳，行动不得，则前景实在暗淡，几乎绝望，可能迫使我在电报中说了些不耐烦的话。如马匹尚未获补充和休整，则何时能行？河水可能正在上涨，我乐于相信你军正在渡河。”只有在美国，才会出现这种总统向将军道歉的事，而此时，有一些人正称总统为“暴君”。

事情逐渐清楚，原来麦克莱伦正考虑接受做民主党的1864年的总统候选人，民主党人不主张战争，这一点麦克莱伦是清楚的。这也可以解释麦克莱伦为什么按兵不动，或这至少是其中原因之一。

林肯一直顾虑找不到能干得更好的人来接替麦克莱伦，这是他优柔寡断的最大原因。而当伯恩赛德接替麦克莱伦后，即便伯恩赛德刚愎自用、有勇无谋，林肯还是原谅了他，因为他肯迅速采取行动。这一行动本该由麦克莱伦采取的，现在异人而行，在时间上是太晚了。敌人早已恢复元气并作好了充分准备。12月13日，伯恩赛德在弗雷德里克斯堡以卵击石，被夹头夹脑打得晕头转向。林肯很是痛心，但他还是说：“尽管你们没有获胜，但这次进攻并没有错，失败也只是偶然的。你们在开阔地上同设防坚固的敌人英勇作战，冒着敌人的炮火，以熟练的技能成功地来回强渡河流，显示了你们具有一支伟大军队应该具备的一切优良素质，这种素质将使国家和人民政府的事业赢得胜利。”

签署《最后解放宣言》

林肯并不一味优柔寡断，事实上，当他深思熟虑做出某种决定后，他就会千方百计使之完成。执行宣言的日子已在日趋临近，但似乎极少有值得骄傲的事情出现，只要不是太过麻烦就谢天谢地了。然而即使在内忧外困的情况下，林肯解放黑奴之意仍坚不可懈，他说话极少不兑现。之所以说是内忧外困，是因为临近年底，国会不满意西沃德的温和政策，要求撤换西沃德，西沃德递上了辞呈。西沃德此时正是总统所依重的处理外交事务的能人，而现在西班牙、英国和法国正共同向墨西哥索还到期债款，干涉美洲事务。特别是英、法两国还打算承认南部。林肯这个时候不能没有西沃德，因而挽留他。蔡斯和斯坦顿紧接着要辞职，林肯说，“我知道你们要求辞职各有各的理由，但经最慎重的考虑之后，我感到公众利益不容许这样做，所以，我请你们各就各位，执行自己的部务。”

不过，林肯在处理黑人问题上还是小心翼翼，没有先例，他只得摸着石头过河，试探着把已经解放了的黑人编入军队。他不敢一下子走得太快，一次他形象地比喻道，“我们像捕鲸者一样，追捕了很久才又住了那怪物，可是我们必须小心在意并把稳舵，否则它尾巴一摆，我们就只有一块儿归入永恒之乡了。”

他在12月初的国会咨文里也力图为元旦行动作铺垫，他说：“我们给了

奴隶自由，同时也就保证了自由人的自由，我们给奴隶以自由，维护自身自由，都是同样光荣的。我们将高贵地保全或卑劣地失去人间最后的、最好的希望。其他方法也许会成功，这个方法决不会失败。道路是清楚的、和平的、大度的、公正的，只要走这条路，全世界就会永远赞美我们，上帝一定会永远赐福我们。”

正当人们街谈巷议以为总统将不会在新年有所行动之际，新年元旦来临了，在那时，仍然处于反叛状态或对总统初步解放宣言置之不理的地方还有很大一片，包括阿肯色州、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圣伯纳德、普莱克明斯、杰佛逊、圣约翰、圣查尔斯、圣詹姆斯、阿森松、阿森普欣、特雷波恩、拉伐什、圣玛丽、圣马丁与奥尔良等教区及新奥尔良市除外，因为在这些教区和新奥尔良选举出了拥护全国统一的国会议员）、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南卡罗莱纳州、北卡罗莱纳州和弗吉尼亚（西弗吉尼亚的48个县与柏克利、阿康玛克、诺桑普敦、伊丽莎白顿、约克、安公主、诺福克等县及诺福克和朴茨茅斯两市除外）。而到那天上午，林肯的《最后解放宣言》也定了稿。林肯依据其作为合众国陆海军总司令的职权，“正式命令并宣布凡在上面指明各州及一些州的部分地区之内作为奴隶被占有的人”，从公元1863年1月1日起“永远获得自由；合众国政府行政部门，包括陆海军当局，将承认并保障上述人等的自由。”这是一个镇压叛乱的“适当的、必需的战争措施”。

林肯在《宣言》中写道：“我特此责成这些被宣布获得自由的人，除非出于必要的自卫，不得有任何暴力行为；我劝告他们，在一切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应当忠实地为合理的工资而劳动。”

比《初步解放宣言》不同，林肯“进一步宣布和声明：条件合适的那一部分人将被允许参加合众国武装部队，守卫要塞、阵地、兵站和其他地方，以及在上述武装部队的各种舰只上服役。”

林肯听从蔡斯的意见，还加上了这么一段，“我真诚地相信这一措施是正义的措施，它出于军事需要，合乎宪法规定。我祈求人类对它作出慎重判断，全能上帝对之赐与恩典。”

林肯知道，与这个文件相联系的名字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因此，他极慎重。1日下午，面对放在办公桌上的文件，林肯两次提起笔又放下。转过身来，他对西沃德说，“如果蓄奴制不算错，那就没有什么事可算为错了。我一生从来没有像在这个文件上签名这样更加确信自己是做得正确的。但是，从今天早上9点钟起，我一直在会客并同他们握手，以致弄得我整个右臂僵硬麻木。假如我的名字会被载入史册，那将是由于这个法案，我的整个灵魂全寄托于此了。现在这个签字将为人们仔细察看，而假如他们发现我的手颤抖过，就会说：‘他有点后悔了。’可是，不管怎样，这字总得要签的。”

说完，他再次拿起笔，沉着而坚定地署上了“亚伯拉罕

·林肯”的名字。国务卿西沃德随后也签了名，然后盖上国玺。于是，南部叛乱诸州350万黑奴获得“解放”。

七任命格兰特

再换统帅

战争越来越残酷。双方只要一接上火，那伤亡数字也就极为可观，年轻士兵们鲜红的血使得这个年轻的国度大片土地如染。即使在除夕和新年，也没有平静。在田纳西州，邦联军在布莱格率领下试图夺取肯塔基州，尽管他只有不到4万人，但他进军路易斯维尔的意图极明显，联邦军在比尔将军的指挥下尾随追击。双方在1862年的秋冬似乎就这么耗着，不愿真正打仗。不久，林肯让威廉·罗斯克兰斯将军接替比尔。12月31日，两军交战，直到新年1月2日，战斗才结束，叛军损失近12000人，撤回其冬季营地。联邦军多损失了1000多人，但他们胜了。

战争也越来越奇怪。一方面是战场上，双方如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必欲拼个你死我活而后快。一方面，当战事稍息，双方士兵却在私下友好来往。北军缺少烟草而南军缺少咖啡，因而他们瞅着机会就互相交换。1862年在莫尔文山国庆节对两军来说是过得极为有趣的，双方达成了互不射击的协定，于是都从各自的阵地走出，仅留一名士兵看守武器。他们在一片草莓地里采摘草莓，交换烟草和咖啡，交谈战事，友好而亲切，似乎战争是官员们的事，浑忘了两天以前才刚刚结束“7天”血战。

而这个冬天在拉帕汉诺克河，独木舟将对垒的两军暂时亲切地联系起来，彼此交换对方所缺的东西。

当然这种局面并没能维持多久。伯恩赛德为上次的失败感到羞辱，他急于挣回面子，时刻谋划着再打一仗。不过这次他不打算正面交锋，而是试图突然袭击，且定于晚上。然而这个偷偷摸摸的行动似乎不为上天所庇佑，1月20日，正当部队出发的时候，先是下起小雨，接着狂风怒吼，再后雪花飘了下来。出师不利，只得草草收兵。

总统适时免去了伯恩赛德的职务，不仅仅是由于这次无功而返，主要是因为士兵们不相信他们的司令，他们认为他指挥不当，使他们不能有与敌人胜负相等的机会，这样让他们打必败无疑之仗很使他们不满，遂成群结队当逃兵。

1月25日，胡克被任命为波托马克军司令，他果然与麦克莱伦大不一样，“让上帝可怜李吧，因为我不宽恕他的。”他的绰号叫“好战乔”，极富闯劲，操联邦精锐之师，有直捣黄龙之心。走马上任不久，胡克的部队便都像他一样斗志昂扬。但是，仅有斗志是不够的，就像仅具野性不能使一条狗变为一条狼一样。麦克莱伦守在家门口，不敢跨出大门，是典型的“看家狗”。伯恩赛德呢？有勇无谋，冲倒是冲出了家门，然而却是冲到敌人的棍棒底下。胡克有了这两个作先例，是不是会好些呢？

林肯对这位新任命的司令官是相当了解的，他在授命胡克的第二天即写信给胡克，告诉这位将军，“我已经任命你为波托马克军团司令。当然，我这样做自以为是有充分理

由的，不过我想最好还是让你知道，在有些事情上我对你是不是很满意的。”坦诚相见，这是林肯的一贯作风，或者说是他的天性，而这不仅为他赢得了“诚实的亚伯”美称，更使他赢得了大量朋友。很难相信一位总统会写这样的信，但它却像灵丹妙药一般，屡试屡应。他后来写给新当选的纽约

州长西摩尔的信更使他赢得了这位典型的民主党人对总统及政府的“效忠和支持”，他写道，“我和你素不相识，我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我们能更好地相互了解。眼前，我是正处于危急存亡之际的國家的首脑，而你是这个國家中最大的一个州的首脑”，极明白平易，且直白心意，丝毫不转弯抹角，“为了履行我的职责，正如我需要其他州的合作一样，我也需要你的州的合作。事实上，这种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而西摩尔本来在就职时便声称《解放宣言》是违反宪法的，他甚至要求在华盛顿身处高位救国无策的“无能之

辈”下台。

林肯告诉胡克，“我相信你是一个勇敢而有才能的军人，这我当然是喜欢的。我同样也相信你并不把政治和你的职业混同起来，你这样做是对的。”麦克莱伦、弗里芒特、亨特等人有这类毛病，林肯这样说是有针对性的。“你自信心强，这即使不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品质，也是一种宝贵的品质。你富有野心，这在合理范围内与其说有坏处，不如说有好处。但我认为，在伯恩赛德将军统帅军团的时候，你曾经在你的野心唆使下尽量和他作梗，你这样做，对于國家、对于一个功勋卓著和可敬的兄弟军官，都是极其不应该的。”一种毫不保留的语气，一种长者口吻。“我十分担心你过去努力在军队里灌输的那种批评司令官和对司令官不信任的风气现在将会对你起作用。我将努力帮助你制止这种风气。当这种风气在军队里流行的时候，无论是你，还是拿破仑再生，都别想从这支军队得到好处。”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在非常时期，更应该避免不一致，林肯尽管当兵的时间颇短，但这点还是清楚的，因为他甚至感到，在非常时期，他的國家也不能放任了。言人人殊，各持己见，极易造成纷争，因奴隶制问题已经造成了南北分裂，又因对战争及有关政策的态度，使本来统一起来对付南部的北部又起了党争。民主党害怕解放黑奴、终止实施人身保护法会导致军事独裁，他们确是该担心，因为总统已逐步将各种权力抓在了手上，他频繁地更换军团司令已成为一种力量的象征。总统自己也表示要冒险尝试进行独裁，他在给胡克的信中说，“我曾经听说，而且不由不信以为真，即你最近说过军队和政府都需要一个独裁者。我让你当司令当然不是因为你说这番话，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让你当了司令。只有那些打胜仗的将军才能扶植起独裁者。我现在要求你的是在军事上打胜仗，至于独裁政权就由我来冒一下险吧。”尽管这话颇有些玩笑成分，但仍部分地表露了林肯的内心。然而即便林肯做了独裁者，那也是宪法规定的，战时总统为使敌人屈服，有采取任何一种最有效的方式从事战争的权力，林肯“冒险”做独裁者实际上是为了打胜仗，赢得战争的胜利。林肯把对胡克最担心的问题放在最后，“你要提防轻率。要提防轻率，要斗志昂扬、百倍警惕地前进”，当然，要“给我们打胜仗。”结果，总统最害怕的事情出现了。那就是胡克被打败了。

4月份，当胡克准备发动攻势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的作战计划，那时波托马克军团已达13万之众，而李则只有6万人。胡克指挥大部队渡过拉帕汉诺克河，但行动迟缓，花了几天时间到月底才有4个联队准备在钱瑟勒斯维尔打击敌人的殿后部队。那是一个小地方，在弗吉尼亚州，离伯恩赛德打败的弗雷德里克斯堡不远。当胡克发动攻击时为时已晚，李从容地调来了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兵力，严阵以待。同时，“石墙”杰克逊悄无声息地抄到联邦军的右翼。胡克的作战计划可没料到这一点，他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

在5月的开头几天，胡克缩手缩脚，看着李将军、“石墙”杰克逊及其部队机动灵活，神出鬼没，只得后撤。

这一仗胡克的部队伤亡惨重，达17200多人，连胡克本人也被一发炮弹震晕。

胡克不听林肯的劝告轻率进军，使林肯感到事态严重。他在4月中旬曾对胡克说，“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在不利条件下去攻打设防坚固的敌人，但我们应该不断扰乱和威胁敌人，使他们不能从容地或安全地把部队派遣出去。如果敌人的兵力削弱了，那就应该向他们发动猛攻。”胡克置之不理，轻率进攻，终遭败北。在白宫，那几天由于丝毫得不到任何前线可靠消息，林肯预感到败了，不停地走来走去，并喃喃而语，“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后果实际上并不太严重，因为李军伤亡也达12400多人，而他的部队兵源不足，就像老年人的牙齿，掉了就难指望重新长好。更令南部悲痛的是，“石墙”杰克逊殉了职，他是在战斗的第二天被他的部下打死的，因为他在月光下察看形势，而一个士兵误以为他是北方佬便瞄准他打了一枪，那一枪把整个南部都打痛了。杰克逊是一个渴望并善于打胜仗的将军，他通常沉默寡言，使士兵看他时既尊敬又害怕，他也不太在意士兵的爱戴，只要他们听指挥打胜仗就行。他信奉上帝，每次打胜了他都会归功于上帝。现在他死了，死在“他光辉的顶峰”，死“在南部日落西山之前，在失败、苦难和自私的利爪攫住他之前。”他的一个下属军官如此说道。的确，自杰克逊死后，南部便每况愈下，再没有打过大胜仗。

开发战争资源

然而林肯在1863年春还很难预料南部到底会坚持多久，他有信心打赢，但已逐渐相信决不会在短期内打赢。在《最后解放宣言》里，林肯正式宣布被解放的黑奴可以参军。尽管林肯内心深处是希望解放黑人的，但为着自由的联邦起见，他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慎重考虑，因为极易引起边界州的脱离。由于逃兵越来越多，部队兵源已成问题。1862年8月4日，林肯发出征兵令，这是北部实行“征兵制”的开始，义务兵役取代了志愿，每个适龄青年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但征兵容易引起反感，因而逃兵很多。在兵源不够的时候，亨特将军在1862年5月招募黑人志愿军，出乎意料的是，黑人十分踊跃，亨特组建了一支实验性的黑人联队，不久因国会的反对而遣散。

林肯害怕边界州的反对，同时他认为黑人打仗能力有限，“如果我们不得不武装他们的话，那么，几个星期后，武器就会落到叛乱者手中。”尽管如此，自1862年7月国会第二没收法案通过后，武装黑人问题还是逐步开展起来了。托马斯·希金森上校训练指挥的第一南卡罗莱纳州志愿团即是斯坦顿命令南卡罗莱纳州军事州长鲁弗斯·萨克斯顿招募并武装起来的黑人联队。

林肯后来终于想通了这个问题，当然也与形势的逼迫分不开。组建黑人军队，肯定会使一部分人不愿打仗，同时也会吸引另一部分人前来参军。他对田纳西州军管州长安德鲁·约翰逊说：“为了恢复联邦，有色人口是巨大的可用的然而尚未加以利用的力量。”而且，林肯相信，“只要5万名经过武装和训练的黑人士兵在密西西比河两岸出现，就会立刻平息这场战争。”

黑人事实上很早就开始同叛军作战，不过真正同敌人作战的黑人联队当

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两个黑人团的士兵，他们在 1863 年 5 月 27 日的进攻维克斯堡南之赫德森港的战斗中，英勇顽强，以伤亡三分之二的代价攻入叛军阵地，虽因缺乏后继力量被迫撤出，但这一仗打出了黑人的威风。

组建黑人团队主要是以从南方逃来的刚刚解放的黑人为主，在北部自由黑人中，适龄青年不多。

使用黑人当兵，正是北方人开始拒绝打仗的时候。林肯采取了种种方式扩大部队，1863 年 3 月 3 日，旧国会在换届之前通过了一项征兵法，使义务兵役制合法化。尽管如此，也没有武装黑人收效快，因为黑人来自南部，这样既壮大了自己，同时又削弱了敌人，而黑人在为叛军修筑工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林肯为兵源问题头疼的时候，在南部邦联，戴维斯已经差不多是焦头烂额了。南部脱离联邦的理由是要保护个人及各州的权益，但脱离必须以一定的力量作后盾。当战争开始时人们为一种理想激动起了好战情绪，而当鲜血流出，那种粉红的理想就为鲜红的血所掩盖，热度立即消退。因此，当战争开始的当年秋天，邦联的征兵工作明显就赶不上北部了。在罗伯特·E.李的极力推动下，戴维斯总统开始考虑通过一项征兵法。李当时是总统的军事顾问，他觉得只有征兵法才能解决兵源问题。因此，1862 年 4 月，邦联议会通过这样一项法案，它比北部早了近一年。这项法案规定，从 18 岁到 35 岁的健壮白人男性，应入伍服役 3 年。不过后来补充规定允许入伍的人雇佣他人代替服役，而且，种植园主如果拥有 20 名以上的奴隶，可以免于服兵役。因此，富裕白人可以有种种方式逃脱兵役，而他们挑起的战争最后就由穷人去打。这使得穷白人对“为他们那些可恶的奴隶打仗”极为不满，逃兵甚至比北部还多。有几个州的州长尊崇

州权，抵制征兵法。佐治亚州州长约瑟夫·布朗甚至说“在佐治亚州退出联邦前的任何美国政府法案对宪法赋予的自

由权利的打击，也没有像这个征兵法那样厉害。”

戴维斯在行使权力方面不像林肯那样自由，并且掣肘重重。林肯可以不经国会同意而征兵，而中止人身保护法，如此等等，这使他赢得“暴君”之称，但这种中央集权制使他大权在握，相对来说，就可较如意地采取有力措施从事战争。戴维斯呢？议院对他的很多措施总是避而不谈，或仅仅勉强同意。而后，在实施时，各州会搬出州权论，使得戴维斯不可能采取什么得力的集权措施，或即使采取了亦得不到贯彻。当戴维斯首先实施征兵法，并仿效林肯暂停实施人身保护法时，他同样被认为试图做一个独裁者，一个像林肯一样的暴君。

戴维斯在人际关系处理方面也不如林肯老到，林肯以其诚实和好脾气使得经验丰富如西沃德、才干出众如蔡斯、桀傲不驯如斯坦顿等都虽不是全心全意支持他，但至少不会莫名其妙地反对他；戴维斯则不善表达自己，他的内阁虽走马灯式的换人，但并没有多少人支持他，副总统亚历山大

·斯蒂芬斯在故意妨碍议事方面极拿手，他本来就才华过人，当个有职无权的副总统使他气闷，他“终生的秘密就是报复”，那是“战胜命运的一种决心”，他“公然蔑视世界”。他本来是一个联邦主义者，现在成了分离

主义者。分离主义者信奉的就是州权理论，这个理论成为反对戴维斯总统政策、措施的强有力武器，可以说整个南部搬起了州权这块石头，砸在了戴维斯这个最大的分离主义者的脚上。斯蒂芬斯关于奴隶制和南北关系的态度可以从他在南部投降而被捕入狱后的一段狱中记载看出：“自从我上次跟臭虫大打出手后，每天或每隔一天我总要仔细搜查，把它们弄死。我刚开始这项自卫工作。至于那老鼠，自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过。我仍把面包屑扔在地上。我外出或不注意时，那些面包屑就不见了。我想那可怜的东西仍在附近，但很警觉。它不知道我并没有伤害它的意图。或许它从藏身之处看到我消灭臭虫的情况，得出结论还是别让我逮住为宜。对这些害虫这么处置，我常感到不安。如果它们不来打扰我，我很乐意与它们和平共处，但它们偏偏要来侵扰，所以在它们和我之间就有了‘无法避免的冲突’。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似乎成了我们固定的自然法则。……我的血本来就不多，更别提他们吸血时所给我的苦难了。假如它们不来侵犯，我不会去惹它们。我甚至还会资助他们活下去。”斯蒂芬斯隐喻是北部干扰了南部，所以引起了冲突。

然而北部可不是几只臭虫可比。戴维斯越来越感到北部力量的强大。海岸线被封锁了，棉花卖不出去，弹药等必需品运不进来。原来指望欧洲国家会来干预，他们也确实打算进行干预，但种种原因使得戴维斯失望了。南部经济开始无法支付战争费用。它的税收少得可怜，还极不公平，1863年3月4日制定的征税法规定农民交什一税，即粮食收入的十分之一上交，而所得税则只征百分之二。有钱人反而少交钱，自然引起人民不满，这也是战争热情下降的一个原因。

另一项财政收入是发行公债，但公债券却不如北部发行好，很多卖不掉。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邦联政府横下一条心，大量发行纸币，然而，由于不是以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法币，便引起了极为危险的通货膨胀，而且各州政府、市政当局也发行纸币，使得纸币贬值极快。这实际上是一种挖肉补疮的做法，其结果自然是体无完肤、疮痍满目了。

罗伯特·E·李作为一个清醒的将领。无疑清楚地知道邦联所面临的困难，因为邦联政府甚至已开始直接征购物资，而不再是那不值钱的纸币了。1862年冬，李感受最深的是，他的士兵在寒冷的日子里甚至没有鞋穿。军无粮而营养不良，马无草而瘦骨嶙峋。

葛底斯堡：新统帅米德的成就与遗憾

很难再对耗下去了。李知道这一点，戴维斯知道这一点，林肯同样知道这一点。耗下去只有对南部更不利。而且在西部，维克斯堡吃紧，已被格兰特团团围住。李于是策划再来一次入侵行动。这是极不明智的，然而也是不得已的。南部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在打防御战，这样北部要取胜就得花极大的代价。如果反过来，作为叛军反而入侵合众国的领土，那是北部的情感无论如何难以容忍的。如果这种入侵是在战争刚开始之际，趁着南部热情高涨，或者能够得手，而到了北部战争机器已完全开动，再这么做就只能是以卵击石。但李别无他法，1862年安提滩的失败在他看来是部队协作不力，是不听指挥所致，他感到那次功亏一篑，本来可以打垮麦克莱伦。如果那样，南部就早得到了欧洲的承认。

李在钱瑟勒斯维尔战后不久，就准备挥师北上。林肯得知这一点很是兴

奋，如果李敢于领兵北上，比如其先头部队在马里兰境，其根据地却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在这么长的阵线上，“那么，这条蛇身的某一部分势必拉得非常脆弱”，林肯问胡克道，“你不能把它砍断吗？”

胡克却变得像麦克莱伦一样萎缩不前，林肯再次走马换将，让乔治·米德统帅波托马克军，6月28日，米德就职。第二天，李军穿过马里兰州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州。李率众75000人，士气高昂，携钱瑟勒斯维尔之战余勇，丝毫不把北军放在眼里，一路扬长而来，李为粮食、弹药、欧洲各国的承认，减轻西线压力等一系列的想法所激动，挺兵直向宾

夕法尼亚首府哈里斯堡。

而这里毕竟是北军地界，米德很快就在李的身后出现，以切断其退路。李当然知道交通线对于一支深入的孤军意

味着什么，遂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回过头来，立即，两军在一个叫葛底斯堡的地方遭遇了。

米德似乎没料到李会回头，因而一开始即被打得晕头转向，先头部队四处逃散。李似乎也没料到会这么快就遭遇敌军，摸不清敌人情况，遂下令停下，那时是7月1日傍晚，这给了米德时间，到了晚间，米德已调集其所有军队开赴前线，在每处险要制高点安排好了兵力。

7月2日的战斗在下午2时打响，朗斯特里特率众猛攻联邦军左翼。猛烈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3百门大炮在各个方向上开火，隆隆炮声震耳欲聋，大地在颤抖，爆炸后的浓烟在战场翻滚。叛军略占优势。

7月3日，李为两番小胜所动，因而小瞧了北军，认为他们不堪重击，遂决定直击北军中央。然而那里有一块开阔地，米德的炮火对准着那里，工事后还有步枪时刻准备开火。李不为所动，说道：“以前军队中从未有这么勇敢的士兵，如果领导有方，那他们就会在任何情况下做任何事情。”

他们的确能做很多事情，在乔治·皮克特的率领下，穿过半英里长的弹雨，叛军攻进了阵地，开始肉搏。皮克特披着一头披肩长发，手拿闪闪发亮的指挥刀，指引着攻向北军要害，极有意思的是这个人曾是林肯的朋友，是在林肯的帮助下才读了西点军校的。当他向北军猛冲的时候，他的伤亡太大，逐渐抵挡不住北军。北军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感到好像在自己的手臂上悬着国家的命运似的，他们打得极为勇猛，叛军败下阵来。

李错了，他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错误。以血肉之躯去阻挡炮火，以步兵去对付炮兵，使得李损失惨重，伤亡达36000人，北军相对较轻，也达23000人。

不过，李虽败而不乱，7月4日，退回第一天开战时的阵地据守，米德也无意进攻，而他的反攻正是李所害怕的。趁着晚间的大雨，李退回波托马克河。令李叫苦不迭的是，河水陡涨，无法渡河。李进退两难，看来只有束手就擒的份了。

米德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因而试图攻击李军。他把时间定在7月13日，然而就在前一天晚上，他却召开了一个作战会议，征求各军意见。发扬民主的结果发现只有两个军长愿意作战，这使得米德进退两难。总统一再敦促他进攻，他也试图如此，然奈六军不动何！如果不召集作战会议，直接发号施令，就不存在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但既然知道了他们不愿进攻，而逼迫他们进攻，那就显得太专断。林肯似乎预感到米德会召集作战会议，他让总司令哈勒克电告米德一条格言，“开作战会议就

打不成仗。”仗果然没打起来，就在米德犹豫不决的时候，李的部队正忙碌过河，如果此时发动进攻，击之渡河未半，可操必胜，米德错过了机会，至14日中午，李的败军全部安然而退。

林肯大怒，高声叫道：“天啦，这是什么意思？敌人已为我掌握，只要举手之劳即可擒之而归。可是不论我怎么说怎么做，就是不能推动那支军队。在那种情况下，差不多任何将军都可打败李了。即使是我，也能打败他的。”说到后来，他实在是痛惜的成份居多。在痛惜之际，不由自主坐于桌前，提笔即写信给米德：“对于葛底斯堡大捷你给国家作出的贡献，我是非常、非常感激的。……你在葛底斯堡和敌人打了一仗，把敌人打败了，当然，至少可以这样说，敌人的损失和你的损失一样重。敌人撤退了，而你呢？我看似乎并没有对敌人穷追不舍。但这时河里涨洪水，把敌人阻住了，这样你慢慢地又追上了敌人。你身边至少有两万老兵，在驰援距离内的新兵也有此数，另外还有在葛底斯堡和你并肩作战的部队，而敌人却小可能获得一个兵源的补充。可是你却按兵不动，让洪水退尽，让桥搭起来，眼看敌人从容不迫地跑掉而不去追击。”

另外，“亲爱的将军，我认为你对李的逃跑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并没有充分认识。他当时就在你的掌握之中，只要跟踪合围，再加上我们新近获得的其他胜利，战争就可以结束了。而现在，战争将无限期拖下去。要是你上周一不能有把握地攻击李部，现在你在河南，兵力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二，又怎么能向他进攻呢？”林肯越写越恼，“现在要指望你有多大成就是不合理的，我也不指望了。你已经错过了大好时机，这使我感到无限烦恼。”

写至此，林肯停了一下，怒气一经写出，心里就好受了些，他觉察到语气过于严厉，便又补充了一段：“请不要认为我的这番话是要指控你，或存心和你为难。正因为你已经知道我不满，我才觉得最好还是诚恳地把不满的原因同你讲清楚。”

经过这一番解释，林肯不禁设身处地想起米德，米德在葛底斯堡战役中几天几夜没有合过眼，而且战场显得那么悲状，那么惨不忍睹，“如果我是米德”，林肯想，“或许也会放过李吧。”

到此，林肯怒气全消，遂将这一封信搁置起来，没有发出。

不过，林肯心中的那份遗憾、痛惜实在很难摆脱，他找到机会总要说它一番方感后快，21日，在给霍华德将军的信中，林肯写道：“李渡过波托马克河逃跑使我万分痛心，因为彻底击溃他的军队本来就可使战争结束，也因为我认为是极其容易的，我认为米德将军和他的杰出的军队施展了全部技能，耗尽了全部劳动和鲜血，但到了丰收在望的时候，却把收成白白地浪费了。”

维克斯堡：格兰特的辉煌

似乎只有格兰特懂得如何将网收紧而不让鱼儿跑掉，在东部葛底斯堡大捷的同时，格兰特在西部攻下了维克斯堡。

这是一个防守极其坚固的城市。“维克斯堡附近的地方非常利于防守”，格兰特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北部的最高点约高出密西西比河两百英尺，并因雨水冲刷而凹凸不平。沟壑纵横、荆藤遍布，边上和顶上树高林密。南面远方是耕地，地势因而平坦，但即使这里也同样沟壑密布。敌人的防线

沿山顶从城北的河边向东延展，然后在城后足三英里处往南绕过杰克逊公路，再向西南直达河边。……一般说来，或者说在许多地方，他们的防线几乎是从一条沟的尽头附近一直通到另一条沟的尽头。前沿工事建筑在突出地位，成三角形向后敞开。在前沿工事中只用不多几人就可以完全控制住通向主要防线的道路。”

格兰特认为，“维克斯堡对敌人来说极其重要，因为它是在孟菲斯下游接近河流的第一个高地”，而且还是“连接被密西西比河分开的邦联的各个部分的……唯一要地。”格兰特认为这个地方太重要了，敌人“会作出最狂热的努力来解围，甚至甘冒失去其他地方的危险。”

维克斯堡由约翰·彭伯顿奉命坚守，尽管他只有35000军队，但却因有良好的地理优势和一颗坚定的守城之心而使得维克斯堡固若金汤。离维克斯堡不远，是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逊，西线军司令约瑟夫·约翰斯顿在那里也有35000人。格兰特曾多次尝试攻克这一要地，得到的却只是失败。这一次，当格兰特大军4月底在布鲁因斯伯格渡河以来，接二连三地打了几次胜仗，并成功地拿下了杰克逊城，约翰斯顿被迫撤退。至5月19日，格兰特完成了对维克斯堡的包围。但攻城战却打得极为不易，两次正面进攻均告失败。格兰特于是一边监视退走的约翰斯顿，防止他前来解围，一边围攻维克斯堡。他的炮兵日夜不停地轰击，而其工兵也忙碌着在邦联军防线下挖掘坑道。同时，波特的炮艇也在密西西比河上瞄准城里开炮。彭伯顿龟缩城内，尽管粮食逐渐耗光，而且外援无望，却仍在拼命抵抗。6月25日，工兵将坑道挖进城内，并安置地雷，成功地实施了爆破，但地面进攻却未奏效。

格兰特镇定地指挥着战斗，他知道维克斯堡也许弹犹未尽，但粮已将绝，遂决定适时于7月6日发起进攻。坑道已挖好，地雷已安置，命令已下达，然而，出乎格兰特意外，还不到那时，久攻不下的维克斯堡，却不攻自破了，因为没有粮食，士兵们不愿再打下去。7月3日，维克斯堡城内竖起降幡，4日，守军在指定的时间内走出工事，交出武器。

在格兰特包围维克斯堡的同时，班克斯将军与法拉格特的舰队包围了赫德森港。在两次进攻付出惨重代价后，班克斯决定围而不攻。守军最终因饥饿不得不于7月8日投降，因为那时维克斯堡已被接收，约翰斯顿为谢尔曼紧紧尾随，赫德森港不可能得到外援。

对于南部来说，1863年的国庆是过得极为暗淡的，而且与不久前李将军挺兵北进，直指哈里斯堡的光荣业绩相比，这种暗淡感就更加强烈。杰佛逊·戴维斯深为忧伤，认为南部已处在政治生存最黑暗的时刻。

相反，林肯此时却至为高兴，维克斯堡和赫德森港守军的投降使得密西西比河全部为联邦控制，林肯不由自主地赞叹道：“百流之父重又畅通无阻的流入大海了！”他的内心也像密西西比河般舒畅。

格兰特夺取维克斯堡给林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一直被指控酗酒，特别是在夏洛之战中，因损失惨重而群情汹涌，只有林肯相信他，他能打仗，因而当一次有人说格兰特喝减士忌过多时，林肯却道：“是什么牌子的？我正想送几桶给我另外的几个将军呢。”特别是当米德放跑了李时，林肯心中自然而然地将他们两人做了一番对比，一个被迫应战，取得胜利，然而最终错失良机，功亏一篑；一个主动出击，起初出师不利，损失惨重，却不屈不挠，最终获致全胜。同一时期两场胜仗，两个人物，就此分出了高下。

查塔努加大决战

北部在7月还取得了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就，这就是罗斯克兰斯将布莱格赶至查塔努加。罗斯克兰斯自上年底的战斗后，差不多一直小心翼翼，按兵不动。到了6月底，准备充分的罗斯克兰斯趁着连日阴雨，布置好军队，并在敌阵之间快速穿插，或攻或绕，令布莱格不知所措，被迫撤退，一直退到查塔努加。罗斯克兰斯差不多将对手完全赶出田纳西，而伤亡仅仅是560人，几乎可以说是兵不血刃。罗斯克兰斯也希望华盛顿不要因为他写下的不是血书，就忽视他的成就。

查塔努加是西部地区重要的铁路交叉点和战略中心，它是沟通田纳西和佐治亚的门户，因而林肯希望罗斯克兰斯鼓勇追敌，特别是当敌人立足未稳的时候。但罗斯克兰斯与林肯的想法不一样，林肯希望在格兰特围攻维克斯堡吃紧的时候，罗斯克兰斯进兵田纳西东部以牵制布莱格和约翰斯顿。但罗斯克兰斯认为进攻布莱格的正确时机是在维克斯堡陷落之后。罗斯克兰斯在某些方面与麦克莱伦极为相像，即为他们所不愿做的事找理由推脱，那种由头是极多的，罗斯克兰斯不想出击。理由是铁路和桥梁没有修复，而没有良好的物资供应线是不能向前推进的。直到9月初，在罗斯克兰斯的要求下，伯恩赛德新组建的俄亥俄军团攻占了诺克斯维尔，罗斯克兰斯才重新活跃起来。他活跃起来的时候则与麦克莱伦极为不同，麦克莱伦总是极不情愿，好像受着极大委屈似地行动，而且主张步步为营；罗斯克兰斯率部朝查特努加前进的时候，则灵活机动，部队在他的调动下，如掌使指，得心应手，因而很快穿过南部山区，直指查特努加通往大西洋的铁路，布莱格不得不撤离查特努加。罗斯克兰斯在9月9日占领该城，又一次兵不血刃。

但是，罗斯克兰斯的辉煌至此为止，他在随后受了布莱格之骗。布莱格在一路撤离查塔努加时制造急欲撤退假象，事实上却在查塔努加东南集结兵力，而且约翰斯顿派来增援的两个密西西比师已到，朗斯特里特也正率两万北弗吉尼亚军团赶来。随着18日朗斯特里特援军的到来，19日在奇卡莫加战斗全面展开，紧接着叛军于20日突破了罗斯克兰斯的战线，北军开始溃退，所幸托马斯将军沉着冷静，指挥若定，率所部坚守阵地，又得两个旅增援，才使北军不致全面崩溃。托马斯将军由此赢得“奇卡莫加岩石”美称。晚上，北军退至查塔努加坚守。

通常在夏天，林肯都住在华盛顿郊外的“士兵之家”。当20日罗斯克兰斯溃退的时候，林肯被从床上喊起去华盛顿参加斯坦顿召集的会议，林肯随后留在华盛顿静观罗斯克兰斯所说并正经历的这场“严重的灾难”深重到什么程度。

在这场战斗中，最令林肯迷惑难解的大概要算伯恩赛德。从林肯在罗斯克兰斯占领查塔努加并得知他的危险处境后，即令伯恩赛德火速前往增援。在林肯写给伯恩赛德的一封信中，林肯说他十天来一直致力于让伯恩赛德增援罗斯克兰斯，首先是通过哈勒克，然后是自己直接指令，“而你也反复表示你会这样帮助他”，但是，在收悉伯恩赛德23日来电后，林肯“怀疑我究竟是醒着还是在做梦”，因为“你却仍然坚定地相反的方向前进”，林肯举例道：“19日你曾从诺克斯维尔发来一次电报，从格林维尔发来两次电报，承认你接到了命令，并表示你将立即援助罗斯克兰斯。20日你又从诺克斯维尔打来电报，说你将尽你所能，火速驰援罗斯克兰斯。21日你从莫里斯顿发

来电报，说你将飞速援助罗斯克兰斯。而现在你 23 日从卡特车站发来的电报，仍远离罗斯克兰斯，却仍旧说你将援助他，然而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证明你在援助他的方面有何进展。”

林肯一般不会大发雷霆，即便在他最为恼火的时候，他也能尽量做得温文尔雅，这使得他发脾气的方式极为特别。伯恩赛德的行为无疑激怒了林肯，而林肯仅仅只是轻描淡写了几句。不过，虽然只是这么几句，如果让伯恩赛德看到，那也一定会有一种剥皮之痛。故像那封写给米德的信一样，这封信也未发出。伯恩赛德那时正忙着追赶一支游击队，正好与奇卡莫加反向而行。林肯耐心地再去一电：“请带兵去援助罗斯克兰斯，片刻也不要耽搁。”

随后胡克奉命带领 30000 人从弗吉尼亚赶往查塔努加，这次增援，东西距离 1200 英里，人数几万，不过却只用了十来天时间。

但是，布莱格在罗斯克兰斯躲进查塔努加后，占领了传教士岭和了望山，大炮在山顶瞄准着通往西面和南面的全部道路。到 10 月中旬，查塔努加得不到给养补充，已遭饥饿之灾。正在此时，林肯告诉罗斯克兰斯：“我现在认为敌军不会进攻查塔努加，而且我认为你必须警惕，它可能集中兵力对伯恩赛德发起一次强击。你和伯恩赛德现在正扼住

了敌人的咽喉，它势必要挣脱你们的控制，否则只能灭亡。”林肯还告诉罗斯克兰斯，谢尔曼与胡克“将在西面和西北面给你以援助，使你有余力顾及东面和东北面。”

林肯之所以提醒罗斯克兰斯警惕敌人强攻伯恩赛德，是因为南部的戴维斯总统在那时视察了布莱格的军队，戴维斯安抚了布莱格手下吵吵闹闹、相互攻讦的将军们，然后提出派朗斯特里特前往消灭伯恩赛德。那时罗斯克兰斯已如林肯所说像一只被打中了脑袋的鸭子，惊慌失措，晕头转向，这一来将必然减轻他的压力。

林肯并适时于 10 月 17 日任命格兰特新组建密西西比大军区并为该大军区司令，这样，从阿巴拉契亚山脉到密西西比河之间的联邦所有军区尽成格兰特麾下。

这项任命是由斯坦顿带去的，他们的火车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相遇了，斯坦顿走进格兰特的车厢，对着格兰特身旁的参谋部军医基托博士说：“我一看就知道你是格兰特将军。”

格兰特似乎并不怎么惹眼，他的外貌像他的衣着一般平常，他通常满不在乎，这使他能处险不惊，当炮弹在他身旁爆炸的时候，其他人一般都会本能地退缩，他却行若无事。据跟随他三年的记者卡德瓦拉德所述，在围攻维克斯堡的时候，格兰特一次走进一所狭窄且无掩蔽的据点察看军情，“他看到士兵们很不愿意就位到露天的射击孔，于是他便特意攀登到围墙的顶上，指挥士兵们移动武器和安置火力，把自己完全暴露在敌方阻击手的面前。几十颗子弹在空中呼啸而过，可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颗子弹打到他身上或碰到他的衣服，对别人的请求或劝告他毫不在意，就像没听见似的，始终悠然地抽他的烟，只是要同在干活的士兵讲话时，才从嘴里拿掉雪茄。他的表率作用使士兵们感到难为情只好装样子拿出勇气，但格兰特离开时已有几个人受了

伤。”

格兰特也没有什么骄人的天资，但是见过他的人通常都会为他的健壮、果断和干练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当他一受命，便即刻致电乔治·托马斯，

令其接替罗斯克兰斯，指挥大军不惜一切代价守城。

同时，格兰特迅即赶往查塔努加，21日，火车停在亚拉巴马州的布里奇波特，格兰特得从这里骑行55英里至目的地。山谷小道非常难行，尽管多次枪林弹雨中他都吉人天相，这次他却不再履险如夷，他从马背上摔下受了伤，不得不一瘸一拐步行。关于他骑马摔伤之事还有另一个说法，就是他在新奥尔良的阅兵式上因醉酒而落马，后一种说法强化了格兰特嗜酒贪杯、满不在乎的个性。

两天后，格兰特抵查塔努加并迅即采取措施突破封锁，建立一条新给养供应线，确保联邦军口腹无虞。同时集结大军，当时联邦军中的三大主力，即托马斯率领的坎伯兰军团、谢尔曼率领的田纳西军团和胡克率领的波托马克军团，分别部署在查塔努加周围，统由格兰特指挥。11月下旬，三支大军分别展开攻势，胡克首先拿下了望山，而曾在奇卡莫加溃败的坎伯兰军，为报仇雪耻，人人奋勇，猛攻传教士岭，通过一段类似皮克特猛攻葛底斯堡的地段，打破布莱格阵地坚不可摧的神话。布莱格大军幸有帕特里克·克利伯恩殿后，才不致全线溃败。正是克利伯恩的加强师，顶住了谢尔曼的攻势。而当克利伯恩退至佐治亚州的多尔顿，谢尔曼即刻挥师东北，驱走朗斯特里特，解救出困在诺克斯维尔的伯恩赛德，这次行动则几乎毫无阻碍，大军所向披靡。

针对铜头蛇的言论与行动

1863年对林肯来说是极为不平静的一年，当他颁布《最后解放宣言》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必将不可避免地面对那些站出来对此加以反对的人们，这些人不同于拿起枪反叛联邦的南部各州民众，但他们对国家造成的威胁甚至要比反叛各州来得大。这些人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组织，什么“众人党”、“美国骑士团”、“金圈骑士”等等之类，他们的一个通俗名称为“铜头蛇”，铜头蛇中最突出的人物就是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国会议员克莱门特·伐兰迪加姆。

伐兰迪加姆身高体大，须髯修长，外表颇为不俗。他曾竞选过法官、副州长、国会议员，但多次遭到失败。特别是在他谋求连选国会议员中，因选区划分的不公道而败给了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更使这个牢骚满腹而器量短浅的人气愤填膺，他为此愤愤不平，却不知道林肯曾因同样的原因败给道格拉斯。伐兰迪加姆对政府横加指责，他认为政府的目的是要解放奴隶，而因为政府专制同时也就使白人成为奴隶，也就是说，政府已不再是为联邦而从事战争，而是已开始为奴隶而战。特别是当北部为失败阴影笼罩之际，伐兰迪加姆的言论极富煽动性。他的逻辑颇为特别，一再失败的战争，为解放奴隶的战争，使白人成为奴隶的战争，而且是被迫应征而从事的战争，因此，自由人若是容忍征兵制，那他们理应失去自己的自由。

伐兰迪加姆如一堆散发异味之物，引得铜头蛇如苍蝇云集。伯恩赛德不察，当他来到俄亥俄将俄亥俄军区司令部设在辛辛那提时，不慎一脚踩了上去。

伯恩赛德于1863年4月19日发布第38号令，禁止俄亥俄军区顽固地表示的同情敌人的行为，而且决不容许任何叛国行为。伐兰迪加姆有意藐视这一命令，号召人们将之踩在脚下。他特别重申，征兵和暂停执行人身保护法

是违反宪法的，北部应宣布停战，邀请邦联参加和会，以恢复联邦。伐兰迪加姆情绪激昂地指称总统为“林肯王”，鼓动人们用选票将这个暴君撵下宝座。他忘了如果真是暴君，光靠选票是撵不走的。

伯恩赛德于5月5日逮捕了伐兰迪加姆，军事法庭判决将其监禁，直至战争结束。

伯恩赛德的这一行动引起了轩然大波，民主党顽固派暴跳如雷。在报纸上一致申讨这一专制事件，众议院议长也就此谴责总统。伯恩赛德自感不妙，决定脱掉他沾上污秽的鞋子，遂电告总统，愿意辞职。

林肯对这一事件处理得极为慎重，也极为巧妙，他既不愿铜头蛇利用它兴风作浪，也不愿对伐兰迪加姆之流的行为不加限制，特别是木已成舟，因而在5月26日将对伐兰迪加姆的监禁改为放逐，将他赶至联邦军防线之外。

不过伯恩赛德很能给林肯添乱，林肯需要一个安定的内在环境，因而只要没有什么过激行为发生，就尽量视而不见，对于言论则常听而不闻。伯恩赛德难于忍受《芝加哥时报》的聒噪，6月1日，以该报“反复表现出不忠和煽动性情绪”而将其查禁。铜头蛇立即组织了两万人的大会加以抗议，并威胁要烧毁共和党的《芝加哥论坛报》作为报复。

林肯极为头疼。自5月初胡克在钱瑟勒斯维尔败绩以来，没有一件事是值得高兴的。胡克的大军当时配备新造连发卡宾枪，林肯寄以厚望，但终于失望。伯恩赛德不考虑行动的后果，总制造难题，他蹚了污，总统得将他的鞋擦干净。6月4日，林肯致电斯坦顿撤消对《芝加哥时报》的禁令。

林肯心事重重。5月16日，在纽约的奥尔巴尼民主党召开了一个公众集会，通过了一份决议书。该决议书一方面表示支持联邦的事业，同时对政府的违宪行为，如军事逮捕进行指责，林肯收到该决议书后一直考虑作回答。在一种紧张情绪下总统恶梦不断，甚至梦见他的小儿子出了事，因而特意叮嘱远在费城的总统夫人将塔德的手枪放好。

林肯的紧张情绪6月12日暂时得到了缓解。他对奥尔巴尼民主党的回答差不多是一发而不可收，他笔势如虹，对军事逮捕、人身保护法、征兵等问题作了一番深入的相关联的思考。

林肯写道，在他就任总统之前，“有人拼命灌输一种思想，即任何州都有脱离联邦的合法权利，而且无论何时若此原则的笃信者们没能选出他们自己喜爱的总统，就可以立刻行使这种权利”，这样一帮人策划叛乱，“为此筹划了三十几年”，并最终在“我当选为总统”时脱离了联邦，而其间政府对他们却未曾采取任何行动加以抵制。这样一帮人，“他们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地肆意践踏联邦、宪法、法律、一切的一切，而联邦政府在制止他们的行为时却要在很大程度上受同一宪法的制约。”

林肯认为，“我们面临的是一宗叛乱罪”，“是一宗一目了然的、臭名昭著的、规模巨大的叛乱罪案”，然而，由于自己完全沉浸于对应保障的个人权利的崇敬之中，林肯说，

甚至对敌人的一些不需特别的洞察力就可发现的伎俩，也

“迟迟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林肯特别强调，“依照法庭程序捕人与在叛乱情况下捕

人并不是在同一个基础上进行的。前者是针对着少量的普通而持续发生的犯罪，后者的矛头是指向突发的大规模的

反政府起事，这种起事至多是在短时间内得逞或失败。在后

一种情况下，逮捕行为更多的并不是针对已经造成的后果，而是针对某种可能会造成的后果。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具预

防性而不是报复性。”在处于叛乱的情况下，公共安全需要人身保护法的中止，“如果直到犯下了明文规定的罪行才可

以实施逮捕”，那么宪法关于“人身保护法的特权，除了在叛乱或受到侵略的情况下，为了公共安全确属必要不得中止”的条文，“又有何价值可言”！像李、约翰斯顿等人，“现在都在叛乱战争活动中居于高官显职，而在叛乱开始之时都是在政府的权力管辖下，他们那时几乎是和现在一样以叛国者为人所知。如果我们那时就逮捕或囚禁他们，叛乱活动无疑会遭到很大的削弱。然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那时触犯了法律中明文规定的罪名。”林肯不禁调侃道：“我很可能在某个时候会因为对逮捕得过少而不是过多而受到责难的。”

因此，在叛乱或入侵的情况下，对于逮捕，“无论是哪里的公共安全需要它们”，它们就都是“符合宪法的”。林肯发挥其律师的特长，对各种可能情况都作了说明：“而且无论是在这种逮捕可以阻止叛乱蔓延的地方，还是在叛乱已经蔓延开来的那些地方；也无论是在逮捕可以防止别有用心者对招募更多的军队去镇压叛乱进行干扰的地方，还是在叛乱确实存在的地方；也无论是在这种逮捕可以减少因利诱而开小差者的地方，还是在逮捕将会阻止部队发生兵变的地方，也就是说，在一切对公共安全有益而对叛乱或入侵的危险有所抵制的地方，逮捕行动都同样是符合宪法的。”

不过，对伐兰迪加姆的逮捕是另外一回事，“他之被逮捕就是因为他阻挠招募兵员，鼓励开小差的行为，使得我们无法拥有一支充足的武装去镇压叛乱。他之被捕，不是因为他损害了本政府的政治前景或是总司令个人的利益，而是因为他给军队造成了损害，而我们国家的命运恰恰是以军队的存在和活力为靠山的。”

林肯认为，“一个劝阻志愿应征入伍或者是劝诱士兵开小差人，给联邦事业造成的削弱，同他在战场上杀死一名士兵并无多大区别”，因为，“长期的经验已经表明，除非对逃兵处以极刑，军队将无法维持下去”，但是，“难道容许我枪毙一个头脑简单、年纪轻轻的逃兵，却不容许我对那个恶意指使他开小差的人触动分毫吗？”林肯主张对唆使、蛊惑者实施制裁，让其伏法，并认为这种行为“不仅仅是符合宪法的，而且也是一种伟大的仁慈之举”。

奥尔巴尼决议案还带着不同政党的意气用事，他们宁愿标榜为“民主党人”而不是“美国公民”。林肯因而指出，他愿意在比任何政党的党纲都高一层的水准上与他们相聚，而且指明，对伐兰迪加姆实施逮捕和审判的是民主党人，拒绝依照人身保护法释放伐兰迪加姆的那位法官也是民主党人，而且所有那些在战场上流血捐躯的高尚的民主党人都赞同对伐兰迪加姆的判决，“至少我尚未听到有一人是对此表示反对的。”

林肯关于“宪法在其应用过程中并不是在各个方面都完全一致的”的观点召致了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士的误解。他们通过了一个与奥尔巴尼决议持有同样立场和观点的决议，而且他们强调，他们不能同意总统关于“宪法在叛乱或入侵之时与和平及公共安全无虞之时是不相同的”之观点。事实上，林肯表述的观点是宪法的应用，林肯解释道，“已经采取的军事逮捕和拘留，包括对伐先生的逮捕和拘留，与其他的逮捕和拘留在原则上并无区别，它自

始至终是为了预防的目的，而不是为了惩罚。”

但是，伐兰迪加姆是俄亥俄州的州长候选人，林肯不得不费一番笔墨，“我在伐先生一案中看不出有辱俄亥俄州的地方，可以十分肯定他说，这种侮辱根本就不曾存在也不会存在。我完全不知道伐先生在他被捕时是民主党提名的州长候选人，直到读了你们给我的大会决议之时我才知道这一情况。”

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要求林肯释放伐先生，理由是他并没有通过煽动应征入伍者和鼓动开小差以及其他的行为来损害联邦的军队。然而铜头蛇不断抵制征兵，甚至枪杀征兵工作者，林肯“出于一种比任何仅仅具有官方意义更沉重而持久的责任感”而“庄严宣布，我坚信这种包括残害和谋杀行为在内的对军事的妨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伐先生所致力之所谓事业造成的，其妨害程度比其他任何事业所造成的都大；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他个人造成的妨害，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造成的妨害都大。”

对于伐兰迪加姆这样一个人，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竟提名他候选州长，林肯颇有些义愤填膺，直欲揭穿其嘴脸而后快。林肯指出，俄亥俄州的民主党人宣布过要通过一切符合宪法的手段支持全国联邦的宗旨，而军队是一种确保联邦镇压叛乱的合法手段，现存的叛乱正致力于其公开宣称的摧毁本联邦的目标，然而，“在你们的观点中”，却对此“略而不谈或不加暗示”，甚至“没有暗示”，你们只知为自

己保留“决定何谓符合宪法的手段的权力”。“与此同时，你们所提名作州长并以其名义申诉的这个人，是公开宣称反对使用军队来镇压叛乱的人，这一点是你们也是整个世界都知道的。因而你们自己的态度鼓励了开小差行为，鼓励了抵制征兵以及类似事件的行为，因为这种态度无异是要那些倾向于开小差或逃避服兵役的人们相信，你们的目的是保护他们，并希望你们足够强大来做到这一点。”

林肯最后坚定地申明，“对伐先生以及其他所有的人，在此之前以及在此之后，我必须做公共安全可能需要的一切。”

铜头蛇主要在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 3 州活动，不过发生在纽约的铜头蛇暴乱无疑是他们的一次狂热表现。它最初是由征兵法引起的，因为征兵法规定可以花钱买替身参军。铜头蛇利用这一不公平条款大作文章，攻击兵役制度本身，从而达致其反对战争的目的。

7 月 13 日，经过充分准备的纽约铜头蛇行动起来，驱逐征兵人员、砸毁征兵用的抽签转盘，扯毁征兵文件，然后放火焚烧征兵建筑。一开始，他们的目标还只是针对征兵。随后，暴徒们烧杀抢掠，残忍地对待黑人。暴乱持续了 3 天，而在后来的两天参加暴乱的人达 5 万以上。在这个时候，西摩尔州长纵容了这场暴乱，他在 14 日下午的演讲中称这伙每天至少吊死 3 名黑人的暴徒为“我的朋友”，并告诉他们已派人去华盛顿要求停止征兵。

其他如伊利诺伊、俄亥俄、威斯康星、印第安纳、密苏里、肯塔基等地，到处都有人反对征兵。在波士顿、特洛伊和纽瓦克等城市也发生了暴乱，不过很快被镇压下去。

而纽约市的警察却对暴徒无能为力，最后联邦政府调动波托马克军团的正规军，帮助警察平息了这场暴乱。在这场暴乱中，据最保守的估计，至少有 300 人被杀死。

西摩尔事后被指责为铜头蛇分子，他声称自己是忠于联邦政府的，而反对的只是总统攫取了不符合宪法的权力，特别是征兵，它不符合宪法，且不

公平和不必要。

林肯相信西摩尔的表白，不过在8月7日回复西摩尔3日的信时，说：“我不能按你的要求同意中止在纽约征兵。”因为“我们正在与敌人竞争，在我看来，敌人正把每一个他们能搞到手的身体够格的人补充入军队，正如一个屠夫将小公牛驱赶到屠刀之下。”林肯在这里感觉到时间的宝贵，他说：“如果我们首先浪费时间去重新检验已被国会视为不合适的而且事实上到现在已明显变得有气无力的志愿兵制度；然后花更多的时间去得到一个法院关于此法是否符合宪法的裁决，因为它要求一部分未服役的人去援助已在服役的人；之后再花更多的时间去绝对精确查明，我们所要征召的人数是否和那些不能征召的人数有一个精确的合法比例。这样一来，敌方就会趁机组建起一支军队，其速度之快远非我方所能比拟。”林肯最后简明扼要地告知西摩尔：“我的宗旨是，在完成我所担负的重大使命、在维持我们共同的国家的自由原则时，使我的行动公正、符合宪法而且切实可行。”

一封公开信

从7月4日国庆节开始，林肯基本上从忧烦中解脱出来。7月7日，一群乐手至白宫演奏小夜曲，林肯极为兴奋地提到在国庆节，我们攻占了敌人最坚固的阵地，使敌人最强大的部队缴械投降；而且那些反对主张人人平等而平等的《独立宣言》的人的伙计“夹着尾巴”逃跑了。更重要的是，在一连串的战事中，“涌现出了不少光荣的名字，而且是特别杰出的人物。”

尽管有反征兵暴乱以及放跑李等事，特别是后者，令总统至为惋惜，但总的说来，林肯是愉快的，他以李的口吻戏作“巨奈北蛮夭折我，……费城不可登”之诗，极尽调侃之能事。给西摩尔回信后，林肯随后又给妻子写信，称“一切如常，总之没有特别麻烦的事”，又道：“我已把钱存入财政部，年息百分之五，享有提前三十天通知可随时支取的优惠。我想你知道了一定非常高兴。请告诉亲爱的塔德，可怜的‘南妮山羊’不见了，这使卡思伯特太太和我都感到很难过。你走的那天，还有人看见南妮在塔德的床中央休息，咀嚼她的那点反刍的食物。可是现在她却不见了！花匠总是抱怨她把花踩坏了，直到最后决定把她送到白宫来，于是把她送来了。可是到白宫的第二天她就不见了，从此就再无音讯。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得知可怜的南妮的消息。”

唠唠叨叨，巨细不遗，实际上是反映了一种好心绪。

1863年的秋季选举也与林肯的快乐相呼应。俄亥俄州是至关重要的一州，在选举前，据海军部长韦尔斯的记载，总统对这一次选举结果比他1860年那次当选还要担忧。10月14日，总统关切地询问结果，凌晨5点，电话传来由共和党和主战的民主党共同组成的全国联邦党候选人约翰·布拉夫战胜了伐兰迪加姆时，林肯不禁大声叫道：“荣耀归于上帝。俄亥俄拯救了国家。”

宾夕法尼亚的结果同样令林肯高兴。林肯脸上的愁云一扫而空。

在伊利诺伊，林肯8月26日致康克林的信起了重大作用。由于伊利诺伊全国联邦党邀请林肯出席该州9月3日举行的群众大会，但因抽不出时间，故他写下此信，表明自己的观点。

针对很多人渴望和平，林肯认为要达致和平有三个可行的办法，其一为武力平乱，其二为解散联邦，其三为妥协。总统表示他正努力进行第一种办

法，反对第二种办法，至于第三种办法，在目前情形下，如欲以保全联邦为条件，那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叛乱的力量在于它的军事力量”即“它的军队”。

林肯坦率地承认，“你们在黑人问题上是对我不满的”，但是，“我既没有采取也没有提出任何哪怕与你们的观点不同的措施，只要你们赞成联邦就可以。”林肯力求解放黑人与保全联邦两全其美，他开始越来越坚定地申述自己的解放奴隶的立场，在8月5日致班克斯将军的信中，林肯表白：“作为一名反奴隶制的战士，我有一种解放奴隶的动机，这种动机是拥护奴隶制的人不会有的。”

特别是《解放宣言》，在受到欢迎的同时也受到责难，林肯清楚地知道有许多人希望将它取消，“但是”，林肯说，“宣言作为法律，要么是有效的，要么是无效的。如果它是无效的，那就用不着撤销；如果是有效的，它就不能够撤销，正像死不能复生一样。”

林肯的才华和坚韧不拔的性格在这番话里得到了体现。他尽管时常犹豫不决，但已经决定的事就像他已经迈出的腿，从不后退，他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迈进，对于途中的障碍和困难，则尽量轻描淡写，而且他也能做到举重若轻。

《解放宣言》是绝不能撤销的，林肯“完全知道我们部队中有些曾在战场上为我们取得最重大胜利的司令官认为，解放黑人的政策以及使用黑人军队构成了迄今为止对叛乱者的最沉重打击；而且要是没有黑人士兵助战，至少其中的一次重大胜利是无法取得的。”林肯清楚地知道黑人在赫德森港和米利肯斯本德之战斗中的英勇顽强，以及他们报名参军时的踊跃，因此他说：“你们说你们不愿意为解放黑人而战，有些黑人却似乎愿意为你们而战。”

但是，林肯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挤兑那些民主党人，因此他接着说这些都“无关紧要”，他注重的是拯救联邦，故“你们就权为拯救联邦而战吧。”

在这封信中，林肯注目现在：“情况看起来并不坏。百流之父重又畅通无阻地流入大海了。”更放眼未来：“和平看起来已不再像过去那样遥远了。我希望它很快到来，来了就不再离去，并且值得在未来世代永远保持下去。”

当然，“我们还是不能对迅速取得最后胜利过于乐观。让我们保持相当清醒的头脑，让我们孜孜不倦地运用种种方法，永远不怀疑公正的上帝将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给予我们应得的结果。”

这封信一公开，就被认为是一篇杰作，尽管铜头蛇对它实施攻击，但“就像毒蛇咬锉刀一样徒劳”。人们极为关注总统在信中对黑人成就的肯定，他提到当和平最终取得时，“到那时，会有一些黑人记得，他们曾默不作声、咬紧牙关、端稳刺刀、凝神注视，为人类取得这一伟大成就作出了贡献”，总统写到这里对一些白人顺带刺了一枪：“我担心有些白人将无法忘记，他们心怀叵测、鬼话连篇，曾千方百计地设置障碍。”

总统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是非分明的爱憎是前所未有的，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战前，那些对奴隶问题持激进态度的人们很少这般扬眉吐气，即使是在1863年2月，民主党所叫嚣的“这是个白人有、白人治、白人享的政府”更能让那些缺少见识的白人怦然心动。现在，林肯在黑人问题上又迈进了一大步，而他这一次的迈进得到的肯定远比奚落的声音响亮，甚至有报纸称之为“共和国内最受欢迎的人”。秋季选举，在北部各州，除新泽西外，联邦

党皆大获全胜。

演说葛底斯堡

武装起来的黑人以及他们作战时的英勇顽强表明黑人并不比白人逊色，这显然坚定了林肯对于这个国家并非白人独有的信念。因此，当他受邀于葛底斯堡新公墓落成仪式上讲几句话时，便欣然同意了。

实际上这次公墓落成仪式并没指望总统能来，公墓委员会主席给社会各界发出邀请，其中给总统、内阁的请柬更多地带有礼节性。公墓落成仪式定于11月19日举行，已安排好由著名演说家E.埃弗雷特在那天发表演说，这是主戏，其他都是配戏。

而总统却出人意料地答应前来，这期间可能约翰·福布斯，9月给总统的一封信起了相当作用。福布斯建议总统“及早地抓住机会，也抓住往后出现的任何机会”去告知人们“这场战争并不是北方反对南方，而是人民反对贵族”。林肯实际上早在战争开始之初就表明过类似的观点，不过，福布斯说：“如果你能像对待黑人问题那样也同样地强调这一方面，那么你就会同样地使人们把这方面的论点牢牢地铭记在心上。”这的确是值得考虑的。

然而林肯却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加以准备。两周时间，他不仅要准备好发言稿，同时还得考虑太平洋铁路工程问题，因为该工程马上就得正式开始，他更须花时间准备致国会的年度咨文，像通常一样，那必须是长篇大论。

林肯几乎利用了他能利用的一切闲暇时间来思考发言稿，甚至穿衣、剃须之时也在思考，在离开华盛顿之前总算存了份初稿。

不过好事多磨。18日，当他准备前往葛底斯堡的时候，他的小儿子病了，这使得总统夫人如惊弓之鸟，因紧张而颇有些歇斯底里。总统这时似乎也有些神思不属，10月下旬，他曾在巴尔的摩长老会会议上说过“有时，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的孤注一掷的说法仍然是：上帝是我唯一的希望”之类的话，现在，据总统夫人事后谈及，总统在去葛底斯堡的时候，似乎越发想到宗教方面的事情。

林肯觉得必须去葛底斯堡，遂决然上了火车，随行的有西沃德及拉蒙等人。到达后，斯坦顿来电，塔德感觉好多了，而各战场亦平安无事。林肯放了心，同时安心修改讲稿。

第二天，高瘦的总统骑着一匹小马从葛底斯堡出发，前往公墓岭。至少有15000人参加了典礼，很多人前一天晚上因没有住处而唱着闹着过了一夜，其中《约翰·布朗之歌》唱得最为响亮；约翰·布朗的身体在墓中腐烂，但他的灵魂一直向前，连天空的星星都发了爱心，望着老约翰的坟。这首歌也是驰骋疆场的士兵们爱唱的。

E.埃弗雷特迟到了一会，但他仍然自信地面对听众，发挥一个演说家的雄辩特长，口若悬河，一气讲了差不多整整两个钟头。

然后由拉蒙请林肯上台，他从外衣口袋里掏出底稿，戴上眼睛，略一扫视，便开始讲话。这讲话并不完全根据底稿，但两者差别亦不太大。林肯讲得较慢：

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缔造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并奉行一切人生而平等的原则。

现在我们正从事一场伟大的内战，以考验这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如此孕育

于自由并奉行平等原则的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地存在下去。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伟大战场上聚会。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把这个战场的一部分奉献给那些为使这个国家能够生存下去而不惜捐躯的烈士们，作为他们最后的安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应该的、非常恰当的。

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这块土地我们不能够奉献、不能够圣化，不能够神化。那些曾鏖战于此的勇士们，无论活着的还是已经去世的，已经把这块土地圣化了，这远不是我们微薄的力量所能增减的。全世界将不大会留意，也不会长久地记住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说的话，但却绝不会忘记勇士们在这里所做过的事。对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在这里倒是应该把自己奉献于勇士们已经那般崇高地推进但尚未完成的事业。对于我们，在这里倒是应该把自己奉献于仍然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从这些光荣的烈士们身上，我们应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曾为之鞠躬尽瘁的事业——我们要在这里下定最大决心不让烈士们的鲜血白流；我们要使这个国家在上帝的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会从地球上消逝。

与埃弗雷特的演讲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林肯的演讲只花了两分钟的时间，以致一个摄影记者甚至没来得及调整好三角架，而那些等着听总统演讲的人们也才刚刚伸长脖子。当林肯演讲结束的时候，人们以为那不过是个序言，等到林肯坐回到椅子上之后，才开始慢慢地有了掌声。林肯极为失望。

对这篇演说的嘲讽来自民主党的报纸，其中《芝加哥时报》的评论典型性地体现了美国人的刻薄：“任何美国人只要读到那个人的愚蠢的、平淡的和乏味的讲话，肯定会感到面孔发烧。而对于聪明的外国人，还必须提醒，那个人就是美国总统。”

对于这些，林肯并非十分在意，但也绝非毫无芥蒂，“我曾经忍受过大量不怀多大恶意的奚落，同时也受到过大量颇带奚落的亲切关怀。”林肯曾经这么说，不过现在，奚落已带上了某种恶意，而同时关怀也少了很多奚落。共和党的报纸几乎一致颂扬总统的演讲，《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报认为：“总统这篇短小精悍的演说是一篇完美的佳作，感情深厚，思想致密，措辞精练，字字句句都很朴实、优雅，行文完美无疵，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芝加哥论坛报》简单而肯定地预言“林肯总统的献词将永垂青史。”

林肯为这篇演说投入了不少精力，为此当演讲完后一种失败感笼罩着他时，他感到极为疲惫，回华盛顿不久即生了病，医生确诊为假性天花。

真正让林肯觉得快乐的是埃弗雷特，他于次日即写信告知总统“如果我在两小时内所讲的东西，能像你在两分钟内所讲的那样触及这个集会的中心思想的话，那我就十分高兴了。”

林肯一看精神大振，随即回信说：“昨天，从我们各自的身份而言，你不得不做长篇演讲，而我又不得不做短篇的讲话。我感到高兴的是，按你的判断，我的微不足道的讲话还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失败。”

一般说来，对于不重要的信，林肯很少及时答复。埃弗雷特的这封信并非有关国计民生，而引致总统即刻作答，可见林肯的高兴程度。

《大赦与重建宣言》

回到华盛顿不久，林肯躺在病床上收读了格兰特在查塔努加获胜的捷报，“叛方的边界在不断被迫后退。由于密西西比河的全面通航，被叛军占领的土地已被分割成了不同的部分，它们之间没有实际的联系”，林肯思考着，“田纳西和阿肯色州实质上已经完全扫清并摆脱了叛乱者的控制。在叛乱初期两州受其影响的公民、奴隶主、奴隶制的鼓吹者，现在都公开宣布解放他们各自所处州的奴隶。”而“对于解放宣言中不包括的那些州，马里兰和密苏里，其中任何一州三年前也不会忍受对不许奴隶制向新的准州扩张的任何限制。现在不过是就在它们自己的范围内对奴隶制进行改革的最佳方式进行争辩而已。”

林肯更欣喜地看到，“在叛乱开始时做奴隶的那些人当中，目前已足有十万人在联邦军队中服务，其中约有半数已拿起武器服役”，而“解放黑奴和武装黑奴的措施，并未引起奴隶造反或使用暴力或进行残酷行为的倾向。”

林肯将他的种种思考写成文字，当作该年度致国会的咨文，他由此对参众两院说：“现在，展望现实和未来，考虑到在各州曾被中止的国家权威如今又重新恢复了，我认为发布一个宣言是适当的。”

这个宣言就是《大赦与重建宣言》。林肯把它附在年度咨文之后印送给国会，他宣布，除少数主犯外，所有曾参加现行叛乱的人们都“由此得到了完全的赦免”，而且除了奴隶外，“恢复他们的一切财产”。赦免的条件是那些将被赦免者得自愿宣誓效忠合众国宪法和忠于联邦政府，而且还得忠诚地遵守并支持国会在叛乱发生期间通过的有关奴隶的一切法令，以及拥护总统有关奴隶的宣言。

林肯并进一步宣布，反叛各州中任何一州只要该州公民人数达到在1860年总统选举中投票数的十分之一，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依其宣誓重新建立一个共和制的州政府。这些州政府就各州获得自由者可能通过的法律条文，都不会遭到国家行政当局的反对。

林肯是极为宽宏大量的，他不会在将别人打翻在地的时候再踏上一只脚，赶尽杀绝绝不是他的个性，自从射杀一只锦鸡之后，他内心深处的慈悲就被引发出来了，因而总能够慈悲为怀，即使对那些犯了军纪必须加以正法的士兵也时时网开一面，特别是征兵法颁布后，被迫应征打仗的人往往临阵胆怯，“如果上帝给一个人生了一双怯懦的腿”，林肯为那些逃兵辩解，“那它们要带了他逃，他又有什么办法好想呢？”

他以仁者之心待人，即使叛乱各州给联邦造成了如此严重的损失，他也愿意不计前嫌，宽恕他们，他不是不计较斯坦顿对他的侮辱而起用他为陆军部长么？或者宽恕叛乱者也是林肯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他曾经说，“最好把路让给一条咬人的狗，这比去和它抢道而被咬一口要强得多。因为即使杀了它，也不会使伤口痊愈”，因此，他不能同意萨姆纳关于各州一旦脱离联邦即等于自杀的说法，如果按萨姆纳的观点，把反叛各州当作准州，作为受审讯和受管制的被征服地区来治理，至少会使林肯在三个方面觉得不妥：一来良心欠安，因为这不合他的秉性；二来林肯深知困兽犹斗，而他所希望的是一种长久的稳定的和平，他不希望因对曾反叛的各州施加重罚而延长战争，甚或导致另一次战争；三则如果对各脱离州实施重惩，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其脱离行为，也就是说承认叛方为独立的国家，这样根据国际法就可对其作为“被征服区域”来对待，然而，林肯认为，根据宪法，反叛各州并不能合法地脱离。因此，它们也就仍留在联邦内，其目前的行为则是叛乱，叛

乱平定后重要的任务当是恢复忠诚的公民对其所在州的控制。

林肯绝不是那种滥施仁义、讨好卖乖之辈，因而他恢复的是被赦免者的除奴隶之外的财产，也就是说，奴隶作为人，绝不能再成为财产。在年度咨文中，林肯明确表示，有关奴隶的法律和宣言决不会被撤销。“这些法律和宣言是为着帮助镇压叛乱的目的而制订和提出的。要使它们充分地发挥效用，就不得不保证它们的继续存在”，林肯说，“在我看来，它们曾帮助过并将继续帮助那个需要它们帮助的事业。现在放弃它们将不仅仅是放弃了一种权力杠杆，而且也是一种残忍的、骇人听闻的背信弃义”，关于这点，林肯并补充说道，“当我还留任现职的时候，我将不会撤回或修改解放宣言，也不会使由于解放宣言的条文或者国会的法律而获得自由的任何人重新沦为奴隶。”

林肯坚持《解放宣言》的做法赢得了温德尔·菲尔普斯及撒迪厄斯·史蒂文斯等激进派的赞许，不过，他们对总统也相当不满，因为总统将土地归还给叛乱者，在他们看来，政府的性质是由土地占有者来决定的，这样的重建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和平，而由于土地问题，黑人将不叫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但林肯是谨慎的，他宁可小心行事，而不愿大刀阔斧冒险。他特别关心军事力量，他知道如果不建设好陆海军，没有强大的军事后盾，在反叛各州的任何地方进行所谓的政府重建都将是徒劳的。因此，在年度咨文末尾，林肯强调，“不论要办的别的事情多么重要，我们都不能忽视军事力量仍然是我们主要的依靠这一事实。在一段时间里，我们仍然只能期望这种力量会给予交战地区人民以信心，让他们相信反叛势力不可能重新统治他们。”

任命格兰特

林肯出于对军事力量的关注，决定3年内征兵50万，1864年3月1日起正式执行。同时，由于格兰特的连续胜利，特别是最近在查塔努加的胜利，林肯决定取用这只塞子来塞联邦这条破船之漏。1864年2月22日，众议院通过沃什伯恩所提恢复中将军衔议案，并授权总统择人而授。中将军衔在美国内战前只有两个人得过，其一为华盛顿，另一为斯科特，而后者晋升到这一级是属于名誉性质。林肯签署了众议院的这项议案，并毫不犹豫任命了格兰特，参议院批准了该任命。格兰特在林肯的要求下于3月8日晚来到华盛顿，这两个人在以前从未见过面，而对于这第一次见面，格兰特却并不怎样感到高兴，因为他来得不巧，刚好遇上总统每周一次例行接见的日子。白宫会客厅挤满了人，格兰特则不喜欢这种热闹场面，他甚至觉得他所历经的战争也没有哪一次能与这种热烈相比。因而当他进入客厅，林肯激动地握住他的手的时候，他似乎有些不习惯，而且看起来没精打采。特别是当人们争相前来同他握手的时候，他完全不知该怎样应付，被动地伸出手与人们一一相握，脸则羞得通红，并因紧张和用力而流淌着汗水。西沃德及时走过去，老练地让他暂时脱了困，他们一齐走向林肯夫人。但人们高声要求格兰特让他们好好看一看，格兰特只好挽着林肯夫人的手臂绕行一圈，但当他走动的时候，跟在后面的兴致勃勃的总统无疑注意到了格兰特前后摇摆的脚步，似乎随时都会在下一步倒下。

人群散尽后，林肯和格兰特才在一个小房间里坐了下来，主要由林肯谈些关于次日的活动安排。

3月9日的活动主要为授予格兰特新的军职委任状。下午一点，内阁全体成员们、哈勒克将军等人及格兰特参谋部的军官们来到白宫，林肯以他特有的带点尖利的嗓音念道：“格兰特将军，国家对你过去所做一切的赞赏以及还需你在目前的伟大斗争中去做的一切的信任，现在都将体现在这一任命，现任命你为合众国陆军中将，这一崇高的荣誉同时也给你带来相应的责任，国家这样信任你，遵从上帝的旨意，国家也会支持你。我几乎不必再补充这一句：我在这里代表国家所说的话也是我本人的由衷之言。”

根据事先的安排，格兰特得答词致谢。他把要讲的话匆匆用铅笔记在一张随手而得的便条纸上，总共只有三句，字迹却潦草难辨。格兰特从衣服口袋里掏出那张已弄得皱巴巴的纸条上前讲话，但却怎么也禁不住手脚的抖动。于是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双手捏紧纸条，然后读道：“总统先生，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这项有着崇高荣誉的任命。在这么多战场上有这么一支卓越的军队为我们的祖国而战，我将竭尽所能以不使您感到失望。我深切地感到现在托付给我的责任的重大，同时也知道如果我完成了这些任务，那将归功于那些军队，尤其要感谢指引各民族及每个人的上帝的恩惠。”

格兰特于3月12日被任命为联邦军总司令，原先任此职的哈勒克改任参谋长。不习惯应酬的格兰特决定当晚即回西线，而这时总统夫人却已安排了晚宴，一曲戏即将开场而主角却不能出台，故而林肯前往劝格兰特留下。

格兰特的回答则使林肯深为感动：“我吃了一顿晚饭，说起来就等于使国家一天损失了一百万美元。”当然，令格兰特不愿留下的原因还有他差不多已受够了那些排场。

林肯深切感到格兰特是个果断、干练之人，同时更是一个勇于负责、埋头苦干之人，而且朴实无华。他欣喜地了解到格兰特作为联邦军总司令，在去西线前，迅即任命了谢尔曼接替自己原来的位置，而由麦克弗森接替谢尔曼。林肯感到他找到了他所要找的人，他让格兰特放心去干。他将提供尽量多的援助，只要不是贪得无厌。据格兰特回忆，林肯某次曾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从前，动物之间发生了一场大战，交战的一方怎么也找不到一个有充分自信的指挥官。最后，他们找到了一只名叫乔科的猴子，他说他能统率他们的军队，只要把他的尾巴加长一点就行。所以他们就弄来一根尾巴，接在他的尾巴上。他向它赞赏地看看，心想应该再加长一点。于是又加了一条尾巴，可他还不满足。尾巴一接再接，直到最后，乔科的尾巴盘起来把整个房间都塞满了。他还是一个劲地要更多的尾巴，由于没有地方可盘，他们就把尾巴绕在他肩上。他不断地要，他们就不断地绕，最后，尾巴的重量终于把他压垮了。”

格兰特清楚地知道林肯指的是什么，所以他回答道：“总统先生，除非我发现我手头有的东西没法解决，我决不会要求更多的援助。”

与麦克莱伦相比，格兰特可以说是其貌不扬，他身材矮胖，初见他的人都会觉得他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与他在一起的人却不难发现他精力充沛。格兰特与麦克莱伦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格兰特从不畏缩，他有一种勇往直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性格，这种性格的形成与他有点迷信相关。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就决不沿原路折返，即便要去一所房子而走过了头，他也不会返回，而是继续朝前走，直到来到一个叉路口，再沿着一条未走过的路折回到他要去的去的地方。因而当他任部队指挥官时，他同样反对部队后撤。格兰特毕业于西点军校，但是他从未读过一本有关军事策略的书籍，按照他后来

在德国对伸斯麦所说，他实在对军事没有什么兴趣。就是这么一个人，凭着一往无前的勇气，挥师勇猛地冲向敌人，最终克敌制胜。

格兰特在4月底前，时常返回华盛顿，并最终在总统的影响下，制定了其作战计划。总统像他一贯坚持的那样，希望格兰特把重点放在消灭叛军实力上。总统很清楚，自李葛底斯堡折戟，布莱格查塔努加败绩，叛军已是元气大伤，他们已难组织起有效的进攻，而且已经消耗不起。而照格兰特原来的想法，应当从北卡罗莱纳海岸直取里士满。而在总统看来，这多少有些不实际，因为攻克了里士满，叛军可以异地再战，而如其实力受损，则自然会鸣金收兵。

修改后的作战计划既具有格兰特直截了当的特征，也符合总统全线出击打击敌人的想法，即在西线，由谢尔曼攻打约瑟夫·约翰斯顿，班克斯则被要求先廓清路易斯安那，然后向莫比尔进发；东线由米德继续指挥波托马克军，詹姆斯军团司令巴特勒要以进逼里士满与彼得斯堡为目标。弗朗兹·西格尔新任西弗吉尼亚军区司令，他将分兵两路，一路进驻谢南多亚河谷，一路进抵里士满西南面的铁路。格兰特清楚地知道作战的主战场是在东线，因而他决定由他咬住李的部队，不管是穷追猛打，还是死缠烂打，总之当全线出击，步步紧逼。

关于作战计划的细节，格兰特受到警告，不要随便告知总统，因为总统可能因难以拒绝别人的请求而透露出去。实际上，人们担心的是总统夫人。有一段时间甚至盛传玛丽是邦联政府的间谍，以致于担任战争指导委员会委员的参议员们在某天上午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专门审议林肯夫人不忠于联邦的一些报告。林肯夫人有四个兄弟和三个姐夫，其中一个为邦联的陆军将军，另外，林肯夫人还有三个表兄弟在叛军中任职。因而人们认为玛丽具有通敌之嫌。当这次会议刚开始之际，林肯悄然进入会场，并以总统身份声明，关于其家庭成员有叛国通敌行为的消息是不真实的。一位参议员注意到总统当时的眼神“像死人般悲惨，明显地流露出一种无法形容的完全孤立之感”。总统的到来使大家面面相觑，最后会议不了了之。

但总统1863年12月的年度咨文的主要内容却事先被登载于《纽约先驱报》，据认为这件事情与玛丽有极大干系，是她将内容透露给了一个名叫怀科夫的记者。但怀科夫却拒绝交待消息来源。后来一个自称名叫瓦特的白宫园丁发誓是他在总统书桌上看到了那份咨文，记住了大部分内容，并告诉了怀科夫。调查此事的司法委员会到此亦草草收兵。多年后，这件事情真相大白，因怀科夫其人善于奉承总统夫人，曾献媚地报导有关总统夫人的情况，玛丽得意忘形而提供其人各种秘密消息。

格兰特并不曾遇到非告诉总统作战细节不可的时候，林肯也并想去了解那些细节，他让格兰特放手去干，格兰特也就毫不客气，甚至将留守华盛顿的卫戍部队也大批调出，这让斯坦顿感到紧张，两人各持己见，相争不下，最后一起面见总统。总统对斯坦顿说：“部长先生，我们从千山万水之外把格兰特先生调来帮助我们指挥这支军队，所以我想我们最好还是让格兰特先生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去干。”

格兰特忙于调兵遣将，到3月底，他将司令部设到库尔佩珀县城。林肯欣喜地看到军队在格兰特调动下不再如一盘散沙，而且他们斗志昂扬，整装待发，与在麦克莱伦指挥下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总统踌躇满志，看着即将全线出击的队伍说：“那些没有参加剥敌人皮的也可以帮着抓住一条腿。”

到4月底，格兰特将军离开华盛顿，去实施其春季作战计划，林肯对自己所了解到的关于格兰特目前所做的一切表示完全满意。但当林肯写信向格兰特告别的时候，他还是有些担心部队的伤亡与被俘问题，因此他提醒格兰特，“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是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力所能及的，请务必告诉我”。

格兰特对总统也极为满意，他告知总统：“……直到今天，从未有过一件事使我抱怨。我随便要什么东西总是立刻答应，甚至不需要作任何说明，这一直使我惊讶不已。我的成功如果小于我的期望，那我至少可以说，这并不是你的过错。”

带着总统的信任，格兰特就这样领着他的人马，跨过拉皮丹河，寻找他的敌手去了。

八 过河途中不换马

蔡斯竞选总统的希望暗淡了

林肯深切地感到，要开好联邦这艘船是极不容易的，希望他开得快些的人们不断提醒总统加速，以避免落在船后的炸弹；希望他开得慢些的人们则不断告戒总统，前面太多暗礁险阻。有人认为他走得太远，有人认为他走得不够；有人骂他是暴君，有人却认为他过于仁慈；有人认为他说得太多，同时有人认为他说得不够，如此等等。相互对立的指责，锋头所向，直指林肯。林肯对这些指责并不十分在意，或者说他能比较清醒地对待它们。当 1863 年 5 月他派 J. 斯科菲尔德将军去密苏里解决一个内部争端的时候，他就提醒斯科菲尔德：“如果两派都辱骂你或都不辱骂你，那么你就可能是做对了。要谨防受到一方攻击同时受到另一方称赞。”要善于对待持不同意见的两派，可以说林肯在这方面已总结出了充分的经验，已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心态，这使得他能冷静地排纷解难，直达目的。

正是因为冷静，所以林肯处事手法极为圆熟。当 1863 年将去而 1864 年快来之际，林肯便清醒地意识到一件重要的事情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他知道蔡斯正急不可耐地谋求竞选总统。蔡斯不断地告诉别人只有他才是最恰当的总统候选人，只有他才最有资格做总统，而亚伯大叔呢？则花钱如流水，其“水桶上的出水口做得比进水口大出一倍”。他的女儿凯特也到处活动。凯特年轻美丽，是华盛顿上流社会公认的交际花，为他父亲的提名举办了不舞会。林肯对此毫不在意，不过林肯夫人却记恨在心，也许还带点妒忌。因而后来内阁某次举行晚宴的时候，林肯夫人执意不肯邀请蔡斯及其女儿女婿，为此，当总统秘书尼各来将此事告知林肯，而总统又决定邀请蔡斯等人时，本来就脾气不好的玛丽暴跳如雷，她始终不肯原谅尼各来，最后尼各来只好离开白宫而就任驻巴黎领事。

为总统欲望所驱使的蔡斯欲令智昏，他过早地将自己置于与林肯相对的境地，在其财政部安置亲信，排斥亲总统派。帮助蔡斯竞选的代理人是堪萨斯州的参议员 S. 波默罗伊，他也同样头脑发热，不看看天气便抬腿一脚踏入泥淖。在 1864 年 2 月初，波默罗伊写了一份循环传单给全国一些报刊的主编及其他一些重要人物，为蔡斯竞选疾呼，对蔡斯极力吹捧。然而欲速则不达，蔡斯被过早地抛向空中，等待他的不是人们忘情的欢呼，而是总统不动声色的一击。

林肯清楚地知道野心勃勃的蔡斯“像只绿头苍蝇，会在他能够找到的每一个腐烂物上产卵”，但蔡斯却不知道他是将卵产在了严寒时节。林肯尽管受到形形色色的指责，但他同样受着方方面面的欢迎。蔡斯在当时代表的是激进势力，但即使激进如菲利浦斯也认为“一个有勇气起草并坚持《解放宣言》的人，至少应再执政六年”。而且林肯还特别受一般民众的欢迎，一位衣阿华州的农民被问林肯在那里是否站得住脚的时候，不由得双目放光，挥拳答道，“老亚伯在衣阿华州比合众国任何人都高”。

林肯的确要比当时美国任何人都高，高多少呢？十九英尺半。那是刚度过的新年元旦安置在国会大厦圆屋顶上自由女神铜像的高度。女神头戴盔甲，象征着用武力获取自由。林肯则正在为人类免受奴役获取自由而战。

林肯由于深受信赖，几乎毫不费力就在北部至少 14 个州的共和党会议通

过决议保证使林肯再获提名，而其中俄亥俄州是蔡斯的故乡，林肯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

对于蔡斯意欲获总统候选人提名以及他所耍弄的种种把戏甚至对总统的中伤，林肯“尽可能地一概闭起眼睛”，他知道作为财政部长，蔡斯是称职的，特别是为作总统的欲望所驱使，蔡斯就会更加卖力。农村的生活经历告诉林肯，耕地的牲口如果突然加快速度，那不是受了鞭答便是为马蝇所咬。而现在，一只名叫“总统欲”的马蝇牢牢叮住了蔡斯，而它使得蔡斯和他的财政部加速运转，林肯也正希望蔡斯能努力工作，广进财源。没有钱便打不成仗，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因此，林肯雅不欲打落那只马蝇。

蔡斯很快尝到了欲望所带来的后果。波默罗伊传单很快被刊载出来，蔡斯自觉无颜，窘迫中只好递交辞呈。屋漏遭雨，几天之后，小弗朗西斯·布莱尔在国会的一次发言中，指责财政部内充斥着腐败现象和政治上的偏心眼，那些购买棉花的许可证被出价最高的人所买走，而他们往往是些分离主义者。贩卖许可证显然是极恶劣的犯罪行为，但是，同样明白无误的是，那些代理人却仍在为财政部所使用，布莱尔由此毫不留情地嘲弄道，他们有些人可能正在忙着散发那份“总有一天要暴露的传单”，或忙着成立蔡斯俱乐部。

小布莱尔在做议员前是部队的准将，他之所以辞去军职而进入国会，按照他的兄弟邮政部长蒙哥马利·布莱尔的说法，是林肯为了“让他发动那次攻击”。林肯的确希望小布莱尔能进国会，他确切无疑地知道，只要小布莱尔进入国会，就必然会攻击蔡斯，但他绝不会心胸狭窄到如此程度，以致于单为了攻击蔡斯就小题大作，他是希望小布莱尔做国会议长以便为联邦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故当他没当成议长的时候就仍然让他回了部队。至于实际在结果上主要只是蔡斯倒了霉，那只不过是玩转了政治的林肯在追捕羊群的时候顺便打了一只兔子。

林肯理智地处理了蔡斯的辞职请求，不过，他并没有马上回复蔡斯，而是有意冷落了一周时间，到2月底才“抽出空”来。而“经过考虑”，林肯回答道，“我发现现在确实没什么好说的。”但对于波默罗伊传单，林肯简略而明白地告诉蔡斯，他早在几天前就“不由自主地知道了它的存在”，然而，“我还没有读它，我想我也不会去读它”，因为那是其他人所做的事。林肯表示同意蔡斯就传单问题所作的辩解，即“我们都不应当为我们各自朋友的行为承担责任，只要他们的行为没有得到我的鼓励和支持。”蔡斯显然从“朋友们的行为”体会到了林肯力量的强大，最后只得谋求妥协。林肯亦乐得顺水推舟，“像你对我保证的那样，我也向你保证，我也决不鼓励和支持对你的任何攻击。”最后，对于蔡斯是否继续任财政部长，林肯以“没有更改的必要”肯定而冷淡地作了回答。

在 1864 年春

蔡斯竞选的希望暗淡下去了，而拥护他的激进派却不肯放弃搞掉林肯的努力。对于林肯，激进派极不满意其宽容的重建计划，特别是关于路易斯安那、阿肯色等州的重建工作是在没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进行的，更引起激进派的怒火，他们后来终于设法使得路易斯安那州没有得到国会的承认，而在1864年3月13日，林肯曾以极为欣喜的笔调祝贺迈克尔·哈恩“作为路易

斯安那第一任自由州州长而名垂青史”。在路易斯安那的选举中，令激进派不满的还有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对于黑人没有选举权这一问题，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加里森持有与菲利浦斯等人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普遍的选举权如果没有普遍的感情及意见的准备，是很难实现的，也很难保持下去”，这实际上比较贴近林肯的观点，林肯亦反对强制，对于路易斯安那这个前蓄奴州，他认为应“不妨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制度，使两个种族逐步摆脱旧的关系而生活在一起，以便为新的关系作好更充分的准备。黑人青年的教育问题应该包括在计划之内。”

激进派认为林肯受了西沃德、布莱尔等保守分子的影响，故而行步缓慢，行事懦弱，因而也力图使西沃德和布莱尔离开内阁，从而使林肯可以放开手脚。他们实质上不了解林肯，也不了解他们目前的行动就像攀登一座高山，需要的并不是快速跑动，而是不紧不慢地行走以保持一种悠长的后劲。而且林肯也不反对快速行动，但那要在条件适当的时候。因而3月初他在给马里兰州一位众议员的信中说：“我急切地盼望在马里兰州能实施一种实质性的黑人解放。我认为也许我所发表的逐步实行解放优于立刻实行解放的观点被误解了。我曾认为逐步实行解放会较少导致一些混乱和贫困，因而将会更令人满意。但是，如果那些对这一问题更为熟知也更有兴趣的人，更喜欢立刻推行解放，我当然绝不会反对他们的意见占上风。”在另一封信中，林肯对马里兰州即将制订新州宪极为关心，说：“我渴望马里兰州的解放奴隶取得成功，这无需成为一个秘密，这将大大有助于平定叛乱。”

林肯在这年4月实际上加强了对奴隶制的口诛笔伐。4日，他应A.霍奇斯的要求将不久前与肯塔基州的布拉姆勒特州长和狄克逊参议员的谈话要点整理成文：“我生来就是反奴隶制的。如果奴隶制不是错误的，那就没有什么东西是错误的了。我记不起有什么时候我不是这样想、这样感受的。但我从来都认为总统的职位给了我不受限制的权力，可以按照这种见解和感受去采取官方行动。我在就职宣誓中说，我将尽全力来维持、保护和捍卫合众国的宪法。我不宣誓就不能就职。但我并不认为我宣誓就是为了掌权，就是为了在使用这种权力时违背誓言。我也懂得，在一般民政方面，这个誓言实际上禁止我在奴隶制这个道德问题上任意发挥我固有的抽象判断。这一点我曾公开讲过多次，而且是用各种不同方式讲的。肯定地说，到今天为止，我没有仅仅按照我对奴隶制的抽象判断和感觉采取过官方行动。然而我确实懂得，我那尽全力维护宪法的誓言赋予我责任，要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来维护以该宪法为其根本法的那个政府和

国家。国家失去了，宪法还能保持吗？根据一般规律，生命和肢体是必须保全的。为了保全生命往往不得不截掉一个肢体，但决不会愚蠢到为了保住一个肢体而牺牲生命。我认为，有些措施，本来是违宪的，但由于它们对通过保卫国家从而维护宪法是必不可少的，结果就变得合法了。对也好，不对也好，我反正已经采取这个立场，现在公开承认。假使为了保全奴隶制或任何较次要的东西，我竟然容许把政府、国家和宪法全部毁掉，那么我不能认为我已哪怕是试图尽全力维护宪法。”林肯提到在战争初期，弗里芒特、卡梅伦和亨特等人都曾以某种方式处理过奴隶问题，而那些措施因并非必需或时机尚未成熟而被自己否决，而到了“1862年3月、5月和7月，我接二连三地向边界州发出恳切呼吁，要求他们赞同有补偿的解放，因为我认为除非避开那个措施，军事解放和武装黑人必将成为不可缺少的需要。边界各州

拒绝了这个建议，于是按照我的最佳判断，我就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末放弃联邦并连带放弃宪法，要末对黑人问题采取强硬措施。我选择了后者，在选择时，我希望所得大于所失，不过对此当时我还没有完全的把握。现在经过一年多的考验，证明我们对外关系方面没有受到损失，在国内大众情绪没有受到损失，在我们的白人军队方面也没有受到损失，在任何方面或任何地方都没有受到损失。相反地，它表明我们得到了13万士兵、水兵和劳工。”林肯并告诉那些不满意于该措施的人以一个简单的自测办法，即首先在一张纸上写上“赞成用武力平定叛乱”，这也是前提条件；然后写“赞成把这13万人从联邦方面调走”，很明显，当他试图让那些人呆在原来要呆的地方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些人的重要，从而了解该措施的重要。

最后林肯补充告诉霍奇斯：“我不认为是我控制了事态的发展，而要老实承认是事态的发展控制了我。”

4月18日，林肯在巴尔的摩保健义卖会上演讲，这个地方使他情不自禁想起当年他至华盛顿就职经过这里时，“没有一只手伸出来迎接”他，不久之后，当联邦的军队经过这里时也不曾受到过礼遇，现在，在这里却有众多的人们正竭尽全力为联邦士兵服务。林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不由得思考起自由与奴役问题。他说：“对自由这个词，世界上从未有过一个完善的定义，而美国人民现在就迫切地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定义。我们都宣称要争取自由，但在使用同一个词的时候，我们并非都是指同一件事。对有些人来说，自由这个词可能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他自己和他的劳动果实。对另一些人来说，同一个词可能意味着某些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他人及他人的劳动果实。这里的两件事不但完全不同，而且是完全不相容的，却都叫同一个名字——自由。到后来，其中每一件事都被不同各方称作既不相同也不相容的名字——自由和专制”。

林肯然后打了个形象的比方：“牧羊人把狼从绵羊的喉咙前赶走，于是绵羊把牧羊人当作救星来歌颂，而狼却为了同一件事谴责牧羊人，把他看作是自由的破坏者，尤其由于这头绵羊是黑绵羊。显而易见，在自由这个词的定义上，羊和狼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林肯认为这种分歧极为流行，甚至在北方及所有自认爱好自由的人中间也是如此，“因此，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正从奴役的枷锁下摆脱出来。对于这个进程，有人为之欢呼，认为它是自由的进步；有人却为此哀鸣，说它破坏了一切自由。”

不难发现，当激进分子要求林肯带动大家跑的时候，林肯却不得不处心积虑使得大家先学会走路，这也就是林肯和激进派的分歧所在。

激进分子费力在弗里芒特、巴特勒和格兰特之间掂来量去，最后把目光停在了弗里芒特身上。弗里芒特因战争初期在密苏里州发布命令解放奴隶而闻名全国，成为英雄，并尤其得到中西部美籍德意志人的拥戴，他们具有强烈的反奴隶制情绪，他们的报纸早在3月就提议以弗里芒特为总统候选人。许多地方甚至举行了拥护弗里芒特的群众大会。而鉴于全国联邦党将于6月7日在巴尔的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那些激进派和倾向于激进派的民主党决定成立激进民主党，并打算抢先一步于5月31日在克利夫兰集会。

格兰特春季战役失利

在关于总统候选人争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战斗也打得热火朝天。但尽管

北部兵强马壮，要比敌人多出一倍的兵力，却始终难以漂亮地打上一仗，不是失败，就是伤亡惨重地对耗。

格兰特曾表示，要使全线全部投入战斗，但他的计划显然难以得到贯彻。他希望班克斯能迅速向莫比尔进军，而早在 1863 年 8 月，林肯就致电格兰特，对其所谓远征莫比尔存疑，因为当时法国正在墨西哥扶植马克西米连傀儡政府，因而林肯觉得在西得克萨斯重建国家权力十分重要。而直至 1864 年 3 月，班克斯才从路易斯安那溯雷德河而上，准备首先拿下靠近得克萨斯的什里夫波特城，然后远征得克萨斯。格兰特预料到这次进攻不会有好结果，故命令班克斯迅速攻占什里夫波特，结束在那里的战斗，然后陈兵新奥尔良，以备远征莫比尔。

作为一个政治将军，班克斯按林肯的宽容政策较好地进行了路易斯安那州的重建工作，但他行军打仗却缺乏魄力，致使进攻什里夫波特失败，同时又延误了攻打莫比尔的战机。

在东线，格兰特于 5 月 4 日午夜率波托马克军团 12 万 2 千人渡过拉皮丹河。同时，他命令巴特勒溯詹姆斯河而上，在里士满南面构成威胁；另外命令西格尔挺进谢南多亚河谷，牵制该地叛军。格兰特意图在这两支部队阻止叛军对里士满的增援的时候，由他亲自对付罗伯特·李。

但格兰特不幸，其一是完成其牵制计划的是两位政治将军，其二是他遇到了李。

巴特勒早在 5 月 5 日就在里士满南面不远处离船上岸，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则破坏铁路，阻断交通，南向攻克彼得斯堡；一则直接北向攻打里士满。因为无论是彼得斯堡还是里士满，守军都极少，而都战略意义重大。但巴特勒上岸之后并未挟势而进，却要紧不慢地停了下来，挖掘战壕，以策万全。但在匆忙中又没有仔细看看地势就开始挖掘，结果那些战壕是位于彼得斯堡以北的詹姆斯河与阿波马托克斯河之间的一条狭长陆地对面。当他龟行蛙步开向里士满时，叛军方面已组织起了一支可与之抗衡的防御队伍，在博雷加德的指挥下，巴特勒 16 日在里士满附近的德鲁里陡岸遭到了迎头痛击，随后狼奔豕突回到战壕。当他暗自庆幸幸好挖了这些战壕的时候，实际上他已被堵在那里，“就像是憋在塞紧的瓶子里”，无力动弹，也就无法有所作为。

西格尔在谢南多亚河谷仅仅只将部队开至纽马克特便在那里被打得七零八落，那是在巴特勒吃败的前一天。

格兰特在巴特勒登陆里士满南的同一天于向南推进的途中遭遇李军。他不希望敌人在战壕里而由自己打攻坚战，那样会造成惨重损失，因而挥师左移，企图逼李不得不出战壕。

李的确走出了战壕，但他却非他人可比。他巧妙地利用了一个名叫荒野的丛林地带，在那里大炮发挥不了多大作用，而且几乎无路可走，部队在其内极易失去联系，当年胡克攻打钱瑟勒斯维尔，即在这里惨败。格兰特发现，他的如狼似虎的部队一进入丛林便如飞鸟投林般失去了踪迹，指挥官们很难组织起士兵实施有效的攻击。李军也一样。

这一仗直打了两天，差不多有 20 万人躲在树后各自朝目标射击，并在荆棘丛生的昏暗的丛林中摸索春前进。枪炮声中，树枝的断裂声与伤员的喊叫

荒野，或者译为怀尔德尼斯，即 Wilderness。

声被淹没了，但偶尔传出，则令人倍感恐怖。打到后来，丛林燃烧起来了，尸体和重伤员被烧焦了，还能爬得动的伤员拖着血肉模糊的肢体拼命往外爬，那些没有烧着的树丛上则挂满了血迹斑斑的衣服碎片。

两天时间里，林肯忧心如焚。这是格兰特在东线打的第一仗，成败至关重要。5月8日，白宫接获从格兰特那里传来的消息，他准备进攻斯波齐尔韦尼亚。

华盛顿顿时高兴起来，虽然格兰特初战只打了个平手，而且伤亡惨重，达17000人，比敌人多伤亡6000人，但格兰特向新的目标进发表明他没有被打败，而且人们更从中看到了一种精神，他们为之倍受鼓舞，士兵们也都精神焕发，脚步坚定地开向斯波齐尔韦尼亚。

不过，李毕竟老谋深算，他及时命令前来增援荒野之战的朗斯特里特军火速开往该地，格兰特欲使李军离开屏障的意图再告失败，他这次面对的是敌人的战壕和胸墙。

战争是一种残酷的游戏，双方不停地向一种名叫死亡的机器里输送生命，那些生命在一种献身精神鼓舞下，兴高采烈冲向死亡，临死之前，他们所来得及做的只是放上几枪并高叫几声。斯波齐尔法尼亚的战斗一直打到13日黎明，其间，“离‘突角’处不远的那场战斗也许是现代战争史上最疯狂的了，场面之可怕实属绝无仅有”，随格兰特出征的霍勒斯·波特写道，“那主要是一场在断垣残壁间的凶猛的肉搏战，一批又一批的士兵被枪弹、炮弹和刺刀弄得遍体尽是窟窿，最后倒了下去，成了血肉横飞、肢体残缺的尸体，后面的部队立即发疯似地冲上去顶住阵脚”，在这场激战中，“防护胸墙上的栅栏横竿以及粗大的圆木被击成碎片，一尺半多直径的大树被雨点般的滑膛枪弹切成两段。”午夜过后，敌人开始撤退。

到此为止，双方各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士兵，李的实力虽被大大消耗，但远未被击垮。林肯则在华盛顿不停地看着战报，那伤亡数字大大刺痛了他，“我的天哪”，他不停地喃喃自语，同时不断地翻读圣经。格兰特似乎打红了眼，13日，他以他特有的简洁、自信的语言电告华盛顿：“我提议即使耗费整个夏季，也要在这条战线上拼到底。”

战争不断制造出机会，谁抓住了机会，谁就能克敌制胜，一举成名。当李与格兰特相持不下时，实际上给了巴特勒极好的机会，巴特勒却令士兵挥舞起了铁镐而不是步枪。西格尔的机会在其慢吞吞的推进中失去了，随后的失败更使他名誉扫地，并由此而被撤职。

而这时菲利浦·谢里登却在差不多同样的戏中唱红了。5月9日，他奉命率骑兵万余人深入敌后，对李军的供应品及交通线给予了极大破坏，并乘势挺进里士满，一度突破其外围防线，击毙J.斯图亚特，这是李继朗斯特里特受伤后又一重大损失。

格兰特也在寻找战机。李军与里士满之间的空地一直是格兰特瞄准的目

朗斯特里特在5月6日及时赶到，挽救了节节败退的李军，不过，他像杰克逊一样，被自己人开枪击中，不同的是，他没被打死，但在病床上迁延近半年。他的手下改由理查德·安德森指挥。

标。格兰特知道，只有切断李的归路，李才会被迫走出战壕，与自己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决战。13日后，格兰特开始兜圈子，但他的种种行动均未能逃过李的老眼，不论他绕到哪里，面对的都是李严阵以待的战壕。最后，格兰特来到科尔德港，在那里，谢里登的骑兵已先期顶住了李军步兵的攻击。等到格兰特来到，李无奈后撤。但格兰特军只到了先头部队，遂下令第二天全线出击，但第二日也只到了大约一半部队，且皆疲倦已极，于是进攻日期又推后一天，即定于6月3日清晨发动攻击。

格兰特等待大军到来给了李以喘息之机，他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挖好深沟，筑好高垒。等待格兰特的又是一场攻坚战。

“过河途中不换马”

当格兰特到达科尔德港的时候，激进派已在克利夫兰召开了代表大会，弗里芒特和约翰·科克伦将军分别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和副总统候选人，其纲领要求将战争坚决进行到底；在宪法中增进废除奴隶制的修正条文；实行一任总统制；出版及言论自由；由国会处理南部重建问题；没收叛乱分子财产并把它分配给联邦部队的退伍军人。

菲利浦斯没有出席该会，但他的来信在会上被高声朗读。该信主要针对林肯的重建政策，他认为林肯的宽容将导致“黑人的解放成为虚伪的东西，并且在一个更好听的名义下使奴隶制度永远存在下去”，因此，他主张“承认黑人的公民地位和投票权”，并且主张应当没收叛乱分子的土地将之分给联邦士兵和当地居民。

菲利浦斯关于给黑人以投票权的要求并未被写进纲领，而且对于被写进纲领的关于没收叛乱者土地的条款，也为弗里芒特所反对，这无疑令某些激进分子大失所望。

实际上整个克利夫兰大会也是由失望的、不满的人们所拼凑起来的，人数也只有大约400人，对《圣经》翻得烂熟的林肯听到这个数字不禁莞尔，因为《撒母耳纪》上卷第二十二节有这么一段：“每一个苦恼的人，每一个负债的人，每一个心怀不满的人，他们全都向他聚拢来；他成了他们的首领：和他在一起的大约有四百人。”

尽管激进派克利夫兰会议并不成功，但林肯的前途也不容乐观。6月3日，科尔德港战斗终于打响，而失去了时机的格兰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格兰特所发动的进攻中，这是他最为懊悔的一次，战斗刚开始一个小时，他手下的7000战士就倒在了战场上，而其中多数是在前几分钟倒下的。格兰特一无所获，除了后悔；进攻科尔德港的幸存士兵一无所获，除了恐惧，对坚固的防卫阵地的恐惧。

巨大的伤亡使前不久对格兰特的欢呼为咒骂所取代，他被目为“屠夫”，这也给林肯带来了巨大的麻烦，还有几天就将召开巴尔的摩代表大会，而格兰特是林肯试用的第六个“堵漏塞”。

林肯还招上了另一麻烦。5月18日，《纽约世界报》和《纽约商业日报》刊登了一份伪造的总统声明，该声明模仿林肯的语气，规定5月26日为全国的节食、忏悔和祷告日，并要求在6月15日之前再征集40万士兵。这个声明纯系伪造，它严重影响了纽约乃至全国的金融市场。斯坦顿第二天即令纽约的司令官J.迪克斯将军封闭两报办公地点，逮捕两刊主编。斯坦顿并要求

林肯声明授权他行动，林肯答应了。但他不久就后悔了。他随后被指责为摧毁新闻自由的暴君，由此而在新英格兰地方失去了许多选民的支持。

尽管如此，林肯仍然深得民心，因为格兰特并不像麦克莱伦那样，除了损兵折将，还被打得灰溜溜地逃走。格兰特仍在里士满周围活动，而李却被迫退守。

而很可能格兰特的失利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对林肯竞选是有利的，因为格兰特如果一路畅通拿下里士满，那么他就会成为民主党必然的总统候选人，并最终赢得最后的选举。

不过，林肯对于格兰特当总统似乎并不怎么在意，因为林肯所希望的就是镇压叛乱，攻克里士满，而且格兰特亦赞同解放黑人和使用黑人士兵。

当然，林肯内心是希望连任的，因此他不放弃努力。当有人如瑟罗·威德等希望他退出时，他拒绝了。

他的拒绝是对的。6月7日，巴尔的摩代表大会召开，“全国联邦党”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一个由拥护林肯的共和党人和一部分民主党主战派联合起来组成的党。参加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有500多人，还有一些候补代表。大会的竞选纲领由亨利·雷蒙德草拟，内容有：坚决支持战争，拥护联邦和宪法；采取一切手段镇压叛乱，拒绝与叛乱分子妥协；要从宪法上禁止奴隶制度；向与叛军作战的广大士兵表示感谢与敬意，对伤残者给予永久供养；对在联邦中服役的一切人不论肤色差别，一律公平对待并加以保护；如期偿还公债；修筑通往太平洋的铁路等。

林肯提出对宪法作出第十三条修正，以在全国范围内从宪法上禁止奴隶制，这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在选举中一再强调，一个反奴隶制的政策，对于赢得战争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提出修正宪法，也表示他向激进派作了让步。激进派见林肯派势大，默认了这一现实，但也力争在政纲中加进了两条，其一：“我们认为在内阁中保持和谐对于全面福利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还认为只有衷心赞成在这些决议中所宣布的并且作为政府当局施政特点的原则的人们，才值得公众信任和官方的信赖。”这种政客们惯用的杀人不见血的语言暗示布莱尔必须离开内阁；其二：保证给叛乱分子和卖国贼“以罪有应得的惩罚”，林肯对这一条极不满意，他曾希望它能得到修改或删除。

要求布莱尔出阁主要是密苏里州代表团的意见，6月8日，当投票开始的时候，他们将全部22票投给了格兰特，给了林肯一点小小的难堪。林肯得到了其余的484票。

副总统的提名远没有这般顺利。现副总统哈姆林，纽约州的丹尼尔·迪金森以及田纳西州州长安德鲁·约翰逊，还有西沃德、霍尔特等都具有相当实力。由于纽约州分裂为拥迪金森派和拥西沃德派，西沃德欲被提名希望渺茫。经过一番较量，目标逐渐定在哈姆林、迪金森及约翰逊之间。西沃德的拥护者对最后的结果起了重要作用，他们为了阻止迪金森转而支持约翰逊，因而约翰逊终获提名。

据拉蒙回忆，林肯似也对副总统候选人提名起了相当作用，因为林肯后来坚决主张一位南方人做副总统，只有这样，“才能极大地引起和加强国外对联邦的好感”。但可以相信，林肯并没有直接干预投票，就在两天前，他还表示过“希望不要去插手副总统的事。也不能干涉党纲。大会必须作出自己的判断。”

然而，面对大会“自己的判断”，林肯却并不轻松。9日，他相当平淡

甚或带点冷漠地表示，对他被提名，“我既不愿隐藏我的满意之情，又不想抑制我的感激之情”。在“满意”和“感激”之前，林肯加上诸多修饰，如同在一张笑脸上涂上诸多油彩。他说的另一句话表露了个中原因：“我知道我没有理由对接受提名表示迟疑，然而在重温所谓的党纲并对之加以考虑以前，也许我不该断然宣布这一点。”

在9日的另一次讲话中，他感觉好了些，不无幽默地将自己的再度提名与一个荷兰老农的话联系起来，那个荷兰老农曾对同伴说：“过河途中不换马”。

林肯对布莱尔是相当倚重的，他们父子兄弟都曾坚定支持过自己，故他顶住激进派的压力，拒绝了布莱尔的辞职请求。但布莱尔对自己的处境一清二楚，为了不给林肯为难，他交给了林肯一份没有写明时间的辞呈。

而对待蔡斯，林肯就不客气了。在6月底，因为纽约财政局副局长人选任免问题，林肯果断地处理了蔡斯的辞呈。他告诉蔡斯，“我曾经褒扬过你的才能和衷诚，对此我毫无改变”，这是安抚，然而，“你我之间在职务关系上已达到一种尴尬的境地，这似乎是难以解决的，若以公共利益为重，碍难长期维持下去。”

蔡斯是在林肯不同意所提人选M，菲尔德并拒绝私下交谈之后提出辞呈的，他对于辞职这套已驾轻就熟，并认为林肯会像前几次那样就范，没有想到林肯毫不犹豫接受了挑战。

随后，林肯提议并经参议院讨论通过了缅因州参议员W.费森登继任财政部。

至前线看望士兵

经过一个月的激战，格兰特损失惨重，他被迫打了几场攻坚战。罗伯特·李像弹簧一般在格兰特的强大压力下萎缩下来并绷紧了力，越到后来，格兰特就越感到一种反弹之力，“我现在了解到”，格兰特告诉哈勒克，“在敌人看来，最为重要的事情是不让他们现有的军队去冒任何危险。他们是完全躲在胸墙后面打防御战，或者只是在紧挨着胸墙前面的地方发起些软弱的进攻，而一旦受到反击，他们便可以立刻躲到胸墙后面去。”

因此，格兰特决定再次转移，并且是个完全出乎李意料的决定，他让部队长途行军开到里士满南，准备攻打彼得期堡。李以为格兰特仅仅只是故技重演，便准备在里士满东面迎敌。格兰特智胜一筹，将李蒙了个严严实实，从而创造了一个结束战争的绝好时机。

然而，格兰特善于创造机会，却并不善于很好地利用机会。当时在防御工事据守的博雷加德仅只2500之众，而6月15日下午到达的威廉·史密斯的第十八军是敌军的七倍。他们乘兴而至，一鼓作气攻克了部分防线，便停了下来，等待援军的到来。

随后的两天里，双方都有援军开到，而北军在数目上仍占绝对优势，但那些经历过科尔德港的士兵们心有余悸，不敢正视敌人的堡垒，而波托马克军自米德以下指挥混乱，使得博雷加德虽不停后退，却仍能据守。他每退后一步，援军就更多一些，而反击力量也更大一些。等到格兰特下令18日发动进攻时已太迟了，他又一次遭遇重大伤亡。

自5月初战斗打响以来，至此为止，格兰特部队伤亡达64000人，正好是罗伯特·李在战斗打响之初的人数。格兰特手下一位司令官看到“在他的

眼前一直有一队从不间断的送葬行列陆续走过”。格兰特亦感到这种打法难乎为继，遂决定实施围困。

面对如此巨大的伤亡，林肯不由得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规模巨大且历时持久的战争是最令人恐怖的战争之一”，并开始为征兵做准备。6月16日，在费城大中央保健义卖会上林肯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他说：“我们是为了一个目标，一个崇高的目标而接受这场战争的，一旦那个目标达到了，战争也就结束了。”这引起了听众雷鸣般的欢呼，据费城《新闻报》，林肯并适时向听众提问：“如果我发现一旦把大量的兵员和物资立刻送到前方，就能使格兰特将军和他的英勇官兵势如破竹地向前推进，那么你们愿意给我提供这些兵员和物资吗？”回答是一片喊声：“愿意。”那么，“请准备好，”林肯满意地说，“因为我正等着这个机会呢。”

当格兰特决定对彼得斯堡实施围困的时候，林肯适时决定去看望他和他的军队。21日，林肯来到他们中间，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士兵对总统的感情是深厚的，他们爱戴他们的总统，他们也坚决拥护他连任总统。有一位老兵曾被问及士兵们是否希望林肯重新当选，“毫无疑问”，他说，“我们当然是这样希望的。我们都是重新入伍的，为的是要看到这场战争胜利结束。老亚伯也要重新入伍，他把我们招进军队，如果他不留在白宫里一直呆到把我们都送出军队，那我们绝不罢休。我们一直要打到使每一个叛乱分子屈服，使他们都承认林肯是合乎宪法的总统，并使他们服从这个国家的法律时为止。”

黑人士兵更把他看作英雄。十八军一个黑人师曾在15日攻打彼得斯堡的战斗中俘获两个炮兵连，缴获6门大炮。林肯觉得，他们已经像白人一样能征惯战了。林肯骑着马，来到十八军营地，黑人士兵们将他们的总统团团围住，纷纷走上前去吻他的手以表示他们的敬意。远离城市的喧哗和政坛的争斗，在这里，林肯被一种朴素的感情所包围，不由得热泪盈眶，他已很少体验这种情感，因而倍觉可贵，倍觉肩上的担子重大。

不久，林肯回到华盛顿，等待他的是一项不想签署的议案，找上门来的是朱巴·厄尔利的叛军。

华盛顿被攻袭

亨利·戴维斯是马里兰州国会议员，他在2月15日提出了一项关于南部重建的议案，这项议案认为，总统只有经参议院同意才能在叛乱各州任命临时州长，由他管理该州，直到国会承认其政府为正式文官政府。戴维斯是一个激进分子，不过即使他提出的议案也没能令更激进分子满意，史蒂文斯认为该议案没有给黑人以选举权，同时对该议案不提没收叛乱分子的土地等财产极感恼火，因此，他认为该议案并不能在叛乱州消除奴隶制这个祸根。史蒂文斯并认为邦联是人民的公敌，其所从事的也是不义之战，因而不能获得宽恕，必须采取极端措施。史蒂文斯向戴维斯建议以这些看法作为总纲，戴维斯同意了，但却为保守的共和党人及民主党人否决了。最后，5月4日，戴维斯的议案在众议院被通过了。

在参议院，本杰明·韦德试图去掉戴维斯议案中登记只有萨姆纳等5人赞成。不过，在韦德的努力下，该议案7月2日为参议院所通过。

最后通过的韦德—戴维斯法案有一些令林肯满意，也有一些不能使他满

意。与他的大赦及重建宣言不同，该法案要求组建新州政府必须有 50% 而不是 10% 经过忠诚宣誓的选民，而且这些人必须参加“严格宣誓”并起誓说明他们从未自愿帮助过叛军才能获得选举权。

这项法案于国会不定期休会之前不到一个小时摆到了林肯的办公桌上。林肯对钱德勒、萨姆纳等人说，这个议案太重要了，因而不能轻易决定接受。这种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做法叫“搁置否决法”。

不过 7 月 8 日林肯还是发表了一份公告来解释他搁置该法案的理由，这些理由有，其一，他不想接受“任何唯一形式的重建计划”；其二，他不想使“阿肯色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业已采纳和确立的自由州宪法和州政府无效”并遭到废弃，从而使那些效忠人士受到打击。

因此，林肯认为，这项法案“适合交由人民考虑”，也就是只要有人愿意在该州采纳该重建计划，那么，总统将尽快提供帮助和支持，“就像在任何这样的州发生对联邦的军事反抗而遭到镇压一样快速”。

林肯采取这么一手使韦德等人极为恼怒，林肯也知道他们会对付自己，但他已暂时顾不了那么多了，因为叛军打上门来了。

朱巴·厄尔利 6 月中旬在谢南多亚河谷将亨特赶至西弗吉尼亚。亨特其时刚接替西格尔担任司令官不久，率所部一路向前，途中只有游击队制造小小麻烦，因此能迅速推进。但在林奇堡，厄尔利已受命先期赶至那里。亨特试探着发起了几次进攻，皆被击退。远征至此的亨特由于弹少粮缺无法可想，因见北归无路，只得西向而退。厄尔利乘机占领谢南多亚河谷。

厄尔利早在战争之初就在第一次布尔渊战役中有上乘表现，到现在已更为成熟，成为李手下所剩不多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一进入谢南多亚河谷，便迅速向北推进，并于 7 月 5 日渡过波托马克河。其目的是“把敌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去。”

他的目的的确达到了。在黑格斯敦和弗雷德里克，厄尔利强索高价，共得 220000 万美元，而钱伯斯堡则终难免被付之一炬，在那里，史蒂文斯的铁工厂被重点破坏。

7 月 8 日，一支临时凑集的部队由巴尔的摩军司令卢·华莱士指挥开到离弗雷德里克不远的莫诺卡西河，次日，他的那些散兵游勇被打散。叛军一路冲杀而来，巴尔的摩和华盛顿同时受到威胁。后“根据最新消息，敌人正朝华盛顿方向推进”，林肯告诉巴尔的摩方面，叛军“不可能同时飞到两个地方”。

华盛顿则几乎没有什么兵力，因为连卫戍部队都大多上了弗吉尼亚战场。首都震恐，政府职员们匆匆忙忙地开始军事操练。林肯则显得很镇定，他以平静的语调致电格兰特：“我现在的看法是，你应当在你有把握的地方保留你的力量，并亲自带领所余部分，在这一附近地区努力争取摧毁敌军。我认为如果这次行动迅速的话，真能有一次机会漂漂亮亮地干上一仗。这……不是一道命令。”

林肯照样像平常那样去士兵之家，不过 10 日，他还是听从了斯坦顿的意见回到白宫。而这天晚上，华盛顿已差不多是座孤城，因厄尔利破坏通讯线路而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

7 月 11 日，厄尔利在银泉将布莱尔的宅邸付之一炬后攻进华盛顿郊区第七街，在那里修筑有史蒂文斯堡垒，它是通往市区的咽喉。林肯亲往督阵，他的秘书约翰·海写道，当天下午，“当敌人第一次向堡垒发起攻击时，他

正在那里，站立在护墙上。”

格兰特的援军远在弗吉尼亚州阿波马托克斯河流经詹姆斯河处，那里是他的基地，离防守坚固的里士满及彼得斯堡不远。不过，格兰特的两个师还是及时赶到了。

12日，联邦军队开出堡垒打击敌人，林肯走上堡垒，神情肃然地观看两军对打，子弹飞来飞去，但就像格兰特在维克斯堡一样，没有一颗子弹打到他身上，近旁却有人受伤倒下了。不过，他可不像格兰特那般出足了风头之后威风地离去，而是挨了一顿臭骂，因为一位年轻的指挥官不认识他。那位指挥官名叫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他听见从战壕那边传来一阵劈哩叭啦的毛瑟枪声，却发现一个瘦高个戴着顶高礼帽高瘦地站在那里，若无其事，便连忙扑向前将其按倒，并大声骂道：“蹲下，你这个笨蛋。”

林肯不以为忤，临别的时候对霍姆斯上尉说：“再见，我很高兴地看到你懂得如何跟一个平民讲话。”

当天晚上厄尔利见无机可乘，便带上搜刮来的钱财偷偷地、愉快地却又不无遗憾地溜走了。虽然华盛顿没有什么损害，但却手忙脚乱，各军区将领扯皮拉筋，眼睁睁地看着厄尔利溜掉而没有追赶，林肯和格兰特极为恼火。格兰特并趁此机会对萨斯奎哈纳、中弗吉尼亚、西弗吉尼亚及华盛顿等4军区作了调整。8月初，格兰特将第六军、波托马克军团的两个骑兵师、亨特的前西弗吉尼亚军以及来自路易斯安那的两个师合并为一个新军区，任命谢里登统领该军，并由他兼任谢南多亚河谷军总司令。

内阁也在扯皮拉筋。邮政部长布莱尔因房子被烧而怒气冲天，对华盛顿卫戍军官们恶语相加。哈勒克通过斯坦顿要求总统“如果同意这些言论就将这些军官从花名册中除名；如果不同意，则把邮政总局局长从内阁革除”。林肯并没有为这种不相容的带点威胁的两者择一所难倒，7月14日，他告诉斯坦顿：“如果有这些言论，我不赞同它们，然而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我还是不会因此而革除一个内阁成员。我认为一时对一种极严重的失利脱口说出的恶语还不足以构成一个使我采取重大行动的足够理由。”同一天，他还明确告诉他的内阁：“你们当中每一个人留职多久或何时去职，都应该由我本人来决定。如果我发现你们当中有人力图使一个人去职，或以任何方式当众破坏他的名誉，将使我非常痛心。这种做法对不起我，而且更严重的是对不起国家。”

谢尔曼攻临亚特兰大

在厄尔利退出华盛顿后不久，邦联传来消息，由约翰·胡德取代约翰斯顿为田纳西军部指挥官，因为自5月战斗打响以来，约翰斯顿在与谢尔曼的对垒中不断后退，似乎

“没有作战的打算”。无论是联邦还是邦联，存在着一个极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期盼辉煌，双方都盼望对垒、作战、取胜，而不是后撤甚或吃败。在这种心态下，格兰特虽不断智设奇谋，以图奇效，终不免以硬碰硬，两败俱伤。

谢尔曼的10万大军在从查塔努加向亚特兰大前进的

时候，却一心避免攻坚。他不断派出部队侧翼迂回，威胁或

占领敌军供应线，迫使敌人不断后退。谢尔曼的工兵逢山开路、遇水搭

桥，为部队的迂回立下汗马功劳，以致于有一次

当叛军为了阻挡他而炸毁一个隧洞时，一位当地人叫道：“真见鬼！你们难道不知谢尔曼随身带着备用隧道吗？”

谢尔曼也曾试图正面攻击敌军，但尝试了两次均没有好结果。6月下旬的一次正面进攻使他损失了3000人，为敌人的5倍，只得故技重演，大绕其圈。这一做法并不能使

谢尔曼满意，他写信给谢里登说：“战争的难题在于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即必须彻底消灭目前统治南方的那个阶级的人，而不是在于征服土地。”

不过，这一做法却意外地取得了成功。7月9日，当厄

尔利在莫诺卡西得胜的时候，约翰斯顿被迫再次后撤，放弃查特胡奇河北面的阵地，因为谢尔曼手下已渡过了该河。这样，谢尔曼大军离亚特兰大只有几英里之遥了。

约翰斯顿的做法早就使胡德不满，7月17日，他一上任就试图进攻而不是后撤。这个好斗的家伙左臂残于葛底斯堡，右腿截于奇卡莫加，仍雄风犹在，7月一交下旬，便在一次进攻中击毙麦克弗森，他是谢尔曼手下极为得力的一

员大将，其时正统领田纳西军。谢尔曼得知这一噩耗不由失声痛哭。

这也许是胡德仅有的辉煌。他让部队不是等在胸墙后面迎击来犯之敌，而是走到敌人的胸墙前等待被打，因而使得部队损失惨重。7月28日，在埃兹拉教堂附近，13000叛军倒在了那里。

但谢尔曼却一时难以攻克亚特兰大，只好破坏胡德的供应线，炮轰敌军阵地。胡德也不时派出骑兵队骚扰。因而谢尔曼虽然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胜利，但远不是人们所要求的辉煌。

最灰暗的时期

在所有反对林肯的人当中，霍勒斯·格里利最像一个拉旋，那是一个小玩具，一般说来是在一个小圆片上的两个对称小孔中穿过一根线系好，用两根中指套住，使小圆片居中，略一甩动再一松一拉，小圆片便会一忽儿正转，一忽儿反转。格里利自开战以来便一直这么拉旋一般正反不停地转着。

格里利刚为激进派奉为代表的蔡斯提名总统候选人忙碌完，7月又开始为和谈的事操心。7日，他给总统写了一封长信，告知总统“戴维斯公司”有两名特使现正在加拿大，他们有进行和谈的全权。

两天后，林肯一收读便很快作出了反应：“如果你能够发现在任何地方任何人宣称他有任何以实现和平为目的的有关杰佛逊·戴维斯的书面建议（无论它包括其他什么内容，只要有恢复联邦和废除奴隶制的内容就行），对他说他可以同你一道来见我。”

林肯不太相信南部会派人前来和谈，因为他们并非山穷水尽，相反，倒是北部正情绪沮丧，格里利所说的“我们流血的、破产的、几乎奄奄一息的国家”非常“渴望和平”倒颇能表达当时部分人的心愿。不过，既然有人宣称有鬼，林肯极高明地让他去见鬼，同时不忘了给他一面照妖镜：即恢复联邦和废除奴隶制。

或者格里利渴望和平是真心的，但他却并不想由自己亲自去谋取。过了

几天，他给总统又去一信，表示弄清了那两个人的姓名，他们正准备从加拿大进入尼亚加拉瀑布城。

林肯 15 日收读后立刻致电格里利表示失望，因为“我不是期望你给我发出一封信，而是期望你给我带来一个人，或几个人”。并另写一信，由秘书海亲往纽约送交格里利，在信中林肯表示“我不仅是想为和平而做出真诚努力，而且想让你成为一个证明我曾经做过这种努力的见证人。”

格里利无奈，只好与海一道前往尼亚加拉瀑布城，结果，据林肯 7 月下旬关于此事的备忘录所记：“他们未被授权进行和平谈判，然而他们却是在其政府的秘密指使下起草一份政纲和一份开幕辞，以期为民主党人在芝加哥召开的代表大会所采纳”。

与此同时，一位不忍心看见基督教徒自相残杀的牧师 J. 贾克斯上校与一位新闻记者 J. 吉尔摩竭力活动，并终获林肯同意前往里士满。南部此时亦高涨起一种和平情绪，副总统斯蒂芬斯心中本来就有一种放不下的联邦情结，因而他也起劲地鼓吹。

贾克斯和吉尔摩在 7 月 17 日受到了邦联总统戴维斯和国务卿朱达·本杰明的接见。但和谈没有什么实际的结果，只是为双方领导人提供了一个表明双方意见的机会。林肯和谈的基本条件是重建联邦，废除奴隶制。戴维斯显然不能同意，面对林肯的照妖镜，他不加思索地祭起了州权法宝，他告诉两位和谈使者，北部“不让我们自治，于是战争爆发了”，“我们不是为奴隶制而战，我们是为独立而战，我

们定将获得独立，要不就亡国灭种”。戴维斯并特别被林肯所提大赦条款所激怒，因为“大赦适用于罪犯”，而“我们

没有犯任何罪行”。他的基本和谈条件是自治权，他表示，如果不能获得自治权，南部将一代接一代地继续战斗下去。

7 月 22 日，吉尔摩在《大西洋月刊》上对这一次会见作

了报道。而同一天，格里利关于尼亚加拉的接触情况也见诸报端。而结果却对林肯颇为不利。林肯的照妖镜使南部的所谓和谈使者现了原形，但却同时照花了北部群众的眼睛。许

多人相信，是因为林肯坚持解放奴隶，才导致和谈的毫无效果，民主党甚至告诉人民，“只有成千上万的白人战死了，才会减轻总统的热爱黑人的癖习。”

使人民对总统不满的地方还有，7 月 18 日，林肯发布了

50 天内征募 50 万志愿兵的公告。这是据国会 7 月 4 日通过的征兵法进行的。该法令授权总统可以随时为军事工作而

自行征召任何数量的役期一至三年的志愿兵。因损失惨重，这时正是格兰特最需要人的时候，但同时又因军队无所建树，又是人们对军队意见最大的时候，林肯的征兵令引发了北部强烈的不满情绪，而这种情绪正好又出现在和谈未果的时候。

当此之时，格兰特又失去了一次攻占彼得斯堡的良机。在围困的日子里，联邦军队悄悄地挖了一条通往敌阵的地道，并在其下埋藏炸药，预定 7 月 30 日黎明引爆。伯恩赛德将这次炸开缺口后打先锋的任务交给其黑人师。不过

该法最后废除了三百美元免役条款，请求废除的是林肯。

米德却不放心由黑人去干，这一方面出自对其能力的怀疑，另一方面如果出现重大伤亡时还容易出现将黑人推到前面当炮灰的说法，格兰特也持这种观点，故临时改由白人师打头阵。

伯恩赛德颇为不满，因而在实际指挥中把事情弄得一团糟。爆炸点是在一处火山口下，炸药巨大的威力使得那里一瞬间出现了一个长达 170 英尺，宽达 90 英尺，深达 30 英尺的洞，300 名据守在那里的叛军被炸碎，两旁吓呆了的叛军一缓过神来即刻逃命，把战壕留给随后冲上来的联邦士兵。然而这些士兵却没有前去追赶敌人，反而为他们的杰作震住，围住火山口惊讶、高呼。这就给了叛军充分的时间，他们瞄准那里轰击，炮弹如捣蒜一般，造成联邦军的严重伤亡。胜利与失败几乎是在转瞬之间几易其势。

给林肯雪上加霜的是韦德和戴维斯，他们因总统搁置其法案而导致的满腔怒火终于在 8 月 5 日的《纽约论坛报》上发泄了出来。他们谴责总统蓄意践踏人民立法权。对这一来自内部的打击，林肯悲莫大焉，因而表示不想看到那项宣

他的不顺到此并未结束，他似乎是中了命运的组合拳。8 月 9 日，当他就和谈问题要求格里利公开与自己的往来信件时，吃了一次暗亏。因为格里利在致总统的长信中，有许多地方“显示了我们事业中过于灰暗的一面”，同时，林肯也不满意格里利的“那些把选举的进行描述为一种行为动机的那一部分”。林肯在有关地方以红笔勾划，希望格里利发表时删去。格里利拒绝了，他表示要就全文照排，要不就不发。这样，林肯只好决定由自己“暂时承受他把我置于这一错误境地（我认为是这样）所带来的种种后果”，他告诉亨利·雷蒙德，“这比由国家来承受发表这些令人沮丧和有害的内容所带来的种种后果要好得多。”

8 月是林肯最为灰暗的时候，一开始他仍表现着一种硬朗。17 日，当格兰特告诉他不愿放弃所固守的彼得斯堡时，林肯表示“我也不愿”，并密电格兰特，“要像獒犬一样紧紧地咬住对方，并尽量嚼碎、吞掉它。”

同一天，林肯提笔给一位民主党主战派编辑鲁宾逊写信，就和谈问题，他表示绝不能背弃解放宣言，将黑人推向叛方队伍，从而壮大叛方力量。而且他还提醒那位编辑，“还没有一个掌握叛军大权的人，或事实上在叛方有影响者，曾在任何情况或任何条件下，提出或暗示过恢复联邦。”在信的末尾，林肯豪迈同时不无幽默地表示：“如果杰佛逊·戴维斯为了他自己，或者为了他在北方的朋友们的利益，想要知道他如果建议和和平重新加入联邦，却又闭口不谈奴隶制，我将作出什么反应的话，请他来试试好了。”

不过，这封信没有发出，这意味着他开始信心不足。第二天，经过短期服役的第 164 俄亥俄团军人即将返回家园，林肯对那些军人说，政府“有时也许会出错”，“但是我恳求你们——我们伟大共和国的公民们，不要让你们的思想偏离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事业。”同样是没有信心的语调。

在最为没有自信的时候，林肯还知道自己的党正在密谋另选候选人，最后甚至派代表前来“用近乎粗暴的语言来逼我退出竞选”，林肯感觉极不是味。23 日早晨，“一如过去

的几天一样”，林肯落入低潮，“看起来极有可能本政府不会重新当选。若然，则我有责任和当选总统合作，以便在从选举到就职典礼这段时间里保全联邦，因为他在选举中获胜的基础就是他今后绝不可能保全联邦。”写完这段话，林肯感到轻松了些，便把它装入信封封好，请内阁阁员签上字放于

抽屉。

在这个时候，林肯逐渐动摇了。24日，面对雷蒙德两天前的一项建议，林肯陷入沉思。雷蒙德认为总统应该不提奴隶制问题，而以保全联邦作为和谈的唯一条件，这样，如果戴维斯仍拒绝和谈，雷蒙德相信他多半会如此，那么，林肯在和谈上背的黑锅就将由戴维斯扛着，也就由此而平息反对派的叫嚣。雷蒙德并建议派一支和平代表团前往里士满。林肯感到有理，便打算派雷蒙德为密使，携带其和谈条件即“在重建联邦和国家权威的基础上，应当立即停止战争，全部遗留问题都依靠和平方式来调停”前往里士满。

但他很快否定了这一做法，因为这无疑是事先就承认了失败，因而“比竞选总统失败更为糟糕”。在次日的一次听证会上，林肯会同西沃德、斯坦顿和新财政部长费森登使雷蒙德确信，他的提议是不明智的。

秋天才刚刚开始，在林肯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初秋，他感到比冬天还要寒冷，所有不利的事仿佛有意要来挤在一起，在天寒地冻中，林肯生命中奔腾向前的激流被堵住了。而在8月的最后几天，一块更大的浮冰漂流过来，要将所有堵在那里的事物凝成一道坚固的堤坝。

29日，在前一阵子分裂得七零八落的民主党逐渐稳住阵脚，并趁着林肯失意的时候，在他4年前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同一地方即芝加哥威格卫姆大厦召开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为期3天的时间里，西摩尔、伐兰迪加姆和麦克莱伦出尽了风头。西摩尔坚决地要求和平，他最先粉墨登场，表示“林肯先生撇开联邦而去考虑许多事物。我们把联邦摆在首位”，而且，“我们认为我们人民的鲜血比总统的法令更为宝贵。”

伐兰迪加姆负责制定竞选纲领。他偷偷地从境外溜回国内，林肯知道后也没有深究。政纲首先对军方任意逮捕人，对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及不尊重州权等进行谴责，不过后一点露出了其拥护奴隶制的狐狸尾巴。然后要求立即停战，“以求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恢复在诸州联合基础上的和平”。

大会提名麦克莱伦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这位前波托马克军团司令一如既往地反对解放奴隶，不过却赞成以武力平叛从而恢复联邦。大会政纲有点使麦克莱伦左右为难，因为他并不认为和平至上。在接受提名时只好耍点滑头，即以联邦作为和平的前提，“没有联邦，和平是不能持久的”，因而“联邦就是和平的一个条件”，而“我们不再提出其他条件”。

俄亥俄州的乔治·彭德尔顿被推举为麦克莱伦的竞选伙伴。

眼看着一道堤坝已成，林肯差不多败局已定，但首先从海上传来的炮声震松了它。

林肯流

海军总是给林肯带来好消息。在林肯感到丧气的时候，8月5日，法拉格特的舰队驶入莫比尔湾并向防守各要塞开火，同时陆上一支步兵配合战斗。在一铁甲舰被炸沉后，法拉格特以其木质旗舰“哈特福德”号率先猛冲，并毅然命令：“去它的鱼雷！全速前进！”结果带领舰队安全穿过雷区，迫使叛军威力巨大的战舰“田纳西”号投降，有效地控制住莫比尔湾海面。法拉格特的勇往直前为他赢得了不朽的英名。

随后，他再接再厉，将防守莫比尔湾的3座要塞一一攻克。在林肯最感丧气的23日，莫比尔城尽管没被占领，但已成没有牙齿的老虎，等待着被宰

割。令那堤坝溃决的是不久之后来自亚特兰大的枪炮声。

谢尔曼终于不耐慢吞吞的破坏交通线行动，8月25日，他发动大规模攻势，最后终于成功地绕到亚特兰大之南，将那里的拆毁后的铁轨放在堆放的枕木上燃烧，并趁热缠绕于树，使之无法再用。这种铁轨被称为“谢尔曼绞索”，胡德要想不套上去就只好退避。9月1日，民主党人的会议散后次日，胡德灰溜溜地开始撤离亚特兰大。两天后谢尔曼电告华盛顿，亚特兰大已为我掌握。

北部立刻被这一消息震动了，林肯堤坝也被震溃了，林肯流浩浩荡荡涌出，那是憋了一月有余的浪头。

在林肯流喷薄而出之后，又不断汇流而壮大。谢里登受命追击厄尔利，两军在谢南多亚河谷相持不下。9月12日，林肯忽来灵感，他问格兰特，当此之际，“难道我们不能悄悄地调集，比方说，一万人的队伍，在谢里登的军营突然集结使他能进行一次突击么？”

格兰特认真考虑了该怎么做，最后，他首先在里士满和彼得斯堡两处发动攻势，迫使李从厄尔利处抽调了部分人马。然后命令谢里登猛攻。9月19日，谢里登向厄尔利所部发起攻击，将其彻底击败并逐出温彻斯特。22日，又在费什尔山击退敌军。

同一天，弗里芒特宣布放弃候选人资格，他表示，无论林肯多么犹豫不决，但总比让麦克莱伦当选恢复奴隶制要好。

共和党恢复了团结，当然其背后也有些政治交易。在弗里芒特宣布放弃的次日，林肯让布莱尔辞了职，“这一决定绝不是由于我个人或官方对你不满意的缘故”，而是因为对弗里芒特的拥护者和共和党激进分子必须加以安抚。林肯为布莱尔动辄得咎，没想到最后正是布莱尔成为团结共和党的资本。他的职位由俄亥俄州前州长威廉·丹尼森接替。

连蔡斯见林肯势大也主动找到白宫讲了和，并开始四处奔走为林肯竞选出力。那些曾经希望林肯退出的人们这时又纷纷归入林肯阵营，为林肯拉选票。格里利最为典型，这个拉旋又换了个方向旋转，因为他“痛恨麦克莱伦”。

选举的日子正在悄悄地接近，两党都在为选举而忙碌。俄亥俄、宾夕法尼亚和印第安纳三州的州选举将在10月举行。共和党人竭力争取这3个州，为此甚至打算停止征兵，因受到谢尔曼的警告而罢议，谢尔曼9月17日致电斯坦顿，停止征兵将引起军队投林肯的反对票。军队的选票至关重要，为此，林肯19日告知谢尔曼：“印第安纳州选举将于10月11日举行。如果失利，它对本届政府的朋友们来说将意味着向丧失整个联邦的事业跨了一大步”，由于“印第安纳州是唯一的在10月举行选举且不允许其士兵们进行战地投票的一个重要的州。所以，如果你现在能尽力不出问题地让该州的士兵们（或他们中的一部分）回家参加州选举投票，这将是上上之策。他们无须等候参加总统选举，而可以立刻回到你那里。”看来林肯是势在必得，谢尔曼同意士兵回家投票，他们为共和党赢得这几个州奠定了基础。

林肯趁势挂起满帆向11月8日冲击。不过却并非一帆风顺。西摩尔坚决反对纽约州的战场士兵参加投票，因为他深知士兵多数拥护共和党，不过联邦党人又否决了他的否决。那些为共和党所控制的州还采取措施，使得士兵能在战场上投票。而仍有一些州没能通过这样的措施。

士兵们尽管拥护共和党，但征兵却并不很讨人喜欢，共和党人认为这很可能给竞选带来极为不利的影晌，都恳求总统撤销或暂停执行征兵令。回到

俄亥俄为林肯竞选的蔡斯觉得选举前3周征兵工作一定得停止。林肯出乎大家意料，没有答应，因为“要是国家不保”，那么总统的职位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给林肯制造麻烦的人们当中，还有邦联特务。雅各布·汤普森，也就是7月份格里利前往尼亚加拉所见的所谓和谈使者，曾是布坎南总统的内政部长，在邦联每况愈下的时候，他被戴维斯选中派往加拿大主持特务活动。他花了不少金钱用于收买或资助民主党人及铜头蛇，并特别推崇纵火策略，使富人的财产时刻处于被焚烧的危险之中，激起其对战争的反感。大选在即之际，并试图通过铜头蛇在各地组织暴动，但却像橡皮匕首刺犀牛皮一般无用。只有几个邦联特务10月19日越过美加边境，在佛蒙特州圣奥尔本斯抢劫一家银行一事比较成功，共获20万美元。

但谢里登却给林肯吹来了一阵顺风。他在9月两败厄尔利的同时，又奉格兰特令开始对谢南多亚河谷进行破坏。这一次的破坏活动极有计划，同时极为彻底。粮食、牛、羊、马等能运走的统统运走，不能运走的则尽管付之一炬，使叛军或游击队失去生活保障。烧得性起的谢里登不无得意地说，在此后的日子里，连“飞经这里的乌鸦也将不得不自带口粮”。

在谢里登着手破坏的时候，南部怒气冲天，他们大叫着要报复。9月底，林肯莫名其妙地感到“李或者会增援厄尔利从而使他有可能回师进击谢里登”，不觉忧虑重重，因而致电格兰特，请他注意。

林肯的感觉是对的。李果然派兵增援，使厄尔利与谢里登实力接近；厄尔利也果真在米德尔城附近的塞达溪发动了突然袭击，10月19日黎明时分，谢里登的部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回头就逃。谢里登其时不在军中，厄尔利眼见北军溃败，因而当他的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手下放手劫掠的时候，也就没怎么在意。厄尔利的不幸从此开始。

谢里登听到枪声大作，即刻从温彻斯特向战场策马扬鞭而去，并及时组织起溃散的部队发动反攻，那些因被偷袭而心怀恼恨的士兵们个个奋勇，结果，厄尔利反被打得屁滚尿流，“根据最后的战报，我部缴获43门大炮，捕获大批战俘”。经此之役，厄尔利一蹶不振，再也无力抵敌谢里登，而后者由此升为少将。

这一辉煌战果使林肯极为愉快，谢里登的战绩无疑是敲向敌人的一记重锤，它使林肯从中听到11月8日悠扬的回声。

荣膺连任

11月8日天气阴沉，而后并下起了雨，这是一个适合于呆在家里的天气。晚上7点，林肯与秘书海来到陆军部，坐听选举结果。晚上，因受风暴影响，电报线路不能正常工作，林肯便在那里讲笑话，同时告诉了在那里的几个听众1860年他第一次选举后所做的梦。

午夜，尽管有几个州结果还没来，但已可以基本肯定，林肯的当选是无疑的了。离开陆军部的时候，一支小乐队前来演奏，林肯对他们说道：“甚至在你们告诉我，这次对我致意之举是对我友好的宾夕法尼亚的忠于联邦的公民们所为之前，我就很自然地认为，你们同时也必属于相信支持现政府便是最好地维护国家利益的那一部分同胞之列。我无意夸大其词地说，凡是这

样想的人，便都具有爱国精神和对国家的忠诚，但我确实认为，而且不带任何个人私心地相信，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这种拥护和支持是绝对必须的。

我坚决相信，我们今天工作的结果，即使不能说是已从此使国家得救，但却至少必是有助于实现国家的长远利益的。”林肯还说：“此刻我还不能说选举的结果如何，但不管结果怎样，我都不想改变这个看法：所有今天为联邦操劳的人都是为国家和全世界的最高利益服务，不单是为了现在，而且是为了将来千秋万代。”

选举结果在随后的两天里陆续出来了，经统票，林肯获得选票 2203831 张，麦克莱伦获 1797019 张，相差不到 41 万张。选举人票数则相差较大，为 212 比 21，林肯只失掉了肯塔基、特拉华和新泽西 3 州。

10 日晚，人们举灯扛旗前来白宫向林肯祝贺。当林肯出来的时候，草坪上一片欢呼。林肯在手持蜡烛的身旁站定，就着蜡光宣读他的讲稿。他首先问道：“任何一个政府，如果它没有十分强大的力量维护本国人民的自由，能不能有足够的力量在危难时刻维护自己的存在？”而且，“如果那些团结起来的忠诚的人民，为了对付这次叛乱已经感到非常吃力，那如果由于在他们自己之中的政治斗争，而使他们四分五裂，他们岂能不遭到彻底失败，或至少是部分瘫痪？”林肯接着说：“但这次选举我们非进行不可。没有选举便没有我们的自由政府，要是让这场叛乱强迫我们放弃或推迟一次全国性选举，那它就完全可以宣称它已征服或毁灭我们了。选举的斗争不过是人的本性在这一问题上的实际应用”。因此，“让我们好好来研究这次事件中发生的一切，把它们作为哲学从中获取智慧，而不要视为应当加以报复的过失行为。”林肯认为，“这次选举，连同其必然发生的令人不快的斗争，也产生了一些有益的结果。它表明人民的政府，即使是在一次巨大的内战之中，也能经受一次全国性选举的考验。直到今天之前，在世界范围内也不曾有人想到，这是可能的事。”这是林肯在回答自己的第一个提问。对于自己的第二个提问，他以问作答：“叛乱还在继续，现在选举已经过去，我们所有利益相同，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中进一步团结起来的人们，不应该一同来拯救我们共同的国家吗？”林肯强调的是团结，“我可否请求那些原来和我意见不一的人，也和原来和我意见一致的人一样，和我一起工作呢？”林肯最后“请求大家和我一起为我们勇敢的士兵和水手以及他们的机智、勇猛的指挥官们由衷地欢呼三次。”

林肯一向关心士兵，而士兵也在这次投票中起了关键作用，有一些州依靠士兵的投票才扭转局面，在林肯失掉的 3 州中，新泽西和特拉华不允许战场士兵投票。士兵们的投票结果为，116 887 票支持林肯，33748 票支持麦克莱伦。据认为，支持麦克莱伦的士兵选票有不少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有大约 20 余名民主党人曾截获寄自战场的装着选票的信函，拆封涂改封好，再从邮局寄出。

士兵的头头格兰特曾经说过，林肯之“应该当选，就像军队应该在战场上打胜仗一样，对于联邦事业来说，是很重要的。”现在他认为，“林肯先生赢得压倒多数的选票和选举平静地进行，将给予叛军狠狠地当头一棒。就林肯的再次当选对叛军的影响和在国外的影响而言，要比战场上的一次胜利大得多。”

林肯没有忘记在他最为丧气的时候封存的信笺，11日，在内阁的一次会议上，他展示了他的失意以及失意时努力维持联邦的责任心。

九宽容智慧

“没有功夫把半辈子花在吵架上”

约翰·海记下了11月8日选举之夜在陆军部发生的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在斯坦顿的办公室，古斯塔夫斯·福克斯在收看电视后忽然兴高采烈、神情若狂，因为他所憎恨的两个人都在选举中被击败。林肯看了看他，说：“你的个人恩怨感情比我要强烈。或许我的这种情感太少了，不过，我从来不认为这样做会有什么好处。一个人没有功夫把半辈子都花在吵架上。不论谁只要停止攻击我，我就决不记他的仇。”

林肯的这种思想在当天午夜又表达了一次，他对前来致意的小乐队说：“对于反对我的任何人所抱的动机，我没有指责之意。我并不以击败任何人为乐。”

因此，即使对于这场即将结束的战争，林肯并不希望报复，而是希望“好好来研究这次事件中发生的一切，把它们作为哲学从中获取智慧”。

10月12日，首席大法官罗杰·塔尼寿终正寝。联邦首席大法官是一个终生职位，这一职位的空出引起了若干人的追逐。林肯律师事务所的朋友·布朗宁也试图谋取此职，他希望费森登前往白宫说项，但被拒绝。其他如斯坦顿、副法官斯韦恩、纽约著名律师埃瓦茨及戴维·戴维斯等人都被推举到总统面前。而前财政部长蔡斯似乎并不仅仅只是对总统职位情有独钟，最高法院的首席位置又舒服又稳妥无疑也具有充分的吸引力，他当然不会介意自己大材小用，因而一有机会就表示自己希望到最高法院去。

林肯自有主见，他冷静地对待这一问题，不想操之过急，故而在7周里不动声色，静观这个职位觊觎者们的表演。蔡斯终于沉不住气，写下一封信给总统表示友好。林肯收读后颇有些忍不住，只想发笑。蔡斯想跟林肯斗，确实还差了点。

得知林肯欲任命蔡斯，马萨诸塞州两位法官前往白宫含蓄地表示反对，其中霍尔法官记下了这一次会见：林肯回答说：“蔡斯先生非常能干，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我认为他想当总统想得有点脱离了实际。他最近的表现并不一直都很好。有人对我说：‘现在正是搞垮他的时候。’可我并不赞成搞垮任何人！不管是谁，只要他能做事而且做得不错，我说就应当让他干。应当给他机会。”

有人告诉林肯，蔡斯曾说过许多关于总统的难听的话。林肯说，蔡斯先生说过这些话，反过来自己也说过不少类似的话，这样便“收支相抵”了，林肯使用了蔡斯的财政术语，他并不记仇。

12月6日，林肯将对蔡斯的任命送交国会参议院，参议院一致确认这项任命。

蔡斯成为首席法官，他不会再去对总统职位想入非非，同时，林肯也借此表明，他对激进派作了让步，或者说他朝激进的路上跨了一步。

宽容是林肯品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宽容是林肯品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这种品德，他极不愿随便将人处死，为此斯坦顿常常怒气冲天，战场上的军官们也啧有烦言。有一次马利根上校哭笑不得，因为总统发来一电：“要是你还没有枪毙掉巴尼，请免。”他的好心肠曾有过一个极好的好结果例子。年纪不大的斯科特有一次自告奋勇替一个生病的战友站岗，结果他在岗位上睡着了，因为他已两天两夜没合眼。此事的后果就是斯科特将被枪毙。总统知道此事后到他的帐篷看望了他，和他谈了会儿天，然后告诉他明天的枪决取消了，还说斯科特欠下他很多债，问他是否愿意偿还。斯科特表示自己大概可以凑足5、6百美元，显然误会了总统的意思，总统解释道，这笔债远远不止此数，只有用勇气和尽忠守职才能偿还。斯科特最后英勇作战，直到伤重不起。临死的时候他让人捎信给总统，说自己已尽力还债，并再次感谢总统容许他作为一个士兵战死疆场，而不是作为懦夫死于战友之手。

人的生命一旦失去就永远失去了，那么，枪毙一个人有什么好处呢？因此，林肯希望士兵到战场杀敌而不是在后方被枪毙。在罗斯克兰斯的军区，有一位少校因杀害另一少校而被叛处死刑。11月19日，林肯致函罗斯克兰斯：“这封信仍决定把这一案件交你全权处理，而这里只要说明，你千万不要仅仅从杀人抵命的角度来考虑处理这一问题，而必须想到怎样才能对将来的安全有利。”

林肯的宽容根源于内心深处，同时当他宽大为怀的时候，他所得到的“报答”也坚定了他这样做的信心。他的名言是“在一天里做一件好事会使两个人同时感到快乐”。一位老妇人因丈夫免服兵役而对林肯十分感激，她含泪说道：“再见了，林肯先生。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们天堂里见吧。”这种朴素的感情使林肯为之深深感动，他送她出门，说：“出现了这么多难事，我担心，我是去不了你说的那个安息之所了。但如果我去了的话，我肯定会找到你的。你祝愿我到那里去，我相信，这是你所能给我的最良好的祝愿了，再见吧。”后来他对好友斯皮德说起此事时感叹道：“当我要死的时候，我希望了解我的人这样谈到我，说我一生总是拔除荆棘，栽种花卉，因为我相信，花卉是会成长的。”

他有一种同情心，并随时推己及人。1862年，他所熟悉的伊利诺伊州布卢明顿的一位书记官阵亡。圣诞节前，他致函他的女儿范妮·麦卡洛克：“当闻知你善良而英勇的父亲之死讯时，我深感悲痛”，并安慰她，“在我们这个充满悲伤的世界中，任何人都会碰到哀痛；对于年轻人来说，这将带来最大的苦痛，因为它往往是出其不意地降临”。林肯告诉她，“唯有时间可以最后洗尽愁肠”，而克服哀痛的方法就是“立刻心情舒畅起来”。最后，林肯说：“你亲爱的父亲在你心中的记忆，不应当是一种痛苦，而应成为一种悲痛而甜美的情感，它将比你以前所了解的任何情感都更纯洁、更神圣。”

陆军部给总统送去一批文件，其中马萨诸塞军区副官长的一份报告说，莉迪亚·比克斯比夫人有5个儿子在战场上光荣献身。1864年11月21日，林肯致函比克斯比夫人：“我感到不论我试图用什么样的言词来安慰你的如此巨大的悲恸，也都将是软弱无力和于事无补的。但我仍得要向你，你的儿子们是为拯救共和国而为之献身的，你当可从共和国向你表示的感谢

实际上，比克斯比夫人五个儿子中，只有两个牺牲于战场，其余一个光荣退役，一个当了逃兵，一个下落不明。

中得到安慰。我祈求天父减轻你失子之痛，只将对失去爱子的怀念留在你的心中，在自由的祭坛前你奉献出如此巨大的牺牲，这种庄严的自豪感必须属于你。”

从哀痛的情绪中体验圣洁、庄严的情感，并以此安慰那些碰到悲伤的人们，使他们升华，而不是沉溺其中，这无疑是林肯的伟大之处。

林肯不希望看到有人悲痛欲绝，1864年11月某天，他说：“只要我在这里待上一天，我就不愿意在任何人的胸口上扎上一根刺。”他信奉《马太福音》所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他以仁爱待人，同时遵守“登山宝训”给敌人以爱。1864年3月18日，“对那些家在我方境内，被我们关押着的战俘”，林肯对斯坦顿说，“经过慎重的考虑，我认为这样被释放的人的数量无论如何也不会大到足以对我们产生多大的危害，却将缓解一些忧伤，至少在一些值得表彰的事例中是这样的。”

缓解忧伤，化解戾气，战争本就残酷，如果能给人以快乐，即使那人是敌对的一方，而只要不会危害我们，为什么不给呢？而给了之后“会使我从一种无法忍受的压力中摆脱出来”，对于林肯，那可能是人事方面的压力，但更多的则是内心的压力。

因了内心的仁爱，他爱白人及黑人，爱友人及敌人，乃至推爱及于动物。他因此而发布大赦及重建宣言，只要有人表示悔改，他就给人以悔改的机会。

但他同时知道，现在是在交战，“战争总得以一胜一败告终”，1864年12月6日，林肯在国会咨文中说：“在将目前可以找到的证据仔细加以考虑之后，我似乎觉得和叛乱头子举行谈判是决不会有任何用处的。除了分裂联邦，任何其他条件他都决不会接受，而这恰恰是我们决不会，也不可能应允的。……他不可能自愿地再接受联邦，我们也不可能自愿地放弃联邦。在他和我们之间的问题是十分清楚、简单和不可改变的。这是一个只能通过战争来考验，靠胜利来裁决的问题。”

林肯对什么都可以宽容，但对于分裂联邦的行为却绝不宽容，因此他的大赦对象不包括叛乱头子在内。他把南部叛乱分子分为叛乱头子和南部人民，在宽容问题上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智慧，擒贼擒王，胁从不办。林肯相信南部人民有很多是盼望和平和重新联合的。

当然，后来对叛乱头子也在考虑特别宽大。特别是对邦联总统戴维斯等人如何处置的问题，他也决定放他们一马，并针对这个问题讲了一个故事：“当我在印第安纳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到一邻居家去，发现一个个子和我差不多高的男孩用绳子牵着一头浣熊。我问他干什么，他说，‘这是一头浣熊。爸爸昨晚捉到六头，除了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外，其余五头都被杀了。爸爸叫我守住直到他回来，我担心他会连这一头也杀了。唉，亚伯，我多么希望它跑掉！’‘噢，那你为什么不把它放走呢？’‘那可不行，要是我把它放走，爸爸会把我揍扁的。但是，如果它自己跑掉，那就什么事也没了。’”因此，“现在”，林肯说：“如果杰佛逊

·戴维斯之流自己跑掉的话，那就什么事也没了。但是，如果我们逮住了他们，而我又把他们放走，那么，‘爸爸会把我揍扁的。’”戴维斯后来没能跑掉，因而在监狱中过了两年。

黑暗之中一片耀眼的光辉

林肯的宽容可以说也是取得胜利、达致和平的一种手段，因为这样能显示自己的强大，同时分化敌人。不过，林肯的宽容更多只是针对敌人后方即南部人民，对于军队，林肯知道，还得予以狠狠打击，只有打到敌人放下武器、停止反抗，和平才会到来。

因此，1864年11月，当林肯被告知谢尔曼将穿越佐治亚、打到大西洋时，林肯几乎没怎么加以考虑就同意了。谢尔曼的目的很明确，以前战火一直是在边界州燃烧，南部还不知道什么叫战争，而现在要将战火烧到他们的领土，使他们切身感受战争的残酷和恐怖，并打掉叛乱分子的傲气，“使他们见了我们就胆颤心惊”。谢尔曼与林肯不一样，他深知战争本身就意味着残酷。攻占亚特兰大后，谢尔曼曾遇到一个问题，即如果让市民留下来，那他就不得不供养他们，这很难做到；同时又得经常防范他们，那就太多麻烦，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因而他简明扼要地下令实施“空城计”，即将市民赶出城去。为此而导致了与胡德的一场文斗，即互相写信指斥对方，这却使谢尔曼有机会坐下来好好地就战争作了一番思考，结果认为应当将战争搞得越恐怖越好，要使敌人，不仅包括其军队，还包括其人民，都感到恐怖，“使他们如此厌恶战争，以致在几代人的时期内不会再有人企图挑起战争。”

谢尔曼派托马斯这块“奇卡莫加的岩石”去镇守田纳西，在那里他拥兵6万，足以对付胡德的4万叛军。然后，16日凌晨开始焚毁亚特兰大的军事设施，无法控制的大火将全城烧掉近三分之一，之后，高唱《约翰·布朗之歌》开始了他们的征服旅程。

“那天天气特别好，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凉风习习，大家的心情异常兴奋，都感到有什么事即将发生，虽说模模糊糊说不清楚，但仍充满了新奇冒险感和强大的吸引力”，谢尔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我们的后面，亚特兰大城的废墟在延烧，浓烟直窜长空，像黑色的棺罩滞留在被毁的城市上空。”

这支部队共62000精兵，分成4个纵队前进，以侦察兵探路并有骑兵两侧巡逻配合。他们的任务就是破坏：破坏铁路，将铁轨制成“谢尔曼绞索”或“戴维斯领带”；破坏城镇和农庄。谢尔曼虽说曾命令不准偷抢，并对富人与穷人区别对待，但实际上为了获得给养，必然会使许多人遭受池鱼之殃。那是“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有人认为，它“流出的熔岩”达“60英里宽、300英里长”。

谢尔曼领着他的精兵强将声势浩大地开进邦联腹地后悄然无声，林肯很是挂念，12月6日，在国会咨文中谈到战争的时候，他差不多是急不可耐地谈到了“这一年度中”的这一“最引人注目的军事行动”，他说，“这将表明我们的相对力量已大为增强，表明我们的总指挥官感到有能力面对、并控制住敌军的各部分兵力，而且还能分出如此装备精良的一支大部队来进行这一次远征活动。”对于这次远征，谢尔曼深知它是以行动结果为评说基础的，因为如果失败，这次进军就“会被认为是只有蠢驴才会干的轻率的冒险行动”。林肯尽管对行动意义作了评说，但心中始终惴惴。同日，林肯对小乐队歌手们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已走进什么地方去了，但我没法预测他将从什么地方走出来。”因此他建议“为谢尔曼和军队欢呼三次”。

在林肯为谢尔曼担心的时候，谢尔曼的军队几乎是在毫无阻拦的情况下向前推进，每天行军10英里。令他感到麻烦倒不是敌人，而是那些视他们若

救星的黑人，因为这将增加部队的负担，所以他为劝他们不要跟随而费尽口舌。不过到 12 月 10 日，他们离萨凡纳只有平均行军速度 1 天的路程了。随后不久，谢尔曼与联邦舰队取得联系，首先攻克麦卡利斯特要塞，再计划攻克萨凡纳。

谢尔曼在海边的攻击还没开始，西边，托马斯在田纳西将他“奇卡莫加的岩石”绰号改成“纳什维尔的大锤”，因为 12 月 15 日，在纳什维尔，托马斯挥锤一击，胡德所部就成了一堆碎玻璃，使南部这座已显支离的大厦又露出一个破窗。

胡德早在谢尔曼挥师东进的时候，即领兵西北而上，以托马斯为目标，试图吸引谢尔曼回师增援，但谢尔曼不为所动。胡德于是长驱直入，直到离纳什维尔不很远的富兰克林才遇到阻击。勇猛胡德丝毫不将罗斯克兰斯放在眼里，下令正面进攻。11 月 30 日，他付出了 6300 人的惨重代价。胡德这时实力受损，进则只有失败，退则士气不振，进退两难之际，罗斯克兰斯先撤退而至纳什维尔以与托马斯会师，胡德遂率军紧追，直至纳什维尔城南。在那里，胡德兵力已降至不到 3 万人，远非托马斯的对手。

华盛顿看到胡德像只飞蛾一般撞到了托马斯的蜘蛛网上，却迟迟不见托马斯出来吃掉，至为着急。格兰特也一再命令托马斯出击，却仍不见他行动，恼怒之下于 13 日派洛根前往接替指挥，而洛根还没来得及到那里，托马斯就挥舞起了他准备达半月之久的锤子：装备精良的骑兵，结果差不多是一锤定音。胡德被打得落花流水，军队损失大半，最后羞愤辞职。

第二天，林肯向托马斯和其所部全体官兵表示感谢，一支大部队被基本歼灭，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开端，而“辉煌的胜利就在你们眼前，千万不要放过它。”

5 天之后，谢尔曼准备好了一份厚礼：“萨凡纳城，连带 150 门重炮和大量的弹药，还有 25000 包棉花”在圣诞节前送给林肯，林肯随即给谢尔曼写了一封洋溢着快乐的信：“在你离开亚特兰大向大西洋海岸进军的时候，我虽不能说十分担心，但的确也很为不安；但由于感觉你的判断必然更为可靠，也想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当时没有阻拦你。现在这次行动成功了，一切功劳应全归于你，因为我相信，我们这些人所做的最多也不过默许而已。……这次胜利不仅为我们带来明显的、直接的军事上的利益，它同时还向全世界表明，你的部队完全可以兵分两路，让较强大的部分去完成一件重要的新任务，而剩下的部分仍足以对付原来和它对峙的全部——胡德的军队，这将会使得一直坐在黑暗中的人，忽然看到一片耀眼的光辉。”

消灭奴役就是最大的仁慈

林肯信奉自由平等原则，他不愿看到当一些人从自己脸上流的汗中吃到面包时，另一些人却从别人脸上流的汗中吃到面包。他的仁爱之心主要是针对那些自己流汗挣面包的人民，而他之所以宽恕他的敌人，也是希望他们不要榨取别人的血汗，从而走入人民的阵营。因而消灭奴役无疑就是一种最大的仁慈。

当林肯在连选中获胜，共和党占据充分的优势，战场上捷报接二连三传

来，他感到机会来了。以前敌方势大，他不得不站稳脚、伸出双手全力支撑，在反对势力每松动一些的时候打出一拳，但那都不是致命的。现在他已可轻松地面对那种势力，他不用将那反奴隶制的腿搁在后面，而可以致命地踢出了。

12月6日，在国会咨文中，他说：“在上次国会会议上，一条拟议中的在合众国全境消灭奴隶制的修正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可在众议院因为得不到所必需的三分之二的多数，终于未能通过。”那个修正案是由司法委员会主席莱曼·特朗布尔在2月10日提出的，共两款：

第一款：无论是奴隶制度或是强迫奴役，除非作为对于被正式判决有罪的人的惩罚，不得存在于合众国内或受合众国管辖的任何地方。

第二款：国会有制定适当法律以施行本条款之权。

这一修正案4月8日为参议院所通过却在6月15日为众议院所否决，当时赞成票有93票，反对票有65票，其余23票缺席或弃权，没达到法定多数。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一次中期选举几乎肯定地表明，如果这修正案本届国会不予通过，下届国会肯定能通过的。所以现在这一修正案何时才能提交各州采取行动，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已。”因此，“尽管目前的国会仍是那一届国会，议员也差不多还是那些议员，对原来持反对态度的那些议员的智慧和爱国心也无可置疑，但我仍想冒昧请求国会的此次会议将重新考虑并争取通过该项措施。”林肯苦口婆心劝道：“既然结局已定，我们难道不认为这事总是办得越快越好吗？这并不意味着那次选举已迫使一些议员有责任改变他们的观点或改变投票立场，而只是说，有了这么一个额外的可供考虑的因素，他们的判断可能因此受到一些影响罢了。”通过这次选举，清楚表明，人民的意志“是完全赞同这一宪法修正案的”。

林肯急于通过这一修正案还有一个政治动机，即这届国会基本上是两党势均力敌，因而该案的通过就显示出两党的精诚合作，充分体现出该案通过背后的人民意志。

一个月之后，众议员阿什利提议众议院重新考虑这一问题，于是在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里，众议院内唾沫四溅，两派势力对峙，直到月底，仍看不出多大希望。

林肯很为着急，最后，当他发现只差两票的时候，立即来了情绪，不惜封官许愿，表示一定要得到那两张选票，他对两位众议员说：“我是被赋予巨大权力的合众国总统。在宪法条款上明文规定废除奴隶制度，不仅将一劳永逸地决定目前正生活在奴隶制桎梏下的几百万人的命运，而且还将决定尚未出生的千百万人的命运。这个措施极为重要，因此一定要得到那两张票。至于该怎么做，由你们自己拿主意吧。”并提醒他们：“我是被赋予巨大权力的合众国总统。”

1865年1月31日正式投票表决，关心此事的人们，特别是一些黑人纷纷前来旁听。结果80名民主党中的16名投票赞成，这些赞成赢得了旁听席上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最后以119对56通过了《第十三条修正案》，这一结果立即引致众议院内狂欢起来，人们相泣拥抱，为人类的枷锁被打破而高兴，如巨石击水一般，那欢腾的波澜立即传遍全美、全世界，乃至从那以后的历史。

第二天，伊利诺伊表决通过了该案。晚上一群游行队伍来到白宫，林肯应邀出来讲话，他说，对于国会昨天已经做出如此宏伟开端的这件工作，还

需要我们继续努力，通过各州的表决使它得以最后完成。而且他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今天伊利诺伊已经表决通过了，马里兰也差不多快通过了，但他因伊利诺伊抢先了一步而感到非常骄傲。他表示盼望各州的大联合很快趋于完善，并完全能够有助于在将来消除一切骚乱的根源，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那最原始的骚乱原因便应连根拔除。这一修正案是治服一切罪恶的最有效药方。为修正案的通过这一伟大的道义上的胜利，他对在座的每一位、对他自己、对全国以至全世界表示热烈的祝贺。

和谈的条件

这个冬天，林肯几乎处处抢得先手。他的军队也越来越勇猛，格兰特正着手封锁威尔明顿，那是北卡罗莱纳东南部的一个大港，开普菲尔河流经这里注入大西洋。在入海口，一群堡垒（或要塞）网严密保卫着该港的安全。巴特勒受命攻克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堡垒，即菲舍堡，但他12月下旬的进攻失败了。格兰特以此为借口撤了这个政治将军的职，并另派特里将军指挥一支由8000人组成远征军前去完成任务，波特率一支由44艘军舰组成无敌舰队配合。1月15日，菲舍堡陷落，威尔明顿的防卫堡垒网解体，随即被封了个严严实实。这一行动的后果就是，如果随后李在他的战壕里不小心挂破了裤子，那他将不得不光着屁股，因为他将很难得到哪怕一根线的供应，他的士兵更加严重地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逃兵越来越多了。

这年冬天的另一件事，是有些人旧事重提，希望再续夏秋间失败的和谈。林肯既已抢得先手，就没有理由毫无必要地失去。因此，他只在12月28日签了一张通行证，让F. P. 布莱尔持之前往南方，却并不授权他说什么或做什么。

老布莱尔怀着“一个老人的梦想”前往里士满，并于1月12日见到了戴维斯。最后戴维斯交给布莱尔一封信，表示“极愿意”“重新恢复意在谋求两国之间和平的谈判”。

林肯读后于18日写下一封信，让布莱尔告诉戴维斯，他“随时准备接纳”由南部“非正式派来的任何代表”，“以求得我们这个共同的国家的人民的安宁”。

林肯的“我们这个共同的国家”与戴维斯的“两国之间”针锋相对，一开始就注定了这次和谈不会有什么结果。21日，布莱尔将林肯的信交给戴维斯并当着他的面读了两遍，还特别指出了那一针锋相对之处，戴维斯回答说，这他明白。

8天之后，戴维斯还是决定派出代表前往华盛顿，去进行一次希望渺茫的会谈，副总统A. 斯蒂芬斯、陆军部副部长J. 坎贝尔、前国务卿R. 亨特3人受命而至前线，要求通过防线前往华盛顿。

因格兰顿不在，值勤军官作不了主，出了点小麻烦。林肯得知后派埃克特立即赶赴前线，以与几位特使或其中某位相见，并告诉他“一定要拿到他们的书面回答”。埃克特并持有陆军部长斯坦顿给格兰特的一封信，格兰特被告知要对几位特使“随时加以保护并好好招待；但同时不论如何决不能让此事对你军的行动和计划产生任何影响”。埃克特30日离开。

31日，国务卿西沃德收到林肯的电报，他被要求立即前往弗吉尼亚州门罗要塞会见3位特使，并以18日总统致布莱尔的信为基础与他们进行非正式

会谈。他同时被告知通知南部使者 3 件不可更改之事，即：

(1) 在所有各州恢复全国政府的权威。

(2) 合众国行政当局，在奴隶制问题上，决不会从上一次国会年度咨文和过去的历次文件中所采取的立场后退。

(3) 除完全结束战争并解散一切敌视政府的武装力量，便决无可能停止敌对行为。

未了，西沃德还读到“请不要想着此行一定要取得什么明确的成就”。他于次日晚 10 时许抵门罗要塞，并电告总统里士满来人未到。

同日下午 4 点刚过不久，埃克特将有关通知和函件等交出，并很快收到南部使者的回答，但“内容不能令人满意”。

而在这天上午，林肯密电格兰特：“决不要让那件已不成为秘密的事情改变、阻碍或延误你的一切军事行动或计划。”格兰特中午回电说决不可能因此而停火，并表示他的部队视情况需要可随时行动。

这天晚上，格兰特与斯蒂芬斯一行进行了一番会谈，由此他“深信他们的用心是好的，他们谋求恢复和平和重新团结的愿望也是真诚的”。因而格兰特于当晚 10 点半致电斯坦顿：“我现在担心让他们任何权威人士也没有见到就这么回去，恐怕影响极为不好。”

林肯 2 月 2 日上午看到格兰特的电文后，当即决定亲自前往门罗要塞与 3 位特使相见。

2 日晚，林肯到达汉普顿罗兹后方知埃克特所谓“不满意”是里士满的 3 位先生持有戴维斯的指示，他们受命与林肯“就与战争有关问题进行非正式会谈，以寻求取得两国的和平”。他们最希望弄清楚的是，究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体面地结束目前的这场战争”。

既然来了，林肯决定见见他们。2 月 3 日早晨，在“河上女皇”号船舱里，林肯与西沃德同 3 位南部先生“会见了几个小时”。斯蒂芬斯走进船舱时，将所穿宽大衣及长围巾脱下，立即一个瘦小的身体映入林肯眼帘，穿着外衣的强大与脱去后的瘦小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引起了林肯强烈的兴趣，他若有所思地说道：“外壳硕大，里面的苞米却那么小，我头一回见到。”这话正像是南部的写照。

5 人都是智能杰特之士，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各显神通。林肯的态度比较强硬，坚持必须以恢复联邦和解放奴隶为先决条件，而且即使邦联各州欲回到联邦，他也决不会同向他的政府开战的武装力量签订任何武装协议。能说会道的亨特立即反驳说，即使查理一世也曾同反抗他政府的人民进行过谈判。林肯谈锋甚劲，说道：“关于历史问题，我必须请你去找西沃德先生说去，因为他对此甚精。我不想自作聪明。不过对这件事我唯一记得清楚的是，查理是掉了脑袋的。”

从谈话中，亨特领悟道，林肯是把他们当作了叛国贼，理应受绞刑。林肯对此加以肯定。

谈话中，3 位南部先生得知国会刚通过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林肯趁势对斯蒂芬斯说：“不管你们南部人在战前观点怎样，现在你们该清楚奴隶制是注定要结束的了。无论如何它是维持不下去的。我认为你们南方的人士最英明的策略是采取措施尽可能避免立即解放奴隶所带来的一些麻烦。假如我处在你的境地，我就会这么干。”

林肯并表示愿意交纳税款，对南部人丧失奴隶的损失予以赔偿，因为北

部人民与南部人民一样对奴隶制负有责任。他说他认识一些人，赞成政府拨款 4 亿美元专作此用。另外，林肯对假如停战讲和后南部在政治上的回归也答应给予宽松的条件，即只要回来，南部各州的代表就会被接纳进入国会。

双方始终只限于口头上讲，没有达成什么协议，斯蒂芬斯等空手，不，携带一筐香槟而归。

但他们留给总统一些麻烦。林肯回到华盛顿后即于 5 日（和谈后仅两日）郑重建议国会参众两院授权总统获 4 亿美元的支配权，以作给各蓄奴州作赔偿之用，条件是“接受此笔款项各州必须在 4 月 1 日或此前放弃并停止对国家当局的反抗，否则不予支付”。

林肯这样做的理由是他认为战争还要进行约百余天，以每天战费 3 百万来计算，也就差不多是 4 亿之数，但却必须搭进去许多生命。

然而内阁一致反对，林肯环视了一下他的内阁成员，然后忧伤地说：“你们都反对我。”说完收起文件，停止了讨论。尔后在该文件上批注道：“1865 年 2 月 5 日。今天草拟了这些文件（内容详见文件本身），并将其提交内阁，阁员们一致不同意。”

但林肯的宽容正引起国会的不满，激进派对他的诸多政策表示非议，并明确表达了对他的不信任，尽管林肯已告知国会和谈没有什么结果，但萨姆纳和史蒂文斯分别在参众两院要求总统汇报和谈经过。直到 2 月 10 日，林肯将有关电报、信函之类一五一十列出，才消解了这场怀疑。

“尽最大努力取得军事上的优势”

1 周后，谢尔曼的大军开进哥伦比亚，这是南卡罗莱纳州的首府，双方都在这个城市放火，撤退的叛军点燃了棉花，进城后的北军则点燃了仇恨，因为战火最先从这个州燃起，因而必须惩罚，谢尔曼写道：“全军燃烧着一股对南卡罗莱纳报仇雪恨的不可遏制的愿望。”

谢尔曼是在 2 月 1 日从萨凡纳出发的，那时和谈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他含混地报告说他将开始一场指向内地的行军，实际上他的计划是打通南北卡罗莱纳，像打通佐治亚一样，沿途进行破坏，使老百姓厌战。

这是一次极为艰难的行军，因为一路之上河流纵横，沼泽密布，刚好赶上冬末春初，雨水特多，在他们 40 多天的行军途中，有 28 天下雨，平均每天走不到 10 英里。

谢尔曼的 6 万大军兵分两路浩浩荡荡向前推进，很快即到达查尔斯顿和奥古斯塔之间，在那里他们破坏掉交通线，使查尔斯顿变作孤城，因为海军早在两年之前就对这实施了封锁。查尔斯顿是最为北方痛恨的一个城市，在那里，因萨姆特要塞而引发了战争。哈勒克总参谋长抑制不住激动，电告谢尔曼，如果查尔斯顿被占领，他希望出现一些“意外”毁掉这个地方。或者在那里的土地上撒点盐，……。心理已因报仇欲而扭曲，从而显得刻毒。

谢尔曼没去占领查尔斯顿，而是占领了哥伦比亚。不过查尔斯顿也没能挺多久，次日即 18 日，不得已向联邦海军投降。

在谢尔曼的这次行军开始后不久，罗伯特·李被任命为邦联军总司令，约翰斯顿立刻被他请来对付谢尔曼。但约翰斯顿仅凑得 2 万余人马，以之阻止谢尔曼的前进，实如螳臂挡车。他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自从遇到谢尔曼以来，他就开始走下坡路。但在退至亚特兰大之前，他还能与谢尔曼周旋，

即使像舞伴一般被谢尔曼搂在怀中，随之左而左，随之右而右，而无疑那时他是一个参与者。现在他够不上当舞伴的格了。谢尔曼此时不要舞伴而走起了正步，约翰斯顿也就成为一个旁观者，沮丧而烦躁地看着他走到北卡罗莱纳。

李也难以有所建树了，和谈失败后他做了总司令，但欲挽回颓势是很难的。3月初他想与格兰特谈判解决“使目前不愉快的困难”，实际上欲借此喘口气。林肯看到格兰特就此事发给斯坦顿的电报，立即以陆军部长的名义电告格兰特：“总统指示我通知你，他希望你，除为了让李将军的部队投降，或为了某些纯军事的小问题之外，千万不要对李有所信赖。……你当前的工作是尽最大努力取得军事上的优势。”这一天是3月3日。

“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对一切人都抱宽容态度”

次日早晨下起了雨，宾夕法尼亚大街一片泥泞，午后，雨几乎不下了，但寒风阵阵、乌云滚滚，不过人们还是兴致极高地前往国会东门廊，观看总统就职大典。

总统和夫人乘坐马车穿过宾夕法尼亚大街，先在参议院签了一些议案，然后来到露天草地，走上东门廊的平台。萨蒙·蔡斯作为首席大法官主持了就职仪式。宣誓、吻《圣经》，这些林肯都熟知了，4年前他做过一次，所不同的是那时没有那么热烈的欢呼声，而且那时他面临的是一场即将爆发的战争，现在呢？战争即将结束，因此，当他开始就职演讲时，首先即说：“在我现在第二次来到这里宣誓就任总统的时候，我没有必要讲得像第一次那样长。”“四年前我就任总统时，人人忧心忡忡，全部思想都集中在一场迫在眉睫的内战上。人人都害怕这场内战，人人都设法避免这场内战。当我在这里作就职演说时，竭力想不经过战争来拯救联邦，叛乱分子却在城里力图不经过战争来毁灭联邦——力图通过谈判使联邦解体、人心涣散。双方都想避免战争。但其中的一方宁愿开战也不愿让国家生存下去，而另一方则宁愿应战也不愿让国家灭亡。于是战争就爆发了。”

林肯接着谈到奴隶问题：“我国人口的八分之一是黑人奴隶，但他们并不是遍布整个联邦，而是集中于联邦的南部。这些奴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和重大的利益。大家都知道，这种利益不知怎么地成了这次战争的根源。反叛者的目的是要加强、永保和扩大这一利益，为此他们不惜以战争割裂联邦；而政府则只要求有权制止其地域的扩大。”

没有一点不实之处，林肯如实地讲着，观众静穆地听着。

“双方都没有料到战争竟会达到目前这样大的规模，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双方也都没有期望冲突的根源会随着冲突的停止而消除，或甚至在冲突本身停止之前就会消除。双方都寻求比较容易地获胜，胜利的效果不那么重要和惊人。双方都念同一本《圣经》，向同一个上帝祈祷，每一方都祈求上帝帮助自己反对另一方。甚至有人竟敢公然祈请公正的上帝帮助他们从别人脸上流的汗水中榨取面包，这看来有些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不过我们还是不要议论别人，免得被人家议论。双方的祈祷不可能都得到满足，任何一方的祈祷都没有充分满足。”

“上帝有他自己的意旨。‘由于种种罪过，世界受难了！因为这些罪过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让那引来罪过的人去受罪吧。’如果我们假定美国奴隶

制是天意必须发生的那些罪过之一，但它的存在已超过了上帝规定的期限，现在上帝要把它去除了；又假定上帝给北部和南部双方带来这场可怕的战争，作为对那些犯下这个罪过的人应得的惩罚，那么，我们能从中看出这种做法和信仰上帝者总是赋予永在的上帝的那些神的属性有何偏离吗？我们天真地希望，热诚地祈求，这场战争的浩劫能迅速过去。但是如果上帝的意旨是要让战争继续下去，直到奴隶们用二百五十年来的无偿劳动所积累起来的一切财富都化为灰烬，直到用鞭打抽出的每一滴血都要用刀砍流出的另一滴血来偿还，那么三千年前古人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也还必须重说一遍：‘上帝的裁判完全是正确和公正的。’”

“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对一切人都抱宽容态度，坚持正义，因为上帝使我们懂得正义。（一位作家写道，林肯讲到这里，“阴云密布的天空裂开一条缝，阳光忽然穿过这条缝照射下来，照在总统身上。”）让我们继续努力完成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事业，包扎起国家的创伤，关怀那些担负起战争重担的人，关怀他们的遗孀和孤儿——凡是可以在我们中间，在同所有国家的关系方面带来和保持公正持久的和平的一切事情，我们都要去做。”

林肯的讲话到此结束，随即响起雷鸣般的喝彩声与掌声。

“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对一切人都抱宽容态度”，这无疑是一个最宽广的胸怀里滚动的耀眼的珍珠。这篇演说一发表，立即好评如潮，它被称为是本世纪最崇高的政府文件。林肯的朋友卡尔·舒尔兹说：“那真像一首神圣的诗。……美国从来没有一个总统在心中深藏着这一类字句。”

宽容、前进，林肯的心怀就像一条滚滚向前的河水，对所碰到的阻碍总是一冲而过，阻碍要么退让一边，要么随之而前，当阻碍已经退让一边时，他绝不会紧抓住它不放，因为那样他就会停下来，只有浩荡的激流才会义无反顾，一往无前；而那些遇到阻碍就停步不前的肯定只是一泓浅溪。

十 总统需要休息

总统太累了

林肯如河流一般直向大海，当他快看到大海时，已经逐渐与海的深广相接近了。越接近大海，他越需要平静，他也越来越平静。

总统需要平静，他太累了，需要休息。

为林肯作传的桑德堡写道：“在不到7周的时间里，林肯指导通过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这项微妙的工作，悉心制定了汉普顿罗兹会谈的策略；经历了由于未能使路易斯安那州获得承认而引起的风波 经常同格兰特和谢尔曼保持联系，关注海军事务和军队的征召新兵事宜；尽心处理了纷至沓来的有关军法审判、任意捕人、人身保护法和赦免等问题；挑选任命了两名内阁新阁员；写好了他的第二任就职演说，作了第二次就职宣誓；批准了数百份求职申请。”

事情的繁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必须命令部队狠狠打击敌人以求取得持久和平，而同时对人民不断滋长的报复心理必须尽量设法平息。还有，当他宽恕敌人的时候，孤儿寡妇的声音也同时鸣响在他的耳朵里。

战争带来了巨大的痛苦，那些痛苦的人们纷纷前来白宫，向他们的总统诉说，总统总是设法予以减轻。那些来访的人们留下一点痛苦然后再索取点什么而去，这使总统为痛苦所包围，他感到那些人都在向他伸手索取他们所需要的他的一部分精力，他感到疲倦，身心两方面的疲倦。

至前线“休假”

当谢尔曼的大军开进北卡罗莱纳时，约翰斯顿一直在寻找机会做一个“参与者”，不停地小心翼翼地试探着。终于在3月19日，谢尔曼左翼的一支先头部队开到本顿维尔，那是首府罗利附近的一个小城，约翰斯顿迫不及待地发动攻击，但毫无用处。因为他所击打的只是一个庞然大物（又有3万人与他会师）在空中飘动的一撮头发，庞然大物接着一跨步就将腿迈了过来，他只得退开。

谢尔曼在叛乱各州的横冲直撞以及邦联兵力的严重不足，使得戴维斯不得不考虑武装黑人奴隶，尽管两年前他曾就北部武装黑人而痛斥那是“罪人史上最可恶的手段”。3月13日，这项计划通过了。

这一行动引发了林肯的快乐，而很长时间他都差不多是与之绝缘了。3月17日，林肯在华盛顿对第140印第安纳团讲话：“关于这场重要的战争，几乎已没有哪个方面，或哪类问题，我不曾在我讲的话或写出的文章中，完全讲明我个人的看法。但也有一个问题例外，那就是，我们的，有时有人称之为‘一时失足的兄弟们’，这话引起了一阵大笑，“最近忽然想到要利用黑人替他们打仗这件事。我还从来没有就这个题目写过文章或发表过演说，因

2月，众议院否决了关于承认一年以前在路易斯安那州成立的州政府是合法政府的议案；参议院就类似问题投票同意搁置“到明天”，而这个“明天”只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没有来临。

1月间，林肯下令征兵30万。

林肯任命H·麦卡洛克接替费森登为财政部长；J·哈伦接替厄谢尔为内政部长。

为那是他们的事，与我完全无关。……对他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那些被他们编在军队中的黑人会不会真为他们战斗。这个我不知道，所以也无法决走”，士兵们又笑了，“……从这里我们可以完全看到，敌人的各种资源已经露底了。”林肯说到这里，听到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南部已是黔驴技穷，格兰特表示将趁此紧紧将他们攥在掌心，因而时刻注视着李的动向，这个时候，他最害怕的莫过于“一觉醒来，听说李已经走掉，除了哨兵线之外，什么都不见了。”

李的确想走掉，他劝告戴维斯放弃里士满，但戴维斯坚决不听，他宁可拼个鱼死网破，也不愿屈辱地投降。

格兰特围困敌人取得了满意效果，“我们每牺牲3人，他们就得死5个”，格兰特说。

谢尔曼的大军在戈尔兹博罗停下来休整，格兰特派一支军队前往会师。

一切都令人满意，格兰特遂于20日邀林肯和夫人一道访问前线。林肯一方面欲趁此离开首府的繁忙休息一阵子，另外，战争的结束已是指日可待，林肯也有些事情与格兰特相商，遂于23日下午离开华盛顿。

总统夫妇及其幼子塔德一行前往。他们的大儿子罗伯特·托德已22岁，此时正在格兰特参谋部做一名上尉，因为“他希望在战争结束以前能够了解一些战争的事情”。总统夫人为她的儿子要上前线颇为担心，神情紧张，林肯却以有那么多的母亲送走了她们的儿子来劝解，不过最后他还是写信给格兰特希望不要让罗伯特下连队当兵，当然也不用授他什么官职。

他们一行乘坐“河上女皇”号经过一天多的航行于24

日晚9时停靠在西蒂波因特码头，格兰特立刻赶来迎接。他告知总统，李最近很可能进攻联邦军阵线，以求与约翰斯顿会师。

林肯很快看到这种可能成为现实，因为在第二天凌晨，李突然攻占了斯特德曼堡。林肯想亲临战斗前线，为格兰特所阻止。战斗打的时间不很长，到上午10时许，叛军被赶了回去。之后林肯前往激战处，那里尽是乱躺着的尸体、痛哼着的伤员，他还看到了俘虏，他们全都衣衫破烂。

林肯为所见所触动，长久沉默不语，战场也不是休息之处。

李感到里士满是守不住了，他告诉戴维斯他只能尽力在彼得斯堡多坚持几天。

格兰特趁李新败而将大军向西推进，这使得李的右翼受到威胁。与此同时，谢里登在对谢南多亚河谷进行严重破坏后，于3月26日绕过李军而至哈里森斯兰丁，3天后他受命开赴五叉口切断李的退路。

谢尔曼的大军准备攻克罗利，因而他于27日只身前来见到了总统。总统几天内见到了他的几位能征惯战的大将感到非常高兴。

第二天，总统邀格兰特、谢尔曼，还有海军少将波特前往“河上女皇”号会谈。林肯初步谈了一些关于未来和平的问题。他不想再流更多的鲜血，但叛军一定要打败，让士兵们回家种田、做工或经商。而对放下武器的各州，总统将承认其现存事实上的政府，直到按国会规定另行成立政府为止。

谢尔曼记得最清楚的是总统暗示邦联政治领导人应逃往国外及对南部各州宽大处理。他为总统的宽大胸怀所感动，改变了他在扫荡各州时所持的激进立场。在林肯死后，他按林肯的指示行事还为此引来纵容戴维斯逃跑及想成为一个亲奴隶主的独裁者的指责。

次日上午，林肯送格兰特和他的随从人员前往彼得斯堡。到了晚上10

点 15 分，呆在西蒂波因特的林肯告知斯坦顿：“无月的雨夜，到处漆黑一团，在彼得斯堡附近忽然在一阵疯狂的大炮声后接着响起了急骤的枪声，一直延续了近两个小时。枪炮声在这里听得很清楚，大炮打在云彩上的火花也十分清晰。看上去真像是一场大战，但一些老手对此却毫不在意，他们的确是对的，今天早晨几乎看不出有什么破坏痕迹。”

但这只是将军们所说的最后一场大流血的前奏。4 月 1 日，谢里登在第五军军长配合下，大败皮克特指挥的 1 万名叛军，使其伤亡过半，自己则仅伤亡千余人。

这一场胜仗使总统忙碌起来，因为随后的日子里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捷报频传。各方面进展顺利”，格兰特差不多每小时都送来报告，而他收读后就急忙告知斯坦顿，斯坦顿再发布出来，让全国人民知道。

实际上 4 月 2 日攻打彼得斯堡的战斗并不很顺，叛军顽强抵抗，使得格兰特军损失惨重，伤亡达 4000 人之多，这是最后一次大损失。李深知，只要彼得斯堡失守，里士满就会即刻不保，因而指挥手下尽量拖延，激战终日后于夜间渡过阿波马托克斯河向西而去。

格兰特攻打彼得斯堡的时候，总统与其子塔德在西蒂波因特，总统夫人则与一帮人出外去了。下午 4 点半，总统得知格兰特已实施对彼得斯堡的包围，俘敌 12000 人，缴获 50 门大炮。格兰特并邀请总统前往那里看看。林肯留函夫人：“我想我一定要去。”

4 月 3 日上午，格兰特告知总统彼得斯堡城已撤空，并深信里士满亦如此。林肯于 8 时许告知斯坦顿：“几分钟后我将动身前往彼处。”

格兰特入城不久，林肯就到了。两人谈了约 1 个半钟头，总统不欲流血，而希望宽仁。然后林肯回到西蒂波因特，看到斯坦顿提请总统小心安全的电文，下午 5 点，总统去电表示感谢，并道“里士满已肯定落入我们手中，我想明天一定要到那里去。我自己会十分小心的。”

里士满在上午 8 点 15 分就为联邦军所占领。首先进入叛军首府的是由小查尔斯·弗兰西斯·亚当斯率领的第五马萨诸塞骑兵队的黑人骑兵，随即由戈弗雷·韦策尔将军在市政厅接受了里士满的投降。

4 日上午总统乘“梅尔文”号溯詹姆斯河而上，在离里士满不远处，由舢板送上岸。克鲁克负责总统的安全，他带着 12 名水兵手提卡宾枪将总统夹在中间。里士满没有危险。这个城市现已严重烧毁，是南部人自己放的火。城市极为安静，只有黑人出来对他们的解放者表示欢迎，白人则在各自的窗口静静地看着。

天气已经转暖，到达韦策尔的司令部时，林肯走出了一身汗。他在桌旁一张椅子上坐下，有人告诉他这是戴维斯的处理文件时所用的桌椅，林肯觉得有意思。在这个叛方总统官邸，总统要了一杯水。

随后总统坐在马车里由一队骑兵护卫巡视了市区，所见疮痍满目，到处是无家可归的人。总统怜悯地看着这个城市，颇为阴郁。这时韦策尔将军问该如何对待里士满的居民，总统马上说让他们平安。

回到司令部即戴维斯官邸时，林肯会见了正等在那里的 J·坎贝尔法官。第二天，他给坎贝尔写了一封信，明确阐述自己的观点。在信里，林肯告诉坎贝尔，讲和的条件是他在 2 月和谈时所提的 3 点，对与那 3 点不相违背的其他建议，都将予以慎重考虑。“我还要补充一点，对财产没收的减免权是完全掌握在行政当局手中的，如果那些反对政府的人坚持还要把这场战争继

续打下去，那我们便将至少坚持利用没收的财产以支付额外增加的战争费用；但任何一州的人民如果马上真心诚意地撤回他们的军队，撤回其他一切对叛乱的支持，不再反抗政府，那么（除牵涉到第三方利益者外）便可以免去对他们的财产的没收。”当然，“这里所说免去对财产的没收问题，所谓的奴隶财产决不包括在内。”

6日，林肯在西蒂波因特得知：“代表支持叛乱的弗吉尼亚议会进行活动的那几位先生，现在可能希望在里士满召集一次会议，以便采取步骤撤退弗吉尼亚军队，并停止对其他反抗政府的行为的支持”，遂致电韦策尔，“如果他们真有此企图，你可以表示同意，并对他们加以保护，但万一发现他们有任何敌视合众国的行为，便应立即通知他们，让他们在合理的指定时间内离开。过了指定时间，有任何人停留不走，便一律予以逮捕。”

然后林肯将致坎贝尔函与致韦策尔电有关内容告知格兰特：“我并不以为这样做必会有所收获，但我想最好还是先告诉你一声，那样如果你看到某种动向，便不致茫然。”

处理完这些事，林肯便赶回华盛顿，因为5日，国务卿西沃德从马车中摔出，受了重伤。

总统夫人带来的不快

尽管到前线的这段时间总统所听到的总是胜利，但所看到的则是创伤、是尸体、是不幸；而且尽管总统与他的将军们相得甚欢，但总统夫人却制造了许多不快。据格兰特的军事秘书亚当·巴多所记，有一次，总统夫人与格兰特夫人乘车，他骑马，还有其他一些人一同前往前线。路上，巴多偶尔提到前线军官们的内眷都即将奉命后撤，也就是说要打仗了，没有一个女士可以留下，除了C.格利芬太太例外，因为她取得了总统的特许。

玛丽一听立即大喊大叫：“你的意思是说她可以单独见总统吗？你难道不知我不许总统单独接见任何女人吗？”并嚷着要下车去向总统问清楚，甚至抓住车夫要他停车。经格兰特夫人左解右劝许久方安静下来。

此后的第二天，他们前往奥特将军的指挥所。总统夫人和格兰特夫人等乘救护车，巴多和波特将军等骑马，因救护车已坐满，奥特夫人也骑着马，所以她一会骑行在总统旁边，与他谈上几句，一会儿又骑到救护车的前面，这使玛丽怒不可遏：“她竟然骑行在总统身旁？而且还走到我的前面？她以为总统需要她的陪伴吗？”这一次她的怒火很旺，连劝慰她的格兰特夫人也受了难堪。

总统夫人除了脾气大以外，说话也不怎么检点。有一次她问格兰特夫人是否想进住白宫，格兰特夫人谨慎地回答说她对现在的地位已感到满足。玛丽无所顾忌地说你应努力争取，因为那是很舒服的。

总统对他的妻子脾气很好，他很少当面顶回她，但她制造的麻烦却使他感到极为痛苦。他私下里称她为“母亲”，遇到她无理取闹的时候总是默默无语地望着她，哀求她，希望她安静下来。有时他试图为别人说情，而这总是触怒她，使她如一只母虎般来攻击他，“于是他只得走开”，巴多写道，“藏起那高贵而丑陋的脸，免得我们看见那种悲惨的表情。”

总统对总统夫人的受害者采取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示歉意。巴恩斯舰长一次在公众场合为总统夫人斥骂，一会儿后，总统走到他的面前告诉他要给他

看一份公文或地图，并带他走进自己的书房。总统不能责骂他的夫人，所以只有表达自己的歉意和敬意。

总统夫人脾气不好得罪了許多人，他们笔下的总统夫人也就多半是个泼妇形象，但总统原谅她。她到白宫后再次经历丧子之痛，那个小家伙威利太可爱，因而总统夫人大受

刺激。而后她的兄弟戴维、亚历克以及妹夫赫尔姆先生先后战死，而死者却是叛方人物，总统夫人欲悲不敢。一段时间里她还被指为间谍。

总统原谅他的妻子，但那痛苦却是无法消除的。

格兰特受降

林肯乘“河上女皇”号于9日回到华盛顿，很快便去看望西沃德。西沃德口破臂折，面部被用一个铁架子固定，很是痛苦。总统告诉了他许多前线的好消息。

而一个最好的消息就要传来。

李以35000之众脱出包围，试图前去与约翰斯顿会师，但却不得不首先解决肚子问题，为此他的部队停了两天，结果毫无收获。同时紧追其后的谢里登的骑兵5日趁机占领

了李准备南逃的铁路，李只好准备西向而至林奇堡。6日李军为谢里登的骑兵和米德的步兵追上，在法姆维尔附近塞勒河，一场激战之后李军几乎瓦解。谢里登发现李只要再给咬紧点，就会投降。格兰特将他的看法告诉林肯，7日，林肯那时还在西蒂波因特，电令道：“那就紧咬不放吧。”8日，谢里登神速赶至李军前面堵住其去路。这时李军正开进阿波马托克斯村。李伤心地看到他的部队已不多了，（大约只有28000之数），而且那些残兵败将近乎一半人没有武器。

8日晚上格兰特因为头痛而在一户农家过夜，他将脚泡在芥子粉调伴的热水中，然后在手腕和后颈上敷上芥子膏，并希望明早头痛能消除。9日一早他的头真的不痛了。

9日晨，李军尝试突围却发现四面八方都是北军。背水一战显然是以卵击石，而假如向西部疏散至森林打游击，最后将变成土匪而使得更多的地方受到灾祸，李无路可走，只有硬起头皮去见格兰特。

格兰特收到李关于商谈投降事宜的函件，头痛霍然而愈。

下午，李按指定来到阿波马托克斯村威尔默·麦克莱恩的家。麦克莱恩以前住在马纳萨斯附近，在南北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他在那里的家被邦联用作指挥第一次布尔渊战役的总部。为了躲避战火，他把家迁来这个偏僻的小村，却还是躲不脱。这次他的房子被联邦军队用于结束战争。

两位总司令在一家农舍见了面，李穿着一身崭新制服，腰悬宝剑，手戴鹿皮手套站到格兰特面前。格兰特其时身穿一件旧军衣，皮靴上溅满了泥污，只有肩头的三颗星表明他的中将身份。格兰特有些不好意思，解释说因军需基地不在附近故不能穿戴整齐。随后两人开始聊一些往事，18年前他们在墨西哥打仗时见面，为此在李的两次提醒下才开始拟订投降条件。格兰特所提的条件相当宽大：在签署假释状后，各官兵返回家园，他们可带回一匹马或

一头骡子以便种地。

格兰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看到一个英勇奋战多时、并为某个事业忍受了多少痛苦的人失败了，我当时的感受绝不是欢乐。”

而整个北部却为此欢声雷动。

华盛顿在9日晚得知李投降的消息。10日黎明，首都上空鸣礼炮500响。激动的人们欢呼雀跃前往白宫，那里当天人山人海，人们注视着林肯经常出现的窗口，看到塔德挥舞着一面旗走了出来，人群立刻潮动起来。

晚上，面对高兴的人们，林肯说：“目前出现的这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情况已使得我们的人民情不自禁了，我真感到万分高兴。”“我一向认为《迪克西》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的一首曲子。我们的在那边的对手企图把它据为己有，可是昨天，我已采取正当手段把它争夺过来了。我曾向司法部长提出过这个问题，他正式宣判那是我们合法的战利品。”他并请求乐队演奏该曲。

最后一次演讲

当举国若狂之际，林肯却并不高兴，或者说是轻松不起来。他所要面对的任务还很繁重，因为关于重建问题已经因路易斯安那州而起了争议。11日晚，他就此问题作了演讲，他首先说：“我们今晚不是悲哀地、而是满怀喜悦地举行集会。”特意否定悲哀，并不表示快乐，正好证明了内心的某种矛盾或挤压在心头的某种不快，直欲去之。

林肯说，重建工作困难重重，“你无法找到一个全权机构作为打交道的对象。任何人也无权代表其他人放弃叛乱。我们只能完全从一些无组织的意见不一的分子开始，慢慢从中理出一个眉目来。”

引起争议的还有脱离州到底是在联邦之内还是在联邦之外的问题，也就是脱离州是否自杀的问题。林肯说，讨论这个问题只会使得我们的朋友们闹分裂，不过，“我们大家都一致认为，所谓的脱离州已同联邦脱离了正式的实际关系，而联邦政府对待这些州的唯一目的，不论在行政方面还是军事方面，就是要使它们恢复同联邦的那种正式的实际关系。”

林肯指出，路易斯安那曾根据一项计划试行成立了州政府，那么，“要恢复路易斯安那州与联邦之间的正式的实际关系，到底是支持新政府能快一些呢，还是摈弃新政府能更快一些？”林肯接着谈及该州已取得的成就和摈弃所导致的后果。然后说：“假使说路易斯安那州的新政府和应当建立的那种政府的关系不过像鸡蛋和小鸡的关系，那么我们要很快得到小鸡，就只能让鸡蛋孵化，而不能把鸡蛋打碎。”

林肯熬费苦心地为路易斯安那州政府的被接纳而寻找各种理由。他希望人民对叛乱各州宽大为怀，同时自己也在努力让激进派靠近一些，他提及路易斯安那州没有给黑人以选举权使一些人感到不满，但“我个人倒赞成现在就能够使那些最聪明的，那些为了我们的事业而当兵的黑人享有那种权利”。林肯深知北部多数白人不会赞成给黑人以选举权（那些叫喊得最起劲的激进的人们只是冰山的表面），但如果同意给部分黑人这种权利，那无异于已将脚套进鞋里，要穿上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另外，他说：“关于路易斯安那州所说的话一般也适用于其他各州。可是每一个州本身都有很大的特点，同一个州又发生那么巨大而突然的变化，再加上这个问题完全是初次碰到，没有前例可循，因而没有办法订出一个独一无二、固定不变的计划，把全部细节

和附属条款都妥善地包罗在内。这个独一无二、固定不变的计划必然会成为一个新的纠纷。只有重要原则才可能而且必须是固定不变的。”

林肯还说到在目前形势下他也许会考虑发布一个新的宣言。但他“也许”正在考虑，却是永远“发布”不了了，因为4月14日星期五，因在复活节前，故称耶稣殉难日，这一天，林肯的头部挨了致命一枪。

最后一天

14日，他起得很早。近来因重建问题及反叛的弗吉尼亚州议会问题使他颇为不快，12日曾为后者专门致电韦策尔，告诉他坎贝尔法官误会了自己的意思，“我从未说他们是州议会，而始终称他们是‘代表支持叛乱的弗吉尼亚议会那些先生们。’我这样完全是故意的，就是为了使人不可能认为我已把他们看作是一个合法的机构了。”并通知他“现在不能再允许他们集会。但如果有人已经来了，可准许他们安全返回各自的家。”

上午，林肯在自己的办公室与格兰特及内阁成员们开会，格兰特前一天至华盛顿，受到热烈欢迎。会上就如何对待南部作了讨论。斯坦顿提出一项使原有各州的州界完全消除的重建计划，林肯表示不能同意，他说他感到幸运的是国会刚好休会，因而也就可在重开国会之前“使各州重新活动起来”，“使它们的政府卓有成效地着手工作。”并表示他对国会针对南部的复仇情绪并无同感，也不能支持。他不希望流血与进行清洗。

林肯原定当晚8点去福特剧院看戏，并已邀请了格兰特夫妇与斯坦顿夫妇。会议开完后格兰特留下来对总统允许他参加会议表示感谢，同时婉谢了林肯的看戏邀请。

下午两点半左右总统进午餐并召见了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让他熟悉自己的重建方针。

吃完饭后一个前奴隶来到白宫，她与卫兵的争执声惊动了林肯，他听取了她的故事，并告知她明日再来，那时关于她的文件会签好，她的要求会得到满足。

然后林肯与夫人坐车出外溜达了一圈，总统对夫人谈了许多个人以后的打算，他轻松而快活地谈到在任期内想到国外旅行一次，任满后回斯普林菲尔德重操旧业，或干点其他什么，并说“我一辈子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随后他去陆军部，卫士克鲁克与他一同前往，这时他的神秘预感又开始发挥作用。他当选为总统后到目前为止，至少收到了80封恐吓信，甚至有一次被冷枪打落了帽子，但那时他似乎很少将这些放在心上。而现在他对克鲁克说：“你知道吗？克鲁克，我觉得有些人想要我的命。我毫不怀疑他们是要那么干的。”他说的时候认真，镇静而严肃。

在陆军部，斯坦顿向林肯致歉，因为他与夫人不能前往看戏。林肯再邀埃克特，他也表示了歉意。

回白宫路上，林肯对克鲁克说：“既然已经贴出海报，说我们要去那里，我们不能让人民失望。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不会去，我不想去。”克鲁克有点吃惊的是临别总统说“再见，克鲁克”而不是如通常所说的“晚安，克鲁克”。

被刺

总统夫妇与接受邀请的 H. 拉思伯恩少校与他的未婚妻克拉拉·哈里斯小姐一起在晚上 8 点半以后才到达剧院。接受邀请的克拉拉是参议员艾拉·哈里斯的女儿。他们坐进 7 号包厢。约翰·帕克负责警卫，他已事先进行了检查，但什么也没发现。

而那时包厢门上已经钻了一个小小的窥视孔。

那是约翰·威尔克斯·布思干的。他是一个相当有魅力的演员，同时也是南部的热爱者。他在那天下午钻了那个窥视孔，目的就是想借以了解包厢内总统的动静并伺机进入包厢。

布思还在楼厅通往总统包厢的门后挖了一道槽痕，以使用木板将门堵死。与此同时他还写下了一封长信，说明他谋杀总统是出于爱国心，他将它交给一个演员，让他第二天拿出去发表。

关于布思谋杀总统是由谁指使有多种说法，一说他是受南部戴维斯政府的指使，并接受其资金开展活动，一说是由于他本人的成名欲望所驱使，一说是斯坦顿等指使干的，后一说特别触动视听。但不管怎样，布思无可怀疑地从很早开始就阴谋绑架总统，在 1864 年南部节节失利之际，他结识了几个在巴尔的摩和华盛顿一带流浪的南部同情分子，多次策划绑架，但均告失败。李投降后，布思觉得绑架林肯以换取和平已失去意义，遂决定枪杀总统，为南部报仇。

总统夫妇将到福特剧院看戏的公告给了他机会。那天下午他将一切安排妥，然后召集同伙，交给乔治·阿策罗特一支枪，由他射杀副总统约翰逊，阿策罗特不想杀人，他把枪拿去当了，换来一醉，从而使约翰逊躲过一劫；刘易斯·佩恩（或称刘易斯·鲍威尔）被安排去刺杀西沃德，他带了一支手枪和一把砍刀。

晚上 10 点 10 分左右，布思溜进了戏院。

那天上演的是一曲老戏《我们的美国表兄》，总统看戏总是很投入，这次也一样，他兴致勃勃，而不知危险在悄悄临近。

布思按事先的计划顶住通道门，通道上空无一人，警卫帕克大概不喜看戏溜出去喝酒去了，布思走进包厢门，贴进窥视孔，一会儿之后推开门，悄悄走到林肯背后，用手枪对准总统的后脑勺，扣响了板机。

拉什伯恩少校听到枪声回过头，发现不远处烟雾迷濛，并看见一个人站在包厢门与总统之间，立即猛扑过去。布什挥起一把猎刀砍伤了他，并趁机跳下舞台，在舞台上他大叫了一声，似乎说的是“暴君的下场总是这样。”随即溜向剧院后门，有人认出他是演员布什，并看着他一瘸一拐地逃了出去，因为他跳下来时跌断了腿。

玛丽听到枪声后回头，发现丈夫耷拉着脑袋一动不动，当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时，她发出了令人毛骨耸然的尖叫。

那时是拉什伯恩正喊着抓住那人，布思也刚逃出剧院后门不久，反应过来的观众立刻乱作一团。

一个叫李尔的医生迅速来到总统包厢，检查总统的伤口，他是部队助理外科医生。不久又来了两位医生。检查结果证明子弹是从头的左侧进入，到达靠近右眼的地方，没有出口。总统被一致认定是受了致命伤。

巴尔锡格等著《林肯被刺内幕》证明斯坦顿与布思刺杀总统有密切关系。

这一夜是美国历史上最为可耻的一夜，总统受了致命伤，国务卿家里也出了事。西沃德家里至少有7人受伤，其中至少1人已伤重无救，西沃德本人正躺在病床上，头上戴着固定钢架，他被刀刺成重伤，然而大概由于钢架的保护作用，他幸免于死。

奄奄一息的总统被抬到威廉·彼德森的家中，放在一张木床上。斯坦顿和韦尔斯已来到现场。斯坦顿忙进忙出，发号施令，使混乱状态逐步得到控制。

总统的呼吸却无法控制，它一直显得艰难而微弱。这位坚强不屈的人生命力正在失去，但也极为顽强，他将最后的呼吸保持到了1865年4月15日上午7时22分。

入土为安

玛丽在总统死去之前有一次叫道：“你不能死，你必须活下去。”而当她最终没能摆脱死神，斯坦顿说道“他现在是属于一切时代的人物了”时，玛丽似乎也随总统一起到各个时代漫游去了，她受到严重刺激，长期陷入失神状态。6年后，幼子泰德于18岁之际突然死亡，他曾陪她到欧洲散心，这一打击使玛丽几乎完全精神失常，一段时间里不得不住进疯人院。她死于1882年。

布思拖着断腿逃命，4月26日被击毙。

在布思被击毙之前的4月21日，林肯的灵柩被安置进一辆黑色护罩的灵车里，离开华盛顿，一路经过巴尔的摩、哈里斯堡、费城、纽约、……逆着4年前他前往白宫就职时的路线而行，直至斯普林菲尔德。在4年前并不怎么欢迎他的地方，现在差不多是人人含泪。

1865年5月4日，在斯普林菲尔德，数千名群众前来观看了他的葬礼，他们含悲忍痛听取了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

他生前最喜欢诵读并在死前一周还念念不忘的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中的一段台词现在再适合于他不过了：

邓肯现已入土为安；

纷繁动荡的人生已经结束，如今他在安眠九泉；

弑上毒谋业已得逞，什么钢刀、什么毒丸，

什么内乱、外祸，无论什么，

再也不能对他适成灾患。

生前，他常感到疲倦，有人劝他休息，但他知道短暂的休息是没有用处的。“令我疲乏的是我心中无法对付的东西”，现在他不用去对付了。

后 记

对林肯生平研究在美国成果很多，相对来说，我国翻译介绍得并不多。四十年代，杨刚翻译了鲁德威夷所著《林肯传》之战争年代部分，取名《解放者》。曾干著有《林肯》小册子，是中国人所著第一本林肯传记。该书较简略，由三联书店于1949年出版。此后，据笔者有限的见闻，在中国大陆，似乎迟至七十年代才由三联书店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翻译了美国桑德堡所著《林肯传》，九十年代由商务印书馆又出了另一本较为翔实的《林肯传》，美国B.托马斯著。此外，还翻译出版了小说性质的《林肯的母亲》及《林肯被刺内幕》等著作。

台湾八十年代初出版了林怀卿译《林肯》（世界传记文库11）、张心漪译美国卡内基著《林肯外传》，随后黄正清也翻译了该书（张译未见）、汤新楣译魏韦尔著《林肯父子》。香港1975年出版了谢叔斐译桑德堡著《草原时代的林肯》。

本书除了参考以上图书外，还利用了朱曾汶译《林肯选集》及黄雨石等译《林肯集》，同时并参考利用了刘祚昌《美国内战史》、陈文娟等译美国麦克弗森著《火的考验》、胡曙中等译威尔逊著《爱国者之血》及杨生茂主编《美国南北战争资料选辑》等著作，另外，在写作过程中，Edgar Lee Masters所著Lincoln, the Man一书也给予了笔者相当大的帮助。这里，特向以上著译者致谢。

王心裁

1995.12.18 于珞珈山

林肯生平

林肯是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第十六位总统，生于 1809 年，被刺杀于 1865 年。

他能当上总统是极为不易的，因为他既非名门贵胄，亦非军功卓著，而是生于一个拓荒者家庭。他出生的时候，美国正掀起向西部迁移的热潮，从其家族早期踏上北美大陆的马萨诸塞，到后来至弗吉尼亚，到至肯塔基（在那里某个僻荒之处，林肯出生了），到至印第安纳，再至伊利诺伊，林肯一家可以说是美国西迁潮的典型代表。

西部也在这种情况下变得逐渐重要起来，其政治势力因西部经济的发展而逐渐上升。当林肯还只有十九岁的时候，杰克逊任总统，他是美国第一位西部总统。

林肯受教育的时间很短，全部加在一起也还不到一年，但他与一般西部农民不同的是，他勤于读写，努力吸取知识养分。因此，尽管他种过地、劈过栅栏木条、驾驶过平底船、做过小店雇工，如此等等，这些却都只是丰富了他的阅历。只要有会，对于一个不择手段获取知识的人，就能脱颖而出，而这种机会在知识的获取过程中，时刻都会出现。故而当他最终与法结缘之后，机会对于他就不再是虚无缥缈的了。

他从二十一岁开始发表政治演说，至二十五岁竞选州议员成功，从此在政治舞台上摸爬滚打，至五十二岁而就任总统。从社会的最底层而爬到社会的最高位置，林肯的一生可以说是美国自由劳动制度优越性的典型象征。

林肯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他的矛盾突出表现在他对待奴隶制的态度上。作为主张自由劳动的美国，奴隶制是其体内的一个毒瘤，在美开国之初制定宪法之际，这个问题被巧妙地掩盖着，而越到后来，美国人就越难于回避这个问题，先是因密苏里 1819 年作为州加入联邦而打破自由州和蓄奴州各一半的平衡，达致次年的妥协，随后，废奴势头日益高涨而蓄奴势力亦日益顽固，从而导致了“一场无法避免的冲突”。

林肯当时一方面认为奴隶制是罪恶的，一方面却不主张立即废除，他希望通过法律手段逐步解决，并特别对购买奴隶并使之迁出美国从而消灭美国的奴隶制情有独钟。他当选为美国总统后，南部各蓄奴州开始宣布脱离联邦，它们不愿发展资本主义工业，而宁愿坚守其奴隶种植业，因而南北战争实际上是美国资本主义与奴隶制的一次较量。林肯内心是希望废除奴隶制的，他的当选就表明了人心所向，但他必须尊重宪法，尊重有四个边界蓄奴州留在联邦这一事实，因而他迟迟没有触及奴隶制，他的《解放宣言》所解放的也是叛乱各州的奴隶，那些奴隶那时不在他的控制之下。林肯关于奴隶制问题的矛盾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美国的矛盾，他也就是那个时代美国的象征，他最终引导美国缓慢然而却是坚定地走向了资本主义。

林肯还有一个人性上的矛盾，那就是除恶与宽容。当奴隶制这个毒瘤必须切除的时候，林肯果断地最终完成了这次手术。他不惜代价获得了通过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的票数。对于代表奴隶主势力的政府与军队，林肯希望打垮它们，而当一些蓄奴州被占领后，他却不忍采取严厉的政策惩罚它们，尽管多数北方人因南部挑起了战争而希望给以严惩。林肯不欲看见人们痛苦，当毒瘤被切除后，需要的是包扎伤口，而不是扩大伤口，林肯的宽容也就成为一种政策的需要。因此，他不断指示部队要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同时也坚

持他的宽容的重建计划。

林肯是一个忧郁的人，他的忧郁是由生活所给予他的不幸，如丧母、丧姊、丧子等，以及在前进的路上所不断出现的坎坷而导致的。从他的身上，人们常常发现一种似欲满溢而出的悲伤，但正是这个人，以其不屈和才华给人间留下了许多幽默故事。他的身上明显有一种诗人气质，这种气质使他对事物的观察和感受更加深刻。他的下层经历加上诗人气质使他能够察情体物，因而尽管他只上过不到一年学，却照样才华过人。

林肯生活于美国由东西对抗逐渐转变为南北对立的时代。他是这个时代的代表和见证，也是这个时代的缩影。他似乎生来就是要废除奴隶制的，当他最终完成了这一任务，使美国统一走向资本主义，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他预感到了他的死亡。

废除奴隶制的意义在于使美国的自由制度有了保证，使它不再受落后腐朽势力的侵害。马克思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在他的心目中，华盛顿是美国自由制度的创建人，是声名卓著的，而林肯签署发布的《解放宣言》则是“在联邦成立以来的美国史上最重要的文件”，因此，“在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林肯必将与华盛顿齐名！”马克思最早给予了林肯崇高而正确的评价。

